

Contents

第一部分 召 唤3

 第一章3

 第二章9

第二部分 新 兵13

 第三章13

 第四章24

 第五章36

 第六章38

 第七章48

 第八章55

 第九章62

 第十章77

 第十一章83

 第十二章97

 第十三章102

第三部分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116

 第十四章116

 第十五章122

 第十六章129

 第十七章140

 第十八章149

 第十九章158

 第二十章171

 第二十一章186

 第二十二章199

第二十三章	204
第四部分	215
第二十四章	215
第二十五章	226
第二十六章	233
第二十七章	255
第二十八章	261
第五部分 致远星	270
第二十九章	270
第三十章	271
第三十一章	276
第三十二章	282
第三十三章	293
第六部分 光 晕	327
尾 声	327

第一部分 召 唤

第一章

军历 2517 年 8 月 17 日 1130 时
波江座，波江二，极乐城

橘黄色的太阳，炽热的阳光照射在极乐城第一百一十九小学的操场上。一群孩子在这里嬉笑追逐，或是攀爬铁架，或是在反重力场中玩格拉夫球。哈尔茜博士和凯斯中尉站在场边一个帆布凉棚的阴影中，注视着他们便装打扮让凯斯非常不自在。他身穿一套宽松的灰色套装，白衬衣，没打领带。哈尔茜博士觉得他这副尴尬笨拙的样子十分可爱。

“放松些，”哈尔茜说，“我们现在是一对来为小女儿考察学校的父母。”她挽起凯斯的手臂。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尉站得更直了。

哈尔茜叹了口气，松开他的胳膊，打开自己的手袋，拿出掌上电脑，开始浏览她为这次任务整理出的文件。

她的研究确定了需要哪些基因标记，所有标记都能在 117 号身上找到。不过哈尔茜博士知道，理论上的完美远远不够。人不只是基因的集合体。环境、变异，道德观，以及其他上百种因素都会对这个候选者造成不可预期的影响，使之失去入选资格。

文件中的相片上是个典型的六岁男孩。一头棕色乱发，脸上点缀着几颗雀斑，调皮的笑脸显示出他少了颗门牙。很好。她可以利用这些特征，找到这个男孩。

“我们的目标。”她把显示屏转向中尉，让他看到这个男孩的样子。哈尔茜博士发现照片是四个月前的。

难道军情局不知道孩子的变化有多快吗？粗心大意她在文件中增添了一条备注，要求军情局以后定期更新照片，直到第三阶段研究开始。“是他吗？”，中尉轻声问道，冲着操场尽头的山丘点了点头。

哈尔茜博士拍起头。

这个小丘顶部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植被。一些男孩正在那里打闹玩耍——相互拉扯，扭打，从山坡滚下来，然后站起身，再跑回山顶，重新来过。

“山丘之王。”哈尔茜博士说道。

山顶上站着一个男孩。他又推又挡，把其他孩子都挤了下去。

哈尔茜博士举起掌上电脑，录下这段画面，以供日后研究。接着她拉近镜头，获得更清晰的图像。男孩微笑着，露出了同相片上一样的缺齿。她定格画面，将他脸上的雀斑和文件中的相片进行比对。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男孩。”

他比其他孩子足足高出一个头，而且——正像他在游戏中所表现的那样——也壮得多。另一个男孩从他后面抱住他的脑袋。117号擒住他，大笑着把他推下山坡，像扔个小玩具一样。

三个男孩一起向那个男孩发起了攻击。两个抓住他的腿，另一个用胳膊抱住他的胸。四个人一起滚下山坡。117号又踢又打又咬，把他们赶开。接着他站起身，走回山丘顶上，把另一个孩子推开，叫嚷着说他才是这里的王。

博士扫视着操场。这里唯一的成人正在帮助一个摔破膝盖的女孩站起来，扶着她走向医疗室。

“待在这儿，把我也拍下来，中尉。”哈尔茜说着，把掌上电脑递给他，“我要过去看看。”

孩子们停止玩乐，转身看着她。

“你有麻烦了。”一个男孩推了推 117 号。其他孩子互相张望着，有几个露出了尴尬的笑脸，还有几个慢慢地向后蹭。但是，她的目标站在原地不动，直视着她，一副随时接受挑战的神情。他大概已经觉察到哈尔茜并不是来惩罚他的——或者他天性如此，对什么都无所畏惧。博士发现他脸颊上有一块淤青，嘴唇破了个口子，裤子的膝盖部分也裂开了。

她又向前迈了三步。有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三步。

“我想和你聊聊，可以吗？”她盯着她的试验体说。

最终，117 号移开了目光，耸耸肩，跑下土丘。别的孩子在他身后讥笑起哄，有一个还冲他扔了块小石头。117 号完全没有理会他们。

哈尔茜博士把他领到附近的一个沙坑旁。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约翰。”他说着，伸出手。

哈尔茜博士没想到会有身体接触。这个试验体的父亲一定教过他这种礼仪，要不就是他有极强的模仿能力。

她和男孩握了握手，对这只小小手掌的力量惊讶不已“很高兴见到你。”她说，半跪下来，平视这个孩子。“我想问问，你刚才在做什么呢？”

“赢。”他说。

哈尔茜博士笑了。他完全不怕我…如果她参加游戏，117 号同样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推下小丘去。

“你喜欢玩游戏，”她说，“我也是。”

男孩叹了口气，“是啊，不过他们上周让我玩国际象棋，太没劲儿了，一点儿难度都没有”他稍微停顿一下，然后说：“要不然，我

们去玩重力球吧。他们不让我玩重力球了，也许你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

“我有个完全不同的游戏让你玩。”哈尔茜对他说，“看，”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属圆片，冲着太阳晃了晃，继续说，“很久以前，人们把这种圆片当作货币。那时所有人还都住在地球上呢。”

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东西，接着伸出手，想把它拿过来。

哈尔茜博士缩回手，拇指和食指玩着硬币。“两面是不一样的。你看清了吗？正面是个人头像，背面是一只鸟。它叫做老鹰，而它抓着的是……”

“箭。”约翰说。

“没错，很好。”在这个距离能看清这种细节，说明他的视力超群，“我们的游戏要用到这个硬币。如果你赢了，我就把它给你。”

约翰把目光从硬币上移开，歪着脑袋注视着哈尔茜博士。“没问题。不过我总是赢，所以他们都不让我玩重力球了。”

“我猜也是。”

“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很简单。我会像这样把它抛起来。”她说着，手腕一抖，拇指一弹。那枚硬币在空中滑出一道弧线，在空中旋转几圈后落在地上，“下次，在它落地之前，我要你告诉我，它落地后是人头朝上，还是抓着箭的老鹰朝上。”

“我明白了。”约翰绷紧身体，膝盖微弯，但眼光并没盯着哈尔茜博士和那枚硬币。

博士捡起硬币：“准备好了？”

约翰轻轻点点头。

哈尔茜把硬币迅速弹向空中，以保证旋转的速度足够快。

约翰用一种奇特的目光观察着，仿佛并没看硬币而是注视远方。硬币从空中掠过，向地面坠落——他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硬币。

约翰伸出紧握的拳头。“老鹰！”他喊道。

哈尔茜伸出手，打开他的拳头。

硬币躺在约翰的手中，老鹰在橘黄色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他真的在抓住硬币之前的一刹那看清了哪面朝上？或者，他选定了自己希望的那一面，然后一把抓住——后者更不可思议。她希望中尉没有错过这段画面。

约翰缩回手：“它是我的了，对吗？这可是你说的。”

“对，你得到它了，约翰。”哈尔茜冲他微笑了一下……但微笑随即消失。

她不应该叫他的名字。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她承受不起这种奢侈——喜欢上试验体的奢侈。她必须从心里摒弃自己的情感，必须保持一个科学家的距离，必须！因为 117 号的生命可能几个月后就会终结。

“我们能再玩一次吗？”

哈尔茜博士站起身。可惜我只有这一枚。现在我得走了，”她对约翰说，“回去和你的朋友玩吧。”

“谢谢你。”他跑了回去，冲其他男孩喊道，“瞧！”

哈尔茜朝中尉走去。阳光照射下的沥青地面灼热无比，她忽然不想再在室外待着。她想回到飞船上去，那里凉爽又阴暗。她想马上离开这个星球。

博士走向凉棚，对中尉说：“都录下来了？”

中尉把掌上电脑递给她，一脸困惑地说：“是的，可这都是在做什么？”

哈尔茜博士检查过记录下的数据后，给大汉号的托朗上传了一份作为备份。

“我们根据特定的基因标记对所有试验体进行了扫描。力量、敏捷性，甚至包括侵略性和智力水平。但我们无法对所有项目进行远程测试。比如运气，我们就没法检测。”

“运气？你相信运气，博士？”

“当然不。”她轻蔑地一摆手，“但我们有一百五十个候选试验体，设备和经费却只能支持一半。这是个简单的数学排除法，中尉。这个孩子是幸运的——要不然就是他比别人更棒。无论如何，他通过了。”

“我不明白。”凯斯中尉一边说，一边拨弄着揣在口袋里的烟斗。

“我希望你永远这样，中尉。”哈尔茜博士轻声回答，“我希望你永远不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为你好。”

她最后看了一眼117号——约翰。他正玩得兴起，奔跑着，欢笑着。有那么一刻，哈尔茜觉得自己在嫉妒这个男孩的天真无邪——她自己的那份早已逝去。生存与死亡，幸运与不幸，无论如何，她已经宣告这个男孩必将遭受无尽的痛楚与苦难。

但是，她必须这么做。

第二章

军历 2517 年 9 月 23 日 2300 时
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

哈尔茜博士站在“竞技场”中心的一座平台上，四周是岩灰色的一层层环形看台，上面空无一人。头顶的聚光灯直射着她白色的实验服，她却依然觉得很冷。

待在这里，她应该觉得安全才对，致远星是 UNSC（联合国太空司令部）最大的几个基地之一，周围围绕着高轨道炮台、太空停泊港，以及全副武装的重型舰队。行星表面则有陆战队和舰队的特别军事训练场以及预备军官学校，地下设施和地面之间是三百米厚的坚硬的钢板和混凝土，她现在所处的地方足以承受一颗八千万吨级核弹的直接打击。

可是，为什么她的危机感还是如此强烈？

哈尔茜博士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这是她的责任。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人类将因此获益……尽管有一小部分将为此做出牺牲，饱受痛苦。即便如此，走进这里，面对自己的“共犯”时，所见的一切仍旧令她恶心不已。

真希望凯斯中尉仍旧在她身边。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助手。但他已经逐渐领悟到这个计划的实质——至少瞥见了真相的一角。哈尔茜博士只得把他委派到麦哲伦号去，以避免麻烦。

“准备好了么。博士？”一个冷冰冰的女性声音。

“快了，德雅。”哈尔茜博士轻叹一声，“请门德兹军士长过来，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在场。”

德雅的全息投影在博士身边闪动。这个人工智能是为博士的“斯巴达计划”量身定作的。她的外貌完全仿照希腊女神的模样：赤脚，裹着长袍，身体周围舞动着一团光晕。她左手托着一块黏土书板，上面刻着二进制的楔形文字。哈尔茜不禁由衷地赞叹这个人工智能选择的外观：何一个人工抖能都“自我”生成一个独一无二、小同于其他人工智能的全息投影。

竞技场顶部的一扇门打开了，门德兹军士长步下阶梯。他身着黑色制服，胸口缀满金、银星勋章和彩色功勋带，鬓角的短发有一抹灰白。他看上去既不高大也不孔武有力，外貌毫不突出，是战场上随处可见的那种类型。但他的步伐却很特别，很慢，仿佛是在半失重的环境中走路。他在哈尔茜博士面前停下，等待进一步指示。

“请站到这儿来。”她指指自己右边的阶梯。

门德兹踏上台阶，稍息，站在她右边。

“你已经看过我提交的心理评估资料了？”德雅问她。

“看了。做得很全面。”她回答说，“谢谢你。”

“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准备采纳你的建议，德雅。我想告诉他们真相。”

门德兹嘟哦一声，表示赞同。声音几不可闻，但就哈尔茜博士所知，这已经是他的“长篇大论”了。这位军士长无疑是整个 UNSC 所辖军队中最优秀的空手搏斗和体能训练教官之一，但跟健谈的标准相去恐怕有好几万光年。

“真相总是伴随着危险。”德雅谨慎地说。

“谎言也不例外。”哈尔茜博士回答，“所有用来激励孩子的鬼话——宣称他们的父母死于海盗之手，或者是一场席卷整个行星的瘟疫之类的——一旦将来被识破，他们只会反过来对付我们。”

“你的顾虑不无道理。”德雅让步了，看了看书板。“我可否建议使用选择性神经麻痹？造成指定性遗忘——”

“丢失的记忆也许还残存在大脑的其他部分里，不能这么做。”哈尔茜博士说，“再说，即使不会破坏他们的心智，这种做法仍然有危险。”

然后，她对着耳麦说：“带他，进来。”

“遵命。”天花板上，一个扬声器里传出回答。

“他们会适应的，”她告诉德雅，“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不适合这个计划。”

阶梯顶端的四扇双页门齐齐打开，七十五个孩子大步走了进来，每一个都由一位穿着伪装服的舰队训练教官陪同。

孩子们已经有了黑眼圈——极度疲劳的标志。他们穿越跃迁断层空间①来到这里，刚刚才从低温睡眠中苏醒过来。哈尔茜博士心头涌起一阵歉疚。

①跃迁断层空间，作者虚拟的一个空间，宇宙飞船经过详细周密的计算，有选择性地由常规空间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尔后离开，就能进入常规空间的另一点，实现大空跃迁。

他们坐在台阶上，哈尔茜博士清了清嗓子：“根据联合国太空司令部 45812 号法令，你们来这里，将参加一项 UNSC 特别计划，该计划代号为斯巴达二号。”

剩下的话突然噎在她的喉咙里。他们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她自己也只不过知道进行这一计划的合理借口和所谓的道德意义而已。

孩子们看起来都很迷茫，有人想站起来离开，但又被他们的教官按住肩头摁回座位。

六岁……对他们来说，有太多的东西是无法理解的。可是她不得不让他们理解这个计划，用他们能听懂的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一切解释给他们听。哈尔茜博士试探性地向前迈了一步。“你们已被征召入军队，”她解释说，“你们要接受训练……你们会在我们培养下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们会成为地球及其附属殖民地的保护者。”

有几个少年蹭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们不再害怕，开始产生了兴趣。

哈尔茜博士看了看约翰·编号117，她选中的第一个男孩。他抬起头，一脸迷惑，不过听得很专心。

“现在很难说清楚整个计划，但有一点很明确：你们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了。”

孩子们开始骚动，教官牢牢地抓住了他们的肩膀。

“这里将会成为你们的家，”博士尽力用最温和的语气说，“你们的同伴将会成为你们的家人。训练很辛苦，以后还有许多艰苦的事情等着你们，非常多。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通过这些考验。”

真是激情昂扬的话语啊，她自己却觉得这些话无比虚伪。她想告诉他们真相，却无法启齿。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通过考验。“允许出现失败个例。”军情局的长官向她担保说。不，她不能接受，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败个例！

“去休息吧。”哈尔茜博士对他们说，“我们明天开始。”

她转头对门德兹说：“带这些孩……新兵去营房。让他们吃饭，然后睡觉。”

“遵命，长官。”他大声吼道，“全体解散！”

在教官们催促下，孩子们纷纷起身。编号 117 号的约翰站起身，目光却还停留在哈尔茜博士身上，一脸坚韧。大多数孩子的表情都很呆滞，有些人的嘴唇在颤抖，然而没有人哭泣。

他们确实适合这个项目。哈尔茜博士只希望那一天到来时，他们还有目前一半的勇气。

“明天别让他们闲着，”她告诉门德兹和德雅，“别让他们有时间思考我们对他们做了些什么。”

第二部分 新兵

第三章

军历 2517 年 9 月 0530 时

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

“新兵，起床！”

约翰在行军床上翻了个身，继续睡。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不是自己的房间，而且屋里还有其他人。

一股电流让他陡然一震——从他赤裸的足底直冲脊柱末端。他一声尖叫，从床上滚了下来，努力摆脱从睡梦中惊醒而产生的眩晕感。

“我说起床，菜鸟！你知道什么叫起床吗？”

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站在约翰身前。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已见灰白，黑眼珠看上去一点儿人的感觉都没有——太黑太大，眨都不眨一下。他手里拿着一根银色金属棒，将这根上面不时有电光闪烁的棒子在约翰面前晃来晃去。

约翰向后退了几步。他什么都不怕。只有小孩子才会害怕……但他的身体还是本能地尽量远离那根棒子。

屋里多了数十个男人，正忙着把屋子里其他孩子也弄起来。其他七十四个孩子，无论男女，都尖叫着跳下床。

“我是门德兹军士长。”约翰身边那个穿制服的男人喝道，“这些人是你们的教官。从现在起，无论何时何地，你们都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命令行事。”

门德兹指着煤灰砖营房的尽头说：“浴室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人都去洗澡，然后回这里穿衣服。”

他打开约翰床铺下的一口箱子，从中拿出一套灰色运动服。

约翰探过身去，这套衣服的胸口上印着他的名字：“约翰-117”。

“别拖拉。排成两队！”门德兹用电棒在约翰的肩胛骨之间戳了一下。

电流穿过约翰的胸膛，把他一下子击倒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已经下达了命令！快、快、快！”约翰动了起来，跟着队列跑向浴室。他的手抓着胸口，几乎不能呼吸，直到跑进浴室才喘上第一口气。其他孩子看上去又惊又怕，全都不知所措。大家脱下睡衣，走上传送带，用微温的肥皂水冲洗身体，然后用冰凉的水漱了漱口。

他跑回自己的床铺，穿上内裤、厚袜子，套上运动衣和一双非常合脚的战斗靴。

“出去列队，新兵。”门德兹喊道，“快，快……开步走！”

约翰和其他孩子赶忙窜出营房，跑到外面的草地上。

太阳还没升起，地平线上一片紫晕，草地挂满露水。这里有数十排营房，但除了他们，没有其他士兵起床，出外操练。两架喷气机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化作一道弧光掠过天际。约翰只听远处传来一声金属撞击的炸音。

门德兹军士长吼道：“排成五列，每列十五人。”

他等了几秒钟，直到孩子们不再乱成一团，“对齐！你，应该知道怎么数到十五吧，新兵？向后退三步。”

约翰向后退到了第二列。

他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感觉清醒了不少，开始回想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他是在午夜时分被带走的。他们给他注射了什么东西，让他睡了好长时间。然后那个给他硬币的女人说，他不能再回家了，也不能再见到爸爸和妈妈……

“跳跃运动！”门德兹喊着，“一百次。预备，开始。”长官领操，约翰赶忙跟上他的动作。

有个男孩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只慢了一眨眼工夫。一名教官马上跑到他面前，电棒一戳他的腹部。男孩猛地折下腰去，蜷起身体。“跟上训练，菜鸟！”教官怒吼道。男孩连忙站起来，开始跳跃。

约翰有生以来从没做过这么多次跳跃运动。他的胳膊、双腿还有胃部灼热难耐。汗水从背脊流淌而下。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门德兹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仰卧起坐！”他猛地躺在草地上，“一百下。别拖拉。”

约翰赶忙躺倒在地。

“第一个跟不上的，”门德兹说，“绕操场跑两圈，然后回来做两百次仰卧起坐。预备……开始！一……二……三……”

接下来是深蹲，然后屈膝。

约翰吐了，不过这并没给他带来任何优待。几秒钟后，一个教官跑到他身边。约翰马上转过身继续做。

“腿抬高。”门德兹继续做着运动，好像他是一台机器——好像孩子们也都是机器。

约翰撑不下去了，不过他知道只要停下来就得挨电击。他努力做着。他必须做下去。他觉得双腿抽搐，反应异常迟缓。

“休息。”门德兹的嘴里终于吐出了这个词，“教官，拿水来。”

教官们推过一辆装满水瓶的小车约翰抓起一瓶猛灌起来。这水是温的，带点儿咸味。他不关心里面掺了什么。这是他喝过的最棒的水。

他仰面朝天倒在草地上，大口喘息着。太阳已经升起，温暖而舒适。他坐起来，汗如雨下。

约翰慢慢直起身打量其他的孩子。他们大多蜷伏在地，双手按着两肋，一言不发，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约翰看了一圈没发现一个以前的同学。

他现在孤独无助，周围全是陌生人。他很想知道妈妈在哪里，还有……

“开始得不错，新兵。”门德兹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要跑一跑。都站起来！”

教官们挥舞着电棒，把所有孩子赶到一起。他们跌跌撞撞地沿着营房之间的一条砾石路跑。这段路似乎永无尽头，他们跑过一段河岸，越过一座桥，接着又沿着一条喷气机起降跑道前进。跑道结束后，门德兹又带着他们跑上一条蜿蜒曲折的砂石路。

约翰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些什么……但他无法集中精神思考。他能感觉到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血液在身体中沸腾翻滚，肌肉疼痛难忍，还有饥饿。

他们跑进一个由光滑石板铺成的广场。竖立在广场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 UNSC 的旗帜，蔚蓝的底色上点缀着点点繁星，最中间是地球的图案。广场远处矗立着一座建筑：贝壳状圆顶，白色立柱，大门位于几十级宽大的阶梯之上，拱形门楣上镶嵌着“UNSC 军官学院”的字样。

台阶之上立着一名女子，身披一件白色布单，正向他们挥手致意。在约翰眼中，她似乎很苍老，同时却又显得很年轻。接着他看到女子兵部围绕着一圈白色微光，这才发现她只是个人工智品映像。他曾在 VID(1) 上见过类似的东西。她没有实体，却又是真实存在的。

“做得很好，门德兹军士长。”她的声音圆润，光滑如丝。接着又转向孩子们继续说，“欢迎你们。我叫德雅，是你们的老师。请进来课程就要开始了。”

约翰大声呻吟起来，其他孩子也叽叽咕咕地抱怨着。

德雅转过身，向屋里走去。“当然，”她说，“如果你们不想上课，也可以继续晨练。”

约翰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台阶。

室内有点凉。桌上摆着为他们准备的饼干和牛奶，每人一份。约翰咬了两小口饼干，开始大口大口地灌起牛奶来。他觉得身体疲惫之极，趴在桌上开始打盹。但短暂的休息在德雅开课的声音中结束了。一开始是一次战斗讲解，一场三百名战士对抗数千波斯步兵的战斗。

教室被全息影像笼罩着。孩子们在这些山峦中穿行，任凭并不存在的海浪冲刷着自己的靴子。玩具大小的士兵正在行军，德雅解释说这里是温泉关②，它是在高耸山崖和大海间的一条狭长地带。数千人的军队正向扼守要道的三百名战士发起冲击。人们战斗着，矛盾相击，血流成河。

约翰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景象。

德雅向他们解说，这三百人是斯巴达勇士，有史以来最好的战士。他们自孩童时代就接受战斗训练，无人能敌。约翰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斯巴达勇士抵御手持长矛的波斯兵的全息场面。

他刚才吃光了自己的饼干，但还是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他趁旁边的女孩没注意，拿了她的那份，一边看着激斗不休的战争画面，一边把它吞下肚去。可就算这样，胃里还是咕噜噜直叫。

什么时候吃午饭？或者，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波斯人的阵列终于崩溃了，他们开始四散奔逃。斯巴达人成为屹立在战场上的胜利者。

孩子们高兴地叫了起来，都想再看一遍。

“今天就到这儿。”德雅说，“我们明天继续。现在该去操场了。”

“操场？”约翰说。这真是太棒了。终于可以找个秋千坐上一会儿，放松放松，思考片刻了。

他和其他孩子一样，飞也似的跑出房间。

①VID 作者虚构的一种比现有 DVD 更高级的可视媒体。

②温泉关，古希腊地名。公元前 480 年，三百名斯巴达人在国王莱翁尼达斯率领下，在此力抗波斯大军，全部阵亡。此处以斯巴达人为胜利者，是作者的耽漏。

军士长和其他教官正在外面等着他们。

“现在去操场。”门德兹一边说，一边招手让孩子们走近些，“路不长，跑着去。集合！”

他们一共“短跑”了两英里。这个操场和约翰见过的完全不同：一片由二十英尺高的木桩组成的“森林”，木桩之间用绳网和桥索连接。它们相互交错，彼此相连，就像个悬挂在空中的迷宫。这里还有滑杆和绳梯，摆索和空中平台，还有穿过滑轮、一端连着一个筐子的拉绳，看上去完全经得住一个人的重量。

“新兵们，”门德兹说，“站成三行。”

教官们走过来准备督促他们，不过约翰和其他孩子早就迅速有序地排好了队。

“每行第一个人是队员一，”门德兹说，“第二个人是队员二，依此类推。如果没听懂我的话，现在就提出来。”

没人说话。

约翰看了看他的左边。是个男孩，淡棕黄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久经日晒形成的黝黑的皮肤。男孩面带倦意地冲他笑了笑。他的衣服上印着“塞缪尔—034”的字样。塞缪尔再过去是个女孩。她比约翰还高，较瘦，一头染成蓝色的长发。“凯丽—087”。她不高兴地看了约翰一眼。

“今天的游戏叫‘敲铃’。”门德兹指了指最高的杆子。这根木桩比其他的还要高十英尺，旁边有一根光滑的爬杆，木桩的顶部拴着一个铜铃。

“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敲响它。”他对孩子们说，“我希望每队都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当你们队的每人都敲响过铃铛了，就赶快下来，跑过这条终点线。”

门德兹用他的电棒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直线。

约翰举起手。

门德兹用那双从来不眨的黑眼睛看了他一会儿，说：“有什么问题，新兵？”

“我们能赢得什么东西？”

门德兹扬起眉毛打量着约翰。“晚餐，117号。今天的晚餐是烤火鸡，肉汁土豆泥，玉米棒，核桃仁巧克力饼，还有冰激凌”

孩子群中传出一阵兴奋的低语。

“但是，”门德兹补充说，“有胜利者就有失败者。最后一队没有饭吃。”

孩子们静了下来，戒备地相互打量着。

“做好准备。”门德兹说。

“我是萨姆。”绿眼睛的男孩冲约翰和他旁边的女孩小声说道。

女孩说：“我是凯丽。”

约翰只是看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这个女孩会拖他的后腿。太糟糕了。他现在饿得要命，不想因为别人的拖累输掉晚餐。

“开始！”门德兹喊道。

约翰跑过这群孩子，沿着一张承重网爬上一处平台。跑过浮桥，及时跳上另一个平台。他刚离开浮桥，桥就歪了，五个孩子掉进下面的水里。

他停在一个拴着绳子的大篮子前面，绳子通过一个滑轮从另一边垂下来。约翰不认为为他强壮到可以把自己拉起来，所以他另找了一根有绳结的绳梯开始爬。爬到一半的时候，他感到绳子晃得很厉害。

约翰向下望了一眼，吓得几乎松手。从这里看下去，似乎比从下往上看高两倍。只见所有孩子都在努力，有的开始爬绳子，有的正在水里扑腾，准备爬上岸重新开始。没人像他一样，离铃这么近。

约翰咽下自己的恐惧，继续向上爬。他想着冰激凌和巧克力饼，想着怎么才能赢得这些美食。

他爬到顶端，握着铃档，摇了三次。然后抓住旁边的滑杆，一路溜下，直接落到一大摞软垫上。

他站起身，面带微笑地向军士长走去。约翰跨过终点线，发出胜利的高呼。“我是第一！”他喘着气高喊。

门德兹点点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做了个记录。

约翰看着其他孩子一个个爬上去摇响铃挡，再跑过终点线。凯丽和萨姆遇到了麻烦，他们排在一大溜等着敲铃铛的孩子的最后面。

终于，他们摇响了铃，一起滑下来……但仍是最后一个通过终点线。他们生气地瞪着约翰。

他耸了耸肩。

“干得好，新兵。”门德兹一边说，一边扫视着这群孩子，“咱们回营房，开饭。”

满身泥泞，互相依偎的孩子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第三队除外。”门德兹注视着萨姆、凯丽和约翰说。

“可是我赢了。”约翰抗议着，“我是第一。”

“对，你是第一。”门德兹解释道，“但你那队是最后一名。”接着他对所有孩子说，“记住我说的话：除非你这队赢了，否则你永

远赢不了。一个人要是以全队为代价获得个人的胜利，他仍旧是一个失败者。”

约翰昏昏沉沉地向营房走去。这不公平。他的确赢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赢又输呢？

他看着别人狼吞虎咽地吃着浇满肉汁的火鸡，舀着小山一样的香草冰激凌，嘴里还塞满巧克力饼干。

约翰只有一杯水。他喝掉这杯水，但它一点儿味道都没有，完全不能消除他的饥饿感。

他想哭，但他太累了，最后瘫倒在床上，想找出即使有萨姆和凯丽拉后腿也能获胜的方法。但他根本没法思考，他的每块肌肉、每根骨头都疼痛难忍。脑袋刚刚沾上枕头，他就坠入了梦乡。

第二天和第一天全无区别。整个早上晨操和跑步，然后是持续到下午的课程。

今天德雅跟他们讲的是狼。教室变成一块草地，孩子们看到七匹狼围猎一头驼鹿。狼群协同合作，无论那头巨大的驼鹿往哪个方向跑，都会遭到攻击。一群狼追逐、吞噬比它们大上数倍的猎物。场面确实引人入胜，但也很可怕。

约翰上课时一直躲着萨姆和凯丽。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偷了几块饼干，但这根本无法缓解他的饥饿感。

下课后，他们又来到操场。今天的游戏还是一样，但操场和昨天不同。场上的绳梯更少，而绳索和滑轮系统则更多，拴着铃档的柱子也更高，比别的柱子高上二十英尺。

“分组情况和昨天一样。”门德兹宣布道。

萨姆和凯丽走到约翰身边，萨姆推了他一把。

约翰的火气一下冒了上来，他想一拳揍在萨姆脸上，却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他需要保留所有的体力去敲那个铃铛。

“你最好帮我们的忙，”萨姆狠狠地说，“不然我就把你推倒在哪个平台上。”

“然后我会跳到你身上。”凯丽跟着说。

“好吧，”约翰低声说道，“只要你们别扯我后腿。”

约翰仔细观察着整个路线。这就像在纸上玩迷宫游戏。很多桥索和绳梯都通向一个死胡同。他眯着眼睛仔细观察，最后终于找出一条可行的路线。

他捅了捅萨姆和凯丽，指着那边说：“看，远处那个系在绳子上的筐，它一直通到顶。不过确实挺高。”他伸了伸胳膊，不敢肯定以现在这么虚弱的身体状况自己能否应付这项挑战。

“我们能做到”萨姆说。

约翰扫了一眼其他队伍，他们也在寻找路线。“我们必须跑快点儿，”他说，“要确保第一个到那儿。”

“我跑得很快，”凯丽说，“非常快。”

“新兵们，预备。”门德兹喊着。

“很好。”约翰说，“你在前面冲，帮我们占住那个位置。”

“开始！”

凯丽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约翰从没见过跑得这么快的人。她跑起来就像他们今天看到的狼一样，好像双脚都没着地。

凯丽冲进筐子里时，约翰和萨姆才刚刚跑了一半。

一个其他队的男孩冲到筐子前。”出来！”他冲凯丽喊道，“我要上去。”

萨姆和约翰跑过去，把那个男孩推到后面：“慢慢等着吧。”

他们两人和凯丽一起站进筐子，拉着绳子向上升。绳子太长了，他们每拉三米的绳子，才能升高一米。一股风吹得筐子摇晃起来，在杆子上磕磕碰碰。

“再快些！”约翰大声说。

他们就像一个人似的拉着绳子，六只手动作整齐划一，筐子加速升向空中。

他们不是第一个到的，而是第三。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摇响了铃，凯丽，萨姆，然后是约翰。

滑下杆后，凯丽和萨姆等到约翰跨出筐子才和他一起跑向终点。

门德兹军士长看着他们，什么也没说。不过约翰似乎看到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萨姆拍了拍约翰和凯丽的背说：“真棒！”他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说“咱们可以作朋友……我是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凯丽耸耸肩，回答道：“同意。”

“好。”约翰说，“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第四章

军历 2519 年 7 月 12 日 0630 时

波江座 ε 星系，致远星野外军事训练禁区，致远星

登陆飞船加速了，越过积雪皑皑的山峰，约翰牢牢地坐在位子上。阳光洒遍山峰，积雪闪耀着粉红和橘黄色的光。小组的其他成员则把脸紧紧贴在窗户上。

萨姆坐在他身边，看着窗外。“这地方打雪仗真不赖。”

“你会输。”凯丽歪着头，靠在约翰肩上，以便更好地领略这番景色，“打雪仗准得要我的命。”

“确实要命，”约翰喃喃地说，“尤其是雪球里还藏着石头的时候。”

门德兹教官从驾驶舱走了进来。新兵们立即起立立正。“稍息。坐下。”他两鬓的白发多了不少，可比起约翰两年前看见他的时候，显得越发剽悍粗壮。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但与以往的不同。”门德兹的声音轻易地压过了登陆飞船引擎的噪音，清晰地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他把一堆纸交给凯丽。“发下去，新兵。”

“是，长官。”她敬礼回答，然后把纸分发到所有孩子手里。

“这是这个区域的部分地图。你们将单独着陆，然后自己找方向去一个在地图上标记出的撤离点，我们会在那儿接应你们。”

约翰翻阅着手中的地图。这是一张大地图的一小部分，没有降落点也没有撤离点。没有参考点他怎么找方向？但他知道这是任务的一部分——自己解决难题。

“附加一点，”门德兹继续说，“最后一个到达撤离点的新兵不准登船，留在这里。”他朝窗外看了一眼，“离家可远得很哪。”

约翰讨厌这个。他可不想输，但他也不想见到任何人被丢下。一想到萨姆或者凯丽或者其他任何人步行着回去就让他不舒服……假如他们还能够活着回家的话。

“第一个，三分钟内降落。”门德兹下令说，“新兵 117，你第一个。”

“遵命，长官。”约翰回答说。

他扫视了一眼窗外的地形。一片参差不齐的群山，一座长满雪松的山谷，旁边有一条河流，直通向一个湖泊。

约翰轻轻用手肘推了萨姆一把，指了指河流，然后用拇指示意了一下湖泊。萨姆点了点头，把凯丽拉过一边，指了指窗外，然后两人飞快地走过齐排坐的新兵们，一路示意大家。

飞船开始减速，离地面越来越近。约翰觉得胃都翻腾起来了。

“新兵 117，出列。”门德兹跨步到舱尾，飞船的尾部裂开一个口子，伸出着陆坡道。冰冷的气流顺势卷入飞船内部。他拍拍约翰的肩膀。”小心树林里的狼，117。”

“是，长官。”约翰瞟了一眼其他人。

队友们微微点头，动作几乎看不出来。很好，所有人都明白了。

他跑下斜坡，冲进树林。登陆飞船轰鸣着飞上天空。他拉上夹克的拉链。现在他只有一套伪装服、靴子和一件笨重的皮大衣——这些可不适合作长时间的野外行军。

约翰开始朝着目标山峰走，河流就在那个方向。他可以顺流而下，直达湖泊，与其他人会合。

他在灌木中穿行，不久之后便听见潺潺的水声。他走到足够判断水流方向的地方。门德兹往往会在训练中耍些小诡计，或是在障碍课

上埋晕眩地雷，或是在阅兵演习时安排狙击手用彩漆弹向他们射击。既然军士长还在登陆飞船上，在没有充分准备之前，约翰打算决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他穿过一片蓝莓丛，停下来摘了一些果实。

参加计划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一个人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静静地想些事情。他往嘴里塞了一把草莓，嚼了起来。

他想起家乡，还有父母……但往事越来越像个梦了。他知道那并不是梦，都是真实的，他原本可以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现在的生活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是一名士兵，为了某项重要任务训练自己。门德兹说他们是 UNSC 军队里最优秀的一批士兵。他们是和平惟一的希望。这些话很让他受用。

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将来要做怎样的人。除了看影碟和玩游戏之外，他从来没想过，也从来没有过别的挑战。

现在呢，每天充满挑战和冒险。约翰学会了更多在原先学校学不到的东西——这得感谢德雅、代数和三角、战役和国王们的历史。他学会了打水手结，用枪射击，包扎伤口。门德兹告诉他如何变得更强，不但要用身体，还得会用脑子。

在这里，他有另外一个家，家里有凯丽、萨姆以及其他所有同学。

这个想法猛然把他拉回到门德兹的任务里——他们中有人会被抛弃。总得想个办法让所有的人回去，约翰决定不想出办法来就不离开这里。

他来到湖泊边，站着，聆听动静。

不远处有猫头鹰的咕咕声。他朝声音源头走去，快走到的时候，他说：“嗨，猫头鹰。”

萨姆从树后走出来，扮了个鬼脸。“我是你的猫头鹰队长，菜鸟。”

他们在湖边绕了一圈，与小队的其他成员会合。约翰暗中数了一下：齐了。

“咱们来拼地图吧。”凯丽建议说。

“好主意。”约翰赞同地说，“萨姆，带三个人巡视周围，我可不想让军士长给我们什么惊喜。”

“好。”萨姆挑选了菲杰德、詹姆斯和琳达，四人消失在灌木丛里。

凯丽集齐所有的地图，在一棵雪松树下的阴影中拼凑着。“少了一些，还有些地图是重复的。好了。这是湖泊，这是河流，那么这个就是……”她指了指图上一个绿点，“这应该就是撤离点。”她皱起眉头，“假如地图中的标记是真的，即使在最佳状态下，我们也得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那儿。”

约翰吹了声口哨，不一会儿，萨姆等四人回来了。

“我们出发吧。”他建议说。

没人反对，他们默默地排成整齐的队列，凯丽带头。萨姆在前面侦查，他的眼睛耳朵最敏锐。有好几次他示意大家止步，躲起来，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只兔子或者飞鸟。

前进了几英里之后，萨姆故意落在队伍后面，悄声对约翰说：“这太简单了，根本不像头儿平常的训练啊。”

约翰点点头。“我也在怀疑。保持警惕。”

中午时分，他们停了下来调整一下，顺便吃点儿路上采摘的草莓。

费杰德开口道：“咱们得商量一件事。”他停下来擦去皮肤上得汗水，“我们要同时到达撤离点。可谁是被落下得人？我们现在得决定。”

“抽签吧。”有人建议。

“不，”约翰站起来，“不能落下一个人，我们得想出一个办法让大伙都通过。”

“怎么办？”凯丽搔了搔头，“门德兹说过——”

“我明白，但总要想个办法。我现在还没想出来。但就算被落下的是我，我也会让所有的人都回到营地。”约翰站起身，“走吧，我们别浪费时间。”

其他人都起身跟着他，继续前进。

树影逐渐拖长，落日将天际染成血红。凯丽停下来，示意大家止步。“差不多到了。”她低声说。

“我和萨姆侦察。”约翰告诉大家，“其他人先解散……不要出声。”

大家无声地照他的话做。

约翰和萨姆匍匐爬过灌木丛，来到草地边上。

登陆飞船停在草地正中：探照灯照得三十米内一片通亮。梯子上坐着六个男人，吸着烟，相互传着一个水壶。

萨姆示意后撤。“你认识他们么？”他悄悄问

“不，你呢？”萨姆摇摇头。“他们没穿制服，也不像我见过的士兵。也许是叛军。也许也偷袭了飞艇，杀死了我们的头儿。”

“不可能，”约翰说，“谁也别想杀得了头儿。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认：我们没法直接走过去，然后轻松地坐飞艇回基地。我们先回去。”

他们爬回原处，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

“你打算怎么做？”凯丽问道。

约翰不知道为什么她认为应该由他来给出答案。他望了望四周，见大伙儿都望着他，等着他说话。他必须说几句。

“好吧，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见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得弄明白。”

孩子们点了点头，看样子都觉得这是最正确的做法。

“就这样。”约翰说，“首先我需要一只兔子。”

“那就是我喽。”凯丽跳起来，“我动作最快。”

“好。”约翰说，“你到草地边去，让他们看见你。我躲在一边观察。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向大家汇报。”

她点了点头。

“然后你要吸引几个过来。跑过这个点。萨姆，你就待在那块空地上，装作腿断了的样子。”

“明白。”萨姆站起来走到菲杰德身边，让菲杰德用靴子蹭破自己的小腿。鲜血很快从伤口流了出来。

“其他人在灌木后面围成一个圈，假如他们不帮助萨姆的话，”他右手握拳，击了一下左手摊开的手掌，“记住驼鹿和狼群的故事。”

他们点了点头，扮了个鬼脸。这一课他们在德雅的课堂上看过很多次。

“找些石块。”约翰提醒他们。

凯丽脱下大衣，活动了一下筋骨。“没问题。”她说，“行动吧。”

萨姆卧地，抱着他的腿。“啊哟，啊哟。腿断了救救我吧。”

“别装过火了。”约翰踢了踢萨姆旁边的地，让他身上沾些灰尘，“不然他们会看出这是在演戏。”

约翰和凯丽重新摸回草地，停在离灌木丛与空地交界处几米远的地方。他低声对她说：“如果你愿意让我来当兔子的话……”

她撞了他肩头一下。“你以为我不行？”

“当我什么都没说。”他耸了耸肩。

约翰退到她侧面十米远的位置，藏好。

凯丽走出草地，走进登陆飞船的照明范围内。

“嘿，”她挥动着手臂，“你们有吃的么？我饿死了。”

一个人站起来，掏出致晕棍。“来了一个，”约翰听见他对同伴悄声说，“我来逮住她，你们在这里等其他人。”

他慢慢靠近凯丽，把棍子藏在背后不让她看见。凯丽待在原地等着他靠近。

“等一下，”她突然说，“我丢了一件夹克，等我。马上就回来。”她拔腿就跑，男人追了上去，然而凯丽已经消失在树荫里。

“给我站住！”

看着远去的两个人，一个男人说。“对付他们很容易的。小家伙们根本搞不清状况。”另外一个人补充道，“简直是网里的鱼。”

约翰听够了。他赶紧去追凯丽，可他很快发现，无论自己还是那个男人都没法跟上凯丽，于是便在靠近萨姆的地方停了下来。

那个男人也停下来，四处张望，他的眼睛似乎还没有适应黑暗，但还是看到了抱着流血小腿呻吟不已的萨姆。

“请帮帮我，”萨姆哀求道，“我的腿断了。”

“我会用这个来治你的腿。”那个男人举起致晕棍。

约翰朝他扔了块石头，却偏了。

“谁在那儿？”男人急忙张望。

萨姆突然爬起来，撒腿跑开了。紧接着只听得一阵飕飕声，石头如雨点般朝那个男人飞过去。凯丽也冒了出来——她找到了一块非常坚硬的石头，不偏不倚地击中那男人的额头。他踉跄几步，跌倒在地。

孩子们围拢过来。“拿他怎么办？”萨姆问。

“这不过是一次演习，是吧？”菲杰德说，“他应该是门德兹的人。”

约翰把他翻了个身，一股鲜血蜿蜒着从那人额头流出来，直流到眼窝里口。

“你们听见他说的话了，”约翰低声道，“也看见他怎么对付萨姆的。门德兹或是其他教官绝对不会这么做。还有，他没有制服，也没有徽章，他不是我们军队里的人。”约翰一脚踩在男人的脸上，

紧接着朝着肋骨又是一脚，那个男人立即蜷成一团。“拿走他的致晕棍。”

萨姆拿走他的武器，顺带又加了一脚。

“好了，我们来对付剩下的人吧。”约翰告诉其他人，“凯丽，你再扮一次兔子，这回你只要把他们带到空地边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们。”

她点点头，跑回草丛那里。余下的人重新躲起来，一路找好石块捏在手里。

一分钟之后，凯丽跑进草地，嘴里喊着：“那个人摔倒了，他把脑袋给磕着了。就躺在那儿。”

剩下的五个人站了起来，朝她追了过去。

眼看越来越近，约翰吹了一声口哨。

突然间，满天都是呼啸着划过空中的石块。男人们一时手忙脚乱，只能蹲下来用手护住脑袋。约翰又吹了声口哨，孩子们呐喊着冲向他们。几个男人惊呆了，似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萨姆用致晕棍击倒了一个男人，菲杰德却挨了另一个人当面一拳，倒在地上。

不过男人们立刻被人墙压倒，无数拳头、石头、靴子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没多久他们便无法动弹了。

约翰站在他们身边。他愤怒得发疯。这些人差点伤害到他和同伴们，他真想踢爆他们的脑袋。不过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再呼出来。还有更重要、更关键的事要做，怒气得先靠边站。

“呼叫门德兹？”萨姆把摇摇摆摆的菲杰德拉了起来。

“不急。”约翰回答说。他走到登陆飞船那儿，里面空无一人。

约翰打开通讯频道和邮件发送系统，很快便联系上了德雅。她那全息影像的脸出现在终端显示器上。“晚上好，新兵 117。”她说，“家庭作业有问题吗？”

“可以这么说。”他回答说，“是门德兹教官的一个任务。”
“哦。”沉默片刻，“知道了。”

“我在一艘鹈鹕运兵登陆飞船里。没有驾驶员，可我得回家，告诉我如何起飞。”

德雅摇摇头。“你还不能够控制飞船，新兵。不过我可以帮你。看见屏幕角落那个翼形按钮了？按三下。”

约翰依言按了三下，顿时，无数图案出现在屏幕上。

“触摸九点方向那个箭头两次。”她继续说。

他照做了，屏幕上立刻跳出“自动驾驶”这几个字。

“现在我在驾驶。”德雅说，“我带你们回家。”

“等一下。”约翰跑了出去，“所有人上船，全速跑！”

孩子们冲进飞船。

凯丽停了一下问道：“有谁落下了？”

“一个也没有。”约翰说，“只管进来。”他亲自确认所有人都登上飞船后，开口说，“好了，德雅。让我们离开这里。”

飞艇轰鸣着飞上天空。

约翰立正站在士官长门德兹的办公室里。他没来过这办公室，也没有其他人来过。他的汗水顺着脊背直淌。深色的木板和满屋子的烟味让他觉得自己似乎得了幽闭症。

门德兹看着报告，偶尔抬起头瞅约翰一眼。

哈尔茜博士推开门进来，门德兹站起来，向她敬礼后又坐回椅子。

“你好，约翰。”哈尔茜博士在门德兹对面坐下来，跷起二郎腿，整了整衬衣。

“你好，哈尔茜博士。”约翰急忙敬礼回答。其他成年人从来没有直呼过他的名字，一次都没有。约翰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新兵 117。”门德兹哼了一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将 UNSC 飞船据为己有，还有你为什么要袭击我派去守卫飞船的人。”

约翰想解释说他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很抱歉，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但他知道门德兹讨厌哀求，就像他讨厌借口一样。

“长官，”他大声回答，“这些人没有制服，也没有徽章。他们无法证实自己的身份，长官。”

“唔，”门德兹扫了报告一眼，“就算是吧。那么飞船呢？”

“我把小队上的人带回家，长官。我是最后一个到甲板的。如果一定要选出最后被落下的人，那么——”

“我没管你要乘客名单，乘务员。”他的声音柔和了不少，然后转头对哈尔茜博士说，“我该怎么处置他？”

“处置？”她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看了看约翰。“我想这再清楚不过了。军士长，让他当队长。”

第五章

军历 2525 年 3 月 9 日 1130 时

波江座 ϵ 星系，军情局医疗机构，致远星环绕轨道

医学/生物学风险提要

1. 以碳化陶瓷强化骨骼：将高级材料移植到骨骼结构中，改变其易断裂性。推荐剂量不超过骨骼总重的百分之三，以避免白细胞坏死。对青春期及青春期前儿童施术有特殊风险：骨骼爆发式生长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粉碎性骨折。参见附件病例。

2. 以注入物强化肌肉：将蛋白质复合体注入肌肉组织，以提高肌肉密度，并降低乳糖分解酶的恢复时间。风险：百分之五的受术者会产生致命的心脏膨胀症状。

3. 甲状腺催化剂植入术：将含有人体生长荷尔蒙催化物的铂金小球植入甲状腺，以促使骨骼和肌肉组织的生长。风险：极少数受术者患上象皮病。性冲动受抑。

4. 改造枕骨下毛细血管回流路径：能促进受术者的视网膜杆状细胞和锥体细胞的血液流动。极大提高受术者视觉能力。风险：视网膜排异或脱落。永久性失明。参见附件尸检报告。

5. 以超导纤维取代神经树突：将神经细胞生物电传导转化方式变为反干扰电传导方式。提升受术体反应能力达 300%。证据显示某些受术体有显著的智力、记忆及创造力提升。风险：手术体易产生帕金森症及弗莱彻综合症。

/文件结束/按“回车键”打开相关附件。

哈尔茜博士关闭了文件，她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

“我很难过，”德雅说，“我也希望能有新的进展，以降低风险。

哈尔茜叹了口气说：“我有很多疑问，德雅。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进行‘斯巴达’计划时，那些理由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但现在呢？我……我不知道。”

“我曾经历过三次军情局对于远地（球）殖民区稳定性的考察，博士。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二十年内必将发生大规模暴动。你也知道那帮大人物是如何理解‘有力的军事行动’的。‘斯巴达’是避免大量平民死亡的惟一办法。他们将成为完美而精确的打击力量。他们可以避免内战爆发。”

“除非他们能活着熬过手术。”哈尔茜博士反驳道，“我们应该放缓这项研究的进程。还有很多研究要做。我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开发‘雷神锤’。我们需要时间……”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必须加快研究速度的理由，”德雅说，“尽管我很不想让您为此烦心。我必须提醒您，如果军情局发现他们的投资项目有任何拖延迹象，您就会被另一个心中……嗯……心中顾虑更少的人取代。这对孩子们很不利，很可能会导致某些人更难通过测验。”“我恨这件事。”哈尔茜站起来走向安全出口，“有时候，德雅，我也恨你。”说完，她离开了观察室。

门德兹正站在走廊上，等着她。

“跟我来，军士长。”

他一言不发地跟着，和哈尔茜一起走上术前准备区的阶梯。

他们进入117号房间。约翰躺在床上，胳膊和一台IV型滴注器相连。他的头发被剃光了，身上布满激光蚀刻出的开刀导向示意线。哈尔茜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如此强健的试验体，尽管才十

四岁，却拥有了十八岁奥运选手般的身体素质，头脑也不逊于任何军事学院的优等毕业生。

哈尔茜博士努力挤出她最亲切的微笑。“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夫人。”约翰迷迷糊糊地回答道，“护士说镇静剂马上就会生效。我在拼命支撑，想看看自己能多长时间保持清醒。”他的眼皮抖动着，”挺难的。”

约翰看到门德兹也在，努力想坐起来敬礼，但没成功。“我知道这是军士长安排的一项训练。但我不明白身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哈尔茜博士？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怎样才能赢呢？”

门德兹别过头去，不再看他。

哈尔茜俯下身靠近约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逐渐沉重。

“我告诉你怎么赢，约翰。”她低声说，“活下去。必须活下去。”

第六章

军历 2525 年 3 月 30 日 0000 时

UNSC 航母大力神号，前往长蛇座Ⅰ星系途中

“现在，我们把牺牲弟兄的尸体投放于太空。”

门德兹面色阴沉，闭上眼睛。仪式结束了。他按了一下按钮，骨灰罐渐渐滑入发射膛内……然后滑入无尽虚空。

约翰静静地注视着。航母的发射舱平常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东西和熙熙攘攘的人，热闹非凡，现在却寂然无声。大力神号的发射平台上，所有军需品和舰员都被清空，长长的纯黑色旗帜悬挂在隔离舱的前架上。

“牺牲的荣誉士兵一共十名！”门德兹大声喝道。

约翰和其他幸存的斯巴达动作整齐地敬礼。

“贸任，”门德兹说。“荣誉和自我牺牲精神。时刻谨记，即使死亡也无法从战士身上剥夺这些品质。”

一连串砰砰声，骨灰罐被射入太空，声音在大力神舱内回荡。

骨灰罐一个个出现在显示屏上，在群星的簇拥之中，凭惯性力量在太空中排成一队。约翰看着这一切，随着每一个光滑的不锈钢圆筒的飘离，自己的一部分也似乎随之而去，就像抛弃了还活着的伙伴一样。

门德兹的脸看上去像是一座石雕像，他放下敬礼的手，说：“全组解散。”

但并不是失去了一切。约翰打量了一下发射舱，萨姆、凯丽……还有三十个还能立正站着、穿着黑色制服的同伴。他们熬过了上一次任务——但“任务”这个词并不是很准确。

另外还有十二个，他们还活着……却已经无法战斗了。看到他们，约翰的心感到一阵刺痛。菲杰德坐在轮椅中，无法控制地颤抖着；科克和雷尼躺在中性凝胶槽里，艰难地靠呼吸器维持着生命，全身骨骼扭曲变形，不成人样。还有些同伴，尽管还活着，但所受的伤足以让他们再也无法动弹。

勤务兵推着菲杰德和其他伤者走向电梯。

约翰走过去拦住他们。“站住，”他厉声说，“你们要把我的人带到哪里去？”

勤务兵停了下来，惶恐地睁大眼睛，咽了一下口水。“我，长官……我只是奉命行事。”

“队长，”是门德兹的声音，“过来一下。”

“别走开。”约翰快步走到门德兹身边，“长官。”

“让他们走，”门德兹说，“他们无法战斗了，不再属于这里了。”

约翰看着显示屏上排成一条直线、渐渐飘远的骨灰罐。“他们以后怎么办？”

“军队会照顾自己的人。”门德兹抬起下巴，“他们无法成为最强壮、最敏捷的战士，但他们还有最犀利的头脑，能够制定计划，分析数据，维修故障……”

约翰叹了口气，如释重负。“我们也只要求这些长官，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回头，面对菲杰德，猛然立正敬礼。菲杰德也颤巍巍地举手回礼。

勤务兵推着他们，离开了。

约翰看了看余下的人。祭奠仪式之后，他们丝毫没有移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长官。”约翰开口问道。

“在床上休息两天两夜，队长，然后在大力神号上进行微重力理疗，直到你们从生物强化手术的副作用中恢复过来。”

副作用？约翰屈了屈手臂，直到现在，他的举止仍然很笨拙，有时候只能勉强保证走路不摔跤。哈尔茜博士告诉他们这些副作用是好兆头。“你的大脑必须重新学会如何控制反应速度更快、更有力的肌肉。”可他眼睛很疼，早上还会充血。他还有间歇性的头疼，浑身骨骼酸痛不已。

约翰搞不明白这一切。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得完成任务——可现在，他怕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就这些，长官？”

“当然不。”长官回答说，“休整完毕后，德雅会让你的小队成员在登陆飞船驾驶模拟室里学习。等他们战胜了这次挑战，她还会教你们更多的有机化学和高等代数的知识。”

“当然，长官。我们会战胜这些挑战的。”

“很好。”

约翰依旧站着不动。

“还有什么事，队长？”

约翰皱紧眉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开口说：“我是队长，我对上一次任务负有责任……有人死了我哪里出了错？”门德兹用他一贯难以捉摸的黑眼睛望着约翰，然后扫视了一遍其他人，又重新看着约翰。“跟我来。”他终于说。他把约翰带到屏幕前。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个罐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个领袖必须时刻做好发出让自己的部下步向死亡的命令的准备。”他依然看着屏幕，“你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向 UNSC 所负的责任高于你对你自己和你的部下所负的责任。”

约翰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他无法再看着这片空寂的黑暗，也无法再去想他已经永远失去的同伴和亲如手足的朋友。

“必要的牺牲”门德兹最后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他终于和约翰对视，“但肆意浪费这些生命的行为却是无法容忍的。你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我相信……我明白，长官。”约翰说，“但我想知道的是，上一次任务里发生的是什麼？必要的牺牲，还是浪费生命？”

门德兹回头望向无尽星空，沉默无语。

军历 2525 年 9 月 22 日 0430 时

UNSC 航母大力神号在长蛇星座入区附近巡逻

约翰跨入训练馆，重新确定了一下方向。

凭着固定的柱子，还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出大力神号的这个区域在不停旋转。持续的加速让周围的墙壁产生了人工重力。

但和航母其他部分不同的是，这间屋子并不是圆柱体，而是一个有区域划分的圆锥体。靠近门口的、相对较大的部分旋转得比里面狭窄的部分慢些，各个部分的模拟重力也就有所不同，从四分之一 G 到两 G 不等。

这里有搏击器、吊袋和拳击台，还有一台能够舒展、锻炼任何一块肌肉的机器。现在还早，其他人都还没来。他有足够的空间。

约翰从屈臂机开始训练。他走到中心区——这里的重力是一个 G——然后挑了根二十公斤重的哑铃。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太轻了，训练馆停转导致重力消失了？于是他换了一个四十公斤的，嗯，这个就感觉对了。

在过去的三个礼拜里，斯巴达们通过一系列的日常训练来舒展身体，强化肌肉纤维，进行轻度拳击练习，还大量进食。按照命令，他们一天五次摄入高蛋白食品，吃完后还得到医务室进行维生素和矿物质注射。约翰做梦都想回致远星去过正常的生活。

现在他的队里只有三十二个人，其他三十个“斯巴达计划”的候选人被刷了下来：有些死于生物强化手术过程中，余下的没挺过手术副作用的折磨，无法成功“变异”，只能被调往军情局，进行永久性服役。

他想念他们，但他自己和余下的人还得继续往前走——恢复身体技能，再次证明自己的潜能。

要是门德兹军士长提醒过他就好了，那么他就能作好准备。也许这不过是他在最后一次训练中为他们准备的“惊喜”罢了——学会如何为任何事情作好准备。以后，无论何时，他都不会放松警惕了。

他在脚力器上坐了下来。调到最高档——还是太轻了。他把器械调到最大值。这才感觉有点够劲了。

约翰在各种器械上练习，最后才来到吊袋前。一个皮球被厚厚的弹性带固定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只有以特定的打击频率才能击中它，不然它只会在那里胡乱地旋转。

他眼疾手快地击出一拳。吊袋移动了一下，可是缓慢得就像是在水底下……那个速度简直让他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用力击打它。要不就是弹性带出问题了。

他绷了一下带子，听到低沉的嗡嗡声。它够紧了。

难不成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坏了？

他从举重台上取下一个铁饼，走到中间部分。他把铁饼举到一米高处，松手，它掉落在甲板上。

看起来下落速度很正常……可他却觉得有点儿慢。

他调了一下手表，然后再扔了一次。用时 0.95 秒。

落一米花了半秒。他忘记计算高度和加速度的方程式了，于是用微积分导出那个方程式，甚至连平方根都解了出来。

他皱着眉头算啊算。他以前可是最愁数学了。

答案是加速度为每秒九点八米。一个G。

也就是说房间是正常的，不对劲的是他。

他的实验被打断了。四个没穿制服、只穿着短裤和靴子的男人走进了训练馆。他们的短头发齐整地立在头上，一身结实的肌肉。当中最高的那个要比约翰高出一个头，半边脸满是疤痕。

约翰知道他们是特种部队的队员——行星轨道空降突击队。他们的手臂上有标志性的刺青：“来自舰船的空降兵”和“率先闯入地狱认之门”。

他们是“地狱空降兵”，臭名昭著的105军士兵。约翰听过太多有关他们的传言：辉煌的战绩，以及残暴的手段——即使是对自己人。

约翰礼貌地向他们点点头。

他们旁若无人地经过他身边，开始在强重力区域里锻炼。最高的那个突击队员走到举重台前，他用力一抓，杠铃晃动起来。突然，右边的铁盘滚落到了地上，杠铃开始倾斜，他急忙一把扔下，差点砸到自己的脚。约翰被巨大的响声惊得跳了起来。

“怎么回——”大个队员瞪着杠铃，看见上面的锁环解开了，“有人把铁盘拿走了。”他咆哮着看向约翰。

约翰捡起铁盘。“是我的错。”他朝前跨了一步，“我为此道歉。”

四个人齐齐朝他走了过来，那个大个子站在离他鼻子只有一英尺的地方。“你干吗把铁盘拿走扔到一边，白痴？”他咧着嘴说，“我是不是得帮你把它吞下去？”他朝他的朋友点了点头。

约翰只知道三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服从上级，帮助伙伴，消灭敌人。

所以当那几个人开始朝他移动过来的时候……他不由得踌躇起来。

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知道该把这几个人归为哪一类。他不知道他们的军阶，而且他们也是 UNSC 其他部队的士兵，是他的战友，但眼下他们看上去却不怎么友善。

两个人左右包抄来钳住他的手臂，有一个人绕到他的后面，想用胳膊勒住他的脖子。

约翰屈身低头，藏起颈项，以免被掐死，然后用胳膊反缠住右边的人，将他拉到眼前，一拳就打歪了他的鼻子。

剩下的三个人立刻做出了反应，拳头逼面而来，但这些拳头就像那落地的铁盘一样，速度似乎特别慢。约翰身体一沉，躲开了企图勒住他脖子的手臂，同时还一晕击中了左边那人的胸膛。

“松手！”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训练馆里回响。

一个士官走进训练馆，朝他们走过来。他与精壮、表情永远严肃的门德兹不同，是个大腹便便，昏头昏脑的人。

约翰定睛看着他，其他人则依然虎视眈眈地瞪着约翰。

“长官，”捂着流血鼻子的人开口说，“我们只是在——”

“我问你了吗？”士官扔出一句。

士官的视线轮流扫视着约翰和突击队员。“你们很喜欢打架么？上拳击台去解决。”

“遵命。”约翰大声回答，立刻转身从拳击台的绳栏钻进去，站在台上等候。

他开始明白了。又是个任务。现在他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目标则是眼前的这四个士兵。

大个子钻过绳子，其他人聚在一边看着。“我得把你扯成几块才行，白痴。”他呲着白森森的牙齿，恶狠狠地说。

约翰疾步上前，全身力量都用在第一击上面。右拳重重地击中了大个子的面颊，左拳紧跟着又砸在他的下巴上。

大个子举起了拳头，然而约翰立即把大个子的手臂扣住，抵在大个子的胸口上，接下来是一记揍在肋骨上的勾拳——骨裂的声音清晰可闻。

大个子踉跄着后退，约翰却向前跨了一小步，一脚蹬在他的膝盖上。几下猛击之后，大个子只有靠在绳子上的份了……他的四肢和脖子不自然地弯曲着，毫无动弹之力。

其他三个人开始行动，鼻子流血的那个还抄起了一根铁杆。这回无需指令，约翰也知道该做什么了，一次对付三个。他得在被包围前把他们都解决掉。他动作的确比他们快，可是他背后并没有长眼睛，面对围攻，再快也没用。

那个流着鼻血、抡着铁杆的人率先发起进攻，他挥舞铁杆，向约翰胸口袭来。约翰一个侧身躲过，随即抓住他的手臂，用那根铁杆压住对方的胳膊，然后拗弯铁杆，绞动起来，生生绞断了那人的手腕。

他接着一个侧身踢，踢中了第二个人的肚子，打碎了里面柔软的器官，还击裂了骨盆。

约翰又把铁杆拉直，挥舞起来。第三个突击队员的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棍，立刻瘫倒在绳子上。

“停手，新兵 117！”他听见教官门德兹的吼声。

约翰马上收了手，扔掉铁杆。和铁饼一样，它落地的时间也仿佛格外长。

突击队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不是昏迷不醒就是已经丧命。门德兹从训练馆的另一头踱了过来。

士官张大了嘴。“门德兹军士长！”他立刻敬礼，“你居然——”他瞪着眼睛看着约翰，喃喃地说，“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医生马上赶过来。”门德兹平静地说，他走近士官，“有两个总部来的官员在办公室等你，等待你前去向他们报告这次测试的结果，”他后退了一步，“我建议你立刻去报告。”

“是，长官。”他几乎是跑着离开。跑出训练馆前，他回头看了约翰一眼，然后回过头去，跑得更快了。

“你今天的测试结束了。”门德兹对约翰说。约翰敬了个礼，从拳击台上走了下来。

一队医护人员冲了进来，跑向拳击台。

“我可以提问题么，长官？”约翰问。

门德兹点点头。

“这几个人扮演什么角色？目标还是同伴。”

约翰知道这一定是任务的一部分，门德兹不会是凑巧在附近。

“你被卷入了一个意外事件，最后解除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
门德兹回答说，“你的行动已经解答了你的问题，队长。”

约翰认真地思考着。“我遵从了长官的命令，他让我去打。我受到了威胁，处境危险。但他们还是 UNSC 的特种部队队员，是我的战友。”

门德兹低声地说：“不是每次任务都有明确的目标或者符合逻辑的结论。你首先要服从命令，接下来才考虑你或者同伴的性命。明白吗？”

“是。”约翰回答说，“明白，长官。”他回头看着拳击台上沾满血迹的垫子，突然间胃部感到一阵抽搐。

约翰打开淋浴头，让水冲刷掉身上的血迹。他突然为死在他手里的那几个人感到强烈的愧疚。

但他知道责任——刚才长官已经详细地为他理清了整件事的条理。服从命令，然后才考虑保护自己和同伴的性命。这才是他必须去注意的。约翰再也不去想训练馆里的事了。

第七章

军历 2525 年 9 月 11 日 0930 时

波江座 ε 星系，UNSC 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

哈尔茜博士舒服地靠坐在门德兹的椅子上，她甚至在考虑要不要从他桌上的盒子里偷拿一枝美洲石竹牌雪茄，看看他为何会把这东西视作一大享受。不过光闻闻盒子里飘出来的气味就够呛了。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受得了？

房门打开，门德兹军士长僵立在门口。“夫人。”他说着，把身体挺得更直，“我不知道您今天回来。实际上，我以为您下周才会来我本该做些安排的。”

“我相信你会做的。”她双手交叉放在腿上说，“现在情况有变。我的斯巴达们在哪儿？他们不在营房，也不在营区的其他地方。”

门德兹迟疑地说：“他们已经不在这里受训了，夫人。我们必须去……其他营地找他们。”

哈尔茜站起来，抚平灰色套裙上的皱褶。“也许你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军士长。”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不过直接让您看看，您会更容易理解。”

“很好。”哈尔茜说，她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门德兹让她坐进停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疣猪式装甲运兵车里。这辆全地形战斗运兵车已被改装一新，后部的重型机枪换成了一架发射器，里面还装了一枚银V型导弹。

门德兹开车驶离基地，爬上崎岖的山路。“当年致远星被开辟为殖民地是因为它丰富的钛矿储量。”他对哈尔茜说，“在这些山峦之中藏有数公里深的矿坑。UNSC现在把它们当作贮藏室。”

“我想你不会让我的斯巴达们去当搬运工了吧，军士长？”

“不，夫人。我们只是需要保密。”

门德兹开着疣猪式运兵车，通过一处重兵把守的岗哨，接着钻进一条巨大的通道，直往地下奔去。

这条路开辟在坚实的花岗岩中，盘旋而下。门德兹说：“您记得军方做的第一次有强大力量的战斗盔甲试验吗？”

“我不知道我的斯巴达们、这个地方、以及装甲计划三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哈尔茜博士皱着眉回答道，“但我会陪你多玩会儿。是的，我知道有关马克Ⅰ型盔甲原型的所有资料。我们不得不抛弃整个设计，重新为‘雷神锤’计划设计战斗盔甲。马克Ⅰ型耗能过多。要么必须在盔甲里安装一台发动机，要么就只能使用低效能通讯设备——这都不是可以令其真正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可行性方案。”

通过一个缓速块①时，门德兹稍微减了一下速。疣猪巨大的轮胎砰地一下撞在障碍上，飞了过去。“未销毁的盔甲试验机体，”哈尔茜博士继续说，“被用作搬运重型装备的码头装卸机。”她扬了扬眉，“也许它们被扔到这种地方来了？”

“这里有几十台。”

“你不会让我的斯巴达们用那些老古董吧？”

“不，是他们的教官用。教官们为保降自身安全而使用这些设备。”门德兹回答道，“当斯巴达们从微重力康复治疗中恢复过来后，都急于开始日常训练。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些……”他顿了顿，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说法，“……困难。”门德兹扫了一眼博士，面色严峻地说，“他们第一天恢复训练，就在近身格斗训练中让三名教官意外身亡。”

哈尔茜博士的眉毛一挑。“他们比我们预想的更快，更强壮？”

“可以这么说。”

隧道通向一处巨大的洞穴。一百米高的洞顶、地面以及四壁上都安装有灯，但它们发出的光相对于无尽的黑暗来说，就黯淡了许多。

门德兹将疣猪运兵车停在一个矮小的建筑前。他跳下车，并帮助哈尔茜博士走下来。“请往这边走，”他指了指房子说，“里面会看得更清楚。”

他们走了进去。这个房间有三面都是透明玻璃墙，还装备有数台监视器，上面标注着“运动仪”、“红外

①缓速块，交错分布于街道、停车场或车道的路面上的人工突起部，用来使使动车驾驶者降低速度。线仪”、“多普勒仪”等字样。门德兹按下一个按钮，房间开始向上攀升，一直升到距地面二十米高的地方。

门德兹对着一个麦克风说：“光。”

探照灯亮起，照亮了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那中间有一座混凝土平台，上面站着三个身穿马克Ⅰ型盔甲原型的人。他们周围站着六个穿着同样盔甲的教官平台中央插着一面红色的小旗。

“夺旗？”哈尔茜问道，“在这么多重装士兵的防御下夺旗？”

“是的，穿着盔甲的教官的运动时速可达 32 公里/小时，举重两吨，配备拥有自动瞄准系统的 30 毫米重型机关炮——当然上膛的是致昏弹。他们还配备了最新型的运动探测仪和红外望远镜。当然，标准轻型武器对装甲的攻击完全无效，这点我也不用多说。想要拿下这个堡垒，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排的传统型陆战队。”

门德兹又冲麦克风说了句话，命令在洞壁之间回荡：“演习开始。”

六十秒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一百二十秒过去了。“斯巴达们在哪儿？”哈尔茜博士问道。

“他们就在这儿。”门德兹说。哈尔茜瞥见黑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动。在阴影中出现的一个阴影，是一个她熟悉的身形。

“凯丽？”她低声说。

教官们转过身，冲那影子猛烈开火，但它的动作超乎自然地迅速——就连自动瞄准系统都跟不上。

一个男子从教官们头顶的钢梁管架上垂索而下。他落在外围的一名教官身后，动作犹如猫一样悄无声息。他冲这名防御人员猛击两下，力道之大，连重型盗甲都低抗不住，凹陷了下去。接着他蹲下身一个扫腿，防御人员立即趴倒在地。

他将绳索系在倒下的防御人员身上，这名“卫兵”立即被吊上空中，消失在黑暗之中。

另两名“卫兵”开始向这个男子展开攻击。

斯巴达迅速作出规避动作，就地一滚，融进周围的暗影之中。

哈尔茜博士意识到之前那名教官的盗甲并没被除下——有其他的斯巴达要将那名穿着盗甲的教官当作他降落下地的平衡重物。

果然，又有两名斯巴达从天而降，落在平台中央。哈尔茜博士马上认出了其中一个。尽管除了眼睛，他全身都被黑色夜行衣覆盖，但博士还是认出他就是——117号，约翰。

约翰落地后，马上站起，踢向一名“卫兵”。那个人重重地落……在八米之外。

另一名斯巴达跳下平台，迅速从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还避开了密集如雨的致昏弹。他纵身扑向最远角落里的卫兵，抱着他一起消失在黑暗里。这名教官作出了抵抗，但他开枪时枪口发出的火光立即被黑暗吞噬了。

在平台上，约翰的身影化成了一道模糊的光晕。第二个“卫兵”的盗甲被打裂开，一股液体如泉水般喷射出来，接着在盗甲自身重量的重压之下，这名教官倒了下去。

平台上最后一名“卫兵”转过身向约翰猛烈开火。哈尔茜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这种距离，就算是致昏弹也会致命！”

但就在“卫兵”开火的瞬间，约翰迅速向旁边移动。致昏弹从空气中呼啸而过，全部落空。他抓住“卫兵”盔甲上的武器，与之扭打起来。随着一声尖锐的、金属被扭曲变形的声音，这件武器从盔甲上剥离了下来。约翰拿起枪，冲“卫兵”的胸部近距离射击，子弹的冲力直接将这名“卫兵”轰下了平台。

剩下的四名外围“卫兵”一起转过身，将子弹疯狂地射向约翰。

突然，灯光熄灭了。

门德兹咒骂着抓起麦克风“后备灯光。赶快打开后备灯光。”

数十盏暗黄色灯光亮了起来。

视野范围内，一个斯巴达也没有，但九名教官不是陷入昏迷就是因战斗盔甲故障而无法移动。

红色的旗帜早已消失不见。

“让我再看一遍。”哈尔茜难以置信地说，“你一定全都录下来了，对不对？”“当然。”门德兹按下一个键，屏幕上的画面开始回放——突然，出现了静电噪声，“该死，他们又把摄像头弄坏了。”他喃喃说道，“每次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地方放置摄像仪器，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们弄坏。”

哈尔茜靠近玻璃墙，看着下面的演习场。“很好，门德兹军士长，我还需要知道什么？”

“您的斯巴达爆发冲刺时速达到 55 公里。”他解释着，“我想，凯丽可以跑得更快一点儿。等他们完全适应了我们所做的‘改造’，肯定会更快。他们可以举起自身体重三倍的东西——根据他们增强的肌肉密度来看，这是预设标准的两倍。他们还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

哈尔茜思考着这些新的数据。“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好的表现。一定是生物改造手术有什么未知的综合效应。他们的反应时间如何？”

“几乎无法测量。我们估计为二十微秒。”他摇了摇头，继续说，“我相信在战斗环境下，当他们的肾上腺素开始起作用时，表现还要快得多。”

“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可有任何不稳定迹象？”

“没有。他们这个小队的表现对我来说，是前所未见的。他们之间他妈的就像有心电感应似的。他们昨天才进入这洞穴，但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搞到这些黑衣服和所用的生子的。总之，他们已经学会适应任何环境，就地取材，制造工具。”

“而且，”他接着说，“他们喜欢这样干。挑战性越高，战斗越激烈，他们的士气就越高。”

哈尔茜看着一个教官从发生故障的盔甲中挣扎着爬出来。“如果没穿盔甲，他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她喃喃地说，“蛋斯巴达们真能杀人吗，军士长？有目的地杀人？他们做好进行真正战斗的准备了吗？”

门德兹看着别处，过了一会儿才说：“是的。如果我们下命令的话，他们会高效完成任务。”他的身体变得僵直，“我可以问问你说的‘真正的战斗’是指什么吗，夫人？”

哈尔茜双手紧握，不安地扭动着身体。“出事了，军士长。发生了一些军情局和军部没有预想到的事。头头们想要派出斯巴达们，让他们执行一次真正的战斗任务，用以检验实验效果。”

“他们现在所达到的水平已经超过我的训练能力，我再训练他们，他们的水平也不会提高了。”门德兹说着，皱了皱眉，“但这时候就让他们行动，可比原定计划的时间早太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听到些流言，在丰饶星殖民地那儿发生了与圣约人的激烈的战斗，是真的吗？”

“你的这些流言已经过时了，军士长，”哈尔茜语气冷硬如冰，“再没有什么丰饶星上的战斗了——丰饶星已经不存在了。”

哈尔茜按下“下降”按钮，观察室缓缓落向地面。

“把他们带出去吧。”哈尔茜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要他们在 0400 时集合。明天 0600 时我们将在先锋号上接受任务简报。他们将去执行一个军情局决定在适当时刻、由适当人员进行的任务。就是这样。”

“是，夫人。”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承受的这一切苦难到底值不值得。”

第八章

军历 2525\$0 月 12 日 0605 时

UNSC 驱逐舰先锋号前往波江座途中

约翰和其他的斯巴达稍息站着

UNSC 驱逐舰先锋号上的报告厅让他觉得不太舒服。前方的立体投像仪显示着飞船前头的星象图。约翰不习惯一下子看那么大的空阿，不由得暗自希望它能够突然被压缩起来。

繁星闪耀着擦过身边，前方的灯亮了起来，门德兹和哈尔茜博士走了进来。

斯巴达们立刻立正。

“稍息。”门德兹说，他自己的双手反扣在身后，腮帮子上的肌肉紧绷着，看上去……很紧张。

这让约翰也紧张起来。

哈尔茜博士走到讲台前，眼镜镜片反射着灯光。“早安，斯巴达们，我有一个好消息。上头下达命令，决定测试一下你们无与伦比的才能。你们有一个新的目标：波江星座的一个叛乱基地。”

墙上出现了一幅星座图，然后放大，让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图中一个拥有十二颗行星的橘红色恒星。“2513年，一场武装叛乱被UNSC军队镇压，行动代号为‘投石器’。”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战略地图，上面点缀着代表驱逐舰和航母的小图标。它们慢慢向一百余艘小型飞船围拢，黑暗中亮起点点战火。

“叛乱被扑灭，然而叛军主力却逃脱了，后来在小行星带重新聚拢。”

地图上恒星周围的环带被放大。

“这里有数十亿颗小行星。”哈尔茜博士继续说，“他们以此来躲避我们军队的打击，一直苟延残喘到今天。长期以来，军情局以为他们不过是散兵游勇，缺乏组织性，不再具有威胁性。然而最近情况有所改变。

“有证据表明，其中一颗小行星已被挖空，他们在里面构筑基地。UNSC的搜索部队进入该地区之后，不是毫无所获就是遭遇强大兵力的袭击。”

她停了下来，推了推眼镜。“军情局有证据证明舰队司令部内部出现了安全漏洞——某些同情反叛分子的人在向他们传递情报。”

约翰和其他斯巴达不安地动着身子。泄密！有可能。德雅给他们讲过很多历史上发生过的利用情报人员获胜或者是因卧底而吃了败仗的例子。但他可从没料到 UNSC 里面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地图上出现一张照片：一个中年男子，灰色的眼睛，一头稀疏的头发，留着整齐的胡子。

“这就是叛军的头儿。”哈尔茜博士解释说，“罗伯特·瓦特斯上校。这是‘投石器，行动之后拍下的照片经计算机进行年龄模拟处理之后得到的图像。

“你们的任务是渗入叛乱基地，把瓦特斯带到由 UNSC 控制的领域。要保证他活着，并且不受伤害。这会让他们丧失新的领袖，军情局也有可能从他那里查出内奸。”

哈尔茜博士停了一下。“门德兹军士长？”

门德兹呼了口气，松开紧扣在背后的手腕，走到台前，清了清嗓子。“此次行动和以前的不一样，你们将真枪实弹地和敌人厮杀。你怎么对他们，他们也怎么对你们。假如有任何怀疑或者是困惑——尽量别犯这个错误，尽管在战斗中总会有让你们迷惑的东西——别碰运气。先杀人，再提问。

“我们能提供的支援仅限于这艘飞船上的弹药和物资，”门德兹继续说，“这是为了让泄密的可能性最小化。”

门德兹走到星图前，罗伯特·瓦特斯上校的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艘货船的蓝图。

“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基地的位置，但可以确定它定期从波江二那里获得补给。这艘不隶属任何公司的货船——雷登号，将在六个小时之后离开太空港，进行第二次常规的发动机检测航行。它装运的食物和水足够满足一个小城市的需求。另外，船长也被证实是一个原以为己在‘投石器’镇压行动中死掉的叛军军启。

“你们要溜上飞船，搭船去他们的基地，再潜入基地，抓住瓦特斯，然后设法离开那块被掏空了的石头。”

他最后说：“还有什么问题？”

“长官，”约翰提问说，“我们该如何撤离？”

“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按下预先安排好的与监听舰链接的紧急按钮，发送信号：二是直接回先锋号，我们会在站里停留……但并不是无限期地等待你们。期限是十三小时。”他按了一下星图，小行星带的一边出现了一个蓝色的 UNSC 标记，“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过我必须指出，这条行星带有几十亿公里长……就算是军情局也没法来个地毯式搜索。所以情况一旦变得棘手，你们就只有靠自己了。”

“还有问题么？”

斯巴达们静静地站着不动。

“没有了？很好。听着，菜鸟们。”门德兹补充说，“这回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了你们。准备应付任何情况，”他望着约翰，“队长，你现在是三等士官。”

“是，长官！”约翰响亮地回答道。

“分发装备和武器。0300 时集合。我们会在波江二的港口放下你们，之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遵命，长官。”约翰回答说。

门德兹敬了个礼，然后和哈尔茜博士离开了房间。

约翰回头看着他的队员，所有的斯巴达都立正站着。三十三个人，太多了。此次行动他只需要一个小分队：五到六个人。

“萨姆，凯丽，琳达还有弗雷德。十分钟后到兵器库见我。”其他人失望地低头看向地板，“剩下的人解散，你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在这里等着。”

先锋号的兵器库陈列的战斗装备让人眼花缭乱。一张桌子堆满了枪支、匕首、通讯器、炸药、医药包、求生装备、便携电脑，甚至还有一台可在太空中使用的推进器。

比装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团队，约翰这么认为。

萨姆是他们当中最先摆脱生物强化手术带来的副作用的，现在他正急不可耐地在火箭箱当中走来走去。他比约翰高出一个头，是他们当中最为强壮的一个。他留着约三厘米长的红棕色的头发，门德兹经常警告说他很快就会像个平民而不是个有整肃军容军貌的士兵了。

凯丽，正好相反，是最后一个从手术中缓过来的。她双手在胸口交叉着，站在一个角落里。以前约翰还差点儿以为她挺不过来了呢。她看上去依然很瘦弱，头发也还没长出来，脸却还是带着野性的魅力。她以前就以到她。

弗雷德跷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转动着一把锋刃的匕首，无论什么测试，他总是第二名，约翰认为他有实力去拿第一，然而弗雷德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想法。他不胖不瘦，高矮适中，生物强化手术之后，他的头发添了几缕银色。假如要找人混入人群里的话，他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琳达是这群人当中最安静的一个。她皮肤苍白，一头红色的短发下是一双绿色的眸子。她枪法奇准，堪称是狙击射击领域里的艺术家。

凯丽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拿起一套光滑无比的蓝色连裤防护服。衣服的胸口上绣着她的名字。“这是我们新的训练服？”

“军情局提供的，”约翰解释说，“他们打算把我们打扮得和雷登号上面的船员一样。”

凯丽提起防护服，皱起眉头。“他们不会给一个女孩子太多活干的。”

“试试这件合不合身。”琳达替苗条的凯利挑了一件黑色的紧身衣，递给她。

他们以前用过这种黑色紧身衣。这是改装过的、用轻型高分子材料制成的轻型装甲，可以抵御小型子弹，还可以屏蔽红外信号。头盔内置有通讯器、显示屏，还有热源和运动探测器。密封良好的话，里面的氧气可以在真空下支撑十五分钟。

这玩意儿穿着不很舒服，而且上了战场后极易损坏，总是需要修理。

太紧了。”凯丽说，“这会妨碍我的行动。”

“这次任务我们不得不穿这玩意儿。”约翰告诉她，“有太多地方是真空，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余下的，你们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但一定要轻便。在这鬼地方，我们可没有什么侦察数据，行动要尽可能快……不然就只好等死了。”

全队开始整理武器。

“点 390 弹怎么样？”弗雷德问。

“好。”约翰说，“我们每个人都带上用点 390 弹的枪，那样的话在需要的时候大家能够共享弹源。琳达除外。”

琳达走向一枝黑色长身管的枪，SRS99C—S2 AM。这枝狙击枪有标准的部件：猫准器，枪托，枪管……而且即使是击发部件都可以拆下来。她飞快地把枪拆开然后依照她的要求重新组装。她装上一根有着消音消焰功能的枪口制退器的枪管，然后校正了一番，为达到较低的子弹出膛速度，弹药换成了点 450 口径的。她扔掉了所有的视野镜和瞄准器，然后将其瞄准系统直接与头盔的显示系统链接上。最后，她还又拿了五盒弹夹。

约翰挑选的是 MA2B，它是 MA5B 标准型突击步枪的轻型改装型。这枪火力够猛，安全性也高。它安装有自动瞄准器和弹药指示装置，以及反后坐力装置，值得一提的还有它每秒十五发子弹的射击速率。

他捡起一柄匕首：二十公分长的刃，另一面是利齿，由不反光的碳铁合金制成，可用于投掷。约翰抓起紧急情况按钮，一个微型单向短波信标^①。它有两种设置。按下红色那个，就是提醒先锋号他们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枪战在即；按下绿色的，不过是标记出基地的位置以便 UNSC 能够开展后继攻击。

他抓起大把的弹夹，突然又停住了。他慢慢让它们滑落回弹药匣，只留了五个。万一他到了非得用这么多弹夹的境地，这个任务恐怕也已经砸了。

大家的选择大同小异。凯丽选了一个带有红外连接功能的掌上电脑和一个战地急救包。

弗雷德挑了一套标准的撬锁装备。

琳达拿了三个图钉那么大的跟踪器。这些小图钉可以粘贴在某个物体上，让他们能一路追踪这个物体。

萨姆扛了两个背包。“威力包”，装满烈性的 C-12 炸药，足以炸穿三米厚的飞船装甲。

“你觉得已经够了么？”凯丽嘲笑他。

“你是不是觉得我还该再拿一点儿？”萨姆也笑着回答，“我想再也没有比放点儿烟火更能够庆祝任务完成的啦。”

“都准备就绪了？”约翰问道。

萨姆敛起笑容，赶紧替他的 MA2B 拿了一个备用弹夹。“就绪！”

凯丽朝约翰比了比拇指。

弗雷德和琳达点点头。

“那么让我们出发吧。”

第九章

军历 2525 年 9 月 14 日 1210 时

波江座 ϵ 星系，波江二太空港，民用货船雷登号（注册号码 F-0980W）

“斯巴达 117 已就位。下次回报时间 0400。”约翰关上麦克风，将消息加密，存入他的通讯器，接着通过安全脉冲信号将消息传输到雅典号——一艘正在几个天文单位外的空间站中停留的军情局巡洋舰。

他和他的同伴们爬上了上层钢梁。小队悄无声息地织起一张承重网，以便可以相对舒适地躺着休息。在他们下面是十万升黑水，而周围则是两厘米厚的不锈钢舱板。萨姆控制了注水传感器，让电脑不再向他们所在的这个蓄水舱放水。他们进行这些工作时，头盔上的灯光在空中划出一条条光线，交织成一张光网。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地，完全符合既定计划。约翰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军情局提供的雷登号技术说明书上显示，在飞船的自旋系统周围安装着一些蓄水舱——巨大的水箱在人工重力作用下灌溉船上种植的农作物。

完美无缺。

他们非常容易地从雷登号主货舱惟一的守卫身边溜过，进入了几乎没有人迹的中央区。水箱可以屏蔽他们的热信号，也可以阻挡住任何运动传感器的探测。

惟一可能存在的危险就是万一中央区停止自转。那么在水箱里将是一团糟，里面所有一切的运动速度都会突然增大。不过约翰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

凯丽在顶舱门外安装了一个微小的信号中继器。她拿出自己的掌上电脑，放在腹部上保持平稳，接着进入飞船的网络系统。“我进去了。”她报告说，“不存在任何人工智能或是安全加密措施……我现在与他们的系统相连。”她又在电脑上按了几下，激活了入侵软件——军情局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程序。片刻之后，屏幕上就闪烁出成功的提示。

“他们的航线指向小行星带。估计十小时后到达。”

“干得好，”约翰说，“我们轮流睡觉。”萨姆，弗雷德和琳达关掉了他们的头灯。①信标，一种向飞机发送特殊导航信号的无线电传送装置。

当雷登号的引擎点火运转时，水箱开始震动。接着飞船驶离轨道停泊港，斯巴达们身下的水面在加速度作用下倾斜起来。

约翰还记得波江二——他朦朦胧胧地记得，那曾是他的家。他想知道过去的学校，还有他的家人是否还在那里……

他把好奇心压下去。思考可以很好地锻炼思维能力，但任务是第一位的。他必须保持警惕——或者干脆去睡上一会儿，这样到了他需要保持警惕的时候，他会有很好的状态。但门德兹军士长跟他们说过一千次：“休息，就像手枪和手雷一样，足以致命。”

“我找到点儿东西。”凯丽小声说着，把掌上电脑递了过来。

显示屏上显示着雷登号的载货清单。约翰浏览着列表：水，面粉，牛奶，冰镇橙汁，焊条，为一处核反应堆准备的超导磁铁……没有任何武器。

“我不猜了，弃权。”他说，“你想让我看什么？”

“我来给你点儿提示，”凯丽回答道，“军士长经常抽的。”

约翰又看了一遍清单。在这：美洲石竹牌雪茄，下面紧接着登记的货物是一箱香槟，半人马座β星产的陈酿葡萄酒。还有速冻的纽约肉排，瑞士巧克力。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保险柜中，标注着相同的邮送号码。

“奢侈品。”凯丽低声说，“我打赌它们会直接特快专递到瓦特斯上校或者他的军官们手里。”

“干得好。”约翰说，“我们可以给这批货贴上跟踪器，然后追踪它们。”

“没那么容易。”弗雷德在黑暗中说。他打开头灯，盯着约翰。“会有一百万种出错出麻烦事的可能性。我们不做侦察就行动。我不喜欢这样。”

“这次任务中，我们只有一个优势。”约翰说，“那就是，叛乱者还没被入侵过，他们认为自己挺安全，也就想不到我们会来。但多待一秒，我们就多一分被发现的危险。我们就按凯丽的直觉干。”

“你竟然质疑命令？”萨姆问弗雷德，“吓着了？”他的语气中有一丝挑衅的味道。

弗雷德沉默片刻。“不。”他压低声音说道，“但现在不是在训练。敌人对付我们的可不是不致命的致昏弹。”他叹了口气，“我只是不想失败。”

“我们不会失败的。”约翰对他说，“我们完成了之前所有的任务。”

这不完全正确：生物强化手术淘汰了一半的斯巴达。他们并非坚不可摧。

但约翰并不害怕。也许稍微有点儿紧张……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轮流睡觉。”约翰说，“四小时后叫醒我。”

他转过身去，很快就在水面轻微的激荡声中睡着了。他梦到格拉夫球和一枚在空中旋转的硬币。约翰抓住它，喊道：“老鹰！”他又赢了。

他总是会赢。

凯丽推了推约翰的肩膀，他马上就醒了，随即接下凯丽递过来的突击步枪。

“我们在减速。”她说，把灯光打向下方：水面已经呈二十度的倾角。

“关上灯。”约翰命令道。

他们再次隐入完全的黑暗之中。

约翰把顶舱门打开一道缝隙，将接在头盔上的光纤探头伸了出去。外面一切正常，没人。

斯巴达们爬了出去，沿着水舱背面悬绳而下，接着摘下头盔，套上沾满油渍的蓝色防护服。两层衣服（里面还穿着黑色紧身衣）让他们看起来有些臃肿，不过外面那层伪装可以阻隔好奇的目光。他们把武器和装备都放在粗呢背芭中，看上去跟工作人员没什么两样——从远处看的话。

斯巴达们穿过一通空荡荡的走廊，进入货舱。他们听到无数微小的金属撞击声，这显然是有来自外面的、作用于飞船的重力。雷登号肯定正在驶入某个依靠自旋而产生重力的太空站或是小行星的港口。到达目的地了。

货舱是个巨大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各种箱箱罐罐。巨大的储油箱也安装在这里。全自动机器人叉车在一行行货物之间穿梭，检查是否有货箱出现松动的可能。

当港口的钳臂夹抓住飞船时，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巨响。

“装香烟的货箱就在这个货舱。”凯丽看了看她的掌上电脑，然后又把它塞回口袋。

他们藏在阴影中，继续前进，每走几米就停下来倾听四周的动静，同时确保自己的射程之内没有别人。

凯丽举起手，握紧成拳，接着指了指右舷的安全门。

约翰示意凯丽和弗雷德进去。弗雷德拿出开锁器几下捅开了安全门。他们侧身闪进去，又把门关好。

约翰、萨姆和琳达等在门外。一个运动的物体进入他们的视野，斯巴达们迅速抓起武器，做好肘击准备。

一辆机器人叉车从旁边一条走廊开了过去。

巨大的货舱舱门随着一阵轻微的啾啾声，打开了灯光照射进来。一队身穿防护服的码头工人走进货舱。

约翰紧紧抓着他的 MA2B。有个工人朝他们藏身的走廊望了两眼。约翰弯下腰，做好了准备……

他慢慢抬起武器，双手毫不发抖，瞄准了那人的胸口。“永远向目标的中央射击。，门德兹经常在武器训练课程中冲他们这样喊。那个男人停住脚步，伸了个懒腰，继续往前走，轻声、欢快地吹着口哨。

弗雷德和凯丽回来了。凯丽掌心向上张开手，随即又握成拳头——她已经贴好跟踪器。

约翰从背包中拿出头盔戴上。他打开跟踪器系统看到蓝色的光点在他的视屏上亮起。他冲凯丽伸出大拇指，随即摘下头盔。

约翰将头盔和 MA2B 放进背包，同时示意同伴也收好装备。他们神态轻松地走出雷登号后舱门，进入叛军基地。

这个港口修建在坚硬的岩石中。拱顶离地面足有一公里高。明亮的灯光有效地照射到每个角落，看起来就像是一些挂在天空中的小太阳。在这个洞穴中停泊着上百架飞行器，有小型战斗机、灰鳍盆级巡洋舰、货柜船，甚至还有一艘俘虏来的 UNSC 鹈鹕运兵船。每艘船都被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机械钳臂抓着。沿着轨道有一排大型气闸门。雷登号一定也是这么进来的。

这里到处都是人。大多是工人，也有穿着白色细布制服的人。约翰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寻找掩护。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他真希望手里还拿着自己的枪。

他让自己保持冷静，径直穿行在这些陌生人之中。他必须为自己的队友做个榜样，让他们模仿自己。他还记得上次在大力神号上的训练场里面对特种兵时的那种迷惑心情，所以他知道他的队员不可能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出正常人之间打交道时所应该做出的反应。

约翰在码头工人、卖肉串的小贩和装满货物的机器人驾驶的货柜车之间穿行。他走向远处岩壁上安装着的一排双层气闸门，那上面写着：公共浴室。他头也不回地推开一扇门，走了进去。

里面几乎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男子在喷头下哼着小调，另有一名叛军官员正站在毛巾自动贩卖机前，都光着身子。

约翰领着他的队员走到最远端角落里的存衣柜前，坐到长凳上。琳达背对他们坐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到现在为止一切正常。”约翰低声说，“如果出了任何差错，我们就分头撤退。”

萨姆点点头说：“好的……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找上校了。那么，谁能说说抓到他后，我们该怎么撤离这块大石头？又回到雷登号的水箱里？”

“来不及回去。”凯丽说，“我们已经知道，一旦瓦特斯上校失踪，他的部下会马上展开搜寻和巡查。”

“码头里有艘鹈鹕运兵船。”约翰说，“我们可以搞到它，现在让我们看看该怎么操作气闸和那些钳臂吧。”

萨姆举了举装炸药的包裹。“我知道该怎么轻轻地敲开那些气闸。不用担心这个。”

萨姆左脚不断敲打着地面。他只有渴望展开行动时才会这么做。弗雷德双手紧紧握成拳头，他可能有点儿紧张，不过情况还好。凯丽皱着眉，琳达则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约翰拿出头盔，戴上，检查着追踪系统。

“方位三二零。”约翰说，“它正在移动。”他收好自己的装备说，“我们也开始行动吧。”

他们离开浴室，走出空港，通过一扇巨大的闸门，进入一座城市。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从岩石上刻出来的一个山谷，约翰勉强能看到上方的弯顶。城里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有公寓楼和工厂，甚至还有个小医院。

约翰闪进一条小巷，戴上头盔，激活追踪系统。目标货箱就放在一辆有轨货柜车上，静悄悄地沿着街道滑动着，上面立着三名荷枪实弹的卫兵。

斯巴达们远远地跟着它。

约翰开始考虑撤退的路线。这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未知因素。这儿的人有武器吗？如果战斗打响，他们是否都会发动攻击？有几个人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散开。”他对自己的队员轻声说，“我们看上去就好像在参加阅兵式。”

凯丽以自己特有的步伐节奏走在前面，萨姆坠在后面，弗雷德和琳达则向左右散开。

货柜车转了个弯，进入一条拥挤的街道。它停在一座建筑前。这栋楼有十二层高，每层都有自己的露台。在前门有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武装卫兵。

约翰猜想这里就是营房。

货柜车上的三个人走下来，开始将货物往里面搬。

凯丽看了一眼约翰。他点点头，示意她行动。

凯丽笑着走近那两名卫兵。约翰知道这笑容并不代表友好。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她终于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了。

凯丽冲卫兵挥了挥手，拉开大门。一名卫兵拦下她，并请她出示证件。

她抢前一步，抓住对方的枪，用力反手一拧，然后顺势将这个卫兵和自己一起冲进房门。

另一名卫兵退后两步，面对他们举起枪。约翰便从他的后面扑了上去，捏住他的脖子，猛地一扭，接着把这具瘫软的躯体拉进了门。

入口处还有一扇装着刷卡锁的不锈钢门，一个监控摄像头无力地牵拉在凯丽头顶上。刚才那个卫兵躺在她脚旁，她正用掌上电脑运行着解锁软件。

约翰取出他的 MA2B 为凯丽作掩护。弗雷德和琳达走进来脱掉防护服，戴上头盔。

“目标正在移动。”琳达报告，“标记 270，上升十米，二十米……三十五米处停止。我想那是顶楼。”

萨姆走进来，关上房门后顺手反锁上。“外面情况正常。”

喀哒一声响。凯丽说：“门开了。”

约翰、凯丽和萨姆在弗雷德和琳达的掩护下脱下防护服。约翰激活了头盔上的运动及热能传感器。他端起枪说：“行动。”

凯丽推开门，琳达走进去后立即闪向右边，约翰则保护队伍的左翼。

在大厅的接待台后坐着两名卫兵。他们对面还坐着一个没穿制服的男子，显然在等勤务兵带他去应该去的地方。另外还有两名穿制服的男子站在升降机门口。

琳达举枪干掉了接待台前的三个人，约翰则消灭了电梯旁的两个。

五声闷响，五具尸体倒在地板上。

弗雷德走进来检查尸体，接着将他们全都拽到台子后面。

凯丽走向楼梯间，打开门，做了个解除警报的手势。

叮咚一声，电梯的门打开了。他们马上转过身，抬起枪口……电梯里空无一人。

约翰深吸口气，示意队员从楼梯上去。凯丽充当着先锋的角色。萨姆则保护后翼。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四楼到五楼之间。

凯丽走上快到五楼的楼梯平台，用枪口冲朝里面指了指，又指向上面。

约翰检测到十二层有模糊的热能反应。他们最好找一条更好的、不会被人发现的进攻路线。

约翰打开门。透过门廊看去，里面没有人。

他走到电梯门前，小心地将门撬开。接着又打开黑衣上的冷却系统以屏蔽自己的热能反应。其他队员也做着同样的动作，渐渐从约翰的热能反应显示系统上隐去。

约翰和萨姆爬上电梯的缆索。约翰向下瞥了一眼，足有三十米高。如果掉下去，他虽然不会死，也不会折断骨头，但有可能受到内伤，并且肯定会妨碍他们整个任务。他紧紧抓住缆索，没再向下看上一眼。

他们爬到离顶楼只有三层的地方，停了下来，攀到电梯门旁边。凯丽和弗雷德也跟着爬了上来，移动到远端的墙壁旁，各自占据一个角落，以形成交叉火力。琳达最后一个上来。她直接向上爬到电梯门上方，双腿交叉夹住缆索，倒吊着，做好准备。

约翰举起三根手指，接着是两根，一根……然后他和萨姆安静地打开电梯门。

有五名卫兵站在门外。他们身穿轻型护甲，戴着头盔，手持老式HMG-38步枪。有两个人正转过身来。

凯丽、弗雷德和琳达开火了。那些卫兵身后的胡桃木门板瞬间布满弹孔和血渍。

小队快速、轻盈地进入房间。萨姆缴了卫兵们的武器。

这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向露台，另一扇上有个窥视镜。凯朋检查了一卜露台，接着通过他们头盔上的通话器小声说：“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街道。无异常。” 约翰检查了一下跟踪器。蓝色的光点显示：目标就在那扇有窥视镜的门后。

萨姆和弗雷德闪到门的两旁。约翰无法从热能和运动感应器上得到任何信息。这面墙有屏蔽作用。现在未知的太多，而时间却太少。

目前的情况不太理想。他们知道，里面至少有三个有武装的人——那几个把货箱搬上来的——而且很可能有更多的卫兵。让形势更加复杂的是，他们必须活捉目标。

约翰踢开门。

他向里扫了一眼，将整个房间的情况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装饰华丽的房间。对面的木酒架上摆满了琥珀色的高档酒，还有吧台。一张巨大的圆床占据了房间角落里的空间，上面铺着闪亮的丝质床单。所有窗户上都挂有纯白的窗帘——约翰的头盔自动运行了光线补偿程序。地上铺着一张红色长绒地毯。而那个装满香烟和美酒箱子就放在房间中央——是个黑色钢板箱，真空封装。

箱子后面站着三个人，还有一个人蹲在他们身后罗伯特·瓦特斯上校，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行李”。

约翰现在的角度不太好，如果他失手射偏，很可能射中上校。

但对方的三个人并没有这个顾虑。他们开火了。

约翰俯身跳向左方。三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侧身体，打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颗还穿透了他的黑色紧身衣。约翰能感觉到，子弹穿过自己的肋部，感觉像有一把红热的钢刀刺了进来。

他暂时忘掉疼痛，滚了一下，然后站起。现在他的射程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他扣了一下扳机，一个三发短点射击中了中间那名警卫的额头。

萨姆和弗雷德一起钻进房门。他们的消音武器喷出火光，剩下的两个卫兵随即倒在地上。

瓦特斯还躲在箱子后面，他挥舞着手枪喊道：“别动！我的人马上就到。你以为我会一个人等死吗。你们都死定了。快放下武器。”

约翰爬到吧台后面，蹲坐在那里。他真希望腹部钻心的疼痛赶快消失。他冲萨姆和弗雷德作了个手势——举起两根手指，接着又指了指自己。

这两名队友冲瓦特斯的方向一轮扫射，迫使他蹲下身去。

约翰从吧台跃出，猛地扑向猎物，把他的手枪夺了过来。他力道很大，甚至把瓦特斯的食指和拇指都折断了。约翰用手臂箍住他的脖子，把这个拼命挣扎的男人勒得几乎昏了过去。

凯丽和琳达进来了。凯丽拿出一个注射器给瓦特斯打了一针，合成吗啡麻醉剂足够让他安安静静地待上一天。

弗雷德跑出去监视电梯。萨姆则蹲在窗边，观察下面街道的情况。

凯丽走到约翰身边，卷起他的防护服。她的手套被鲜血弄得直打滑。“子弹还在里面。”她轻轻地咬着下唇说，“内出血很厉害。保持这个姿势。”她从腰带里取出一个小瓶子，把瓶口塞进弹孔。“可能有点儿疼。”

这些自愈泡沫填满了约翰的腹腔。这东西也让人感到疼痛，就好像一百只蚂蚁在身体里爬似的。凯丽抽出瓶子，把伤口包扎好。“过几个小时就会好的。”她说，冲他伸出一只手。

约翰感觉有些虚弱，不过还是站了起来。那些泡沫让他免于失血而死，同时避免了休克的发生……至少是推迟了。

“有车开过来了。”萨姆报告说，“六个人进了大楼。两个在外面站岗……不过只是前门。”

“把我们的货塞到箱子里封好。”约翰命令道。

他离开房间，拿起自己的背包，走到露台，将一根绳子的一头系牢，另一头扔了下去。约翰滑到地面，花了一秒钟检查四周，寻找可能存在的威胁，接着敲了一下他喉咙附近的麦克风——下面安全无事的信号。

凯丽装好一个滑轮，把箱子系在绳子上，然后推下露台。它迅速落下，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片刻之后，整个小队都顺着绳子滑了下来。

他们迅速穿好防护服。萨姆和弗雷德推着箱子，随着其他人径直走进旁边的一栋建筑。他们最后从这栋房子半个街区外的另一个出口走出来，迅速赶往码头。

很多身穿便服的人正朝城市里跑来，不过没人注意他们。

小队走进空无一人的公共浴室。

“所有人，检查自己衣服的气密性。”约翰说，“萨姆，你去‘敲门铃’。到运输船里和我们会合。”

萨姆点点头跑出浴室，两个 C12 炸药包都在他肩上。

约翰取出紧急信标，将其设置为绿色发讯模式，扔进一个空的存衣柜里。如果他们逃不出去，至少 UNSC 可以知道叛军基地在哪儿。

“你的衣服破了。”凯丽提醒约翰，“我们最好抢在萨姆放烟火之前，就到船上去。”

琳达和弗雷德检查了箱子的气密性，把它运了出去。凯丽走在最前面，约翰殿后。

他们登上鹈鹕运输船，约翰评估着它的火力——这艘船只有满是凹洞、发黑的船体——它太老旧了，一对过时的老式40毫米机炮。火箭发射舱已经被拆掉了。总的来说，这艘船火力很弱。

码头远端闪起一道亮光。轰鸣声沿着甲板翻滚而来，直窜入约翰的腹部。

他看过去，远处的气闸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烟雾弥漫，四下都是破碎的金属块。黑暗的宇宙空间出现在他眼前。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啸，港口里的空气迅速形成一股飓风。人、货物和残骸从破裂的气闸呼啸而出。

约翰抓住一个支撑物，把自己拉进运输船，准备封闭舱门。

他看到应急门正从破损的气闸上方向下落。接着，第二声爆炸响起，应急门顿了一下，直接落下来砸到地面，把一艘轻型运输船压在下面。

在他们身后，另一扇巨大的气闸门正在关闭，把整个港口和城市分割开来。数十名工人还在地面上挣扎着想逃生，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逃脱了。

萨姆从远处跑过来，在那密闭的黑色防护服保护下毫发未损。他从鹈鹕运输船的应急闸门跑进飞船。

“我们开了个后门。”萨姆微笑着说。

凯丽启动引擎。鹈鹕运输船飞起来，穿过甲板，从洞口飞入辽阔的宇宙空间。接着，她将飞船的动力输入值提升到最大挡。

在他们身后，这座叛军基地看起来和小行星带上的其他巨石没什么区别……除了它正不断喷出空气，自旋开始不稳定之外。

大约全速飞了五分钟后，凯丽降低引擎动力的输出。“我们将在两小时候后到达撤离点。”她说。

“检查一下我们俘虏的情况。”约翰说。

萨姆打开箱子说：“气密服没出问题。瓦特斯还活着，脉搏稳定。”

“很好。”约翰嘟囔了一句。肋部那里痉挛式的疼痛越来越严重，他不禁咧了咧嘴。

“有什么问题吗？”凯丽问，“生化自愈泡沫起作用了吗？”

“没问题。”他连伤口都没看上一眼就回答道，“我能撑住。”

他知道自己应该感到高兴，但实际上他只觉得很累，这次行动似乎有些不妥的地方，他想到那些死去的码头工人和市民。这些人全都不是他们的既定目标。再说了，这个小行星上的人是否都是叛乱者呢？

不过，就像军士长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服从了命令，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让他的队员活着回来了。他还想做其他的什么呢？

约翰艳这些疑问深深埋进心灵的最深处。

“没什么问题。”他拍了拍凯丽的肩膀，笑着说，“能有什么问题？我们赢了。”

第十章

军历 2525 年 11 月 2 日 0600 时

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 UNSC 军事营地，致远星

约翰不知道是谁死了。斯巴达们被要求穿制服集合只有一次先例：那次葬礼。他佩戴着上次任务所奖励的紫心勋章。约翰肯定勋章是用特殊的工艺打造的，散发着耀目的光彩，在制服黑羊绒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约翰不时地看一眼，确认它还在那里。

他坐在竞技场的第三排台阶上，面朝着中央的大平台。而其他的斯巴达则静静分布在他背后的环形台阶上，看着聚光灯下空寂的平台。

他曾来过致远星的这个安全报告厅，哈尔茜博士宣布他们成为战士的地方，从那天起他的一生为之改变并开始有了人生目标。

门德兹军士长步入场内，穿着同样的黑色制服，走到台前。他胸口缀满勋章，有银色和金黄色的，三个紫心的，一个红色的 UNSC 荣誉勋章，以及一条彩虹缎带。看得出，他刚刚修了头发。

斯巴达们站了起来，向他敬礼。

哈尔茜博士也跟着走进来，她看上去又老了少许，眼角的鱼尾纹和夹在灰发中的银丝都多了不少。但她的蓝眼睛一如既往，还是那么的锐利。博士穿着灰外套和黑色衬衣，眼镜用一根金锁链挂在脖子上。

“司令来了。”门德兹宣布说。

全体人员立刻挺得笔直。

一个大约比哈尔茜博士大十岁的男子大步走上台，一头光洁的银发如同一顶头盔，他的步伐给人一种奇异

一个元素吸收光谱图出现在侧面的屏幕上，上面呈锯齿状的数据线显示出了其所含元素的性质和比例。

贝奥武甫举起袖子，图像瞬间暗了下来。“机密——绝密”字样出现在空白数据屏上。

斯坦福斯司令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之后与丰饶星的联系，”他继续说，“就再也没有得到回应了。殖民军部曾派了侦察舰金羊毛号去查看。飞郁在四月二十号到达，然而在传回了一份简要的报告，说明其在跃迁断层空间出口的位置之后，就杳无音讯了。

“舰队司令部立刻派遣了一支舰队，包括维尔迪舰长指挥的驱逐舰赫克拉勒斯号，以及护卫舰东方号和阿拉伯号。他们在十月七号进入目标区域，然后发现了这些情况。”

丰饶星的立体图改变了，原来起伏的山峦变成了一片平坦贫瘠的荒漠。玻璃状的土坡映着灰藏蒙的阳光热量散尽，只剩一颗光秃秃的星球。

“这就是这个殖民地所留下的。”司令呆呆地看着图像，片刻之后方醒悟过来，接着说，“我们确定所有的居民都已经不在了。”

三百万人被毁灭殆尽，约翰从来没想像过这样的力量，心头居然涌现出既惊恐又嫉妒的感觉。幸亏胸口的紫心及时提醒了他，一个小小的弹伤怎么能够和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相比。他突然间失去了那次负伤以来的荣耀感。

“这是赫克拉勒斯号接下来在轨道上发现的。”斯坦福斯司令对他们说。

那个模糊的轮廓依然悬挂在空中，但逐渐清晰可辨。它看上去很光滑，其材料似乎是有机，外壳呈奇特的半透明状——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昆虫的甲壳，而并非太空飞船的装甲。尾部有一排闪烁着淡紫

色光辉的发射舱，头部就像是鲸鱼的头一般。约翰突然觉得这东西有着一种食肉动物特有的美感。

“这艘不明飞船立刻向我们的舰队发起了攻击。”

飞船射出一片蓝光，紧接着整个机壳红光泛滥，能量束瞬间照亮了暗淡的太空。恐怖的射线肆意地击打着阿拉伯号的船体，数米厚的装甲顷刻间化为蒸汽，船体立刻骤然化为一片火海。斯坦福斯司令继续解释说：“这是一种能量束，经研究证明是一种高级等离子武器发出的。”

赫克拉勒斯号和东方号立刻朝敌舰发射密集的导弹。导弹飞行至半途中，却被敌舰的等离子能量束击中，偏离目标并爆炸成一团烈焰……很快就消失了。这艘奇怪的飞船外壳闪过一丝若隐若现的银色，随即消失了。

“他们似乎还有某种能量反射盾。”斯坦福斯司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表情变得如同雕刻出来般严峻，“东方号和阿拉伯号被完全击毁了。赫克拉勒斯号尽力跃迁出了那个区域。但所受的伤害让维尔迪舰长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回到致远星。”

“这些武器和防御系统超出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出于人类之手，”他停顿了一下，“而是出自一个拥有比我们更先进科技的种族。”

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窃窃私语。

“当然，我们为与它们的初次接触制定了很多对策，”司令继续说，“而且维尔迪舰长也是依我们制定的草案而行动的。大家都希望与外星人的接触能够和平地进行。显然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外星人飞船直到我们派去舰队试图与之沟通的时候才开火。”

他停了下来，斟酌了一下用词，然后继续说：“敌人传来的信息有一部分被破译出来，几个词语。我们相信，他们自称为‘圣约人’。在开火之前，他们清楚地播放了这样一句话。”

他向贝奥武甫示意，后者点点头，片刻之后，播音机响了起来。这个声音让约翰僵坐在座位上，这是一种极为呆板但一本正经的腔调，却蕴涵着强烈的怒气和成吓的口气。“对你们的毁灭秉自神的旨意……我们即神的工具。”

约翰心头一惊，站了起来。

“什么事，斯巴达？”

“长官，这句话是经过翻译处理了的吗？”

“没有。”司令回答说，“他们用我们的语言对我们进行广播。我想他们也许用了某种翻译系统来准备好这个消息……无论如何，这说明他们对我们的研究肯定有很长时间了。”约翰重又坐下。

“从十一月一号起，UNSC 宣布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斯坦福斯说，“副司令普雷斯頓·科尔调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为的是夺回丰饶星，对抗新的威胁。它们的信息清楚地表明：它们目的只在战争。”

要不是数年来的军队纪律硬生生地把他拉回座位约翰真想立刻站出来请愿当前锋。他愿愈抛弃一切，前去战斗。他和其他斯巴达尽心训练，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他清楚这一点。他们可不是为了那些叛乱分子、海盗和政治纠纷而存在的。

“正因为这场全 UNSC 的大动员，”斯坦福斯司令继续说下去，“你们的训练安排直接提到了最后一个阶段：雷神锤计划。”

他从台后走了出来，背着双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他望向军士长，“门德兹军士长将会被委派去训练另外一批斯巴达。对吧，军士长？”

约翰捏紧了座椅扶手。门德兹军士长从没和他们分开过，对他们来说他简直就是全宇宙惟一的永恒。这句话就像致远星要离开波江座ε区一样难以置信。

军士长大步走到台前紧紧地按住台子边缘。

“新兵们，”他说，“你们的训练很快就会结束，那时你们将以UNSC二等士官的身份毕业。你们首先要知道意识到，变化是战士生命的一部分。你们会交上朋友，也会失去战友。你们会一直前进。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他看向这些听众，黑色的眼睛在每一个人身上滞留，然后点点头，似乎非常满愈。

“斯巴达是我遇见过最杰出的战士，”他说，“能够训练你们是我的荣翅，别忘了我教给你们的——责任，荣誉，还有为人类更大的利益牺牲，这都能让你们成为最优秀的战士。”

他沉默了片刻，想再说些话，却还是放弃了，只是默默地立正，敬礼。

“立正。”约翰下口令说。全体斯巴达起立，对着军士长敬礼。

“解散。”门德兹军士长说，“祝你们好运。”他放下手。

斯巴达们也放下手，犹豫了片刻，最后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约翰留了下来。他还有事要请教军士长。

哈尔茜博士跟司令和军士长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便和司令一道高开。贝奥武甫退向墙壁，然后鬼魅般地消失了。

军士长摘下帽子，定睛看看约翰，然后向他走了过去。他看了看依然旋转着的焦土星——丰饶星。“最后一课，军士，要对付一个远比你还要强大的敌人，你会来用什么故术？”

“长官！”约翰大声回答，“有两个选择。迂回战略，全力攻击敌人的最薄弱点——在它们反应过来之前击溃它们。”

“很好，还有一个呢？”

“后退。”约翰说，“进行游击战或者得到增援。”

军士长叹息了一声。“很好，不过这次可不一样。坐下吧。”

约翰坐了下来，军士长坐到他身边。

“还有第三个选择，”军士长把玩着帽子，“一个别人万不得已才会考虑的选择。”

“长官，是什么？”

“投降。”军士长低声说出答案，“然而这对你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选择。我们没有谈判的资本。”他看了一眼玻璃球般的丰饶星，“而且我很怀疑这样的敌人不会接受我们的投降。”

“我想我明白了，长官。”

“相信自己，让你的同伴也绝不放弃自己。”他看了一眼平台旁的阴影，“雷神锤计划会让斯巴达成为某种……崭新的东西。一种我永远也无法从脑中抹去的东西。我没法给你做出详细的解释——该死的军情局特务还在这附近窃听——你只需要完全信任哈尔茜博士就行了。”

军士长在口袋里摸索着，“我一直希望能够在他们带走我之前见你一次，我有件东西要给你。”他掏出一块小巧的金属物，放在他们之间的扶手上。

“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军士长说，“教官要把这个从你身上拿走，你拼命地反抗——我还记得你因此断了几根手指。”他本来如同雕像般的脸挤出了一丝微笑。

约翰拿起金属物仔细看着。这是一枚古老的硬币。他让硬币在指间来回翻动。

“有一面刻着一只鹰，”门德兹说，“就跟你一样，犀利迅猛。”

约翰捏紧硬币。“谢谢你，长官。”

他想说是因为军士长他才变得这么犀利迅猛。他想说他随时准备为人类去面对这场威胁。他还想说离开了军士长，他就失去了判断事的基准，难以确定该负的责任。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只有呆坐在原地。

门德兹站了起来，“很荣幸能够和你一起服役。”他破天荒地没有敬礼，而是伸出了手。

约翰站了起来，握住军士长的手。这让他鼓起很大的勇气——他心头下意识地喊着“要敬礼”。

“再见。”门德兹军士长说。

说完他僵直地转过身，大步离开房间。 约翰再也没有见过他。

第十一章

军历 2525 年 11 月 27 日 1750 时

UNSC 护卫舰联邦号，前往鲸鱼座 x 星系第四行星的 UNSC 大马士革泪材料测试基地途中

进入常规空间后，UNSC 护卫舰联邦号休息舱中的观景屏随之打开。遍布于空间之中的冰晶不断冲撞着外部摄像头，给远处鲸鱼座 x 星系的那轮黄日罩上了诡异的晕圈。

约翰看着这幅奇妙的景象，心中却在思索“雷神锤”这个词。他已经查过教育数据库。雷神锤是北欧神话中索尔（雷神）所用的锤子。雷神锤计划一定是指某种武器。至少约翰是这么希望的，斯巴达们需要一些有力的装备来对抗圣约人。

如果这是种武器，那么为什么会被安置在 UNSC 所辖区域边境的大马士革测试基地呢？他二十四小时前才听说这个星系的名字。

他转身看了看队员们。尽管这个休息舱足有一百张铺位，但斯巴达还是聚在一起。他们玩扑克，擦靴子，读书，或是锻炼。萨姆正和凯丽争论着什么，不过凯丽显然有意放慢了自己的语速，好让萨姆能勉强和自己抗衡。

约翰不喜欢待在飞船上的感觉。失去控制一切的感觉，让人很不自在。除了被塞进“冰箱”——飞船上那令人难受的低温舱——的时何之外，约翰就只能等特，猜想下一个任务到底是什么。

在航程的最后几周里，斯巴达们根据哈尔茜博士的指示，执行了几个小任务。在这些被博士称为“处理琐事”的任务中，他们扑灭了耶利哥 7 号星上的叛党势力，端掉了罗斯福军事塞地附近的一个地下黑市。每执行完一次任务，他们就距离鲸鱼座 x 星系更近一步。

约翰在调遣人员执行任务时，保证了小队的每个成员都参与过一个或几个任务。他们的表现完美无瑕，从未失败。门德兹军士长会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斯巴达 117，”哈尔茜博士的声音从扩音器传出，“立即到舰桥报到。”

约翰马上打起精神，按下通讯器说：“是，夫人！”接着，他转头对萨姆说，“让所有人做好准备，也许会有任务。动作快些。”

“明白。”萨姆说道，“你们都听到军士长的话了。把牌放下，别偷懒。穿好制服，战士们！”

约翰快步走进电梯，按下去舰桥的按钮。随着电梯穿过飞船的自旋区域，重力逐渐消失，接着又再度出现。

门自动打开，舰桥出现在他眼前。每面墙上都有一个巨大的屏幕。有的显示着各个星球，以及远处某个星云的模糊红点。也有些屏幕显示着核反应堆的状态、星系内微波通讯光谱等等。

舰桥中央围着一圈黄铜护栏，里面坐着四名中尉，分别控制着导航、武器、通讯以及飞船操作系统。

约翰停下来朝华莱士舰长敬礼，接着又冲哈尔茜博士点了点头。

华莱士舰长右手背在身后，笔直地站在那里——他的左臂从肘部以下都被截掉了。

约翰保持着敬礼的姿势，直到舰长示意他稍息。

“请过来，”哈尔茜博士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个。”

约翰走过去，全神贯注于哈尔茜博士和华莱士舰长正在仔细观察的一面屏幕上。那上面显示着各式各样复杂的雷达信号。可在约翰看来，这只是一团乱麻。

“在这儿，”哈尔茜博士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峰值信号说，“又出现了。”

华莱士舰长捋着下巴上的黑胡子想丁想，才说：“说明这鬼东西有八百万公里远。就算它是艘太空飞船，也得过整整一小时后才会进

入我们的武器射程内。再说——”他冲屏幕比了比，“——它又消失了。”

“我建议进入战备状态，你觉得呢，舰长？”

“我想还没这个必要。”华莱士带着一副屈尊俯就的腔调说。他显然不太喜欢让一个平民上他的舰桥。

我们一直没有让这个消息外泄，”哈尔茜说，“但我必须告诉你，当我们第一次在丰饶星上发现异星人时，它们就是出现在很远的距离……然后突然变得很近。”

“一次星系内跃迁？”约翰说。

哈尔茜笑着对他说：“很恰当的假设，斯巴达。”

“这不可能，”华莱士舰长说道，“在跃迁断层空间中，无法进行那么准确的导航定位。”

“你的意思是‘我们’无法做到如此准确的定位。”博士说。

舰长握紧拳头，随即又松开。他打开了通讯器。“所有人员注意，全体进入战斗状态。施行封闭防护隔断。重复：所有人员，进入战斗状态。这不是演习。反应堆功率升至百分之九十。转向一二五航道。”

舰桥上明亮的灯光被黯淡的红光取代。约翰感觉到脚下的甲板在颤动。当飞船倾斜着开始转向时，所有压力门都猛然关闭，约翰也被困在了舰桥上。

联邦号在新的航线上稳定下来。哈尔茜博士抱着胳膊，俯过身来小声对约翰说：“我们可能会搭乘联邦号的运兵船去鲸鱼座x星系第四行星的测试基地。我们必须得到雷神锤，”她转过身看着雷达屏幕说，“必须赶在它们之前。所以，让你的人做好准备。”

“是，夫人。”约翰打开通讯器，“萨姆，让所有人到阿尔法舱集合。十五分钟内登上鹈鹕运兵船，做好出发准备。”

“我们十分钟就能搞定。”萨姆回答道，“如果那些长剑截击机不挡路的话，就能更快。”

如果此时能和同伴待在一起，约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觉得自己仿佛被抛弃了似的。

雷达上突然闪现出许多诡异的绿色斑点……联邦号附近的空间仿佛变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

撞击警报响起。

“坚持住！，华莱士舰长喊道。他用手紧紧握住黄铜栏杆。约翰连忙抓住墙上的一个应急扶手。

有什么东西出现在联邦号前方三千公里的地方。那是个细窄的椭圆体，惟一的“裂痕”焊缝在它的侧面，直贯首尾。外壳上有些微小的亮光不断闪烁。尾部笼罩着紫色的模糊光晕。这艘船只有联邦号的三分之一大。“一艘圣约人飞船。”哈尔茜博士说着，下意识地离开雷达屏，向后退了几步。

华莱士高声叫道：“通讯官，向鲸鱼座x星系发讯，请他们派遣援军。”

“是，长官。”

这艘异族飞船闪耀着蓝色的光芒。这股光非常明亮，虽然经过了摄像头的过滤处理，约翰还是觉得眼睛生疼，几欲落泪。

联邦号的外壳开始发出被烧灼、撞击的声音。舰桥上的三个屏幕布满了干扰信号。

“能量束！”坐在操作系统前的中尉叫了起来，“通讯天线被毁。三区及四区护甲残余百分之二十。三区外壳破裂，正在修补。”中尉在坐位上不安地扭动着，额头上布满汗珠，“飞船人工智能核心记忆体过载。”他继续说。

人工智能死机后，飞船仍然可以开火，也能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但约翰知道，这就得需要花上不少时间来进行跳跃前的计算。

“转向零三零，下倾一八零。”华莱士舰长迅速下达命令，“射手型导弹发射舱A到F装弹。马上计算发射轨道。”

“是。”导航及武器系统的操作员齐声回答。“A至F发射舱装弹。”他们疯狂地敲击着面前的键盘。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发射轨道测算完毕，长官。”

“开火。”

“A至F导弹发射舱开火！”

联邦号一共有二十六组发射舱，每一组都配有三十枚射手型高姆导弹。根据屏幕显示，A至F发射舱已经打开，接着同时开火。一百八十枚导弹咆哮而出，直扑异族飞船。

敌舰开始改变航道，它旋转着直到舰首面对飞来的导弹，接着便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向上冲去。

射手型导弹迅速改变弹道追踪飞船，但至少半数的飞弹从目标旁边呼啸而过，完全脱靶。剥下的一半全部击中敌舰。火光笼罩了异族飞船的外壳。

“干得好，中尉。”华莱士舰长说着，拍了拍那名年轻军官的肩膀。

哈尔茜博士皱着眉紧紧盯着屏幕。“不，”她低声说“等等。”

火光闪耀片刻，随后褪去。那艘异族飞船的外壳，像夏季马路上的灼热空气似的波动了几下，然后又闪耀出一种金属般的银光，然后变成明亮的白色。火光黯淡下去，飞船的外壳逐渐显露出来。

毫发未损。

“能量盾。”哈尔茜喃喃说道。她轻咬下唇，思索着。“就连这么小的飞船都有能量护盾。”

“中尉，”舰长向负责导航的军官咆哮着，“关闭主引擎，开动转向推进器。旋转定位，让我们正面朝向那东西。”

“是，长官。”

联邦号主引擎的轰鸣声逐渐消失。本来向着测试基地驶去的飞船，在惯性和转向力作用下掉头飞向敌舰。

“你在干什么，舰长？”哈尔茜问道。

“MAC 装弹，”华莱士舰长对武器官说。“让他们尝尝重炮的滋味。”

约翰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将你的后翼暴露给敌人，只会让他们占尽便宜。

MAC（磁力加速炮）是联邦号的主要武器力量。它发射的是一种超高密度的钨铁合金弹。这种子弹凭借巨大的质量和速度，足以撞击并摧毁大部分舰只。但 MAC 不像射手型导弹拥有制导能力，所以发射时必须正对目标才能击中。当两舰都在进行快速运动时，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MAC 电容器充电。”操作武器系统的中尉报告着。

圣约人飞船开始转向，将其侧翼朝向联邦号。

“好，”舰长低声说，“让我有个更大的靶子。”

细小的蓝光在异族飞船的外壳上闪烁跳跃着。

突然联邦号前端的显示战场变化的显示屏熄灭了。

约翰听到头顶上传来烧灼的滋滋声，接着是减压产生的爆炸的沉闷巨响。

“遭到能量束攻击。”控制飞船操作系统的军官报告，“三区到七区护甲只余四厘米。导航天线被毁。二、五、九区船壳破损。左舷燃料箱泄漏。”这名中尉颤抖的双手在操作台上疯狂舞蹈着，“燃料抽送至右舷备用燃料舱。封闭受损单元。”约翰焦躁地摇晃着身子。他必须走了。该行动了。傻站在那里，远离他的小队，什么也不做——这种行为和他的每一根神经相违背。

“MAC 炮充电百分百。”武器操作官喊道，“发射准备完毕！”

“开火””华莱士舰长命令道。

舰桥的灯光暗了一下，联邦号震动着。MAC 射出炮弹，那是一枚炽热的金属弹，速度每秒高达三万公里，飞速地在太空中冲刺。

圣约人飞船的引擎喷射出火光，舰体开始转向……

……太迟了。这枚重磅炮弹正中舰首。

圣约人飞船向后翻滚着。能量盾的微光瞬间变成一道耀眼的电光……接着又闪了几下，就逐渐黯淡，消失了。

舰桥上所有人都爆发出胜利的欢呼。

除了哈尔茜博士。她调整摄像头，将圣约人飞船放大。约翰仔细看着屏幕。

一开始飞船疯狂地旋转着，逐渐减慢了旋转的速度，最终停了下来。它的前端被炸裂了，空气不断涌出。可以看到里面有无数火光闪现。这艘船缓慢地掉转方向，逐渐加速，冲他们开了回来。

“它应该已经被摧毁了。”哈尔茜喃喃自语道。

红色的细小斑点出现在圣约人飞船的外壳上，数目越来越多，并沿着船侧那条缝隙开始汇聚。

华莱士舰长说：“准备再次发射 MAC 炮。”“是。充电完成百分之三十。发射参数准备完毕，长官。”

“不，”哈尔茜说，“规避动作，舰长，马上！”“我不希望我的命令受到质疑，夫人。”舰长转过身面对她，继续说，“恕我冒昧，博士。我尤其不希望收到没有战斗经验的人的质疑。”他挺直身，把手背在身后，“密封门已经关闭，所以我不能让您离开舰桥……但如果再有一次类似这样的行为，博士，我只能将您的嘴堵上。”

约翰瞥了一眼哈尔茜博士。她满脸通红，不知是因为羞辱还是愤怒。

“MAC 充电百分之五十。”

红光继续在圣约人飞船上聚集，最终形成一条密实的光带。越来越亮。

“充电百分之八十。”

“他们在转向，长官，”导航官汇报说，“它正转向右舷。”

“充电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百。”

“让他们下地狱吧！中尉，开火。”

灯光再次黯淡。联邦号不断震动，一枚雷火交织的炮弹划破黑暗而去。

圣约人飞船没有做出任何规避动作。集聚在飞船侧面的血红光芒最终脱离了船体，向前喷发，冲联邦号射来。光束和 MAC 弹擦肩而过，两者最近时相隔不过一公里。红光闪烁的脉动光犹如液体，边缘不断变形，最终延伸成一滴在右空中流动的五米长的红“泪滴”。

“规避动作，”华莱士舰长叫道，“开动左舷应急推进器！”

联邦号缓慢地驶离了圣约人能量武器的弹道。

MAC 弹击中了圣约人飞船的中央。它的护盾闪了两下，随即消失。MAC 弹穿入飞船，使其完全失去控制，无规则地旋转起来。

但那个红色光球仍在移动，并开始追踪联盟号。

”开启逆向引擎。”舰长命令道。联盟号摇摆着开始减速。

红光本应直接从他们的船头掠过无法打中他们，但它中途一个急转，打中飞船左舷中央。

一时间，烧灼声撞击声不绝于耳。联邦号开始向右舷倾斜，整个翻了过去，接着不断打滚。

“稳住。”舰长喊道，“右舷推进器。”

“一到二十区有火情警报，”飞船系统操作员说。着，话音中充满惊恐，“一区二号至七号甲板……被融化，长官。”舰桥上明显变热了。约翰可以感到汗珠沿着脊背滑落。他从没感到过如此无助。他的同伴现在是死是生？

“左舷所有护甲被摧毁。三、四、五区二号至五号甲板失去联系，长官。它要把我们烧穿了！”

华莱士舰长站在那里一语不发。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舰桥上仅剩的一面显示屏。

哈尔茜博士上前几步。“舰长，请允许我向您建议，现在拉动警报让全体船员穿好太空服。给他们三十秒时间准备，然后将除舰桥外所有舱室的空气全部排出。”通讯官看着舰长，等待命令。

“照做。”舰长说，“鸣响警报。”

“十三号甲板被毁，”操作员继续报告，“火情向引擎室靠近。船体框架开始扭曲。”

“排出空气，马上！”华莱士命令道。

“是。”操作员回答。

一声重击声传遍全船……接着一切都静了下来。

“火灭了，船体温度正在下降——稳定了。”

“它们是用什么鬼东西击中我们的？”华莱士叫道。

“等离子武器。”哈尔茜博士回答。“但和我所知道的任何等离子武器都不一样……它们可以自动调整弹道，却我们都检测不到任何可以使之自动调整弹道的机械构造。这太神奇了。”

“舰长，”导航员说，“异族飞船正在追击我们。”

圣约人飞船——它的中央有一个闪着红光的空洞——掉转方向，朝联邦号驶来。

“怎么……”华莱士舰长难以置信地说。但他迅速恢复了理智，“准备下一发 MAC 弹。”

武器系统操作军官慢慢挤出一句话：“MAC 系统被毁，舰长。”

“我们成了活靶子。”舰长嘟囔着。

哈尔茜博士靠在扶栏上说：“不完全是。联邦号载有三枚核弹，对吗，舰长？”

“在这种距离下引爆核弹，会把我们也毁了。”

哈尔茜紧皱眉头，双手捧着面颊，沉思着。

“请原谅，长官。”约翰说，“异星人迄今为止的战术表现出了非理性的狠辣，就像一只动物。他们本可以躲开第二枚 MAC 弹。但为了保持位置向我们射击，它们完全没有躲避。在我看来，它们会停止不动，对抗任何挑战者。”

舰长看着哈尔茜博士。

她点点头，说：“长剑截击机？”

华莱士舰长转过身，背对着他们，用手捂住脸。片刻之后，他叹了口气，点点头，打开通讯器。

“长剑第四中队，我是舰长。把截击机开动起来，孩子们，让那杂种吃点儿苦头。我需要你们给我们争取点儿时间。”

“明白，长官。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现在出发。”

“全舰转向。”舰长对导航员说，“给我以最快速度驶向晾鱼座 x 星系第四行星轨道。”

“引擎冷却剂已泄漏，长官。”导航员说，“我们可以用百分之三十的引擎输出力。不能再高了。”

“给我百分之五十。”华莱士接着对武器操作员说。“装配一枚湿婆神式核弹。把近爆引信距离设为一百米。”

”是，长官。”

联邦号猛地掉头。约翰感到胃里很难受，他紧紧抓住护栏。联邦号的旋转逐渐减慢，最终停了下来，飞船开始加速，

“引擎红色警报，”操作员报告道，“二十五秒后核反应堆关闭。”

通讯器传出咔哒一声，接着是一阵沙沙的杂音，然后才出现话语：“长剑截击机接敌，长官。”

从仅存的后都摄像头，约翰可以看到几点光亮闪现——那是圣约人能量屋企发出的冰蓝色光亮，以及长剑所拥带的导弹放射出的橘红火球。

“发射导弹。”舰长下令。

“十秒后关闭。”

“导弹发射。”

一条火焰将黑暗的太空分成两半。

“五秒后关闭，”操作官汇报说，“4，3，2——”

“把引擎里的离子废料排入太空。”舰长说，“关闭其他所有系统。”

在短短的一瞬间里，圣约人飞船在纯白光焰中投下侧影，接着，图像就消失了。舰桥一片黑暗。

不过约翰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看到舰桥上的军官门，可以看到哈尔茜博士紧紧抓着栏杆，可以看到华莱士舰长站在原地向那些被他送上黄泉路的飞行员敬礼。

联邦号的船壳被冲击波震得乒乒作响。这声音逐渐增大，一阵次声波让约翰感到骨头都在振荡。

这黑暗中的噪声似乎永远不会停歇。但终于，它沉静了下来……慢慢消失。

“开启后备系统。”舰长说，“慢慢来，如果可能的话，给我百分之十的引擎输出。”

舰桥的灯再次亮起，虽然还很昏暗，但到底是开始工作了。

“报告情况。”华莱士说。

“所有传感器死机。”操作官说，“重启备用计算”机。开始运转。启动扫描程序。外面有很多残骸。温度非常高。所有长剑截击机均被汽化。”然后他抬起头来，面无血色地说，“敌舰……完好，长官。”

“不。”舰长紧紧握起拳头。

“它开始撤离了，但……”操作官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接着说，“非常缓慢。”

“怎么才能干掉这种东西？”舰长低语道。

“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武那能否毁掉它们，”哈尔茜博士说，“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拖住它们的脚步。”

舰长站得更直了。“最高速度驶向大马士革测试基地。我们将掠过其上空，然后到距其两百万公里的轨道上进行休整。”

“舰长，”哈尔茜说，“你是说掠过？”

“我接到命令将你送到基地，然后修复本来存储在第三区的东西，夫人。当我们掠过时，一艘运兵船会送你和你的——”他看了一眼约翰，“——队员们去基地。如果圣约人飞船回来，我们就是把它们引走的诱饵。”

“我明白了，舰长。”

“我们将在轨道上会合，但不能迟于 1900 时。”

哈尔茜转身对约翰说：“我们得快，没多少时间了——而且我有很多东西要给斯巴达们看。”

“是，夫人。”约翰说。他环视舰桥，心中期望自己永远不用再到这里来。

第十二章

军历 2525 年 11 月 27 日 1845 时

鲸鱼座 x 星系第四行星，UNSC 大马士革材料测试基地

这些盔甲让约翰想起了训练时见过的盔甲，但它要简洁些。凑过去细看才分辨出是由很多层构成：它的表面在光线下泛着略偏金绿色的彩虹般的色彩。它能覆盖大部分的身体，包括腹沟、大腿、膝盖、胫部、胸膛、肩膀还有前臂等；头盔带有一个电源组，但比任何标准的陆战队头盔电池组都显得轻巧。而盔甲里则衬着粗糙的黑色金属。

“雷神锤计划。”哈尔茜博士弹了个响指，身边出现一幅盔甲的立体解析图。

“它的外壳由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制成。我们最近又往里面加入了一种能够抵消能量武器攻击力量的材料——为了应付最新的敌人。”她接着指了指里面部分，“每一套战斗服装都有一层能保持温度的凝胶层，其密度能够灵敏地发生变化。紧贴着操控员的是一层湿度吸收服，上面的生理调节器能够不停地调节温度，另外还有与你的神经系统相联接的微电脑。”

她打了个手势，图像开始层层瓦解，只留下了外壳的图像。随着图像的变化，约翰瞥见盔甲背上有着脉络一般的微小的管道、光学晶体、循环泵。还有像微型融合细胞一样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哈尔茜博士说，“它的内部有一种新型液态活性金属。这是一种不定形、不定积和可增加强度的金属。说得简单点，它能够让穿着者力量加倍，将反应速度提高到普通人的五倍。”

她朝着立体图像挥了挥手。“但有一个问题，这个系统的灵敏度太高了，之前没有通过生物强化手术的人穿上测试的结果都是——”她停了片刻，“——失败。”她冲一名技术员点点头。

空中出现了另一幅图像。一个陆战队中尉，穿上了一套雷神锤盔甲。“打开电源，”一个声音说，“请动一下你的右手臂。”

那个战士的手臂极快地挥了一下，原本坚毅的面容瞬间被惊诧和痛苦取代，手臂也不禁颤抖起来。他开始抽抽，大声尖叫，伴随着他痛苦神情的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而他试图减轻剧痛的举动反而引起更强烈的痉挛，导致了他的死亡。

博士关掉图像。“普通人缺乏足够的反应时间来操纵这个系统，”她解释说，“但你们可以。你们拥有超乎常人的肌肉组织，而那些放入你们骨骼内的金属和陶瓷层应该足以让你们控制盔甲的威力。不过……电脑程序还是有所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这风险。在你们对盔甲有彻底了解之前，最好放慢动作。电源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也无法减小感应的幅度。明白吗？”

“是的，夫人！”斯巴达们齐声回答。

“还有什么问题？”

约翰提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试穿？”

“现在，”她回答说，“谁自愿？”

每一个斯巴达都举了手。

博士露出淡淡的微笑。她审视了他们每一个，然后转向约翰。

“你总是最幸运的，约翰。就从你开始吧。”他向前跨了一步。在其他斯巴达的注视之下，让技术员把盔甲一片片安装到身上。看上去它就像一个三维迷宫一样复杂。

“像往常一样吸口气，”哈尔茜博士告诉他，“但绝对不要动。”

约翰尽可能保持静止。盔甲渐渐地发生变化，与他的躯体融合，似乎变成了他另外一层皮肤……而且比他想像中的还要轻盈。它慢慢地热起来，然后凉下去，最后和他的体温保持一致。倘若他闭上眼睛的话，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套了这么一个家伙。

他们把头盔套上他的脑袋。

健康监控器、感应器、盔甲状态显示器接入了他的大脑。额前的显示屏上闪动着瞄准目标的十字线。

“全体后退。”博士下令说。

斯巴达们——脸上的关切和好奇显露无遗——空出一个三米半径的圆圈出来。

“听着，约翰。”哈尔茜博士说，“我只要你去想，只要在脑子里想，想你的胳膊举到齐胸那么高。放松点。”

他念头刚动，眨眼间手臂就弹到齐胸高的地方。最轻微的行动都能瞬间完成他的意念。太快了，要不是这是他自己的手臂，他根本不能确定它是真的移动了。

斯巴达们不由得倒吸了口气。

萨姆第一个鼓起掌，连素以动作迅捷著称的凯丽也由衷地赞叹起来。

哈尔茜博士一步步地教会约翰进行最基本的移动，慢慢地让他学会加快反应速度。十五分钟以后，他已经能够走路，奔跑，甚至跳跃了，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穿没穿盔甲。

“士官，试一下跨越障碍，我们还要给其他斯巴达穿上，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约翰下意识地敬礼，手掌一把砍在头盔上。一阵剧痛传来。一定是崴着手腕了，要不是骨骼被加强过了，现在恐怕早就断成几截。

“小心点，士官，注意着点。”

“是，长官！”

约翰把注意力放到行动上。他一跃而过三米高的墙，一拳打烂了混凝土靶子，掷出飞刀穿过假人直至没柄，在弹雨之中爬过铁丝网，然后站起来，子弹从身上纷纷落了下。让他惊讶的是，他还躲过了一两发子弹——千真万确。

很快，其他的斯巴达也加入了他的队伍。尽管动作还不是很协调，动作也很笨拙，但每个人都成功地穿越了障碍。约翰向博士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你们就快适应了。你们的潜意识在之前航行旅途中的睡

眠过程里，已经接受了部分的训练课程。”哈尔茜博士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管适应这套盔甲就行了。”

约翰产生了更多的忧虑，比如他们得重新去学会配合。原来的手势在现在显得太夸张了，一颤一抖都会导致全力攻击或者其他难以控制的动作，他们还得去学会使用通讯频道。

他一想到这个，他头盔里的显示器就出现了其他盔甲的定位检测结果。植入于每一个 UNSC 战士体内的 UNSC 标准神经芯片能够检测友军的位置，并将其在头盔的显示屏上显现出来。而这套盔甲更加特殊，他的精神一集中在这上面，就能立即开启一个安全通讯频道。太棒了。

很快，他所有的忧虑都消失了。短短三十分钟的磨合就让旧日的默契再次回到他们中间，程度也加深了。

约翰在驱动盔甲，反过来盔甲也在驱动他。而另一方面，他和同伴们的联系变得如此简单自然，就像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一样。

这时，从房间的扩音器传出哈尔茜博士的声音。“斯巴达们，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然而你们一感觉衣服有不对劲或者难以控制的话，请尽快汇报。”

“我简直爱死她了。”萨姆咧开嘴，“啊，对不起，长官。我不知道这是公开频道。”

“力量和速度的加强太完美了。”凯丽回答说，“我觉得已经穿上她好几年的样子。”

“我们可以穿走它们吗？”约翰问道。

“你们是惟一可以使用它们的人，军士们。我们还能把它们给谁呢？我们——”一个技术员递给她一副耳机，她听了一下，说，“请稍等。说吧，船长。”

华莱士船长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了出来：“我们已遭遇圣约人舰只，长官。距离很远。跃迁断层空间生成器还处于受损状态。他们是从常规空间过来的。”

“维修状况如何？”

“远距离通讯无法进行，跃迁断层发生器死机，磁能加速系统被毁，我们还有两颗聚变导弹和二十枚射手型导弹。还剩百分之二十的护盾。”一阵嘶嘶的噪音，“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试着拖延一下。”

“不，船长。”她回答，同时仔细地观察着约翰和其他斯巴达，“我们要和他们打一仗……而且必须赢。”

第十三章

军历 2525 年 11 月 27 日 2037 时

鲸鱼座 x 星系外层轨道

约翰操纵着鹈鹕运兵船脱离行星轨道，向联邦号最后一次发出讯号的位置驶去。那艘护卫舰已经偏离原定的会合点一千万公里。

哈尔茜博士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她穿着宇航服，似乎很难受的样子。斯巴达们坐在后舱，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三名从大马士革基地来的技工，以及十几件备用雷神锤装甲。

基地中那些先进的人工智能体都被留下了。哈尔茜博士所能做的只是移除并带上他们的记忆处理模块。把这些昂贵的设备就这样丢弃，真是奢侈的行为。

哈尔茜检查着船上的短射程探测设备，然后说：“华莱士舰长可能想用 x 星的磁场来偏折圣约人等离子武器的准头。加把劲儿，赶上他们，军士。”

“是，夫人。”约翰说着将引擎输出力提升到百分之百。

“左舷出现圣约人飞船。”哈尔茜说，“距离三百万公里，正在接近联邦号。”

约翰将图像放大，看到了那艘异星飞船。它的船头因为 MAC 弹的撞击而扭曲了三十度之多。但它仍以两倍于联盟号的速度行驶着。

“博士，”约翰说，“雷神锤装甲可以在真空中操作吗。”

“当然可以，”她回答，“这是我们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之一。这套装甲可以提供九十分钟的循环氧气，外壳可以阻隔紫外线和电磁脉冲脉冲。”

约翰打开通讯系统向萨姆询问：“我们的这只小鸟上有什么武器？”

“稍等，长官。”萨姆回答道，过了一会他接着说，“我们有两架火箭发射舱，每台配备了十六枚铁砧 II 型高爆导弹。”

“我要你马上集合一个小队到外面去，把这些弹头从发射舱上取下来。”

“立即执行。”

哈尔茜试图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但她的手指戳上的是宇航服的护目镜。“可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小分队指挥官？”

约翰让通讯频道保持畅通，以使斯巴达们也能听到他的回答。

“请求批准我们进攻圣约人飞船，夫人。”

哈尔茜的蓝眼睛瞪得浑圆。“当然不允许，”她说，“如果像联邦号那样的战船都不能摧毁它，一艘鹈鹕运兵船又能做什么？”

“鹈鹕运兵船当然不行。”约翰赞同地说，“但我想斯巴达能。如果我们进入敌舰内部，就可以摧毁它。”

哈尔茜博士思虑片刻说：“你们如何登舰？”

“我们进入太空，当圣约人飞船接近联邦号时，背上小型推进器飞过去。”

博士摇摇头说：“你们的航道出现一点点小偏差，最后就可能飞到离敌舰上百上千公里远的地方。”

短暂的静默。

约翰说：“我不会迷路的，夫人。”

“但它们有反射护盾。”

“没错，”约翰说，“但这艘飞船已经受损。它们必须降低护盾功率来保存能量。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些子弹在他们的篱笆上敲出个小洞来。”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更何况它们的船壳上已经有了一个大口子。护盾可能已经无法保护全部船体。”

哈尔茜轻声说：“这是极大的冒险。”

“恕我冒昧，夫人，如果我们干坐在这里，将面临更大的危险。等它们解决掉联邦号……就会来找我们。这场仗早晚要打，我们不如先发制人。”

哈尔茜注视着无垠的太空，陷入了沉思。

最终她叹了口气，用听天由命的口吻说：“好，去吧。”她把驾驶控制台移到自己面前，接着说，“让它们下地狱吧。”

约翰爬进后舱。

他的斯巴达们已经列队，等在那里。一股骄傲之情涌上心头：这些人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和他一起踏上地狱之路。

“我拿到弹头了。”萨姆说。即使他的面部被反射防护层遮住，要想认出萨姆还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他是斯巴达中块头最大的——尽管伟岸的身材已经被装甲掩盖了不少。

“一人一个。”萨姆递给约翰一块金属，接着说，“计时器和引爆器已经装好。还加了一块聚合物黏合剂，它会粘在你的护甲上的。”

“斯巴达们，”约翰说，“拿上喷气背包，准备进入太空。其余的人，”他的意思是那三名技术人员，“到前舱去。如果我们失败了，它们会来追击鹈鹕飞船。你们要保护好哈尔茜博士。”

他向后舱门走去，接过凯丽递来的喷气背包，迅速背好。

“圣约人飞船正在接近。”哈尔茜的声音响起，“我现在开始排出后舱空气，以免打开舱门时产生气爆。”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约翰对其他斯巴达说，“设定好截击轨道，把你的背包调到最大输出功率。如果目标改变航线，你们必须在空中尽可能地矫正方向。如果成功了，我们将在船壳上那个大洞外面重新集合。如果你失败了，我们会在任务结束后，再去接应你。”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任务失败，就关闭所有系统，等待 UNSC 增援部队来接你。仗可以留到下次再打。别浪费自己的生命。”

船舱中一片寂静。

“如果谁有更好的方案，现在提出来。”

萨姆拍拍约翰的背说：“这是个很棒的计划，肯定比门德兹军士长的‘游戏’简单多了。一群小崽子都能解决好。”

“没错。”约翰说，“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是的。”斯巴达们齐声回答，“准备好了，长官！”

约翰打开舱门数码锁的安全罩，键入密码。舱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浩淼的宇宙展现在他们眼前。无尽的黑暗。他有种直坠宇宙深渊的感觉，但这种眩晕感马上就消失了。约翰走到舷梯边，双手抓着头顶上的一个安全扶手。

圣约人飞船出现在他头盔视屏中央，现在只是一个微小的亮点。他输入一条航线，开始将小型推进器输出力调到最大。

加速度猛地将他带进太空。约翰知道其他人就跟在身后，但他没有回头。他突然想到圣约人飞船可能会把他们判定为来袭的导弹，它们的定点防御激光武器又准得要死。

约翰打开通讯器。”博士，我们需要一些转移敌人注意力诱导弹，如果华莱士舰长还有的话。”

“明白。”哈尔茜说。

圣约人飞船在他们视屏上迅速变大。它的引擎喷出一道火光，飞船略微转向。

在一亿公里的时速下，即使毫厘之差，也会让他偏离目标上万公里。约翰仔细调整着自己的航向。

圣约人飞船侧面的能量束开始发亮，它在逐渐聚集能量，最终凝成一点炫目的蓝光，接着发射——不过并不是指向斯巴达们。

约翰在视界边缘看到数点爆炸。那是联邦号用射手型导弹进行的一轮诱导性攻击。他周围的黑暗宇宙一时间布满橘红色的爆炸光团，却悄无声息。

约翰现在的速度几乎和圣约人飞船相同。他慢慢向其外壳接近。二十米，十米，五米……突然，飞船开始加速。

它移动得太快了。约翰做了几次转向喷射，让自己垂直朝敌舰外壳冲去。圣约人飞船在他下方不断地加速……但他最终越靠越近了。

约翰伸出手。船壳离他指尖只有一米之遥。

约翰的手指触到了什么东西，感觉近乎液体。他看到自己的手划过一层近乎透明的闪亮外层。能量盾。

该死。它的护盾还在。他朝两边看了看，没有找到那个巨大的空洞。

他滑过船壳，却无法抓住它。

不。已经到了这儿，却失败了？约翰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一道能量束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闪过。他的面罩刚好及时地做出调整，要是晚一微秒，那光亮就会使他致盲。约翰眨了眨眼，看到一层银色薄膜正迅速向激光塔底盘周围撤回。

开火时护盾就会关闭？

激光炮又开始充能了。

他应该快点儿行动。时机不能偏差一丝一毫。如果他在激光发射前就坠下去，肯定会因为及时出现想保护他的能量盾被弹飞：如果他在发射时撞上去……那他就剩不下什么了。激光塔开始发亮，光芒逐渐聚集。约翰开动小型推进器最大输出力向它飞去，同时留意着迅速减少的燃料存量。他闭上眼，却仍能感觉一道炫目的闪光从黑暗中掠

过，面颊也感到一股热浪袭来。接着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几乎要撞上船壳了。

飞船的外壳很光滑，不过有不少凹槽，以及一些诡异的沟壑——正好可以让他抓住。但飞船速度和他自身的速度差几乎没把他的胳膊给拉断了。但约翰还是咬紧牙关，紧紧握住船壳。

他做到了。

约翰沿着船体外壳，向那个被 MAC 弹轰开的洞口爬去。只有两名斯巴达在那里等他。

“你怎么这么慢？”萨姆的声音从通讯频道传来。另一名斯巴达打开头盔上的防爆反射护盾。他看到了凯丽的脸。

“我猜只剩我们了。”凯丽说，“我的通讯器没有接到任何回音。”

这意味着，不是圣约人飞船屏蔽了他们的通讯……就是没有其他斯巴达能够发讯号了。约翰甩了甩头，想把第二个念头甩掉。

这个洞直径大约十米。尖利的金属锯齿凹向里面。约翰向下看去，发现 MAC 弹确实洞穿了船体。他看到很多层破损的甲板，还有断裂的管道和梁架。他一直望下去，看到了黑色的宇宙和明亮的群星。

他们向下爬去。约翰很快落在第一层甲板上。

”有重力。”他说，“可这艘船上没有任何自旋系统啊。”

“人造重力？”凯丽问，“哈尔茜博士一定很想看看这个系统。”

他们继续向里走，爬过金属墙体，在重力作用下通过数层甲板，进入了飞船中央区。

约翰停下来，看到群星在空洞的两侧旋转着。圣约人飞船一定是在转向——已经和联邦号交上火了。

“我们最好快点儿。”

他踏上一处甲板，重力让他的胃平静下来，让他找回了头上脚下的方向感。

“检查武器。”约翰对另外两人说。

他们检查了自己的突击步枪。这些武器在飞行过程中被保护得很好。约翰装上一匣穿用弹，很高兴地发现他的智能装甲服迅速将枪支的数据在瞄准系统上显示出来。

他背上枪支，开始检查挂在腕部的烈性炸药。计时器和引爆器看上去完好无损。约翰面前是一扇密封的压力滑门。它摸起来光滑又柔软。材料可能是金属或是塑料……也可能是有机材料。

他和萨姆像一人抓住一扇门的两端，一个拉一个推，压力门也受不了这种力量，慢慢打开了。空气嘶叫着从里面冲出，一条黑暗的走廊出现在他们面前。三人保持着足以覆盖彼此射击盲点的队形，走了进去。

走廊足足有三米高，约翰感觉自己好像变矮了似的。

“你觉得它们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是不是因为体形巨大？”凯丽问。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约翰对她说。

他们半蹲着，端好武器，慢慢向前移动。约翰和凯丽在前，萨姆在后。小队转过一个弯，被另一扇压力门挡住了。约翰扣住门缝。

“等等。”凯丽说着，蹲下身。有一个面板，上面有九个钮。每个按键上都绘着一个外星图符，“这些符号很奇怪，不过肯定有一个

是用来开门的。”凯丽按下其中的一个，接着又按了另一个。他们听到了气体流入的丝丝声，“至少气压平衡了。”她说。

约翰让所有传感器都搜查了一遍周围。什么也没有……不过异星人飞船所用的金属材料有可能具有屏蔽扫描的功能。

“再试试。”萨姆说。

凯丽照做了——门向两边分开。

房间里有东西。

那是一个异星生物，大约一百五十厘米高，双足直立。它的皮肤疙疙瘩瘩，长有鳞片，还布满了病态的黄色斑点，黄紫相间的鳍状物从头顶一直延伸到它的上肢，圆滚滚的眼球从细长的脑袋上突出来。

军士长曾给他们讲过 UNSC 的与外星人初次接触的行动规范，要求他们谨慎小心地尝试与它们交流。但约翰无法想像和这样一个……东西进行交流。这让他联想起致远星上的食腐鸟，又脏又邪恶。

有那么一会，这个生物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人类入侵者。突然，它发出一声尖叫，伸手去拿腰带上的某件东西，动作灵敏迅速，有点儿像鸟。

斯巴达们端起武器，以完美无缺的精确性向它射击。

穿甲弹钻进生物体内，撕裂了它的胸口和大脑。这个怪物毫无声息地瘫了下去，还没着地就死掉了，尸体里流出了大量的血液。“这挺简单的。”萨姆说。他踢了踢尸体，“它们肯定不像它们的船那么结实。”

“希望一直都是这么顺利。”约翰回答。

“我在这边检测到一些放射线读数。”凯丽说着向飞船深处指了指。

他们继续沿着走廊前进，拐进一条支路。凯丽在拐角处安了个导航标记器。这东西的信号在他们的头盔显示屏上是一个蓝色的双三角图案。

三人走到一扇压力门前。萨姆和约翰占据两翼的位置掩护凯丽，而她则按下了之前打开房门的那种按键。

又一个异星生物站在里面。这个房间呈圆形，里面装有晶体控制台和一扇很大的窗子。但这次，这个脑袋好像秃鹫一样的异星人并没有尖叫，似乎也不怎么惊讶。

它看起来更像是愤怒。

异星人手里拿着一个爪状仪器，直指约翰。

约翰和凯丽开火了。子弹撕裂空气，但全都被异星人身前的闪亮的银色屏障弹飞了。

一道蓝色热射线从那“爪子”里射出，形态很像击中联邦号的离子束……那种击中并烧掉了联邦号三分之一的离子束。

萨姆冲了过来，把约翰撞开，躲避了射线，自己却被这股能量波击中了肋部。他的雷神锤护甲上的反射涂层烧了起来。萨姆觉得体侧像是被猛地抓了一把，但仍然没有停止射击。

约翰和凯丽滚起身，将弹雨再次洒向那个异星人。

子弹不断倾泻而出，但每一发都被它的能量护盾弹飞了。

约翰瞟了一眼弹药计数器——已消耗过半。

“继续射击。”他命令道。

异星人用“爪子”进行还击，能量波将已经耗尽弹药的萨姆击倒在地。

约翰冲过去，一脚踢穿异星人的护盾，将它喘倒在地。接着他将枪膛戳进异星人那不断嘶叫的嘴里，扣动扳机。

子弹穿透异星人，在它脑袋对着的墙上涂满血污和碎骨。

约翰站起身，走过去搀扶萨姆。

“我没事。”萨姆捂着肋部，面部扭曲地说，“只是有点儿耳鸣。”他盔甲上的反射涂层已经焦灼发黑。

“你确定？”

萨姆一把将他推开。

约翰走到异星人残骸旁。他看到一件闪亮的金属护手，捡了起来。上面有三个按钮，他随便按下一个，什么都没发生。约翰将它系在前臂上。也许哈尔茜博士能发现它的用途。

斯巴达们进入房间。那面舷窗足有半米厚。从这里可以俯瞰一间占据了三层甲板的舱室。一个圆柱体垂直贯穿了整个舱室，上面有脉动着的红光，就好像在上面来回荡漾的水。

房间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个光滑的、有棱角的平台。也许是某种操作控制台？在它的表面上有一些微小的符号：发亮的绿色圆点、直线，还有方块。

“这就是放射源了，”凯丽指了指下面的房间，“它们的反应堆……或是某种武器系统。”

一个异星人跑到圆柱体旁边。它发现了约翰，一片银色光芒马上笼罩了它。异星人尖叫着来回蹦跳，接着慌乱地跑了出去。

“糟糕。”约翰说。

“我有个主意，”萨姆一瘸一拐地走上来，“给我那些炸药。”约翰照他说的做了，凯丽也是，“我们打破窗户，设好炸弹上的计时器，然后把它们扔下去。这应该够开个派对的了。”

“在那东西找来增援前，赶快。”约翰说。

他们开始向窗户射击。窗户不一会儿就开始出现裂纹，最终破碎开来。把炸药扔边褚，”萨姆说，“然后赶快离开这里。”

约翰设好计时器。“三分钟，”他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外面，离开这里了。”

他转头对萨姆说：“你必须待在这里，拖住他们。这是命令。”

“你在说什么？”凯丽说。

“萨姆明白。”

萨姆点点头。“我想我可以拖延足够的时间。”他看着约翰和凯丽，转过身让他们看了看体侧那部分被烧灼过的护甲。那里有个拳头大小的洞，洞里面的皮肤已经焦黑开裂。他笑了笑，但牙齿因为疼痛不住打颤。“这没什么。”凯丽说，“我们很快就能给你包扎好。等我们回去——”她慢慢张大嘴。

“你说得没错。”萨姆小声说，“回程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

“这个洞，”约翰伸出手摸了摸，“我们没办法将它密封好。”

凯丽摇了摇头。

“如果我走出这艘船，就会因气压骤减而死。”萨姆说着耸了耸肩。

“不，”凯丽痛苦地说，“不！所有人都要活着出去。我们不能抛下队友。”

“你们快走吧。”萨姆用温柔的语气对凯丽说，“别跟我说你要把自己的装甲给我。那些大马士革的技师用了十五分钟才把这东西给我们穿上。我甚至还不知道怎么脱下来呢。”

约翰低下头。军士长曾说过，他早晚会遇到必须将队员送上死路的情况。但他没告诉约翰，这感觉是这么糟糕。

“别浪费时间了。”萨姆说，“我们的新朋友不会老老实实在地等我们把这件事商量好。”他启动了计时器，“好，就这么定了。”三分钟的倒计时出现在他们的头盔视屏上，“现在，你们两个，快走。”

约翰抓住萨姆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凯丽踌躇片刻，抬起手向萨姆敬礼。

约翰转过身抓住她的胳膊。“来吧，斯巴达。别回头。”

其实，约翰才是不敢回头看的人。如果他这样做了，肯定会留在萨姆身边。与其把朋友抛下，不如和他一道战死。尽管他非常渴望和萨姆一起并肩战斗，流光最后一滴血，但他知道，自己必须给其他斯巴达作出榜样——必须活着等待下一场战斗。

约翰和凯丽走了出去，压力门在他们身后合上。

“再见。”他低声说。

计时器上显示的时间无情地减少着。

2: 35

他们跑过走廊，撞开第二扇门——气体喷射而出。

1: 05

他们爬上被 MAC 弹撕开的金属峡谷。

0: 33

“那边。”约翰指着一个正在充能的激光塔说。他们朝那里爬过去，等待能量增长到即将发射的程度。

0: 12

他们蹲下身，抓着对方。

激光发射。

热量将约翰背上烫起了水泡。他们用尽全力一蹬，这股力量被雷神锤增强了数倍，帮他们飞了起来。

0: 00

护盾打开了，他们离开飞船，急速冲向黑暗的太空。

圣约人飞船抖动起来。破洞里出现了红光，接着是一团火焰从那里不断升腾膨胀，却又被飞船自身的护盾弹了回去。离子能量在整个船身上扩张。银色的护盾闪温着，波动着，将毁灭的力量封在飞船内部。

金属熔化，发光。激光塔沉入船壳之中。而那船壳则像沸水一般，泛起气泡和波澜。

护盾终于承受不住——飞船爆炸了。

凯丽紧抓着约翰。

数千块熔融的碎片从他们身旁飞过，从白色逐渐冷却成橘黄，再到红色，最终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之中。

萨姆付出生命的代价，向他们证明了圣约人飞船并非坚不可摧。它们可以被击败。尽管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约翰终于明白了军士长的意思——作为战士，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其所。

约翰还知道了人类仍有取胜的机会……而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三部分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

第十四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7 日 0000 时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边缘区域，UNSC 阿基米德空间侦察哨所

威廉·洛弗尔少尉抓着头皮，打着哈欠跌坐到工作岗位上。显示屏感应到他的体温，便啪一声亮了起来。

“早安，洛弗尔少尉。”电脑向他打招呼。

“早安，宝贝。”他回答说。少尉几个月没见过女人了——电脑那冷冰冰的女性嗓音成了他惟一聊以慰藉的东西。

“声纹符合，”电脑确认说，“请输入密码。”

他开始输入：从前有个女郎。

少尉向来都不尽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学院只待了两个年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调了三次岗位后，在去年被派到了阿基米德号。

“请再次输入密码。”

这回他一本正经地输入：从前有个女郎。

在人类第一次与圣约人遭遇之后，他差点要被强征入伍——直接从一个高中毕业生成为士兵。实际上，他最后选择了自愿入伍。

2531 年科尔司令击败了圣约人军队，他的事迹便以录像或者全息影像的形式在地球的所有殖民地上广为流传。

这也就是为何洛弗尔没有选择逃避兵役的原因。他指望着有一天能够在某艘驱逐舰上目睹一场战斗，顺便发射几颗导弹，瓜分点儿胜利果实，甚至梦想因此在一年内爬上船长的位置。

他出色的成绩很快使他被月神星后各军官学院所录取。

然而 UNSC 的宣传机器却一直在忽略一个小小的细节：科尔打胜仗的原因是他和圣约人的军力比是三比一，而且他最终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二的部队。

洛弗尔毕业后，被分配到 UNSC 的护卫舰戈耳贡号上工作。天生的叛逆性格和对命令的蔑视，让他从开始的一级中尉，直降至二级中尉，最后更是被抹成了少尉的军衔。之所以还没有被彻底踢出军队，不过是因为 UNSC 需要每一个能干活的人。

在戈耳贡号服役期间，他和其他的战友在远地殖民区一直同时扮演着追逐圣约人军队和被圣约人军队追逐的角色。在四年的太空服役期，他看见过不少玻璃化的星球……和数十亿被屠戮的生命。在压力之下他崩溃了，他闭起眼睛就会想起那恐怖的一幕幕，他只是惧怕死亡，同其他人一样。

”请睁开眼睛，”电脑提醒他，“进行视网膜验证。”

后来他又从文职调到了更低的岗位，一年前又被调至此地。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远地殖民区了，圣约人完全地摧毁了这些地区，同时不急不缓地向近地殖民地区推进，慢慢地蚕食着殖民星球。偶尔人类也会有一两场胜利……但无济于事，人类迟早会被这些异星人吞个一干二净。

“登陆成功。”电脑宣布说。

洛弗尔少尉的资料出现在显示器上。他在学院时的照片看上去要比他现在年轻十岁：齐整乌黑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露齿笑着。现在的他头发蓬乱，眼睛黯然无神。

“请在操纵之前先阅读基本指令 098831A- 1 号。”

少尉这才想起还有这档子鬼事儿。电脑会监视他眼睛的移动，无论如何也要逼他读完。于是他不得不在屏幕上打开文档。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突发事件优先指令 098831A-1

加密方案：红色方案

公共密钥：文件 / 第一道光 /

来自：UNSC/舰队总指挥部 H·T·沃德

发送：所有 UNSC 成员

主题：签本指令 098831A-1 《科尔协议》

分类：受限（BGX 指令）

科尔协议

秉承保护地球及近地殖民地的目的，所有的 UNSC 舰只或者太空站所在被俘虏时不得保存有完整的导航图，以防圣约人跟踪到人类居住地。

一旦侦察到任何圣约人舰只：

1. 激活所有飞船和行星数据库的清除系统。

2. 重启并检察系统三次，确认所有的数据均已湮灭。

3. 执行病毒文件清除程序。（从
UNSC T1P://EPWWW:COLEPROTOCOL/Virtualscav/fbr.091 上下载。）

4. 一旦成功逃离圣约人的攻击，所有的飞船必须立刻采用随机航线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绝不要选择任何指向地球、近地殖民地或者其他人类居住地的航线。

5. 一旦预料到会发生被圣约人俘虏，所有 UNSC 舰必须立刻自毁。

任何违背此项指令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叛变行为，将会受到 UNSC 军事法律 JAG 845-P 和 JAG 7556-L 的追查，并被处以终生监禁或者是极刑。

/ 文件结束 /

阅读完毕请按“回车键”。

洛弗尔少尉按下回车键。

UNSC 没赢的指望。洛弗尔少尉知道，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

扫描窗口蹦了出来，全是光谱图和雷达信号，更多的是毫无意义的噪音。

阿基米德站的三个空间探测器都能伸入跃迁断层空间进行对断层空间的观测。每一个都在发射雷达脉冲，分析从微波到X射线的所有光谱的光谱图，然后重新回到常规空间，把分析结果传回空间站。

问题是，跃迁断层空间的物理守则无规律可循。位置、时间、速率甚至是质量都难以精确确定。飞船向来无法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到底在朝哪个方向走。每间隔两秒，空间探测器就会回到常规空间。它可能回到原点，可能跑到数兆光年远的地方去……也可能根本就无法回来了。在释放一个空间探测器之后总是需要跟着再释放一个标靶，以保证它们能跟着标靶回到原点，顺利地进行探测工作。

因为这种跃迁断层的存在，UNSC在星系间的航行往往会以百万公里的偏差结束。

这种跃迁断层的奇怪属性也让这次委派成了一场笑话。

洛弗尔少尉原本是来侦察有无海盗船和从事走私的黑道贩子的……更为重要的是侦察是否有圣约人的部队。然而这里的日志就没有过哪怕是出现了圣约人舰队一丁点儿影子的记录。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最后一次的调配中拼命争取到这儿的原因——这儿再安全不过了。

他见到的只有UNSC的舰船倾倒的垃圾、原始氢云，或者是偶尔落入跃迁断层空间的彗星。

洛弗尔打了个又大又长的哈欠，脚一跷，闭目养起神来。当警报响起时，他差点儿没从椅子上跌下来。

“不会的。”他心里一阵发慌，然而又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一阵羞愧。不要是圣约人，千万不要……不要在这里。

他飞快地激活控制面板，追踪遭遇信号的发出点，α号空间探测器。

空间探测器侦察到一大团物体，在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重力影响下，轨道呈现弧状。体积可不小啊。一团尘埃吗？如果是的话，待会儿它就该逐渐消散开来。

洛弗尔少尉在椅子上坐直了，如刚才“看”到的那样。

β 号空间探测器也收了回来。那东西还在那里。洛弗尔少尉从没见过这样的家伙，质量有整整两万吨。这不可能是圣约人飞船——它们没那么大。而且它的影子也呈球形，和数据库记录的圣约人飞船都对不上号。没准是一颗流浪的小行星。

他拿着笔在桌子上敲着。假如这不是流浪的小行星怎么办？他得执行数据库清除和空间站自毁程序。可圣约人为什么要从这里经过呢？

γ 空间探测器的结果也回来了。质量分析还是那样，但光谱分析没有结果。这么远的距离，分析不到也很正常。照目前的速度，两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到达，它的运行轨迹呈双曲线：在一颗星星周围快速地绕，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很有可能直接奔出这片区域，再不回来。

他注意到这东西的运行轨迹使它自己越来越接近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的第四行星……假如这块石头在常规空间里的话，会引起行星上警报系统的鸣叫。但在跃迁断层空间，它只会“穿过”行星，上面的人却对此毫无觉察。

洛弗尔少尉松了口气，顺便给三个空间探测器释放了标靶。当标靶把空间探测器带回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早已经奔出老远了。

他瞪着屏幕上最后一个图像，琢磨着这值不值得立刻给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指挥部发份报告？他们很可能会让他立刻不释放标靶就放出空间探测器，那样的话，空间探测器很可能都会丢失，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得派出补给船给这儿送几个空间探测器来。而空间站就得面临检查和重新鉴定，他还有可能为自己所作的这一切受一顿训诫。

去他的……别为这事打扰任何人。真正对此有兴趣的是那些呆头呆脑的 UNSC 太空物理学家们，他们闲着无聊的时候，会在数据库研究这个的。

洛弗尔少尉记下这次突发事件，将其附在每个小时更新的例行报告中。

然后，洛弗尔少尉踢开靴子，重新把脚跷得高高的，享受着宇宙的这个角落带给他的无限安逸。

第十五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7 日 0300 小时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UNSC 驱逐舰易洛魁号日常巡逻途中

易洛魁号的舰桥上，雅各布·凯斯中校靠着黄铜扶栏，注视着遥远的群星。他真希望自己能在这回首次充任中校之职的任务中，比其他人的运气更好些。但最近有经验的军官非常短缺，他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凯斯沿着环形舰桥走了一圈，查看着各个屏幕上的读数。他在一组屏幕前停住脚步，那上面显示着飞船周围的星辰图像。他现在还不太适应这里的星象。从这儿看去，群星如此明亮……而且和地球附近的图案迥然不同。

易洛魁号三个月前才从致远星上的 UNSC 造船厂出航。他们还没给这艘船装上人工智能系统——也没配上好军官。如今那些精巧实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也是极度匮乏。不过，易洛魁号的速度很快，装甲厚实，而且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和梅里韦瑟·刘易斯号和仲夏夜号这些凯斯之前服役的护卫舰不同，易洛魁号是一艘驱逐舰。它的火力比那两艘船加在一起还强，而长度仅仅多出七米而已。UNSC 中有些人认为大型飞船在战斗中难以操作，又慢又笨。但这些批评家却忘了，一艘 UNSC 驱逐舰配有两门 MAC 炮，二十六个大号射手型导弹发射器，还有三枚核弹头。与舰队中其他飞船不同，易洛魁号并没有配备舰载战斗机，省下的空间换成了两米厚的钛合金护甲——这层战斗装甲把它从头到尾包裹得严严实实，让易洛魁号足以承受猛烈的火力。

造船厂里肯定也有人喜欢易洛魁号——它的船体两侧被涂上了鲜红的作战涂料。严格来讲，这是不符合 UNSC 规章的，早晚要去掉……但凯斯个人很喜欢这个装饰。

他坐在中校的座椅上，看看他的部下，那些各司其职的下级军官们。

“收到通讯信号，”多米尼克中尉报告道，“是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和阿基米德空间侦察哨所传来的情况报告。”

“传到我的显示屏上。”凯斯中校说。

在学院里，多米尼克曾是凯斯的学生——自从他的姐姐在行动中牺牲，他就从巴黎天文物理大学转学到月球军事学院。他身材矮小，行动敏捷，曾是个运动员，不苟言笑，随时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凯斯很欣赏他。

不过对于舰桥上其他的军官，凯斯就不那么熟悉了。

日吉和子中尉负责武器控制台。她用修长的手指在操作系统上优雅地移动，仔细检查着武器系统状况——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简直像在梦游。她黑色的头发总是垂下来，挡住眼睛。最让凯斯惊讶的是，档案上注明日吉和子曾在数次与圣约人的战斗中幸存「来……也许她看上去这种缺乏积极性的态度，只是战斗疲劳而已。

霍尔中尉站在飞船控制台旁。她看起来十分精干，总是制服笔挺，金黄色的头发非常精确地剪到规章要求的十六公分。她曾在《跃迁断层空间通讯》杂志上发表过数篇物理学论文。惟一的麻烦是，霍尔总是冲凯斯微笑，试图给他留下更深的印像……另外，她偶尔还会打同僚的小报告。凯斯并不喜欢这种充满野心的行为。

负责导航系统的贾格斯中尉是他最不信任的军官。也许是因为导航向来都是飞船指挥官的强项，所以任何居于此位的人都很难让他们满意。但这次的情况不止如此，贾格斯中尉是个性情阴郁的人。当凯斯第一次来到这艘战舰上时，贾格斯看着他的褐色的小眼睛几乎冒出火来。凯斯曾逮到他值勤时违纪——他发誓贾格斯当时嘴里确实喷着酒气，可血液测试结果却无法证明这家伙的罪行。

“有何指示，长官？”贾格斯问道。

“保持航向，中尉。我们将完成环 δ 星系的巡逻，然后加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是长官。”

凯斯靠着椅背，打开了扶手上的小屏幕。他读着阿基米德空间哨所传来的每小时更新的例行报告，那上面提到的有巨大质量的物体让他心生疑窦。即便是最大的圣约人战舰也不可能达到这种质量……但它的形状却又让凯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他从小衣口袋里取出烟斗，把它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将烟气从鼻孔呼出。凯斯从没想过能在所服役的飞船上抽烟斗，但现在……指挥官有他的特权。

凯斯中校切换到阿基米德太空站报告中附件的窗口，那是一幅不明物体的轮廓图像。它看上去有点儿像鲸鱼的头部。这种感觉让凯斯感到从头到脚一阵凉意。

他飞快地打开了 UNSC 的已知圣约人飞船的数据库，块速地检索，终于找到一个中型飞船的三维立体图案他将图像缩小四分之三，然后将其与不明物体轮廓叠加在一起，又放大了一点点。

完全匹配！

“多米尼克中尉，尽快接通舰队司令部！阿尔法优先级！”

中尉在播子上挺直上身说：“是，长官！”

舰桥上的军官先是同时转头看着凯斯，接着互相交换着眼神。

凯斯将这个星系的星图调到他的掌上电脑上。拍摄下这幅轮廓图的前哨站就在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四号星的直线轨道上。这证实了他的想法。

“贾格斯中尉，掉转航向到零四七。霍尔中尉，反应堆输出增至百分之一百一十。”

“是，中校。”贾格斯中尉回答道。

“反应堆运转过热，长官，”霍尔向他汇报说，“温度已经超过规定的安全操作参数

“预计到达时间是？”

贾格斯计算了一下，抬起头说：“五十三分钟。”

“太慢了，”凯斯喃喃说道，“反应堆输出力百分之一百三十，霍尔中尉 她犹豫地说：“长官……”

“照办！”

“是，长官！”霍尔身体一震，就好像被电击了似的。接着，她马上行动起来。

“指挥部来电，长官。”多米尼克中尉说

麦克·斯坦福斯司令饱经风霜的面孔出现在主显示屏上。

凯斯稍稍松了口气。斯坦福斯司令向来以理性和智慧著称。他一定可以理解现在的处境。

“凯斯中校？”司令说，“原来是我们的老教官啊，哈？这是优先通讯频道，你最好是有紧急事务报告。”

凯斯没有理会斯坦福斯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他知道，在舰队司令部里有很多人觉得他除了一间教室之外，什么都指挥不了——还有些人觉得他连做教官都不配。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即将遭到攻击，长官。”

斯坦福斯司令扬起眉毛，向前探了探身。

“我请求星系中所有飞船到第四行星与易洛魁号会合。另外，所有临近星系的飞船都应以最快速度向我们靠拢。”

“让我看看你手里有什么情报，凯斯。”司令说。

凯斯首先将侦察哨所拍摄到的轮廓图像调到屏幕上，然后是圣约人飞船图形。“这是圣约人飞船，长官。它们的轮廓完全吻合。我们的空间探测器报告发现大质量物体，是因为跃迁断层空间比常轨空间更容易受到重力的影响，其空间扭曲度更大。”

司令聆听着他的分析，皱起眉头。

“您曾和圣约人打过交道，长官。您知道它们的飞船可以非常准确地定位跃迁断层空间的出口。我曾见过十几艘异星人飞船同时出现在常规空间它们保持着完美的队形，相距不超过一公里远。”

“是的，”司令低声说，“我也见过。好，凯斯干得漂亮。你会得到我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

“谢谢，长官。”

“你现在就待在那儿，孩子。祝你好运。舰队司令部通讯完毕。”

图像消失了。

“长官？”霍尔中尉转过身问，“有多少圣约人飞船？”

“我估计是四艘中型飞船，”他说，“吨位与我们的护卫舰类似。”

“四艘圣约人飞船？”贾格斯中尉嘟囔着，“我们能做什么？”

“做什么？”凯斯中校说，“履行我们的职责。”

“请您原谅，但有四艘……”贾格斯反驳道。

凯斯瞪了一眼，打断他的话。“别唠叨了，先生。”他斟酌片刻，接着说，“δ星系第四行星有七百万居民，中尉。你想让我们眼看着圣约人将整个行星熔掉，袖手旁观吗？”

“不，长官。”贾格斯垂下头看着操作台。

“我们会尽自己所能，”凯斯说，“现在，打开所有武器系统的保险，让导弹控制人员就位，预热 MAC 炮，同时解除一颗核弹的保险。”

“是，长官！”日吉和子说。

突然，飞船控制台响起一阵警报。“反应堆的磁滞现象达到危险级别。”霍尔中尉报告说，“磁性超导系统过载。冷却系统即将崩溃。”

“排出反应堆现有的冷却剂，注入备用冷却剂。”凯斯命令道，“这可以为我们赢得五分钟时间。”

“是，长官。”

凯斯拿出烟斗。他并没有点燃，只是这么叼着，接着又把它放下。这种紧张的表现可没法让他的下属放心。作为指挥官，他已经没有焦虑不安的权利了。

可说实话，凯斯有些害怕。四艘圣约人飞船可以对抗七艘驱逐舰。他所能期望的最好局面就是吸引敌舰的注意力，再把它们甩开。希望这能迷惑它们，直到主力舰队到达。

当然……圣约人飞船也可以甩开易洛魁号。

“贾格斯中尉，”他说，“启动科尔协议。清除我们的导航数据库，然后随机生成一个临近 δ 星系的撤离航线。”

“是，长官。”贾格斯开始执行命令，但动作笨拙而慌乱。他抬起头，沉静片刻，稳住双手，慢慢键入这些指令。

“霍尔中尉，做好暂时取消引擎安全保险系统的准备。”

他的下属们都愣了片刻。“是，长官。”霍尔中尉小声说。

“我们接到一个从星系边缘传来的通讯信号，”多米尼克向他报告，“护卫舰同盟号和盖茨堡号正在以最大速度赶来。预计到达时间……一小时。”

“很好。”凯斯说。

这一小时会像一个月那么长。但这场战斗也很可能几分钟就会结束。

他无法与敌军正面交锋——火力相差过于悬殊。他也甩不开它们。必须另想对策。

他不是经常对学员们说“如果你们找不到可行方案，那一定是因为正在使用错误的战术安排”吗？你得改变规则，转变视角——用任何能够从绝境中找到出路的视角看待事情。

第四行星附近的黑暗空间，突然被不断升腾的绿色光球布满。

“有飞船正在进入常规空间。”贾格斯中尉略带惶恐地说。

凯斯站起身。

他错了。出现的并非四艘圣约人护卫舰。两艘护卫舰刚从跃迁断层空间脱出……接着出现的是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航母。

他的血液都凝固了。凯斯曾见过一艘圣约人驱逐舰把 UNSC 战舰打成了瑞士奶酪。它的等离子鱼雷可以在几秒钟内熔穿易洛魁号两米厚的 A 级钛合金护甲。圣约人武器领先 UNSC 的程度得用光年来计算。

“他们的武器。”凯斯屏住呼吸喃喃说道。是的……他确实有第三个选择。

“继续保持紧急航速，”他命令道，“转向零三二。”

贾格斯中尉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我们会撞上它们的驱逐舰，长官。”

“我知道，”凯斯回答说，“实际上，我正打算这么做。”

第十六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7 日 0320 时

UNSC 易洛魁号前往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途中

凯斯中校背着手，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和圣约人打仗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肾上腺素刺激血液高速地流动，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加快了的心跳。

他至少要在表面上稳住他的船员。他一向都严格要求……没有比这次更严格的了。

下属们都看着显示屏，他们不时紧张瞥他一眼，然后立刻看回屏幕。

圣约人的飞船老远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然而因此误认为它们兽良无害就太愚蠢了。任何程度的轻视都会让易洛魁号遭遇毁灭。

外星人的航母有三个球形的部分：中间的大肚子有十三个发射孔，凯斯曾见过数百架战斗机从里面蜂拥而出——快速而致命。一般来说，人工智能能够做好相应的防御，可是眼下的易洛魁号上恰好没有人工智能。

圣约人的驱逐舰只有易洛魁号三分之一重，装备着能量束炮，有昆虫一样的触须和外壳。航母和驱逐舰一起缓缓地朝着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前进，一副完全不理睬易洛魁号的样子。

它们不准备管他？不理睬他的存在就直接把这个星球熔成玻璃体？

但它后面还跟着护卫舰，它们开始冲着易洛魁号编队的方向……一次齐射即将开始。护卫舰群侧面开始闪烁起无数点红光，如同一幅来自地狱的图案。

“探测到高位β粒子的活动迹象。”多米尼克中尉汇报说，“他们准备发射等离子武器，中校。”

“要纠正航线吗，长官？”贾格斯中威匀手指轻轻地搁在按钮上，做好了让飞船往新方向航行的准备。

“按原来方向前进。”这句话几乎耗尽了中校所有的勇气。

贾格斯中尉转过头想说些什么，但中校没有给他一点儿开口的时间。

“日吉和子中尉，准备一枚湿婆神式核弹。除去所有准武器的安全锁。”

“湿婆神式核弹准备完毕，长官。”日吉和子中尉一脸坚毅地说。

“设定为微波传递信号引爆模式。关闭临界聚变模式。准备发射程序。”

“长官？”日吉和子中尉一脸迷惑，然而她立刻回答，“遵命，长官。就这么干。”

外星人的护卫舰看上去已经不是玩具那么大了。每过一秒，它们看上去就更加真实。船舷的红点逐渐连成了长带……亮得让人不敢正视。

中校拿起电脑飞快地计算起来：速率，质量还有航向。要是有个计算速度比他这个人快一倍的人工智能就好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多久之后易洛魁号会进入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的轨道？他得出一个结果，然后减去百分之六十，他们要么加速……要么在那个时间之后被打得千疮百孔。

“日吉和子中尉，请将湿婆核弹的航向设为一八零度。十二秒内全速启动。”

“好的，长官，”她敲击着输入参数，然后在系统里锁定，“导弹就绪，长官。”

“长官！”贾格斯中尉迅速地站了起来，他紧紧地抿着嘴唇，“按这个方向的话，导弹会偏离于我们的敌人。”

“我明白，贾格斯中尉，请先坐下，等候下一步指令。”

贾格斯中尉坐了下来，一只手颤抖着拭了拭额头，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紧握成拳头。

凯斯中校将电脑连接到导航系统，然后设定一个倒计时刻。二十九秒。“日吉和子中尉，按照我的指令发射核到……一秒都不要提前。”

“遵命，长官。”她纤细的手臂在控制面板上飞快地移动，“磁力加速炮仍处于预热状态，中校。”她提醒说。

“停止，转换能量，用以保持 MAC 炮的电容器满负荷，然后传输到引擎。”凯斯中校下令说。

霍尔中尉回答说，“已经转换完毕，长官。”她和日吉和子中尉交换了一个眼神，“引擎现在以百分之一百五十的速率运转。两分钟内将到达峰值。”

“接敌！接敌！”多米尼克中尉叫喊起来，“敌军已经发射等离子武器，长官。”

红色火光从敌军护卫舰喷泻出来——闪电般的光球划破暗淡的空阿，几乎就要点燃整个空间。炮火直冲着易洛魁号而来。

“矫正航线，长官？”贾格斯中尉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

“否决。”凯斯中校回答说，“按原航线前进。装备上所有的射手型导弹，调整发射角度到一八零度。”

“好的，长官。”日吉和子中尉皱起眉头，然后慢慢地点头，轻声说，“……遵命。”

红光如沸水一般几乎充满了半个屏幕，在这种情况下看屏幕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在森林边缘注视一场森林大火一般。

凯斯异常镇静。成功与否难以预料，他们处于劣势，他知道这是惟一有可能拯救大家的法子。

多米尼克中尉回头说：“十九秒后遭遇离子束，长官。”

贾格斯倏地站起身。“长官，这根本是在自杀！我们的装甲根本不能挡住——”

凯斯打断他。“先生们，坐在位置上别动，否则就请离开舰桥。”

贾格斯乞求似地看向日吉和子。“我们在等死——”

她避开他的目光，回到工作上去。“你听见中校说什么了，”她静静地说，“坐在你位置上别动。”

贾格斯颓然地跌回座位。

“七秒后遭遇离子束。”霍尔中尉咬紧嘴唇说。

“贾格斯中尉，把紧急推进器转交给我控制。”

“遵命……遵命，长官。”

紧急推进器是几个装着三氢四嗪^①和过氧化氢的燃料罐。一旦将这两者混合将有极大的威力——能够直接将易洛魁号调整到新的航向。中校在飞船的外壳上选择了六个放置点，放置了这种罐。

凯斯中校看了一眼倒计时。”日吉和子中尉，发射核弹。”

“湿婆神式核弹已经发射，长官！方向一八零，全速飞行。”

离子束占满了整个屏幕，中心的红色物体呈现出蓝色，开始向四周射出黄绿色的光芒，光谱频率开始蓝移。

“距离三十五公里。”多米尼克中尉说，“两秒内遭遇。”

凯斯中校停顿了一次心跳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毅然启动紧急处理系统。飞船的外壳发出轰隆巨响——凯斯中校被摔向墙壁，额头上重重地撞了一下。

显示屏一时间全是火光，舰桥变得炽热起来。

凯斯中校站了起来，数着他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如果他们被离子束击中的话，不会有时间来数数的，早就化为尘埃了。

现在只有一个显示屏还在正常工作。“尾部摄像机。”他说。

两团连在一起的火光飘在他们后而，还在追逐着易洛魁号。它们相互拖拽着，看上去就像一对火眼。

凯斯中校不禁对敌人武器的远程追踪能力惊讶不已。“很好，”他咕哝着说，“该死的，你就跟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跟踪它们。”他对霍尔中尉说。

“遵命，长官。”她说，那一头漂亮的头发现在变得乱蓬蓬的，“离子束在加速。赶上我们的速度了……现在超过了。四十三秒之后它们拦截到我们。”

“前摄像机。”凯斯中校下令说。

显示屏闪烁了几下，图像显示出：两艘护卫舰把头转向反追过来的易洛魁号。蓝光在舷边闪烁，脉冲武器开始充能。

凯斯中校调整了一下摄像机方向，看见圣约人的航母和驱逐舰依然朝着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前进。他在掌上电脑上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必要的数椐，然后飞快地计算起来。

“航向矫正，”他对贾格斯中尉说，“转过四点二五度，下倾零点一八度。”

“遵命，长官。”贾格斯依令而行，“四点二五度，下倾零点一八度。”

显示屏上又出现了敌军航母庞大的身躯。

“航向冲突！”霍尔中尉说，“八秒之后，撞上圣约人航母。

“立刻调整新航向，上倾零点一度。”

“遵命，长官，”贾格斯擦去汗水，迅速地敲着数字，“航向就绪，等候下一步指令。”

“五秒之后撞上圣约人驱逐舰。”霍尔中尉紧紧地抓住座位。

驱逐舰在视野中越变越大，能看见激光炮台和发射舱孔，闪着蓝光的球形凸起。

“保持航向，”凯斯中校命令说，“打开冲撞警报。打开起落架那里的摄像机。”

汽笛的尖叫声响彻飞船。

显示屏黑了一下，又开始工作，黑暗的太空，然后闪过一艘圣约人飞船的轮廓。

易洛魁号嘶叫着直奔敌人驱逐舰舰首而去。屏幕上闪过过银色的能量盾——整个飞船里充斥着静电噪音。

“立刻调整航线！”凯斯中校高喊道。

“遵命，长官。”短暂点火之后，飞船微微地向下沉了一下。

“机壳破裂，”霍尔中尉大喊说，“封闭压力门。”

“显示船前方摄像机的图像，”凯斯下令说，“发射射手型导弹。”

“发射完毕。”日吉和子中尉回答说。

凯斯看见先前对他们紧追不舍的等离子炮击中了圣的人驱逐舰的舰首。防御屏障忽闪忽灭……然后消失了。他们发射的第二发等离子炮随后而至。圣约人飞船的船壳变得红热，融化，然后化为一团蒸汽。里面传来一阵爆炸声。

射手型导弹拖着尾巴从易洛魁号飞入了驱逐舰的裂缝，爆炸了。驱逐舰开始冒起熊熊烟火。

看着圣约人飞船着火，继而倾斜过来，直直地被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重力拉了下去，凯斯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没有了动力，圣约人飞船将在进入大气层后的坠落过程中被烧得一干二净。

他打开内部通讯频道。“准备紧急着陆。”然后他打开控制开关——飞船侧面传来一阵爆炸的力量，迫使飞船转向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方向。

“矫正航向，贾格斯中尉。把我们送入一条近地轨道。”①三氢四嗙，作者虚构的一种化合物。

“遵命。”他手忙脚乱地启动按钮，点燃引擎。

随着慢慢进入大气层，船壳逐渐变热。眼前的屏幕出现了一片黄色的电离层。

凯斯牢牢地抓住扶手，现在他能够看见星星了。易洛魁号目前已经进入行星的背光面。他踉跄了一下，这才能恢复正常的呼吸。

“引擎冷却失败，长官。”霍尔中尉说。

“关闭引擎，打开紧急排泄口。”

“遵命，正在释放用以进行核聚变反应的等离子体。”

易洛魁号里忽然间一片寂静。没有引擎的轰鸣，也没有任何人说话。日吉和子中尉终于忍不住开口：“长官，我头一次见到这样杰出的指挥。”

凯斯局促地笑了笑。“中尉，你真这么认为？”

假如他有学生在训练中这么指挥的话，他一定评给他们一个C+。他会告诉他们这确实是一次充满勇气和胆量的指挥……然而同时也是冒险行为，还置船员的生死不顾。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随时待命。”他对他们说，“日吉和子中尉，磁力加速炮的能量贮备如何？”

“百分之九十五，每分钟消耗百分之三。”

“准备好发射磁力加速炮的能量。装备所有的射手型导弹。”

“遵命。”

易洛魁号冲出了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的背光面。

“打开化学反应推进器，离开轨道。”

“遵命，开始推进。”

短暂的颤抖。屏幕正中出现了两艘圣约人战舰的背面。

圣约人战舰开始转向。机壳上再次闪起蓝光——脉冲武器开始充电。点点红光在船舷上闪烁着。它们已经很备好第二次离子武器攻击。

但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点，肉眼几乎难以分辨：那颗核弹。凯斯刚才在与现在刚好相反的方向发射了它——飞船的反向推动也无法完全消除极大的前进惯性，它继续沿着原有的弹道飞行。

在易洛魁号击毁了驱逐舰的船首、落入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的轨道这段时间内，核弹已经临近了圣约人的战舰……但它们正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易洛魁号上。

凯斯中校敲击了一下掌上电脑，发送了引爆信号。

霎时间闪耀起炫目的白光，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圣约人战舰立刻被吞没在一团毁灭一切的火云之中。一浩迭的电磁脉冲冲击着行星的磁力场——太空中荡漾起无数的彩虹。气体冷却，然后消散，化为黄色或橙色的灰尘散入太空。

然而两艘战舰还是完好无损。它们的护盾闪了一下……最终消退了。

“下达磁力加速炮的发射指令，日吉和子中尉，赶快。”

“遵命。磁力加速炮枪贮能百分之九十三。等待发射。”

“开火，日吉和子中尉。”

两声闷雷滚过易洛魁号的船身。

“射手型导弹瞄准敌舰，射击！”

“发射完毕。”

两道雷电以及数百枚导弹朝着无助的圣约人战舰直扑过去。

磁力加速炮弹率先命中——第一枚贯穿了其中一艘的首尾，而另一艘则被击中了引擎边上的中线，飞船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从头一直炸到尾。

片刻之后，射手型导弹也接踵而至，撕裂着它们的装甲，把它们炸成一片狼籍。被击中引擎的飞船腾起了一朵蘑菇云，接着是充满爆炸和火花的焰火表演。另一艘飞船升起大火，很快露出了其内部结构，它转过头对着易洛魁号，却射不出一枚炮弹……只是失控地飘浮在原地。僵死在太空中。

“圣约人航母的位置，霍尔中尉？”

霍尔中尉停顿了一下，然后开口说：“在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的极地轨道。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四十五度方向。”

“将此情况传递给同盟号和盖茨堡号。”

凯斯中校舒了口气，坐回座位。他们刚刚阻止了一次圣约人舰队将星球化为焦土的行动，拯救了数百万生命。他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击败了四艘圣约人飞船。

他突然从自我庆贺中惊醒过来，有什么事不对劲儿。他还没见到过圣约人飞船逃跑。在他听过或见过的每一次战斗中，圣约人会杀光每一个幸存者……就算他们被击败，也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战术。

“检查这个星球，”他告诉霍尔中尉，“注意搜寻任何圣约人去弃的武器，比如一些形状奇怪的发射器。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那儿。”

“遵命。”

凯斯忍不住祈祷霍尔发现不到任何东西。真发现了什么，他也无计可施了。他没法扭转易洛魁号的方向回到行星上去了，引擎已经彻底报销。他们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离开这里。就算想出办法停下

来。他们也无法为磁力加速炮充能了，射手型导弹也告罄。他们相当于已经僵死在了太空。

他掏出烟斗，好让自己的手从颤抖中稳定下来。

“长官！”霍尔中尉惊叫起来，“登陆飞船。异星人航母弹射了三十——更正，三十五——艘登陆飞船。我着见它们的影子，朝蔚蓝海岸城，一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居住区。”

“一次地面侵略，”凯斯中校喃喃地说，“立刻联系舰队司令部，是派遣陆战队的时候了。”

第十七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8 日 0600 小时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轨道军事集结点，UNSC 驱逐舰易洛魁号

尽管打了胜仗，凯斯中校的情绪却低落到极点。他知道入侵 δ 星系的这四艘敌舰不过是先头部队。

凯斯注视着行星轨道上集结的近五十艘 UNSC 战舰——护卫舰、驱逐舰，还有两艘航母和一个巨大的修理补给太空站。这比长达四年的丰饶星战役中科尔司令所投入的总兵力还多。斯坦福斯司令官已经竭尽所能。

尽管凯斯很感激这些快速赶来且力量强大的增援力量，但他有些奇怪为什么司令将如此多的战斗力投入到这个区域。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并非战略要地，星系中也不出产稀缺资源。当然，UNSC 有保护民

众的责任和义务，但如今 UNSC 的兵力分布力量已经很薄弱了。凯斯也知道，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星系需要保护。

凯斯把这些念头抛在脑后，他知道斯坦福斯有自己的考虑。现在，易洛魁号的修理和补给工作才是首要任务——假如圣约人舰队杀回来，或者说应该当它们杀回来时，他可不希望被打个措手不及。

现作的情况很奇怪：异星人投下地面部队后就把舰队撤退了。这可不是它们惯常的作战模式。凯斯估计这一定是某种他还无法理解的开局手法。

一个阴影掠过易洛魁号的前摄像头，那是修理站——“摇篮”。从本质上说，“摇篮”是个装有引擎的巨大金属平台。其实，巨大还只是个保守说法，它的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影子足够遮住三艘驱逐舰。这个太空站可以同时为六艘驱逐舰进行整修，上下甲板各三艘，所花费的时间不过几个小时。

它的表面安装了很多吊手、脚架，以便进行修理工作。补给管道、传送带和货柜车源源不断地将物资送上易洛魁号。但要完全修好，还需要足足三十小时。

异星人并没有给易洛魁号留下致命伤。但在这次已经被称作“凯斯回旋作战方式”的非常规行动中，它却差点彻底完蛋了。

凯斯瞄了一眼掌上电脑上长长的修理清单。百分之十五的电力系统需要更换——当湿婆神式核弹爆炸时，它们被电磁脉冲熔掉了。反应堆需要彻底大修。冷却系统和阀门都被高温熔化了。有五组超导磁场系统也需要替换。

但最麻烦的是易洛魁号的腹舱甲板。当修理人员将情况报告给凯斯时，他亲自驾驶一架长剑截击机去看他到底对这艘船做了什么。

易洛魁号的舱腹甲板在她经过圣约人的驱逐舰时，与它发生了擦挂。他知道肯定会损坏舱腹甲板……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UNSC 驱逐舰有近两米厚的 A 级钛合金护甲。可凯斯把这层护甲完全磨穿了——每一寸每一分。创口周围的金属护甲弯曲变形，呈锯齿状。截着小型推进器的修理人员正忙着将受损部分切割下来，以便换上新的外壳。

飞船的底甲板如镜子般光滑平整。但凯斯知道平整的外观并不足信。如果当时易洛魁号的夹角倾斜哪怕一度，那两船相撞的力道就会把他的飞船削成两半。

飞船两侧的作战涂料，现在看来如同红色的鞭痕。修理厂主管私下对凯斯说，他可以把这图案抹掉——甚至可以重画，如果他需要的话。

凯斯礼貌地谢绝了这个提议。他希望就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当所有人都在称颂这次行动时，他希望借此提醒自己，他的行动只是出于绝望，而不是什么英雄气概。

他希望借此提醒自己，曾跟死神离得多近。

凯斯回到易洛魁号，径自走进自己的舱位。

他在那张老古董橡木桌前坐下，打开通讯器。“多米尼克中尉，你来负责下一时段的舰桥上的事务。我不想被打扰。”

“是，中校。明白。”

凯斯松开领口，解开制服。他从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瓶七十年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是父亲送他的礼物。凯斯打开瓶塞，在一个塑料杯中倒了四公分高的液体。

他还有个更令人不快的任务要处理，就是考虑如何处置贾格斯中尉。

在这次故斗中，贾格斯不仅表现出了他懦弱的本质，拒不服从命令，而且在战斗过程中差点儿做出了叛乱行为。凯斯可以把他送上军

事法庭。军事法律中的任何规章都会判他有罪……但凯斯并不想把这个年轻人送上审判席。他只希望将中尉调到一个更合适职位上——也许调到边境哨所。

这全怪他吗？作为一名中校，他有责任维护自己的权威，以避免任何船员产生一丝一毫的叛乱念头。

凯斯叹了口气。也许他应该提前告诉船员们自己的计划……但当时确实没有时间。当然，更没有时间去和贾格斯争论。要是有时间，贾格斯也肯定会和他争论的。不对。舰桥上的其他同事心中同样存有疑虑，但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他的命令，正如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

凯斯坚信应该给犯错的人第二次机会，但这场战斗是他的底线。

现在更麻烦的是，把贾格斯调走就会在舰桥上造成人手短缺。

凯斯进入易洛魁号下级军官数据库。这儿有几个人可能有能力担任导航员的职务。他在掌上电脑上浏览着该些档案。看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

那篇关于空间—质量压缩率的论文还打开着，作者战斗中匆忙间计算出的航线矫正数据也还没有清除。

凯斯笑着将这些文档备份打包也许日后他会在学院里讲到这场战斗。到时候，这些原始资料会有用的。

这里还有阿基米德侦察哨所提供的情报资料。这份报告内容非常详尽：清晰的数据图像，该物体通过跃迁断层空间的预计航线——即便有人工智能辅助，要算出这个也非易事。这份报告甚至将敌舰跃迁路线，换算成 UNSC 天体物理学标准空间坐标，以便估计它出现的位置。绝对准确详实。

凯斯搜索着报告制作者威廉·洛弗尔少尉的服役记录。

他凑近显示屏，仔细阅读这份档案。这个男孩的服役时间几乎是凯斯的两倍长。他自愿报名进入月球军事学院，并被录取。第二年调离前，他就已经在一次训练飞行中拯救了所有船员，这次壮举为他赢得了少尉官阶。接着他在一艘投入了战场战斗的轻巡洋舰上服役。三枚铜星奖章，一枚银丛奖章，还有两枚紫心勋章。他在短短三年内就被晋升为中尉。

但接着情况急转直下。洛弗尔在星 UNSC 中的降职速度和升迁速度一样快。先是四次不服从命令的记录，接着他就被降职为少尉，与此同时还有两次调职。档案中记录着一次涉及一名平民妇女的事件，但没有细节记录。不过凯斯很想知道记录中写明的女孩，安娜·杰罗是否就是杰罗副司令的女儿。

此后，这个年轻人被调至阿基米德侦察哨所，一直待在那里。被安排在边境哨所值勤这么长时间的人，凯斯还从没听说过。

凯斯翻看着洛弗尔的值勤记录。这些档案记录得非常详细，水平很高。可见这个男孩的能力依然出众……他在躲避什么吗？

这时，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多米尼克中尉，我说了不想被打扰。”

“很抱歉，孩子，”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压力门向两侧滑开，斯坦福斯司令走了进来，“但我想，我最好过来看看自己的邻居。”

司令官看上去比屏幕里的形象矮小许多。因为年龄的关系，他的背有点儿驼，还有些秃顶。不过凯斯马上认出他来，因为那种让人信服的权威气质是无法伪造的。

“长官！”凯斯中校猛地站起身，椅子都被掀倒在地。

“稍息，孩子。”司令扫视着这个房间，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镜框上，那是拉格朗日推导出运动方程式时写下的原始笔记，“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来点儿威士忌吗。”

“当然，长官。”凯斯笨手笨脚地取出另一个塑料杯，给司令倒了一杯。

斯坦福斯尝了一口，非常欣赏地赞叹道：“太棒了！”

凯斯拉过一张椅子，请司令坐下。

斯坦福斯坐下后，向前探着身说：“你成就了一个奇迹，凯斯。我要亲自向你祝贺。”

“长官，这不……”

斯坦福斯竖起一根手指。“别打断我，孩子。你在航天史上留下了相当浓重的一笔。人们永远都会记住它，更不用说你给整个军队带来的高昂士气了。”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长出一口气，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的原因。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我们一直在被那些外星杂种剁成碎肉，这种见鬼的处境已经持续太久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场胜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明白，长官。”凯斯说。他知道 UNSC 部队这几年士气一直低迷。没有什么部队可以屡战屡败却还能在战场上保持最佳状态，无论他们接受过多么良好的训练，都一样。

“地面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些。”斯坦福斯司令向后靠向椅背，同时伸出双腿平衡着身体，“基斯将军和他的部队正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正将周边城市清理干净，而且一小时内就会对蔚蓝海岸城发动突击。他们清理起那些杂碎来，比你吐口痰都快。等着瞧吧。”

“当然，长官。”凯斯中校说着，移开自己视线。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孩子？都吐出来。”

“有的，长官……这不是圣约人惯常的作战模式。把地面部队扔下，舰队直接逃出星系？它们既没有杀光一切活物，也没有战斗到死。这可不太对劲少。”

斯坦福斯司令挥了挥手说：“让军情局的怪人们去考虑异星人的思维模式吧。你的任务是吧易洛魁号修好，重新开始值勤。另外，如果你想要什么，就直接告诉我。”

斯坦福斯喝掉最后一口威士忌，站起身。“我得去整编舰队了。哦……”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一件事。”他伸手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盘，放到中校的桌子上。“这是正式得表彰。正式的文件很快就能准备好。”

凯斯中校打开盒子，这里面是一对高级军官的肩章“四杠一星。

“祝贺你，凯斯上校。”司令冲他敬了个礼，接着伸出手来。

凯斯努力控制自己，抓住司令的手握了握。这个肩章是真的。他觉得一阵晕眩，什么也说不出。

“这是你应得的。”司令转身走向房门，“如果你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

“是，长官。”凯斯又看看肩章上的星星和条纹，接着收回目光，“司令……还有件事。我需要替换导航员。”

斯坦福斯司令本来放松的身体，一下僵直起来。“我听说了。一个吓破胆的舰桥军官，这真是糟糕透了。好吧，你只管说名字，我就给你找来……只要别从我的船上挖人就行。”他笑了笑，接着说，“继续好好干，上校。”

“是！”凯斯上校向司令敬了个礼。

斯坦福斯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凯斯蓦地坐下。

他从未想过会被升迁到上校。凯斯用手转动着肩章，回想起刚刚和斯坦福斯的对话。他说了，“凯斯上校。”是的，这是真实的。

司令现在就抛开了对圣约人的忧虑，这未免也太快了。有些事不太对劲儿。

凯斯打开通讯器说：“多米尼克中尉，等司令官离开后，跟踪他的座机。然后告诉我他在哪艘船上。”

“长官，司令官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没有接到通知啊。”

“是的，中尉，我很怀疑没人通知你。不过，只要追踪下一艘离船的交通船就好了。”

“是，长官。”

凯斯低下头，重新开始读着掌上电脑上洛弗尔少尉的履历。他不能改变对贾格斯作出的决定——这个人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不过也许他可以给洛弗尔一次机会，来填补舰上的空缺。

凯斯填好了抽调申请所需的必要文件。这些表格繁冗至极。他将文件传送到 UNSC 人事管理部门，同时还直接给斯坦福斯司令发了一份。

“长官，”多米尼克中尉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交通船进入了海巨兽巡洋舰。”

“把图像传到我的屏幕上。”

他桌子上的屏幕随即切换到右舷后侧的五号摄像头。在环绕第四行星的数十艘飞船中，他很容易就找到了海巨兽号，这是 UNSC 仅剩的二十艘巡洋舰之一。

巡洋舰是人类制造的威力最大的战舰。据凯斯所知，它们正被逐渐从前线抽调出来，编入后备舰队护卫近地殖民地。

一道阴影从这艘巨大战船之下滑过，如同黑暗中骏巡的幽影。它只在阳光下暴露了短暂的时间，接着又滑入黑暗之中。那是艘隐形巡游舰。

这些隐蔽性很好的小型飞船，只有军情局才有配备。

这里有一艘巡洋舰，还有军情局的巡游舰？现在凯斯知道了，这里要发生的事情可不止是提升士气这么简单。他尽力不去想它。最好不要过多地质疑一名高级军官的意图，尤其是当这名军官是司令官的时候。更何况现在还有军情局的人潜伏在黑暗之中。凯斯又给自己倒了点儿苏格兰威士忌，接着把头伏在桌子上——只是为了让眼睛休息几分钟。过去的几个小时真是把他榨干了。

“长官，”多米尼克的声音从通讯器传出，唤醒了凯斯上校，“有来自 UNSC 的通讯信息从阿尔法优先频道传来。”

凯斯坐起身，用手擦了擦脸。他扫了一眼装在床铺上方的黄铜钟——他已经睡了快六个小时了。

斯坦福斯司令又出现在屏幕上。“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听好：我们刚刚在星系边缘发现数目庞大的圣约人飞船。据我们的估计，有十艘。”

在雷达的扫描下，屏幕上显示出敌军舰队的轮廓，那是些大家早就熟悉的圣约人护卫舰，还有一艘驱逐舰。

“我们就待在这里。”司令官继续说，“我们不用出击，不能莽撞，因为那样的话，这些丑陋的杂种就会通过跃迁断层空间抄近路咬我们的屁股。让你们的飞船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正在用空间探测器搜集更多数据。我会第一时间将最新情报向你们通告。完毕。”

屏幕黑了下去。

凯斯打开通讯器。“霍尔中尉，我们的修理和补给状况如何？”

“长官，”中尉回答道，“引擎可以使用但只有备用的冷却系统。我们可以使用百分之五十的动力。射手型导弹及核弹补给完毕。MAC 炮也可以使用。对下层甲板的修理才刚刚开始。”

“通知船厂主管，把他的人都撤出去，”凯斯上校说，“我们要马上离开‘摇篮’。升空后，引擎输出力百分之五十。进入战斗位置。”

第十八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8 日 0320 时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坐标格 (13, 24)

他们离死亡不远了。

他们这个组从第二火力基地出发才两个小时。卫星摄像表明他们走向目标的那条路上毫无敌人的踪影，他们不过是去坐标格 (13, 24) 安装一个感应器——好让后方的指挥官们看看那个坐标格附近有什么东西，然后回来。“最简单不过的侦察任务。”少尉原话是这么说来着。

然而没有人告诉麦卡斯卡少尉，卫星摄像系统无法很好地穿透雨幕和这片沼泽的丛林屏障。

突兀而来的冲击波一下子把哈兰德和他的队员们击飞到泥潭中。等他们爬起来赶到和少尉分手的地方，却只发现一片弹痕累累的、玻璃状的地面，以及几具烧焦的尸体和骷髅。

他们还看见另外的东西：迷雾中有一个两脚直立的家伙的轮廓，看上去要比人类大很多。哈兰德见过这个家伙，它仿佛穿着一件中世纪的金属盔甲，甚至还举着一个形状古怪的大盾牌，看起来很是怪异。

他还看见了等离子枪正在充能时发出的光线……他想也不想，就嘶吼着下达全速撤退的命令。

哈兰德、沃克、科克伦和芬彻尔转身狂奔起来……慌乱中还盲目地扫射着前方的道路。

咕噜人①紧追不舍，它们发射的针状子弹漫天飞舞，炸得灌木丛枝叶横飞。

科克伦受了重伤，但他们总算回到了战车，离开这片噩梦般的地狱……至少，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离开。他们在第二火力基地有登陆飞船。尽管希望渺茫，但倘若他们能够及时地把他带到指挥部的战地医院……或者更幸运地能把他送到轨道飞船上的医护所，科克伦还是有一线生机的。一时间，哈兰德突然幻想起了干净的床，热乎乎的食物，以及挡在他和圣约人部队之间厚厚的装甲。

芬彻尔开足马力，一鼓作气地冲到山脊顶——然后一个刹车停住了。

如果不是国为薄雾，可以一览无遗地看见山谷那边的景色——茂密的从林，流淌过的溪流，还有坐落在那一边的山脚下的数个炮台、带刺的铁丝网，以及活动房屋型的营房——这就是第二火力基地。

为了能够减小火力基地的暴露几率，提高它的武器弹药的贮藏能力，他们的营地一直深入到山体里面——他们挖了些山洞。营地的周围布置有一圈感应器，有效地防止了任何偷袭行动。雷达和感应器都直接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舱相连。一条大路穿过山脊，下山行驶三公里后就能抵达海滨城市——蔚蓝海岸城。

阳光刺极薄雾，哈兰德军士看见一切都变了。

笼罩山谷的并非是雾气，而是从谷底腾起的滚滚浓烟……丛林荡然无存，一切化为焦土，整个山谷一片焦黑。

哈兰德木然地掏出望远镜，放到眼睛前面……他的心立刻如坠冰窟。火力基地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片镜面般的平地，附近的山也闪烁着玻璃般的光辉。远处的天空密布着圣约人的 ①咕噜人，和下文的豺狼人一样，都是圣约人中的种族。战地。地面上，咕噜人和豺狼人搜索着幸存者。一些士兵四散逃窜……更多的伤者躺在地上呻吟着。有一些试图爬走。

“你看到了什么，长官？”芬彻尔问他。

烟从哈兰德的嘴里跌了下来，掉到衬衫上——但他的眼睛却无法从战场离开一步。

“什么都没有了。”他嘴唇蠕动了一下。

一个身影踏入溪谷——比任何咕噜人和豺狼人都要大。他轮廓模糊，哈兰德难以看清他的面目。这家伙和出现在坐标格(13, 24)的那个是属于同一种类的，咕噜人敬畏地为他让出一条道，他举起一只胳膊——或者说是等离子枪——然后，一束能量在河堤激起一片白气。

尽管隔了这么远，哈兰德依然能够听见躲在那里的士兵发出的惨叫。

“上帝，”他抛下望远镜，“我们得离开这儿，马上！回头，芬彻尔！”

“但是——”

“都不在了，”哈兰德低声说，“他们都死了。”

沃克不禁捂着脸呜咽起来。

“不走的话，我们也会死在这里。”哈兰德说，“今天我们够走运的了，别把好运赶走。”

“没错，”芬彻尔转过战车，“没错，我们算是有点儿走运。”

他沿着山脊加速行驶，希望战车能够离开河堤返回河床。

“沿着河走，”哈兰德告诉他，“这条路会带我们回总部。”

一个阴影投在路上，哈兰德抬起头，看见一对女妖战机的粗短的机翼——正向他们俯冲而来。

“快！”他朝着芬彻尔大喊。

芬彻尔狂踩油门，车下泥浆飞溅。他们在岩石和沙砾上飞奔过溪流。

离子束击中他们身边的溪流，炸起漫天的飞石。砸在战车的装甲上。

“沃克！用火箭打他们。”

沃克呆呆地在座位上，随车摇晃着。

哈兰德用机关枪朝空中猛射，飞机笨拙地躲开了。机关枪只能命中射程内的目标，现在女妖战机刚好在射程外一点点的地方，而且芬彻尔把战车驾驶得狂颠不止。

“沃克！”他嘶叫着，“你再不把这些火箭射上去，我们就都得死在这里！”

他可以命令芬彻尔去拿多联装火箭发射器，但如果芬彻尔执行哈兰德的命令，就得停下车。战车一停，他们就会成为飞机的活靶子。

哈兰德看了一眼河岸，那对于战车来说太陡峭了，上不去。他们现在是一点儿遮掩都没有地奔驰在河床当中。

“沃克，干点什么！”

哈兰德军士再次用机关枪开火，手指都发麻了。可这毫无用处，女妖战机飞得太高太快了。

又一束等离子流击中了战车正前方的溪流，热量迎面而来，哈兰德的背上顿时灼起一片水泡。他嘶吼一声，仍然坚持射击。幸亏是在水流中，不然他们的轮胎早已经融化了，人也早被烤熟了。

他突然觉得旁边又蹿起一股热浪，同时还腾起一阵黑烟。

哈兰德错以为是圣约人的枪手发现了自己——他已经被打中了，不由绝望地叫了一声，手指也离开了机关枪的扳机。

然而被打中的是他一直在射击的那架女妖战斗机，它突然间化成一团火焰，冒着浓烟直坠下去。

他愣住了，被打中的竟然不是他们自己。

科克伦就跪在他身边，一只手按着腹部，另一只手扛着火箭筒。他咧着沾满鲜血的嘴唇，露出一丝笑容，然后又转动身体去瞄准另外一架飞机。

哈兰德迅速低头，另一枚火箭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科克伦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血沫从他嘴里涌了出来。痛苦或是兴奋——哈兰德说不清是哪一种——的眼泪从他眼睛里淌了出来。他软软地瘫倒了，任由冒着烟的发射器无力地从手里滑落。

第二架女妖战斗机爆炸了，拖着浓烟坠入丛林。

“还有两公里，”芬彻尔吼道，“坚持住。”他一个急转弯，战车冲出河床，勉强登上河岸，几次转弯后，他们走上了一条平整的路。

哈兰德侧身探了探科克伦的颈动脉，脉息微弱，但依然还有。哈兰德看了一眼沃克，他毫无反应，眼睛紧闭。

哈兰德有一股枪毙了他的冲动——这天杀的该死的软蛋懦夫几乎害死了他们所有的人！

啊……哈兰德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没有和他一样变成呆子，心里不由得对自己有些惊讶。

总部就在前面，但从地平线那儿升起的浓烟让他一阵心悸。

他们穿过了第一道警备线。警戒哨和碉堡已被荡平，泥地里留下的是数千具咕噜人的尸体。

他望见远处有一座周围堆着一圈沙包堆的房子，两个陆战队员正向他们挥手。战车开近，他们站起来冲他敬礼。

哈兰德跳出车回了个礼。

一个士兵用绷带蒙着一只眼睛和整个头部，满脸烟尘。“上帝，”他说，“见到你真高兴，长官。”他走近战车，“这家伙里有能工作的无线电么？”

“我——我不能确定，”哈兰德军士说，“现在这儿谁负责？发生了什么事？”

“圣约人全力袭击我们，他们出动了坦克，飞机，还有数千个这种小个子的咕噜人。他们摧毁了主兵营，指挥部，差点儿攻下了兵器库。”他转过脸，“所有人齐心协力，终于把他们赶跑了。这都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我想我们把他们都干掉了——我不能完全确定。”

“谁负责这里，士兵？我有一个重伤员需要立刻治疗，我还要向上级长官汇报一些情况。”

士兵摇摇头。“对不起长官。他们率先袭击了医院，当时指挥官都在里面……我想现在你已经是这里最高军阶的长官了。”

“很好。”哈兰德苦涩地点点头。

“有五个战士回来了。”士兵把头别过去，转向后面滚滚的黑烟和热浪，“他们穿着防火服在控制火势，同时收集弹药和武器。”

“明白。芬彻尔，再试一试无线电，如果能接通卫星通讯频道的話，让他们立刻派医护队过来。”

“好。”芬彻尔回答说。

受伤的士兵问道：“我们能否向第二火力基地呼救，请求援助？长官。”

“没用。”哈兰德回答说，“他们也遭遇袭击了。现在到处都是圣约人的军队。”

士兵的脸暗淡下来，只是捏紧了来复枪。

芬彻尔把通话筒递给哈兰德。“长官，卫星通讯频道接通，我已经联系上海巨兽号。”

“我是哈兰德军士，”他对着麦克风说，“圣约人袭了第二火力基地和阿尔法指挥部……并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在阿尔法指挥部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我们的幸存者不到百分之一。这里有很多伤员。需要立即在援助下撤离。再说一次，需要立即在援助下撤离。”

“收到，军士。明白你们的处境。现在无法给予帮助撤离的援助，我们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一阵噪音之后，再次传来声音，“援军已赶来。”

然后是一片死寂。

哈兰德看了看芬彻尔。“检查一下无线电收发机的状态。”

芬彻尔检查了一下。“无线电收发机工作正常，”他说，“能够接收到卫星频道的呼叫，”他不安地舔了舔嘴唇，“他们那头有点儿麻烦。”

哈兰德不愿去想他们遇到了什么麻烦，他看见过太多被玻璃化的星球。他可不想就这样死在这里。

他告诉碉堡上的战士：“援军快到了，放松点，”然后他抬头望着天空，轻声说，“他们最好派遣一个团的部队过来。”

几个战士回到碉堡，出来时手里拿着抢救出来的弹药、枪支、一箱火箭，还有几个火箭发射器。芬彻尔叫了几个人，开着战车四处转，看看还能搬回什么重型武器。

他们给科克伦填上更多的泡沫，重新给伤口绑上绷带。他开始陷入昏迷。

大家一起躲进掩体，无声地等待着，听着耳边传来的极远处的爆炸声。

沃克终于开了口：“这……现在怎么了，长官。”

哈兰德看都没看他一眼，伸手把一张毯子盖在科克伦身上。“鬼才知道，你现在能打仗么？”

“我想没有问题。”

他递给沃克一把枪。“那就好，站起来去外面看看。”他点了一枝烟，吸了一口，然后递给沃克。

沃克接过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走到外面。

“长官！”他情不自禁地大喊，“登陆飞船！我们的部队！”

哈兰德闻声后抓起信号弹就跑了出去。他望向远处，天边出现了一个清楚的黑点，以及鹈鹕运兵船的引擎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他拉掉引线，把信号弹扔到地上，很快，浓密的绿烟腾上半空。

运兵船马上转过头，向他们的方向疾飞过来。

哈兰德在天空中搜索其他的登陆飞船的踪影。但他发现只有这一艘。

“就一艘登陆飞船？”沃克低声说，“这就是他们派来的援军？上帝，这哪叫援军？是来给我们办葬礼的吧？”

鹈鹕机缓缓着陆，半径十米的一个大圈内烟尘滚滚。鹈鹕熄火停住了。十余个身影走了出来。

哈兰德看到这些身影，第一反应是；他们就是刚才在火力点见过的那种奇特外星生物——全副盔甲，异于常人的庞大身躯。他僵住了，甚至来不及举枪。

然而这些人是人类。领队的那人有两米多高，看上去足有两百公斤重。他的盔甲泛着奇异的绿色彩虹般的色彩，衬里是黑色的。他们的行动流畅，优雅，迅捷熟练。他们不像是血肉之躯，而更近乎机器人。

率先走出来的人走向哈兰德。虽然他的盔甲上没有任何标志，哈兰德还是在他的头盔上看见了士官长独有的标志。

“士官长！”他随即立正敬礼。

“军士，”他说，“稍息，集合你的部队，我们有事要做。”

“长官？”哈兰德回答说，“我这里有很多伤员我们要做什么？”

士官长的头盔上下点着，咔咔作响。“如果我们要从圣约人手里夺回第四行星，军士，”他平静地说，“惟一的方法就是杀掉每一个圣约人。”

第十九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8 日 1800 时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坐标格 (19, 37)

士官长仔细检查了一遍阿尔法营地的残余兵力。这里还剩下十四名士兵，也就是说已经有超过四百人惨遭屠戮。

他对凯丽说：“在运兵船那儿布个岗，安排三个人巡逻。带其他人负责登陆区的警戒。”

“是，长官。”她转过身面对斯巴达们，点出几个人，做了三个手势。接着这些战士就像幽灵一样散开，不见了。

士官长转头对军士说：“你是这里的指挥官吗，军士？”

那人看了看周围。“我想……是的，长官。”

“0900 时，UNSC 特种部队接管此地控制权。所有士兵现在起划归我们指挥。清楚吗，军士？”

“是，长官。”

“现在，军士，向我简要说明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

哈兰德军士俯下身，一边画了一幅这个地区的简图，一边向约翰简单叙述了那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战斗“就在这儿，坐标格(13, 24)。它们从这里袭击了我们。”

士官长把这幅粗糙的地图和他显示屏上的图像比照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

“把你的伤员送到鹈鹕运兵船上去，军士。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我要求你安排三组人轮流值勤。其余的人可以睡一会儿。不过别出差错——如果鹈鹕运兵船被破坏，我们就得待在第四行星上了。”

哈兰德脸色苍白地说，“明白，长官。”他疲惫不堪地慢慢站起来——漫长的战斗已经无情地压榨完了他的精力。军士敬了个礼，然后去集合他的队伍。

头盔后面的约翰皱起眉头。这些士兵现在由他指挥……也就是说，他们是他的一部分部下。可他们既没有斯巴达那样强大的火力，也没有斯巴达那样高的素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保护，而不能提供帮助，他不能依靠他们去打仗。他必须保证这些人活着离开第四行星。这无疑是在困难重重的任务上，又加上了一个重担。

约翰打开通讯器说：“所有小队队长，三分钟内在登陆区与我会合。”

他头盔上的显示屏上闪了几下——斯巴达们已经接到命令。

约翰环视着这片废墟。战场上散布着数千枚弹壳，在清冷的阳光下反射出黯淡的光芒。数十辆疣猪装甲车的残骸冒着青烟，染得天空迷蒙一片。四周的泥泽中横七竖八倒着很多烧焦的尸体。

他们过后得找个时间把这些死去的人类士兵掩埋……在咕噜人夺取这些尸体之前。

士官长从不质疑他接到的命令，但现在他还是感受到一丝苦涩的痛苦。有人在没有进行详细侦察的情况下，就派遣士兵设立了这些营地；有人盲目地相信敌占区的卫星通讯——无论他是谁，都是个蠢货。

更糟的是，他们浪费了许多优秀士兵的生命。

绿组队长从南面缓步走来。士官长没法看到头盔面后的那张脸，不过他不用查看自己的显示屏，就能从这个人的动作认出她是琳达……当然，更不用去看她那枝装有“神谕”瞄准镜的 SRS99C -S2AM 狙击枪了。

她小心地环视四周，确认此地安全后，才背好狙击枪，活力四射地向约翰敬礼。“按命令前来报到，长官。”

红组队长约书亚从东面跑来。他敬过礼后，对约翰说：“运动探测器、雷达以及自动防御体系已经开始运作，长官。”

“很好。现在重复一遍命令。”士官长在他们的头盔视屏上调出地形图，“任务一：我们要收集蔚蓝海岸城圣约人部队的部署及防御力量的情报。任务二：如果没有幸存的平民，我们就可以远距离引爆一枚哈沃克战术核雷，以清除此地的敌军。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与敌军接触。”

另外两人点了点头。

约翰用高亮度标示出四条注入蔚蓝海岸三角洲的河流，使其成为地图上最为显眼的东西。“我们要避开这些路线。圣约人的女妖战斗机会在此处巡逻。”他在原本是第二火力基地的地方画了个圈，“我们也要避开这里。根据幸存士兵提供的情报，这儿仍然有攻击行动。坐标格 (13, 24) 也有敌军活动。

“红组队长，带你的小队沿海岸线前进。别超出林木线。绿组队长，沿着这条山脉，同样注意别离开任何可以利用的掩体。我会沿这条路线前进。”士官长在一片非常茂密的丛林中画出一条线。

“现在是 1830 时。城市离此地十三公里——我们用不了四十分钟就能到达。我们可能会被迫降低行进速度，以躲避敌军巡逻队——但所有人不能迟于 1930 时到达该处。”

他将一张蔚蓝海岸城的地图放大。“城市下水道系统的入口在……”他用标志点在图上标注出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红组负责侦察码头。绿组负责居民区。我将带着蓝组进入商业区。有问题吗？”

“我们的通讯系统在地下会受到限制。”琳达说，“如果我们一直在地下走，如何保持联系呢？”

“根据殖民地管理局提供的蔚蓝海岸城相关情报。这里的下水道系统在塑料管道上面都会有金属管。只要利用这些管道，然后用地面回路收发器保持联络。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专用的通讯频道了。”

“明白。”她说。

约翰继续说：“我们出发后，运兵船将飞到这个位置。”他在离阿尔法营地南方很远的地方标出了一个地点，“如果鹈鹕飞船到不了那儿……我们的后备集合地点在这儿。”他又在营地南方五十公里处标出一点，“军情局那些热情的委员们把我们的应急卫星通讯器和生存用具都藏在这里。”

如果圣约人把整个星球烧成玻璃状，这些生存用具根本毫无用处——但没人说出这个事实。

“保持警惕。”约翰说，“活着回来。解散。”

他们迅捷、有力地向约翰敬了个礼，便跑去执行自己的任务。

士官长将通讯器调到蓝组的波段。“蓝组，准备出发，”他叫道，“重返大气层飞行器返回掩体工事待命。”三盏蓝灯闪亮，队员们接收到了命令。

片刻后，蓝组的另外三名队员集合就位。“受命前来报到。”蓝二报告道。

士官长马上向他们传达了任务。“蓝二。”他冲凯丽点点头，“你带上核武器和医疗用品。”

“明白。引爆器由谁负责，长官？”

“我。”约翰回答。

“蓝三。”他对弗雷德说，“你负责爆炸物。詹姆斯，你带上我们剩余的通讯装备。”

他们再次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装备：改装过的、配有消音器的 MA5B 突击步枪；十匣备用弹药；爆破手雷；格斗匕首；M6D 手枪——体积不大，但威力十足的手枪，发射的点 45 麦格农子弹足以穿透咕噜人的盔甲。

除了这些武器，还有一个由约翰携带的烟火信号筒。“出发。”他说。

蓝组开始行动。他们很快进入丛林，蓝四号在最前方，其他人跟着他排成一队——詹姆斯的寻路直觉无人能比。这个队形并非一条直线，约翰和凯丽略微在詹姆斯左侧一点。而他们的后方，则有弗雷德负责。

四个人小心地前进着。每走一百码，詹姆斯就会示意队伍停下，接着他会周围地区进行系统的搜索，以确认没有敌军。此时蓝组的其他成员会蹲下身，隐蔽在茂密的丛林植物中。

约翰看了一下头盔显示屏，他们已经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尽管他们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过行进速度仍然很快。雷神锤盔甲可以让他们在密林中行走时不必砍去树枝，就能轻松地膛出一条路来。这段路走起来就好像在林荫道上漫步一样。

前进过程中，树林里弥漫的薄雾逐渐被飘泼大雨所取代。潮湿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拖慢了他们的脚步。

蓝四号停下来，举起拳头——这是停止不动的信号。约翰站在原地，抬起枪慢慢扫视四周，寻找着任何有移动着的敌人的征兆。

通常斯巴达们依靠盔甲上的探测器确定敌军位置但现在他们的探测器毫无用处——空气中雨点纷飞，探测器会显示出树林里有无数个正在移动的物体。他们只能依赖先头兵的眼睛、耳朵和直觉。

“先头兵报告队长：前方接敌。”詹姆斯平静的声音从通讯频道传来，“敌军部队距我不到一百米，正前方偏左十度。”

蓝四号用极度缓慢的动作在显示屏上标出了危险区域的位置。

“明白。”约翰回答，“蓝组，原地待命。”

尽管运动探测器此时毫无用处，但热能探测器还是有用的。透过厚重的雨雾，士官长发现了三个冷点：那是穿着冷却环境服的咕噜人。

“蓝组，确认接敌，”他在显示屏上标出了敌人的位置，“估计敌军兵力如何，先头兵？”

“队长，估计为十个，重复一遍，十名圣约人士兵。是咕噜人，长官。他们移动缓慢，双排队形。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请下命令。”

约翰接到的命令是尽可能避免与敌军交火——斯巴达们在战斗区的兵力太过分散了，不能冒险进行长时间战斗。但咕噜人正朝残存的陆军士兵所在的地方前进……

“干掉他们，蓝组。”他说。

咕噜人的队伍在泥泞中艰难行进着。这些外形与猿猴略微相似的异星人们，穿着红色饰边的盔甲。环境服下紫黑发皱的皮肤清晰可见。

呼吸面罩为它们供应着被冷却的甲烷气体——星就是这些异星人母星的大气。它们一共十个人，排成两队，队员之间相隔大约三米。

约翰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咕噜人看起来十分疲惫——只有先头兵和殿后的两个卫兵端着等离子步枪。其他人正叽叽喳喳地互相交谈着，它们的对话中充满了尖锐的吱吱声和含混不清的喉音。

目标毫无警惕性。真是太好了！

他缓慢地用一些手势向队友示意：向后退去，直到离开咕噜人的视线范围。

士官长打开队内通讯频道。“它们距离这个洼地约七十米，”他说着，在地形圈上点出一个标记，“它们正向西部丘陵地带移动，也许会沿着道路上山。我们现在后退，在东部山地寻找掩蔽。

“蓝四号，你担任游哨工作——持在洼地附近，等它们那两个后卫经过你之后，通知我们。得先干掉它们，那两个家伙似乎很警觉。

“蓝二号，你在山顶监视。

“蓝三号，支援我。只能用消音武器。除非情况变糟，不要用会发出声音的武器。”

他停了一会，接着下达命令：“行动。”

斯巴达们沿着原路返回，在丘陵附近散开。

约翰手持突击步枪，依然待在队伍的中间位置。整个小队都隐藏在茂密的丛林中，完全被粗壮的树干所遮蔽。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三分钟……

约翰的头盔视屏上闪了两下，这是蓝四号传来的信息。发现敌人。约翰放松了一下扣住扳机的手，等待着……

就在那儿。二十米开外，咕噜人的先头兵走到西面山丘脚下——就在约翰所在位置的下面。异星人停住脚步，手持等离子步枪警惕地扫视整个区域，接着慢慢向山上爬去。

过了一会儿，剩下的咕噜人出现在约翰视线内，距离它们的先头兵十米左右。

代表蓝四号的指示灯再次亮起——后卫经过了他所在的位置。就是现在。

士官长开火了，首先是一次短促的三发连射。在滂沱大雨中，武器消音后的枪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三颗穿甲弹撕裂了异星人的喉部护具，接着穿透防护服，钻进咕噜人的颈部。这个家伙双手抓紧脖子，发出一阵短促尖锐的咯咯声——然后倒在泥水中，死去了。

片刻之后，咕噜人的队列笨拙不堪地停住了，所有人都困惑不解地看着四周。

约翰看到两道能量束闪过，那对圣约人后卫应声倒下。

“蓝二号报告队长，后卫已清除。”

“全员攻击！”约翰吼出命令。

四名斯巴达开始射击。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又有四个咕噜人巡逻兵倒下，他们都死于头部中弹。

剩下的三个异星人抓过等离子步枪，疯狂地前后扫视，试图找出埋伏的敌人。它们同时还用那种诡异的吠语言大声地交流着什么。约翰锁定离他最近的那名异星人，扣下扳机。

这个咕噜人仆倒在泥水中，甲烷气体从破碎的呼吸面罩中溢出。

又有两点火光闪现，剩下的咕噜人也丧命于此。

凯丽找到咕噜人的武器，取回四枝，分给队友。斯巴达们接到过一个命令，要求他们在任务中尽可能地搜集圣约人的武器和科技产品。

蓝组散开队形，继续前行。当他们听到头顶女妖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时，连忙趴在地上，直到这些飞行器过去后才起来。

又走过十公里的路程，他们离开了从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直延伸到蔚蓝海岸城。

穿越这里要比在从林中行进还难。斯巴达们穿上伪装斗篷，将身体热能辐射屏蔽。接着所有人趴下，在腐殖土地上匍匐前进。

士官长看到三艘大型飞船在城市上空盘旋。如果那是运兵船，那么它足以装载数千名圣约人士兵；如果它们的是战舰，那么说明城中圣约人士兵数量极大，人类发动的对城市的任何直接的地面攻击都将是徒劳。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它们的出现都是个糟糕的事情。

他检查了一下，确保盔甲的影像和声音记录器获取到了这些飞船的清晰图像和声音信息。

当他们走出田地，正好来到城市边缘的一处河岸附近。约翰对照他的地图，带领蓝组向下水系统的出口前进。

这根直径两米的管道口上罩着一张金属格栅。他和弗雷德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栅栏撑开，走了进去。

他们在齐腰深的污水中跋涉着。约翰不喜欢这种窄小的空间。他们的机动力受到狭长的管道限制；更糟的是，他们不得不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很容易被手雷或是重型火力悉数消灭。运动感应器识别出数以百计的目标。管道里持续不断的水滴让感应器丧失了作用。

他按照电子地图在迷宫般的管道中前进。日光透过维修井的通风孔照射下来，只剩下黯淡的光晕。还时常有什么东西从上面移动过去，遮住这仅有的光芒。

斯巴达们快速而安静地在泥浆污水中前进。他们最终来到了目的地，蔚蓝海岸城商业区中心的正下方。

约翰略微摆了摆头，蓝组队员迅速散开，警惕地监视着四周。他将一根光纤探头从拦污栅格中伸出去，与街道地面水平，然后将其数据线接到头盔上。

钠汽灯的黄光给地面上的所有事物都罩上了一层妖异的气氛。在街道拐角处有咕噜人的岗哨；一架女妖战斗机的影子，在他们头顶的地面上不断盘旋。

停泊在街道上的电动车辆都被推翻在地，垃圾收容器也翻倒在地，完整无缺的就被当作火炉使用，房子的每一扇窗户都已破碎。士官长没有看到任何人类居民——无论死活，都没有。

蓝组继续前进，经过一个街区后，约翰再次检查了地面上的情况。

这里的敌人更加密集：两个身穿黑甲的咕噜人正沿街巡逻。另外两个头如秃鹫的豺狼人坐在街角，争夺着一大块肉。

还有些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有几个陌生的异星人正走在人行道上——更准确地说，它们是飘行在人行道上。它们完全不同于约翰所知的任何异星人：体型和人类差不多大小，外形却类似蛞蝓（音：扩鱼——盗版蜥蜴注），皮肤是那种苍白的粉紫色。与其他圣约人种族不同，它们并非两足生物。代替双腿的是从粗壮的躯干上长出的几条触手。

它们飘在距地面半米高的地方，似乎是背上那些古怪的粉色气囊让它们保持着这种飘浮状态。一个异星人用细长的触手打开了一辆车的顶篷，然后开始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拆卸车辆的电动引擎。仅仅二十秒钟，车的所有零部件就整齐地排列在便道旁。过了一会儿，这个生物又开始快速组装起这些零件——然后，它数次将其解体，再重组成为不同的结构。最终，又直接将车辆重新装好，飘走了。士官长检查了一下他的录像设备，确认已经将这段影像忠实地录制下来。这可是完全没有被记录过的全新的圣约人种族。

接着，约翰将光纤探头转到相反的方向，远远地看了下一个街区的情况：那里有更多的圣约人士兵在活动。

他取回探头，带领蓝组向南走了一个街区；之后，示意其他人待在原地，自己爬上一小段扶梯，来到一口维修井盖下面。

约翰小心地将探头再次从通风孔伸出。

一个豺狼人的蹄子就站在探头旁边，遮住了一半的视线。约翰用让自己备感折磨的速度缓慢地转动探头。然后，他看到了五十多个豺狼人在这里来回走动。它们全都围绕着街对面的一座建筑来回巡逻。这座房子让他联想起几年前德雅给他看过的图像。它看上去就像个雅典神庙，大理石阶梯，爱奥尼亚式的圆柱。阶梯最上面安放着一挺固定机枪。他还发现了更多对完成任务不利的事情。

他收回探头，开始查询地图。按地图上的标志，这座建筑是蔚蓝海岸城自然历史博物馆。

圣约人在这里部署了重兵。那两挺固定机枪将整个大门前的区域都控制在它的火力范围之内，任何对它的正面冲击都是自取灭亡。可为什么它们要保卫这个人类建筑呢？约翰很奇怪，这是它们的指挥部吗？

约翰向蓝二号做出指示。他先指了指通往建筑物底下的通道，然后举起两根手指，指向她的双眼，又指了一下通道，最后慢慢将手握成拳头。

凯丽非常缓慢地走进那条下水道，对其进行侦察。

士官长看了下时间。到了该和红组和绿组通讯的时间了。他和詹姆斯在头顶的管道上接好地回路式无线电收发器。

“绿组，回话。”

“收到。这里是绿组队长，长官，”琳达的低语声传了出来，“我们已经搜索了住宅区。”她沉默片刻，接着说，“没有幸存者……就像天龙座第三星球一样。我们来得太晚了。”

约翰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之前也曾见过。圣约人从不留俘虏。在天龙座第三星上，他们曾通过卫星信号看到残暴嗜血的咕噜人和豺狼人将人类幸存者赶到一起，然后屠戮干净。等斯巴达们到达那里时，已无人可救。

但他们后来为这些死者报了仇。

“绿组，原地待命，准备撤回鹈鹕运兵船，并警戒该区。”

“正在待命。”琳达说。

约翰将通讯器拨到红组频道：“红组，问我汇报。”

约书亚的声音通过收讯器传来：“这里是红组队长。我们搞到了点儿给军情局的东西。我们发现了新的圣约人种族。一些飘在空中的小个子，似乎是勘测员或是科技人员。它们把东西拆开，然后就走，似乎在寻找什么。它们没有，重复一遍，没有表现出敌意。建议你不要对其攻击。它们会引发很响的警报。”

“你们有麻烦了？”

“我们躲开了麻烦，长官。”约书亚说，“但有个障碍。”

“障碍”这个词对于斯巴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遭到伏击、陷入雷区、一名队友负伤，或者遭遇空中炮火，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解决，算不上“障碍”。“障碍”所表示的是他们无法解决的事，或一些没人预料到且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工作的复杂因素。

“继续说。”约翰低声说道。

“我们发现了幸存者。有二十名市民躲在一个货船中，其中几个受了伤。”

士官长仔细考虑着这个情况。市民的生命，以及引爆核弹消灭一万名圣约人部队的可能性，这两者孰轻孰重用不着他现在衡量。他接到的命令在这点上有着明确指示。如果有平民身处险地，他们就不能引爆核弹。

“红组队长，这是新的任务，”约翰说，“护送这些平民去我们部署在阿尔法营地的防御点，安全护送他们与陆军汇合。”他再次转到全体队员接听的频道，

“绿组队长，你还在线吗？”

片刻之后，琳达的声音响起：“在。”

“移动到港口，与红组汇合——他们那里有需要护卫的幸存者。绿组队长负责这一任务的战术指挥。”

“明白。”她说，“我们马上出发。”

“收到，长官，”约书亚回答，“我们会搞定的。”

“完毕。”约翰说完就将通讯切断。

绿组和红组将要面对严酷的考验。那些平民会拖慢他们的速度——万一斯巴达们不得不保护他们免遭圣约人巡逻队的攻击，就会让圣约人发现他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存在。

蓝二号回来了。她打开通讯频道，向约翰报告。“这里可以进入建筑，前面有一架通向地面的爬梯，上面被金属板封闭了。不过我们能烧穿它。”

约翰说：“等我们确认红组和绿组将市民护送离开了蔚蓝海岸城后，就按既定计划进行。”

他顿了顿，接着对蓝二号说：“取出核武器，做好准备。”

第二十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8 日 2120 时

UNSC 易洛魁号，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轨道军事集结地

“飞船怎么样了？”凯斯上校大步流星走进舱内，他理了理领口，注意到摇篮号维修站还遮挡着他们的舷窗摄像孔，“为什么它还在那儿？”

“报告长官，全体成员都在战斗岗位。”多米尼克少尉汇报说，“将军来电：战略数据已经传输给您。”

一张包括易洛魁号、周围友军部队以及摇篮号在内的战略图出现在他的显示屏上。“正如你所看到的，”多米尼克少尉继续说，“我们已完成维修工作，但摇篮号和我们以同样的速度移动。斯坦福斯司令希望它跟着舰队走。”

凯斯上校坐到他的位置上——大家都称之为“热毡子①”——开始仔细地看数据。他看完后，满意地点点头。“看来司令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转过头，“引擎①热毡子，让人尴尬，惹人烦的位置。的工作情况？”

“引擎预热度百分之五十五，”霍尔少尉站直了有将近六英尺高，眼睛里带着一丝类似于戒备的神色，“长官，上次行动引擎超负荷运

转，现在已是我们目前能修复的最好程度——想更好就只得换引擎了。”

“明白了，少尉。”上校冷静地说，实际上他比谁都更加关心引擎——但让霍尔少尉过分不安也无必要，不到必要时候不要去打击她的自信心。

“武器呢？”他转向日吉和子少尉。这个娇小的姑娘看上去更像一个可爱的瓷娃娃而不是一个军官，不过上校知道在她貌似柔弱的外表下有着无比坚定的意志。

“磁力加速炮在充电，”她回答说，“目前是百分之六十五，以每分钟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攀升。”

易洛魁号上一切都变得慢吞吞的：引擎和武器系统均如此。飞行速度慢得甚至连笨拙的摇篮号都能赶上他们。

凯斯上校挺直身，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他需要做的是尽力做好该做的事，别无他法。

这时，一个年轻人推门进来，高瘦的个子，黑色长发披在脑后，这显然不合乎军中的规定。小伙子很英俊，女船员们都不禁抬头看了他一眼。“洛弗尔少尉报到。”他啪的一声敬了个礼。

“欢迎，洛弗尔少尉。”凯斯上校回礼说，他有点儿惊讶这么叛逆的军官还会这样遵守军队章程。“请到导航台入座。”

船上的军官们奇怪地望了他一眼，让一个下级军官来操控一艘大型军舰实在有些不同寻常，“长官，”洛弗尔自己也困惑地说，“没搞错吧？”

“你就是威廉·洛弗尔少尉？最近在阿基米德空间侦察哨里值勤，因发现圣约人舰船而升职的人就是你吧？”

“没错，长官，他们一下子把我提到这么高的职位——”

“那就到你的座位上去，少尉。”

“遵命，长官！”

洛弗尔少尉坐到导航台前，熟悉了一下控制面板，然后把按钮排列顺序按自己熟悉的方式设置了一下。

凯斯嘴边浮现出一丝笑容，他知道少尉要比船上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战斗经历，他也很高兴地看到少尉很快就适应了陌生的环境。

“显示舰队的位置以及舰队相对于敌军的相对定位。”凯斯下令说。

“遵命。”少尉的手指舞蹈般地跳动着，一会儿工夫，一幅区域图就出现在主屏幕上。上面有数十个三角形的点，它们指示出斯坦福斯司令指挥的舰队密布在奥克坦纽斯座 σ 区第四行星和它的卫星之间。在这里与圣约人开战，人类的舰队只要开局打得好，就有可能取得胜利。在第四行星的轨道上作战可以利用行星引力，就像是背贴着墙壁作战一样——这是个优势。

凯斯审视了一下战略图，不由地有点儿担心了。司令把部队部署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一旦圣约人使用了等离子炮，各艘船舰很难有腾挪闪避的空间。

圣约人正在飞快地进入敌场。凯斯上校数了数，有二十个雷达信号。这可让他高兴不起来。

“收到命令，”多米尼克少尉说，“司令希望易洛魁号能尽快就位。”

一个蓝点在地图角落的格子交叉上闪烁。

“洛弗尔少尉，以最快速度带我们去那里。”

“遵命。”他回答说。

凯斯看见摇篮号慢悠悠地飘到他们前面，不由得感到一丝惭愧。空间站正好处在舰队密集阵形的前方，它尽可能地让圣约人舰队只能看到较少的人类舰船。

“转向，反向行驶。”洛弗尔少尉说，易洛魁号掉了个头，速度减慢了，“紧急制动，我们已经位于预定地点。”

“非常好。日吉和子少尉，请尽可能将能量用于给磁力加速炮充电。”

“没问题，长官。正在全速充电。”

“上校，”多米尼克少尉说，“我们从海巨兽号那里接收到一个加密的发射指令和倒计时器。”

“把数据传给日吉和子少尉，同时显示在我的屏幕上。”

地图上出现了一条线，从易洛魁号所在位置直指一艘圣约人的护卫舰。角落里出现一个倒计时表：二十一秒。

“现在给我显示所有的指令，多米尼克少尉。”

地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每一条都附有一个微型倒计时表。司令让舰队与圣约人正面交火，就像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军和美军相互对射一样。形容这种战术最恰当的词是“血腥”，当然也可能是“自杀”。

司令官在盘算什么？凯斯拼命地想找出能解释上司这个疯狂主意的原因……蓦然，他明白过来，这是冒险，可一旦成功的话，枕会变成辉煌的战绩。

指挥官下达指令，让舰队中舰船之间的火力相互配合，形成交叉火力，这样一来每一次的进攻对圣约人来说就变成了两连发，三连发或者更多。第一发能够敲掉封方的护盾，而最后一发才是致命一击。

这个计谋只能成功一次。发射完毕之后假如还有残余的圣约人舰队向他们开火，就会成为残余的圣约人舰队的活靶子。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为 MAC 炮充能，舰船之间，腾挪余地小。没什么法子可以避开敌人等离子能量束的攻击。

“打开飞船内所有不重要的区域的疏散警报，让那里的船员统统离开。”

“遵命，长官。”霍尔少尉舔舔嘴唇道。

“磁力加速炮状态怎么样？”凯斯瞟了一眼开火倒计时表。二十秒……十九……十……

“长官，磁力加速炮预热完毕，”日吉和子少尉告诉他，“正在移除防护装置。”

圣约人舰队开始缓缓地转向，然而惯性还是迫使它们向 UNSC 的舰队预计的发射弹道线靠拢，红光隐隐地在它们舰体的两边闪动。

五秒。

“由计算机控制发射。”日吉和子少尉输入一连串的指令，然后关闭手动控制系统。易洛魁号向后顿了一下，射出两道闪电。

从右舷显示屏上能够看见，UNSC 的舰队和圣约人同时开火，导弹和等离子炮发出的能量束杀气腾腾地穿过太空，奔向各自的目标。

“多久后遭遇能量束？”凯斯上校问洛弗尔少尉。

“二十二秒之后。”

两军之间的真空中划过数百道亮光和愤怒的超高速金属功能弹，仿佛要把太空撕裂一般。

弹道互相接近，然后交叉，一会儿工夫，屏幕上的图像越来越大。

多米尼克少尉说：“收到第二套开火指令和时刻表。斯坦福斯司令的呼叫出现在优先通讯频道中，长官。”

“显示在二号全息影像现象槽上。”

在主屏幕旁边，一个比较小的全息显像槽——那儿一般是用来显示飞船的人工智能的——闪了一下，然后司令的影像出现在上面。”所有的舰只，坚守位置。把所有的能量转到武器上。我们要开个特别的宴会，”他眯了眯眼睛，“任何时候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决不允许，重申一下，决不允许离开位置。斯坦福斯命令完毕。”

司令的影像闪了一下，消失了。

“您的指示，长官？”洛弗尔少尉问道。

“遵照司令的命令。坚守位置。日吉和子少尉，加快武器充能的速度。”

“遵命，长官。”

凯斯上校看着日吉和子少尉转身工作，点了点头。“离第一发炮弹击中目标还有三秒。”她报告说。

凯斯回头看向自己的战略图，全神贯注地盯着磁力加速炮的绝弹沿着弹道轨迹，猛扑进圣约人的舰阵。圣约人的防御盾闪起银蓝色的光芒，但在密集的攻击下，部分护盾消失了，数艘飞船受到了冲击，离开了原先所在的位置。

“日吉和子少尉？”他大声叫了出来，“敌人的状况？”

“数发炮弹击中敌军，”日吉和子少尉回答说，“第二轮攻击击中目标。”

第二轮攻击中还是有许多炮弹击空了，凯斯的脸紧绷起来。每一发落空的炮弹都意味着又有一艘敌舰幸存下来。

然而，更多的炮弹击中了失去护盾的飞船，冲在前头的驱逐舰遭受了一轮猛烈的轰击，直打起转来。

驱逐舰的引擎亮了一下，明显地是在试图控制住飞船，但同时它的另一面也遭到了攻击，它晃了一下，好像是稳住了舰体，可舰壳已经无法承受压力。整艘驱逐舰开始层层瓦解，片刻间零件和碎片四处飘散。

另外一艘圣约人的护卫舰连续遭受了数轮攻击，开始摇摇晃晃地移动，然后撞上了另外一艘自己军队的护卫舰。两艘飞船都冒着火花，大量的灰色气体喷泄而出。它们上面的光芒渐渐熄灭了，带着死亡的拥抱，慢慢地飘进圣的人舰队队形的中心。

没多久，第三艘飞船也被击中，炸了开来，等离子流翻滚着涌出舰壳。一艘接着一艘，最后足有十来艘飞船不是被开了道口子，就是闪着火球。

但他们自己眼前的屏幕，也能够看见圣约人的能量束正呼啸而来。

“舰队司令部指挥官在优先通讯频道上，”多米尼克少尉汇报说，“非全息形像，仅有语音信号。”

“打开，少尉。”

播音器发出一阵咔嚓的噪音，然后斯坦福斯司令镇静的声音响了起来。“所有飞船：坚守位置。准备开火，将计时器预定的时间输入你们的电脑……当心点。”

一个阴影闪过头顶的摄像机，凯斯看见摇篮号维修站，一个足有一公里宽的家伙移动到了舰队阵形的前方。

“上帝，”洛弗尔少尉难以置信地说，“它打算替我们挨打。”

“多米尼克，镜头对准它。有没有发现任何从里面发射出来的弹射舱？”凯斯已经知道答案了。

“长官，”多米尼克担忧地回答说，“没有发现任何来自摇篮号的逃生工具。”

舰桥上所有的目光一致转向屏幕。凯斯愤怒而无助地捏紧拳头，但现在除了在一旁看着，还有什么办法呢？

空间修理站从他们前面飘过，屏幕暗了下来，突然间无数道橙红色光芒刺破了空间修理站黑色的表面，金属蒸汽也随之喷薄而出。摇篮号在等离子炮发射的能量束的冲击之下后退了一些距离，它的外壳上开始出现一个大洞，很快，里面的金属钢架裸露了出来，变成红色，进而炽白。然后，屏幕再次亮了起来。

“打开起落架摄像机，马上！”凯斯上校几乎咆哮起来。

摇篮号重新出现在屏幕上，旋转着，它的腹部已经熔融出一个大洞，边缘闪烁着金属光芒。

“磁力加速炮三秒之后开火。”日吉和子少尉冷冰冰的声音难抑怒火。

凯斯牢牢地握住椅子。“摇篮上的船员们是替我们送死的，少尉，让他们死得瞑目些。”

易洛魁号随着磁力加速炮的开火而震动起来，凯斯看见其他的舰只几乎在同时也开了火。他们在开火的同时，也在为那些为此牺牲的船员们鸣响礼炮，足足来了三次二十一响礼炮。

“舰队全体战舰：射击！”司令的怒吼传了过来，“瞄准你们的目标，狠狠地打。能多打死一个这些畜生就多打死一个！斯坦福斯，完毕。”

必须在圣约人舰队为等离子炮充足能量前就行动。

“转移百分之五十的引擎动力至武器系统，”凯斯下令说，“瞄准方位二八零。”

“遵命。”洛弗尔少尉和其他人齐声回答。

“日吉和子少尉，打开射手型导弹的保险。”

“已经打开，长官。”

易洛魁号调整了转向，稍偏右，然后移动了一些距离，开始脱离舰队阵形，而其他的舰只也都移动了，但移动方向不尽相同。其中驱逐舰兰斯洛特号开始向圣约人舰队冲了过去。

在 UNSC 舰队阵形解散的同时，磁力加速炮弹也迫近了圣约人舰队。司令的射击指令把目标对准了圣约人残余战斗群的小型飞船。它们的护盾闪烁了几下，消失了。那些护卫舰在炮火中战栗着，机身被洞穿，最后无助地僵死在战斗群当中。

第二轮攻击让圣约人部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几乎有十来艘飞船被毁灭。

剩下了八艘圣约人舰船——都是驱逐舰和巡洋舰。

能量束和导弹互相穿梭，每一艘飞船都开始加速。圣的人和 UNSC 的飞船上都开始释放出各自的战斗机。

电脑难以跟踪到所有的情况变化——凯斯开始懊恼为何没带人工智能。人类的长剑截击机和圣约人那些形状古怪的鱼形战斗机开始在

太空中俯冲，开火，把炮火倾泻到目标飞船上。射手型导弹拖着黑烟，而蓝色的激光束也在屏幕上留下一抹幽淡的蓝光。

“怎么办，长官？”洛弗尔少尉紧张地问。

凯斯上校迟疑着——有什么事不对劲。现在战场局势混乱，有关爆炸和能量武器射击的传感数据不断地被发了回来，他实在难以搞明白局势。

“扫描附近区域，霍尔少尉，”凯斯说，“洛弗尔少尉，开近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

“长官，我们不进攻圣约人的舰队了吗？”

“朝相反方向前进。”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除了洛弗尔少尉。他飞快地输入指令，确定了新的航向。所有的船员在上一次战斗中品尝到了当英雄的滋味，这回，他们还想要更多……可凯斯知道那得要冒多大的危险。

他可不准备参与这场战斗，易洛魁号现在只有一半的动力，并且尚未维修好，也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忙，她斗不过任何一只圣约人的战舰，一发离子弹就能轻松地把他们干掉。

而且，如果他执意要待在那里攻击敌军，射向敌军的炮弹多半会误中自己人。

这可不行。旁边还有几艘受了重创的圣约人战舰，他可以去搞定它们——只要这些飞船当中没有能还手的。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然而眼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荣誉——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凯斯看着战斗趋于白热化。海巨兽号被一发等离子能量弹击中，船首变得一片焦黑。一艘圣约人舰船和 UNSC 的护卫舰晴天号撞到一起，开始对轰，来了场贴身“肉搏”。核爆产生的蘑菇云从晴天号上面腾起，顺带一起吞没了圣约人的舰船。两艘飞船一起从屏幕上消失了。

“在奥克坦纽斯座 σ 区第四行星轨道上发现圣约人的舰船。”霍尔少尉报告说。

“让我看看。”凯斯立刻说。

屏幕上出现了一艘小巧的飞船，体积介于护卫舰和登陆飞船之间，浑身光溜溜的。它在轨道上来回移动，引擎闪着圣约人飞船的推进器特有的紫白色光辉。

“它位于蔚蓝海岸城的同步轨道上，”霍尔少尉说，“正在发射微波。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飞船正保持着极其精确的相对位置。”

多米尼克少尉突然打断说：“探测到来自星球表面的散乱的窄束讯号，长官。它来自远红外激光器。”

凯斯上校看向太空战场的厮杀。难道这场激烈的战斗不过是一个诱敌之计？

第一次入侵奥克坦纽斯座 σ 区第四行星的目的不过是借机登陆地面，进而攻陷蔚蓝海岸城，目的达成之后，他们的飞船就不再滞留。

而现在——无论这次的战略目标是不是行星地面，但有一个不变的事实：地面上入侵了的圣约人一直都在给这艘躲在太空战场一隅的隐形巡逻舰发送信息，而他们余下的飞船则在太空拖住 UNSC 的兵力。

“真该死。”他低声说。

“洛弗尔少尉，朝这该死的飞船冲过去。”

“遵命。”

“霍尔少尉，加大引擎马力，全速前进。”

“长官，如果我们丢弃冷却剂，并使用后备推进器，我可以在五分钟内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的马力。”

“就这么干！”

易洛魁号蹒跚着向圣约人的小飞船靠拢。

“二十秒后相遇。”

“日吉和子少尉，装备好编号 A 到 D 的射手型导弹发射器。轰死这狗娘养的。”

“装备完毕。”日吉和子少尉冷静地回答，然后以优雅的动作按下启动键。“开火。”

导弹呼啸着向那艘飞船飞了过去，但当它们飞近飞船的时候，突然间摇晃起来，然后旋转着失去了平衡，坠向行星的大气层。

日吉和子少尉用日语轻声咒骂着。“导向器发生故障，”她说，“它们的电子对抗系统干扰了导向器的定向功能。”

没有别的选择了，它们可以让导弹失效，那么看看能不能也让这次攻击也失效吧。

“碾死它们，洛弗尔少尉。”

他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遵命。”

“打开撞击警报，”凯斯上校说，“所有人员，做好迎接冲击准备。”

“它移动了。”洛弗尔少尉说。

“跟上！”

“调整航向，大家坚持一下。”

八千吨的易洛魁号轻松地撞上了圣约人的那艘小型飞船的船体。

在易洛魁号舰桥上的人感受到了冲击，圣约人的飞船则被撞扁了，残骸直接坠向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

“报告损伤！”凯斯怒吼说。

“底层的三号到八号甲板被撞裂，长官，”霍尔大声说，“内隔离层已经关闭，按照您的指令，人员已经全部疏散。没有系统损伤报告。”

“很好，到它原来所在的位置去，多米尼克少尉，洛弗尔少尉，我希望破译他们传递的消息。”

摄像头拍摄到圣约人舰船跌入大气层，它的护盾由黄变白，然后随着引擎熄火而完全消失。它迅速被一团大火吞没，拽着二道黑烟，划过地平线。“易洛魁号正在下降。”洛弗尔少尉说，“我们正在落入大气层……改变航向。”易洛魁号转了个身。但少尉看了一下屏幕之后，忧郁地说：“情况不太妙，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长官，申请使用武器系统的能源。”

“同意。”

洛弗尔欣开冻船尾的推进器，易洛魁号向前推进。他定睛看着显示有推动器状况的屏幕，每一厘米的前进都要费推动器好大劲儿。他背上和额头也渗出了大颗大颗汗水。

“轨道稳定了——刚刚好，”洛弗尔舒了口气，然后回头对凯斯说，“已位于间谍机所在的位置。”

“开始解手，”多米尼克少尉突然停了一下，然后开口说，“接收到一些信息。长官，毫无疑问是加过密的。”

“记录下来，少尉。”

“记录中。但我们的破译机对此无能为力，长官。”

凯斯中校抬头看向屏幕，暗暗希望在射程范围内能够见到一艘圣约人战舰。

太空中已经没多少圣约人的飞船了，数十艘飞船已经开始飘到大气层里，燃烧着坠向地面。余下的缓缓地移动着，间或能见到其中几艘冒起火光，或者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爆炸的光芒。

然而，有一艘完好无损的圣约人战舰突然脱离了战场，它掉转头，朝着易洛魁号飞了过去。

“啊——哦。”洛弗尔少尉吃了一惊。

“霍尔少尉，给我用优先频道接通海巨兽号。”凯斯急忙说。

斯坦福斯司令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他的额头多了道伤口，鲜血一直流到眼睛。他用颤抖的手擦去血痕怒气冲冲地说：“凯斯！你他妈的在哪儿？”

“长官，易洛魁号在蔚蓝海岸城的同步轨道上，我们刚刚摧毁了一艘圣约人隐形巡游舰，现在正在截获它们传送的一道密令。”

司令瞪圆了眼睛看了他半天，然后才恍然大悟般地点点头。“继续。”

“有艘圣约人战舰脱离战场直冲着我们来了，我相信它是为了这条密令过来的。他们显然不希望我们知道，长官。”

“知道了，孩子。坚持住，‘骑兵，上路了。’”

屏幕上余下的八艘 UNSC 战舰停止开火，转头冲向那艘圣约人驱逐舰。三门磁力加速炮一齐朝着它开火，敌军驱逐舰的护盾闪烁着消失

了，它的“鼻子”部分受到了重创——但它依然闷头冲着易洛魁号过来。

“传送结束，长官，”多米尼克少尉说，“发射中止了。”

“该死的，”凯斯想留下来继续尝试接收——但短暂的思考之后，他决定拿着接收到的那部分逃离，“洛弗尔少尉，让我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长官，看！”

那艘驱逐舰突然掉转了方向，随着其他圣约人战舰飞离这个区域。

“他们在逃跑。”霍尔少尉吃惊地说，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几分钟之后，圣约人战舰消失在跃迁断层空间的入口处。

凯斯上校回头看着战场，只余下了几艘 UNSC 战舰幸存下来，周围是大批破损或者是报废的战舰。

他回到座位上，用命令的口气说：“洛弗尔少尉，带我们原路返回，随时注意抢救伤员和遇难者，别放过每一块飘浮的甲板，一定要看清楚上面是否有人。”

“天啊，”霍尔少尉说，“我想……我们打赢了！”

“没错，我们赢了。”

但凯斯上校始终很疑惑：他们到底赢了什么？圣约人的战舰到这里来毫无疑问是为了获得某样东西——他有种感觉，圣约人已经得偿所愿。

第二十一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8 日 2010 时

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蔚蓝海岸城

是到了装置核弹的时候了。

这个小小的精密装置所蕴含的能量足以摧毁整个蔚蓝海岸城，将这里的圣约人入侵部队清除干净。

约翰小心翼翼地揭下哈沃克战术核雷粘合带上的封条，把核雷粘在下水道的墙壁上。这个黑色的半圆形仪器后面的粘合剂使其能牢牢固定在混凝土墙上。接着，他将引爆器密钥插进了仪器上一个窄小插槽中。核雷上并没有状态显示屏。约翰看到头盔里的视屏上弹出了一个很小的界面，提示核雷已安装完毕。

一串文字滑过显示屏：“哈沃克核雷准备完毕。等特引爆信号。”

这个三十兆吨级的炸弹，只能通过远程信号引爆……不过在下水道里安装核弹存在一个问题：即便是飞船上的大功率通讯设备，恐怕也无法穿透他们头顶上厚实的混凝土和钢铁到达这里。

约翰迅速在管道顶上安装好一部地回路式无线电收发器。到了地下管道系统出口的地方，他还得再装一部，才能将信号转送至地下——这可是一条可以引发核子风暴的热线啊。

从技术角度看，他已经完成了所有既定任务。绿组和红组也应该很快就能护送平民升空；他们对敌占区进行了侦察，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圣约人种族。这些以“飘浮”方式行走的奇怪的生物不断分拆、

重组人类机械，就像是科学家或是工程师拆卸设备，研究其工作原理一样。

他现在可以离开，然后核子风暴会将圣约人占领军一扫而光。按理说，他应该离开——上面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咕噜人和豺狼人，其中包括至少一个排的穿着黑色盔甲的老兵。更不用说那三架在上空盘旋的中型运兵船了。人类派出的先期到达的陆战队已被屠戮殆尽，现在斯巴达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现在的任务是确保自己的小队安全地离开。

但约翰这次接到的命令，有一些不同以往，它具有一定的机动性——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被告知要勘察这一地区，并尽可能收集圣约人的情报。现在，他确定这里有很多需要侦察的情况。

很显然，蔚蓝海岸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些特殊的东西。圣约人军队对人类的历史向来不感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及所有人工制品不感兴趣。他曾见过一个失去了武器的豺狼人宁可空手肉搏，也不去捡起掉在旁边的一枝人类突击步枪作战。迄今为止，人类的建筑对于圣约人来说，只不过是练习射击用的靶子而已。

所以，它们占领并保卫这座博物馆的目的，显然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但这个情报是否值得让小队暴露行迹呢？如果他们死了，那么他到底是在浪费队员的生命……还是让他们死得其所呢？

“士官长，”凯丽低声说，“接下来的命令是什么？”

他接通蓝组内部通讯频道。“我们要进入了。上好消音器。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开火。这地方太烫手了。

只要伸出鼻子去闻闻它们在干什么，然后马上撤退。”

三个确认信号灯闪了一下。

士官长知道队员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希望对得起这份信任。

斯巴达们各自检查了装备，并给突击步枪上好消音器。接着，他们沿一条很宽的下水道向博物馆的地下管道系统走去。

一段锈迹斑驳的扶梯沿着维修井道直通地面，井口被钢板封得严严实实。

“铝热粘剂粘着完毕。”弗雷德向他报告。

“点火！”约翰说完向后退了一步，并把头转开。

燃烧的铝热剂像焊接电弧一样闪亮起来，不断迸出火花，把队员们的身影清晰地投映在这条黑暗的通道的管壁上。燃烧结束后，钢板上多了一圈边缘参差不齐的红热的圆环。

士官长爬上扶梯，用背部顶着钢板，用力一顶。“啪嗒”一声，圆盘松动了。

约翰托着圆盘慢慢把它从顶上洞口取下来。接着，他拿出与头盔相连的光纤探头，将其伸出洞口。

外面没有敌军。

约翰双腿微屈，左手扶住洞口，猛地将身体拉上去；右手依然稳稳地端着步枪，就好像它不过是柄手枪一样。他已经做好了交火准备……

……但什么都没发生。

约翰走出去，仔细检查着这个狭小的房间。石质材料建成的房间里光线昏暗，排列着很多棚架。架子的每个木格板上都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都盛有透明的液体以及昆虫标本。地板上整齐地码放着一些箱子。

凯丽随后进入房间，接着是弗雷德和詹姆斯。

“运动传感器捕捉到一些信号。”凯丽用通讯器向他汇报。

“干掉它们。”

“明白。”她回答道，“不过，它们可能也发现我们了。”

“散开，”约翰迅速下达命令，“如果敌军火力太猛，就顺原路返回。如果还可以应付，就按标准的‘分散—歼灭’模式行动。”

话音未落，他们就听到左侧一扇门后，传来了异星人足蹄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

斯巴达们迅速隐入房间里的阴影中。约翰蹲在一个箱子后面取出自己的格斗匕首。

门向两边滑开，四个豺狼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已经启动的能量盾牌挡在身前——从正面看上去，这让它们丑陋的秃鹫脸更加扭曲。能量盾不断闪耀的蓝白色光芒，把黑暗的房间照耀得比较明亮。很好，士官长想道，它们这会儿就不能发挥夜视能力这一优势了。

这些豺狼人另一只手拿着离子手枪，小声交谈着，枪口转移不定。最终它们打定主意，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

这些异星人大致成“△阵形散开。最前面的豺狼人和后面两个同伴相距一米左右。整个小队向约翰藏身的地方走来。

突然，约翰对而的角落传来一声轻响，像是玻璃瓶滚在地上的声音。

豺狼人们转过身去……将毫无保护的背部暴露在约翰眼前。

他从隐蔽点跳出来，将格斗匕首捅进离自己最近的那个豺狼人的脊背。接着，他飞起右脚，踢在另一个豺狼人的后脑上，将它的头盖骨踢得粉碎。

其余的异星人迅速转过身，用发光的能最盾挡在自己和约翰之间。

消音后的 MA5B 发出三声轻响。异星人黑色的血液喷溅在蓝白色的光盾内面，剩下的两个豺狼人也瘫倒在地。

士官长缴下它们的离子手枪，并将能量盾发生器夹在前臂的护甲上。他们一直遵守着尽可能收集圣约人科技样本的指示。军情局还不能复制圣约人的能量盾技术，不过他们一直在努力。

而且，这东西斯巴达们现在也用得上。

士官长将这个金属手镯系在前臂，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一片散发做光的能量盾立刻出现在他身前。

约翰将另外三个能最盾发生器分给他的队友，然后按下另一个按钮，关闭了发生器。

“除非情况紧急，否则不要用这玩意儿，”约翰说，“它发出的嗡鸣声，还有发光的表层很可能会暴露我们。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能维持多久。”

三个确认信号闪动着。

凯丽和弗雷德闪到打开的大门两旁。凯丽向外看了一眼，冲约翰竖起拇指。

斯巴达们开始行动。凯丽当先头兵，其他人排成一行紧随其后，走上一段旋梯。

她在通向一层大厅的门前停了足足十秒钟，接着把手向前一挥。斯巴达们迅速进入大厅。

一副巨大的篮鲸骨架吊在他们头顶。这个没有生命力的躯壳让约翰联想到圣咏人的舰船。他收回目光，集中注意力，谨慎地走过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地面。

很奇怪，这里没有豺狼人的岗哨。外面有一百多异星人守卫……可里面却一个也没有。

约翰不喜欢这样，他感觉不太对劲儿……门德斯军士长曾跟他说过一千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儿是个陷阱吗？

斯巴达们相互交错着前进，小心翼翼地走入博物馆东翼。这里陈列着第四行星本地的动植物标本，包括巨大的花朵和拳头大小的甲虫。在这儿，他们的运动传感器仍没有反应。

忽然，弗雷德停住脚步，接着他很快地打了个手势，示意约翰过来。

他站在一架钉有许多蝴蝶标本的展示架前。这里的地板上，躺着一个豺狼人。它被什么东西压得扁平，早已死去。异星人的背上有个巨大的脚印。无论这脚印是什么东西留下的，它至少有一吨重。

约翰发现地板上有些血渍脚印，断断续续地从豺狼人的尸体一直通向博物馆西翼。

他迅速打开红外线传感器，仔细扫描着四周。可这里并没有热能反应，临近的房间也没有。

约翰沿着脚印追踪下去，并示意队员跟上。

西翼的大厅展示的是些科技产品。这里有静电发动机，墙上显示着量子场的全息图像，宛如一张由矢量箭头和曲线织成的挂毯。角落里摆着一个灰暗的箱子，亚原子跟踪剂在它周围活跃着——约翰注意到这些亚原子的异乎寻常地活跃。这个地方让他想起了致远星上德雅的教室。

一条岔路通向另一个展厅。入口处的弧形门楣上镶嵌着“地理”两个大字。

约翰的红外线传感器发现这个展厅里有一个很强的红外光源，屏幕上显示出的是一条极细极薄的线，光线迅速向上飞去，离开了这个大厅，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士官长也只是匆忙间瞄了一眼。它是如此的明亮，以至于红外线传感器瞬闻过载，自动死机了。

约翰招手让詹姆斯抢占拱门的左侧位置，凯丽和弗雷德殿后并掩护队形的两个侧翼，接着自己靠在拱门的右侧。

他先送出一根光纤探头，将它的数据线略微弯曲，使得探头能侦察展厅每个角落的情况。

这间展厅放置着各式各样的矿物标本。硫磺晶体，弱翠石，还有红宝石等贵重矿产。房间的中央树立着一根未抛光的粉色水晶柱，直径足有三米，高度有六米。

房间另一侧的尽头，有两个生物。士官长一开始并没发现它们，因为它们待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又是那么巨大。他相信肯定其中的一个就是踩瘪了那个豺狼人的生物，它走到这里来了。

约翰经常感到恐惧，不过从没表现出来。因为他总能在头脑中迅速找到理性的答案，随即就会把恐惧感扔到一旁，继续做事……这就是他从训练中学会的行为方式。但这次，他无法轻松地摆脱恐惧。

这两个生物大概有点儿人形，足有两米半高。约翰很难看清它们的体貌特征，因为这两个异星人从头到脚都被幽暗的蓝灰色盔甲覆盖着，其材质和圣约人舰船的外壳类似。它们有几处皮肤暴露在外，发出清晰可见的蓝色、橙色和黄色的光亮。它们的眼睛是两条裂缝，关节部位看起来也坚不可摧。

外星人的左臂各自举着一张大盾，厚实得就像是飞船的护甲，右臂则拿着一件骇人的大口径武器。这东西大得惊人，仿佛连那生物的手臂都已经融进武器之中。

它们谨慎、缓慢地移动着。其中一个从展品柜中取出块岩石，俯身放进一个红色容器中。与此同时，另一个生物正操纵着一台类似小型能量束发射仪的仪器。激光从仪器中发射出来，穿过穹顶上破碎的窗口，直直地向上射去。

这一定就是红外线辐射的来源了。这道间歇性激光一定能驱散其传送路径上空气里的灰尘——它的能量非常大，以至于约翰的传感器都死机了。这么强劲的激光足以把信息直接送进太空。

士官长慢慢握紧拳头，这是让全体队员保持静止的信号。接着，他又缓慢谨慎地打出手势，让斯巴达们保持警惕，做好战斗准备。

他挥手让弗雷德和凯丽走过来。

弗雷德俯身靠了过来，而凯丽则闪到詹姆斯旁边。

约翰举走两根手指，向旁边一挥，指向房间。

确认灯闪过。

他首先冲了进去，侧移到展厅右边，弗雷德就跟在伯身旁。

詹姆斯和凯丽立刻闪到展厅左侧。

斯巴达们猛烈地开火了。

穿甲弹撞上外星人的盔甲，却被弹开。其中一个生物转过身举起盾牌，将它的同伴、那个红色容器和激光发射仪完全保护起来。

步枪的子弹甚至没能在他们的盔甲上留下一个划痕。

一个异星人举起武器，指向凯两和詹姆斯。

那武器发射出的光线让约翰的眼睛暂时失明。他只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同时感到一股热浪袭来。他不断眨眼，足足过了三秒钟才恢复视觉。

凯丽和詹姆斯原本站立的地方交成了一个燃烧的扇形弹坑……他们身后的科学展厅只剩下一片焦炭和灰烬。

凯丽及时躲开了攻击，她蹲在五米外的地方，仍然在射击。可约翰却找不到詹姆斯的行踪。

另一个庞大的生物转身面对约翰。

约翰按下手臂上能量盾发生器的按钮，及时张开能量盾。片刻之后，异星人的武器又射出一道强光。

士官长面前的空气不断闪耀，爆炸连连。热浪将他掀飞，撞破墙壁，又飞了十米才停下来，差点儿撞上另一堵墙。

豺狼人的能量盾发生器变得白炽、发烫，约翰连忙把正在熔化的仪器解下来，扔到一旁。

这种等离子枪，他从未见过。这玩意儿简直和豺狼人用的等离子炮台威力一样大。士官长跳翻来，冲回地理展室。

如果这些异星人的武器和圣约人舰船的等离子炮原理类似，那它就需要时间充能。约翰希望这段间歇时间足够他干掉这两个怪物。

约翰心中仍然感到恐惧——比以往所经历过的都要强……但他的队员还在那里。他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老陷在恐惧感里。

凯丽和弗雷德正围着异星人移动，消音武器不断地吐着火光。很快他们就打完了枪里的弹药，连备用弹匣也快消耗光了。

这不管用。这些武器对这种异星人不起作用。也许近距离发射一枚火能才能穿透它们的盔甲。

士官长的视线转向房间中央，他看了两眼那根巨大的粉色水晶柱。

的翰用通讯器下达命令：“换爆裂弹。”他换好弹药，开始射击——目标是异星人脚下的地板。

凯丽和弗雷德也换好了弹药，朝相同的地方射击。

大理石方砖迸裂开来，下面的木板也变成一堆牙签大小的碎屑。

一个异星人举起武器，准备开火。

“继续射击。”约翰嚷道。

地板破损，弯曲，最终掉了下去。两名巨大的异星人也随之落入地下室里。“快，”约翰说着将步枪背在背上，跑到水晶柱后面，“推！”

凯丽和弗雷德将全身的重量压在石柱上，用尽全力向前推着。但水晶柱只移动了一点点。

詹姆斯从后面冲上来，用肩膀抵住水晶柱，和他们一起努力向前推。他左臂肘关节以下全都感觉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热感，但詹姆斯却哼都不哼一声。

水晶柱终于移动起来，一寸一寸挪向地板上的大洞……接着倾斜翻转，掉了进去。它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还伴有一种碾碎东西的吱嘎声。

士官长从洞边向下望了一眼。他看到一条穿着盔甲的左腿从石柱下探出，而另一边则是不断挥舞的手臂。那两个东西还活着。它们移动得很慢，但并没有停止。

红色容器在洞口边缘摇摇欲坠——约翰没时间抓到它了。

他转头对斯巴达中速度最快的凯丽大声喊：“抓住它！”

盒子落了下去——

——凯丽冲过来。

在盒子落下的瞬间，里面的岩石也掉了出来，凯丽纵身一跳，抓住了那块岩石。她就地一滚，随即站起身来，手里牢牢地握著那块石头，随后将它交给了约翰。

这东西是一块花岗岩，含有一些宝石状的东西，不断反射着光芒。它有什么特别的呢？约翰把它放进自己的弹药包，接着一脚踢翻了那台圣约人发射仪。

他听到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听起来像是一大群咕噜人和豺狼人。

“快离开这儿，斯巴达们。”

他用手挽住詹姆斯，协助他行动。他们跑进地下室，小心确保自己不靠近那两个被钉在地上的巨怪。接着小队通过排雨沟，进入了下水道。

他们在污水中快速行进，一路跑到地下管道系统的边缘、快要进入蔚蓝海岸城外稻田的地方才停下来。

弗雷德在头顶的管壁上装好地回路式无线电收发器，又向外拉了一根简陋的天线。

约翰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城市。女妖战斗机绕着高耸入云的楼群不断盘旋。空中那三架运兵船正用蓝色探照灯搜查着下面的街道。咕噜人好像发疯了似的，不断咆哮吼叫。这些声音汇集成一片难以言喻的嘈杂。

斯巴达们走到海岸线，然后进入林木线内，在森林里向南方行进。詹姆斯在路上摔倒了两次，最终陷入昏迷。约翰把他背到肩膀上，继续前进。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支咕噜人巡逻队，不得不停下脚步隐蔽起来。这些异星人直接从他们身边跑过，不是完全没发现他们，就是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谁。这些野兽以最快的速度向城市的方向冲去。

当他们快到汇合点时，约翰打开了通讯频道。“绿组队长，我们已进入你的警戒区，正在赶过去。以蓝色烟雾为号。”

“准备完毕，就等你了，长官。”琳达回答道，“欢迎回来。”

约翰引爆一枚烟雾弹，随即走进空地。

鹈鹕运兵船完好无损。哈兰德军士和他的陆战队员们正在飞船旁边守卫，被解救的人质也已经安全送进飞船。

蓝组和绿组就藏在附近的灌木和树丛中。

琳达走上来，她挥手示意自己的队员把詹姆斯送进鹈鹕运兵船。“长官，”琳达说，“所有平民已经登舰，随时准备出发。”

士官长需要放松，需要闭上眼好好睡一觉。但他即将面对的是整个任务中最危险的步骤……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最后关头。

“很好，再搜索一遍警戒区，确保没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们来到这里。”

“是，长官。”

哈兰德军士走过来，行了个礼。“长官，你是怎么办到的？这些平民说是你们把他们救出城市——从一支圣约人军队身边溜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

约翰神情古怪地点头说：“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军士。”

哈兰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又转头看了看其他斯巴达。“明白，长官。”

当绿组队长向约翰报告说周围没有异常情况，所有斯巴达都登上鹈鹕运兵船。

詹姆斯已经恢复意识。有人帮他摘下头盔，让他的头枕在一卷毛毯上。他的双眼因为疼痛而满含泪水，但他仍设法用左手向约翰敬了个礼。士官长向凯丽打了个手势。她配了一服止痛剂给詹姆斯服下。他再度陷入无意识状态。

鹈鹕运兵船升上天空。两轮太阳从远处地平线跃出，蔚蓝海岸城的一切在晨曦中越来越清晰。

运兵船突然直接加到全速，折向南方。

“长官，”飞行员用通讯器向约翰报告，“我们收到多个雷达波信号……大约有两百架女妖战斗机在向蔚蓝海岸城回航的途中。”

“我们会注意，中校，”约翰回答说，“做好承受电磁脉冲和撞击的准备。”

士官长打开了他的远距离无线电收发器。

他迅速键入最后的安全解锁代码，接着将起爆信号发送出去。

第三轮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一瞬间它遮盖了群星的光芒，接着迅速冷却——由黄色变为红色。最后，黑色的烟尘遮天蔽日。

“任务完成。”他说。

第二十二章

军历 2552 年 7 月 18 日 2120 时

UNSC 易洛魁号，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轨道军事集结地

凯斯上校斜倚在易洛魁号舰桥的扶手上，看着显示屏上显现的一片狼籍。第四行星的外太空遍布着残骸和碎片：圣约人和 UNSC 战舰的躯壳懒散地飘荡着，它们的周围飘浮着装甲船壳的碎片，以及让雷达晕头转向的黑色金属碎片。即使再过一个世纪，路过这里的飞船都会以为进了太空中的百慕大三角。

阵亡将士的尸体大都已经抬了回来。

凯斯看着摇篮号庞大的残骸飘过，这个数公里长的大家伙现在安静而平稳地在行星外层轨道上绕着行星运动。在自转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下，它慢慢解体，钢架和金属残片在引力作用下慢慢弯曲。

圣约人的等离子能量束轻易地切开了它无数层的加厚超密甲板，就像一把刀一下子切开了一叠牛皮纸那样，十三位空间站的修理人员就死在了那里。

斯坦福斯司令“赢”了这场战斗——然而代价惨重。

凯斯调出伤亡和毁坏数据，在屏幕上一页页地翻看着，眉头不由得拧到一起。

UNSC 损失了几乎二十艘飞船，幸存下来的也受了不小的创伤，很多都需要在港口进行长达数月的维修。不下一千人阵亡，数百人受伤

——大多数难以治愈。还要算上地面上一万六千人的陆战队伤亡，以及蔚蓝海岸城中三十万死亡的平民。

所谓的“胜利”，凯斯苦涩地想。

蔚蓝海岸城现在已经成为硝烟滚滚的焦土，但第四行星依然牢牢地控制在人类手里。他们拯救了这颗行星其他地区所有的人，一千三百万条生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这场战斗才算有了价值。

也许这不过是胜利的天平向他们稍微倾斜了一点儿——原本他们是该被屠杀殆尽的。有一件事情是他从来都没有在学院跟学生们讲过的：有很多胜利依靠的是战略，但也同样需要依靠运气。

凯斯看着最后一艘登陆飞船从地面返回海巨兽号，接着，海巨兽号加速离开了该区域。

“搜索完毕。”多米尼克少尉报告，“我想这是最后一艘救生艇，长官。”

“确定一下，少尉，”凯斯回答她，“重新扫描一次，少尉，带我们再绕这个星球飞行一次。

“遵命。”洛弗尔少尉听上去疲惫不堪。

船员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为了搜寻幸存者，他们已经加派人手加班加点地工作。这次搜索后，凯斯会让他们休息一下。

凯斯看着他的船员，发现他们有些不同了。日吉和子少尉的步子轻快而坚定，好像她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决定下一场战斗的结果。这和她往常没精打采的样子截然相反。霍尔少尉以前老是装作精力充沛的样子，现在住确实是自信满满。多米尼克一脸兴高采烈，给舰队司令部起草报告时都是一脸非常轻松愉快的表情。就连洛弗尔少尉的疲惫不堪之中也透着一股子活力。

也许司令说得对，我们需要这场胜利。

他们击败了圣约人。实际上 UNSC 对圣约人的这次决定性胜利在三次小规模接敌后就获得了，远不能和科尔司令夺回丰饶星那场战争的规模相比。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场彻底的胜利：他们拯救了一个星球。

这让很多人看见了胜利的可能性，在他们心头重新燃起了少许希望。

但他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么？他们的胜利不过是因为够幸运，拥有两倍于敌军的力量。还有，也许圣约人的意图并不在战斗上面。军情局的头儿们待战斗一结束就来到易洛魁号上，他们表彰了上校杰出的指挥，然后拿走了易洛魁号接收到的那条信息的每一个比特。

当然，军情局的特务们从来不对他们的任何行动作出任何解释。

凯斯玩弄着烟斗，战斗在他脑中重演。不对，圣约人吃败仗不过是因为它们本就不想全力作战，只想配合地面部队拿到在第四行星上的某个东西，那条信息是关键所在。

“长官，”多米尼克少尉说，“来自舰队司令部的指令。”

“传给我，少尉。”上校坐回位置，电脑扫描了他的视网膜和指纹，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出一条消息。

联合国大空司令部优先级指令 09872H-98

加密方案：红色方案

公共密钥：文件 / 闪电一迷宫—4/

来自：迈克尔·斯坦福斯司令，指挥官，UNSC 海巨兽号 UNSC 分部第三指挥官（UNSC 代号：00834-19223-HS）

接收人：雅各布·凯斯上校，易洛魁号指挥官 / (UNSC 代号：
01928-19912-JK)

主题：务必立刻考虑

分类：机密 (B G X 指令)

/ 文件开始 /

凯斯，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刻回老家。军情局需要我们两人立刻到致远星总指挥部作军事汇报。

看上去我们亲爱的军情局特务们又要开始玩他们那套间谍的把戏了。

为你准备了雪茄和白兰地。

谨此致候。

斯坦福斯

“很好，”他自言自语地说，“多米尼克少尉，替我向司令致意。洛弗尔少尉，按照科尔协议制定随机航线，随时准备离开这里。我们先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航行一小时，然后再重新拟定方向，前去致远星军事区。”

“遵命，随机航线设置完毕，已经抹除以前航行留下的痕迹。”

“霍尔少尉，让船员们准备回船。我们得回家进行维修，好好地休养和恢复一番。”

“老天保佑，阿门。”洛弗尔少尉说。

尽管上级并未就船员们的奖励事宜下达命令，但上校相信他的船员们会得到很好的奖励。这是他惟一能弥补他们的。

易洛魁号沿着设定好的航线慢慢地加速离开这个星区。

凯斯上校回头，最后一眼看着四号星，战斗已经结束了……可为什么心头突然有种开赴另一个战场的感觉呢。

易洛魁号滑过一片钛粉尘海——这是一艘 UNSC 飞船被圣约人武器瓦解的残骸。微尘反射着 δ 星的光线，闪烁着红色和橙色的光辉，驱逐舰仿佛在一片血海中航行一般。

以后，或许会有灾变应急部队来把这里打扫干净而现在，望远镜里面，还能够看见摇篮号在不远处飘荡着。

一小片残骸靠近了易洛魁号。

这块碎片混在这无尽的碎片海当中，无论是雷达或是感应器都无法将它与其他碎片区分开来。

然而，假如有人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它与周围的碎片飘荡的方向截然相反。它跟着易洛魁号一起走……而且在慢慢靠近，显然有着明显的目的。

当距离足够近之后，它伸出一块小小的电磁铁，在这个电磁铁的引导下，夹到易洛魁号的第三引擎保护装甲上。这碎片随之贴在易洛魁号上，并马上进行拟态，变得和其他金属部件并无差别。

然后，这个小碎片打开一个摄像头，随着飞船一路前进，它把沿路的星辰的相对位置尽数记录下来。接下来的好几天它都如此，而且它还在不断充能——这里有足够的太阳能。当能量到达临界值后，一小片氮化铊记忆晶体就会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弹射出去，在其附近打开一个小小的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入口。如果记忆晶体的飞行路线完美，记忆晶体将能准确地找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圣约人数据接收点，与之建立链接。

……也就是说，易洛魁号的行踪将会完全落入圣约人的掌握之中。

第二十三章

军历 2652 年 8 月 12 日 1100 时

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UNSC 致远星军事堡垒，哈撒库克营区

士官长驾驶疣猪装甲车开过守备森严的大门，毫不在意重型机枪那黑洞洞的枪口——再说了，那枪口又没有瞄准他。当值的卫兵是一名陆战队军士，他接过约翰递来的身份证件，漂亮地敬了个礼。

“长官！欢迎来到哈撒库克营地。沿着这条路到内门哨卡，出示你的证件，他们会告诉你如何到中心区。”

约翰点点头。巨大的金属门向两旁滑开，疣猪装甲车的轮胎碾过砂石路面，开了进去。

哈撒库克营地坐落在致远星北部大陆的高地山脉上，是一处顶级的休养所。政府首脑、政界要人以及各界的精英人物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另外，这里还驻扎着一个师的老兵，他们都是些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陆战队员。

“长官，沿着蓝色大道去这个地方。”内门值勤的军士指着墙上的地图对他说，“将车停在访客停车区。”

几分钟后，主建筑群进入约翰的视线。他将疣猪停在规定的位置，大步走过这让他备感亲切的地方。约翰和其他斯巴达们受训期间曾偷偷摸进过这里。他还记得当时还很年轻的斯巴达们多次跑进来，“侵吞”这里的食物和补给品。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笑意，深吸口气，闻着矮松和鼠尾草的味道。约翰真的很想念这里，毕竟他已经离开太久了。

在约翰眼里，致远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会被圣约人侵扰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上百艘飞船，行星轨道上还有二十门马克V型磁力加速炮，它们都安装在太空轨道上。这些重炮由深埋在致远星地下的聚变发动机提供动力。每一门马克V型磁力加速炮都可以发射质量很大的高速炮弹，约翰相信即使是圣约人的能量盾，也禁受不起这种炮弹的冲击。

他的家园永不会沦陷。

哈撒库克营地的主建筑群外围着一圈高高的护墙和铁丝网，形成一道内墙。约翰走到内墙的大门跟前，朝站在那里的宪兵敬了个礼。

这名宪兵上下打量着约翰所穿的制服。接着，他猛地立正，眼睛瞪得浑圆，眨都不眨一下。他开口说道：“他们都在等您，长官。请往右走。”

卫兵对士官长以及他胸前勋章所作出的反应，在约翰眼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尽管军情局极力将斯巴达们藏在神秘的帷幕后面但斯巴达们及其事迹早就在军中传开了。三年前，在斯坦福斯司令的坚持下，他们的存在得以公开化。这显然是为了提高军队士气。

别人很容易就能看出约翰是名斯巴达。他足有两米高，体重超过一百三十公斤，肌肉像岩石一样结实，而骨骼则坚硬如铁。

在他的制服上还有个特殊的徽记：一只金色的、向前探出利爪的老鹰，仿佛准备随时出击。它的一只爪子里抓着三根箭头，而另一只则抓着一道闪电。

斯巴达的徽记并不是他制服上惟一引人注意的地方。绶带和徽章盖满了他的左胸。门德斯军士长会为他骄傲的，不过约翰早就不再关心那些数不胜数的荣誉了。

他不喜欢这种浮华的装扮。和其他斯巴达一样，约翰宁愿待在雷神锤盔甲里。没了这东西，他甚至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好像身上少了层皮。如今他已经习惯了那能增加速度和增强力量的盔甲，它能使他的思缘和行动同步。

士官长走进主建筑。从外面看，它就像一座简陋的木屋，只不过是比一般的大些而已。但它的内墙由A级钛合金制成，大部分房间和那些奢华的会议室都修建在地下一百米的岩石中。

他走进电梯，按下地下三层的按钮。到那里后，军警让他先到休息间，等待召唤。

哈兰德军士端正地坐在休息间里，读着一份《群星》杂志，不安地抖着脚。他看到约翰走进房间连忙站起来，向他敬礼。

“稍息，军士。”约翰说。他扫了一眼房间里摆放着的厚垫沙发，决定还是站着为好。

哈兰德不安地看着约翰身上的制服。最终他站直身，问道：“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长官？”

约翰点点头。

“您是怎么成为斯巴达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低下头看着地板，“我是说，如果有人想加入你们的部队，他该怎么做？”

加入？士官长思考着这个词。他自己是怎么加入的？二十五年前，哈尔茜博士选中了他和其他斯巴达。这是一种荣誉……但并非他自愿加入的。实际上，除了他的队员，约翰从没见过其他斯巴达。训练课程“结业”仪式上，他曾听到哈尔茜教授提过一次其他的斯巴达，门德斯军士长要去训练另一群斯巴达。可约翰从没见过他们，也没再见过军士长。

“你没法加入。”他对军士说，“你只能被选中。”

“我明白了，”哈兰德军士说着，皱起眉毛，“那么，长官，如果有人问起是否有人愿意被列入候选名单，请告诉他们算我一个。”

一名军警走进房间。“哈兰德军士，他们正在等你。”在走廊的远端，有一扇双层大门敞开着。哈兰德再次向约翰敬了个礼，并点了点头。

当军士走向门口时，正好和一个年长的男子擦身而过。这个人穿着 NUSC 军官制服，军阶是上校。约翰很快判断出这位男子的军阶——很据那光亮的肩章——而且判断出这个人是新近任命为上校的，因为制服很新。

约翰立正站好，敬了个完美无缺的军礼。“长官好！”他说。

这位上校停下脚步，上下打量着约翰。当他还礼时，眼中闪现出一丝笑意。“你好，士官长。”约翰换成稍息姿势。这位上校的名字——凯斯·J——就绣在他灰色的外衣上。约翰马上想起了这个名字的相关资料：凯斯上校，第四行星战役中的英雄。约翰想，至少是活下来的英雄之一。

凯斯看了一眼士官长的制服。他的目光在斯巴达徽章前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看了下约翰军阶徽记下的服役序列号。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很高兴又见到你，士官长。”

“长官，我不明白。”约翰不记得在哪里遇到过凯斯上校。约翰曾听过凯斯在第四行星创下的丰功伟绩，但从没亲眼见过他。

“我们很久以前见过。哈尔茜博士和我……”凯斯停住话头，“见鬼，我不应该说这个，这是被严厉禁止的。”

“当然，长官。我明白。”

军警又出现在门口。”凯斯上校，斯坦福斯司令要见您。”

上校冲他点点头说：“我马上去。”接着，他走近约翰低声说，“在里面可要小心。军情局的头头儿们被我们和圣约人在第四行星上的遭遇战所……”他思考着合适的词汇，“惹毛了。我还是先夹着尾巴为好。”说着他回头扫了一眼汇报。

“惹毛了，长官？”约翰一脸困惑地问。他本以为尽管代价不小，可 UNSC 的高层还是会为这场胜利而高兴，“但我们赢了。”

凯斯退后一步，夸张地扬起一条眉毛。“哈尔茜博士从没告诉过你胜利并不代表一切吗？士官长。”他抬手敬礼，接着说，“失陪。”

约翰连忙向凯斯敬了个礼。上校的话让他感到困惑不解，以至于凯斯已经走进电梯了，他还保持着敬礼的姿势。

胜利就是一切！可是像凯斯上校这样军功显赫的人怎么会对此有别的看法呢？

士官长竭力回想着，努力想出在军事史料或者哲学文章中是否看到过类似的理论。除了胜利，还能有什么呢？当然，还有失败……但他从很早以前就知道，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只能肯定一点，凯斯上校的话中并没有认为他们应该输掉第四行星那场战斗的意思。

不可理解。

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静静地站在这里，翻来覆去地思索着。终于，一名军警走进来，对他说：“他们在等您，长官。”

双层门打开了，哈兰德军士走了出来。这名年轻人目光呆滞，身体在微微颤抖，脸色比当初约翰在第四行星上初次遇到他时还要糟。

士官长冲哈兰德微微地点一点头，就走进了汇报室。大门在他身后徐徐关闭。

他的眼睛马上就适应了房间的昏暗。一张巨大的弧形会议桌摆在房间的远端。他头上的穹顶上布满了摄像头、扬声器和麦克风，犹如点点繁星。

约翰向会议桌走去，一盏聚光灯亮起，光线直打在他身上，并跟着他移动，一直将他笼罩在它的照耀下。

十几个身穿军队制服的男男女女坐在阴影中。尽管拥有增强了的视力，约翰也只能勉强看清他们愁眉不展的表情，还有那黄铜质地的枫叶群星徽章反射出的光亮。

他立正站好，向他们敬礼。

这个审查小组的成员并没有理会士官长，仍在相互交谈。

“凯斯截获的通讯信号只有这样解释才合理。”黑暗中，一个男人说道。一幅全息图像微微鸣响着出现在房间里。细小的地理标示在空中飞舞：方形、三角、直线，还有许许多多圆点。

对士官长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摩尔斯电码或是古阿兹特克人的象形文字。

“我同意这一点，”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阴影中响起，“但翻译软件无法得出任何结果。也许我们找到的并非什么全新的圣约人语。”

“它也可能是一种圣约人方言。”一个人说道。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士官长。“稍息，士兵。”他说。

士官长放下手臂。“斯巴达 117，前来报到。”

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个女子说道：“我们要祝贺你在这次行动中取得的成就，士官长。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不过，我们也要搞清楚一些你此次任务中的很多细节问题。”

她的口气中有些东西让约翰有些紧张。他不是害怕，但这种感觉却和他准备战斗时的感觉以及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的感觉相差无几。

“士官长，你肯定知道，”第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如果回答不实，或是隐瞒任何相关细节，你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约翰立即一阵怒火中烧。这个人说这话，好像是在暗示说约翰会忘记自己的责任。“我会尽我所能如实汇报，长官。”他以倔强的口气说。

全息影像再次出现，不过这次出现的是一段用斯巴达佩戴的头盔上的摄像头录下的录像。约翰注意到摄像器的编号，就是他自己的那台。录像快进一会儿，停了下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全息生物图像——他们在蔚蓝海岸城见到的那种飘浮在空中的生物。

“往回倒，请重新播放标号 1 到 9 的录像。”女子的声音说道。

录像马上动了起来，这个异星人正迅速地拆卸、重组一辆汽车的电动发动机。

“你有没有看到，”女子说，“这种生物和其他圣约人种族，比如咕噜人和豺狼人接触过？”

“没有，夫人。就我所见，它们一直单独行动。”

“那么这个呢？”她说道。与此同时，录像画面变成了斯巴达与身穿盔甲的巨大异星人战斗的画面，“你有没有见到它们和其他圣约人种族接触？”

“没有，长官……”士官长考虑片刻说，“哦，从某种角度说，是有的。您能从这里向前回退两分钟吗？”

全息影像迅速倒带。

“在这儿。”画面上显示出他和弗雷德在博物馆里发现的那个被压死的豺狼人。

“这个豺狼人背上的痕迹，我想，就是那两个大型异星人中某一个的脚印。”

“这意味着什么，孩子？”一个新的男性声音响起，听起来粗糙而沧桑。

“我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长官。毕竟我不是科学家。”

“说吧，士官长，”沙哑的声音继续说，“至少我很想听听有直接接触经验的人是怎么想的……至少可以换换思路。”

黑影中响起一阵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过了一会儿，整个房间又陷入了寂静之中。

“好的，长官。我认为很简单，这个豺狼人只是正好出现在大型异星人的行进路线上。而大家伙并没有叫它让路，自己也没有绕路，直接就这样从豺狼人身上踩了过去。”

“也许它们的社会存在着阶级体系？”老人喃喃说。

“让我们继续。”女子略显烦躁的声音插进来说。

全息图再次改变。画面上出现了一块石头，是士官长从博物馆带回来的那块。

“这石头，”女子说，“是一块典型的火成花岗岩，但其中刚玉所占的比例却是异乎寻常地高——它算是某种特殊的红宝石。这和我们从坐标格(13, 24)采集到的矿石标本相同。”

“士官长，你是从……”她顿了顿，继续说，“一台光电扫描仪①里拿到这块石头的，对吗？”

“是的，夫人。那些异星人将它放进一个红色的金属盒里，用可见光谱频段的激光扫描它。”

“这扫描仪上还连有一架红外能量束发射仪？”她问道，“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夫人。我的红外传感器捕捉到一次信号，那是被空气中的灰尘散射的激光传送信号。”

女子继续说：“这块岩石样本大致成金字塔形。其

①光电扫描仪，即大型异星人手中的红色盒子，这位女军官通过全息图像推断出那是异星人制造的光电扫描仪，用于快速鉴定出物体的组成成分。中的刚玉成分的结晶形态与任何已知的刚玉结晶形态都不同。不是双锥体或棱柱，也不是片状，更不是菱形体。用中子传感器从头到底扫描之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的图形。”

一系列的矩形、三角形、直线和圆点出现了。这些图案又让约翰想到阿兹特克文字。

德雅曾给斯巴达们讲过阿兹特克人，一个几乎被拥有优势战术思想和军事科技的西班牙人灭绝了的民族。圣约人和人类之间的战争结局，是否是这幕惨剧的再演呢？

“那么现在，”最初出现的男子声音再度响起，“讨论有关引爆哈沃克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你是否意识到，那次的行动消除了圣约人在蔚蓝海岸城留下的任何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你知道我们因此而失去了怎样的机会吗，士兵？”

“我得到了非常具体的命令，长官，”士官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由 UNSC 特种部队第三区直接下达的命令。”

“第三区，”那名女子低声说，“就是说……军情局。”

黑暗中传来了老人吃吃的笑声。一枝烟的烟头的微光在他的身影旁亮起，随即黯淡下去。“你是否想暗示说，士官长，”老人说道，“这次被我的同僚们称之为‘毁坏了所有证据’的行动，正是由他们下达的？”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合适的答案。无论约翰说什么，都肯定会激怒某些人。

“不，长官。我只是说因核弹爆炸造成的所有事物——包括‘证据’在内——的毁坏，都是完全遵守命令执行的，长官。”

那第一个出现的男子的声音低语着：“天啊……你还能指望从哈尔茜博士的玩具士兵们身上得到些什么呢？”

“够了，中校！”老人呵斥道，“这个人在战斗中的表现足以赢得所有人的赞扬……包括你在内。”

老人降低声调说：“士官长，谢谢。我想，我们要问的就这么多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找你。不过至少现在，你可以离开。你必须将在这里看到或听到的一切信息视为机密。”

“是，长官！”

约翰敬礼，转身走向出口。

大门敞开了，他走出去，门又在他身后关闭了。约翰深吸口气。他感觉好像刚下战场一样，并再次提醒自己，最后的阶段总是最危险的。

“我希望他们没对你怎么样……至少现在没有。”是哈尔茜博士。她坐在休息室里一张加厚软垫的椅子上。她穿着一条灰色长裙，颜色和她的头发很协调哈尔茜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轻轻捏了一下。

士官长猛地一个立正，“夫人，很高兴又见到您。”

“你怎么样，士官长？”哈尔茜问道，目光一直注视着他靠在前额上、保持敬礼姿势的手。约翰慢慢将手放下。

哈尔茜微笑起来。和那些向他敬礼，眼睛却离不开制服、勋章、绶带或斯巴达徽章的人不一样，哈尔茜注视他的眼睛。而且博士从不敬礼。约翰一直都不太习惯这些。

“我很好，夫人。我们在第四行星上取得了胜利能有一次压倒性胜利真是太好了。”

“当然好。”哈尔茜顿了顿，移开目光，低声说，“你想再来一次胜利吗？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

“当然，夫人。”约翰毫不犹豫地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士官长。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她转头对站在汇报室门旁的军警说，“把这该死的门打开，士兵。让我们赶快干完这件事。”

“是，夫人。”军警回答。

门打开了。

哈尔茜对士官长说：“我会和你以及其他斯巴达谈这件事的，很快。”接着，她就走进那间昏暗的房间，门在她身后关闭了。

此刻，士官长已经把这次审查抛在脑后，当然，凯斯上校那令人困惑的“胜利问题”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一旦哈尔茜有任务给他和斯巴达们，那肯定是个好任务。哈尔茜给了他一切：责任、荣誉、人生目标以及守卫人类的使命。

约翰希望哈尔茜博士再给他一个东西：赢得战争的方法。

第四部分

第二十四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25 日 0915 时

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第三区安全研究所 Ω 侧楼

“早上好，哈尔茜博士。”德雅打招呼说，“你迟到了四分钟又十八秒。”

“要怪也得怪保安措施。”博士向桌子上的人工智能挥了挥手，“军情局的防范措施越来越荒谬了。”

她把外套扔到椅子上，然后坐到桌子后面，叹了口气，第一千次从头脑里冒出来同一个念头：有扇窗户就好了。

这间私人办公室位于地下深处，位于军情局代号为“城堡”的超级安全研究所的Ω侧楼，而城堡本身就是位于山脉地下两公里处的一幢大型建筑，防弹，防渗漏，无坚不摧，无懈可击。

不过她得承认这样的安全措施也有弱点。每个早晨她都要花很长的时间降到这个地底迷宫，经过十余个检查点，把视网膜、指纹、声纹甚至脑电波都检查一遍。

自从她的计划被排除出高等项目名单之后，她已经被埋在这里数年了。参与过计划的人员都被遣派到了别处，她所查阅的分类资料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即使是军情局的特务们也对她的实验情况不感兴趣。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这倒还得感谢一下圣约人，她想。斯巴达计划长久以来一直被联合国太空司令部和科学界冷落，现在实践证明它基本上成功了。她部下的斯巴达们在无数次的地面战斗中证实了这一点。

斯巴达开始崭露头角之后，UNSC内部对计划的反对声就消失了。她原本捉襟见肘的经费一下子充裕起来。他们甚至在指挥中心总部所在的象征特权的奥林匹克塔楼给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她不假思索地婉拒了这个邀请。现在，那些大人物们要见她就得花半天时间来应付那些安全岗哨。这可太讽刺了——当初的流放如今倒成了她的防卫武器。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终于又可以让斯巴达计划重回正轨了。

她伸手去拿咖啡杯，一不留神碰倒了桌上的一叠纸，上面的几张纸散落到地上。她没去捡起这些纸，而是看了看杯底的残渣：已经有好几天没清洗了。

这位军队里最重要的科学家的办公室并没有很多人料想的那样整洁。各类资料 and 文件散落各处，立体投影仪冲着天花板，播放着一幅星图。墙上挂满了为“斯巴达 II 计划”设计的盔甲的照片和设计图样，各种嘉奖，还有大量的三年前军部公开这个计划时的新闻报到剪报。

他们被称作 UNSC 的“超级战士”。军部的大人物们向她保证，这种程度的泄密对于鼓舞民众士气是值得的。

开始时她极力抗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民众是被极易哄骗的。他们着迷于斯巴达们的英雄事迹，却忘记去关注这个计划的真实目的，以及计划本身的进行过程。等到真相被民众揭开的那一天，等到他们发现军队诱骗儿童，用孩子的克隆体替代本体，使每个被偷走的孩子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还有那些生化实验中存在着的显而易见的危险，舆论和民众大概会在夜间倒戈。

而最近发生在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上面的事件更是最后推了一把斯巴达和雷神锤计划，使他们都不得不迈出最后一步，提前进入最终阶段。

她戴上眼镜，要求查看昨天军事汇报会的文件，军情局的电脑系统再一次扫描了她的视网膜和声纹。

身份通过。侦测到无授权的人工智能存在。拒绝访问。

该死的，军情局越来越偏执了。

“德雅，”她沮丧地说，“特务们谨慎得很，我得把你关掉，不然他们不让我查看这些文件。”

“没问题，博士。”德雅平静地回答。

哈尔茜按动桌子上的电源，让德雅进入休眠状态。她暗想，这一定又是艾克森的把戏，这个杂种！她跟他们唇枪舌剑了半天，才避免让德雅被戴上军情局的镣铐程序……毫无疑问，他们是在找机会报复。

短暂而令人烦躁的等待之后，电脑系统最终还是“吐出”了她想看的文件。眼镜上的放映器直接把数据传到了她的视网膜上。

她浏览着文件，眼睛快速地跳动着，好像进入了 REM 睡眠阶段^①一般。终于，博士一把扯下眼镜，毫不爱惜地把它丢到桌上，嘴角露出一丝嘲讽般的微笑。

汇报会得出的惟一的结论是：军情局无法得知圣约人到底在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上千千了些什么。

^①Rapid Eye Movement，眼的迅速跳动（指人夜间做梦时的跳动）阶段，人做梦时必经的一个阶段。

他们只得出四条确切的信息。首先，圣约人大费周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块矿石标本；第二，那块火成岩中包含的依序排列的符号与它们秘密传送的那段信息中的符号完全相同——该信息已有部分被我方截获；第三，信息缺损度极低，从而确定，这段信息并非杂乱无章，毫无意义；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UNSC 的翻译软件无法将这些符号和任何已知的圣约人语种符号对应起来。

她自己的结论呢？她是这么认为的：这件奇怪的物品要么是现有异星人远祖遗留下来的，要么是属于某个尚未发现的异星人文化。

当昨天她在汇报会上丢下这句重磅炸弹之后，军情局的专家们无不大惊失色。尤其是那个十足傲慢的笨蛋，艾克森陆军上校。想到这里，她不禁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

无论事实与哪一个推论相符，它都让大人物们心里直打颤。假如这是圣约人的远古科技产物，那就说明人类实际上对圣约人文化还一无所知。二十年的研究和数亿资金的投入不过让人类了解到了外星人的等级构成而已。

而另一种可能性——它来自另外一个种族的文化，就让问题显得更严重了。艾克森上校和某些个大人物的逻辑思维立刻由此推演到人类得和两个种族同时作战的结论上去了。真荒谬，他们连一个都打不过，同时与两方作战岂不等于送死么？

她揉了揉鼻梁，无论现实有多残酷，总会有一线希望的。

会议之后，UNSC 特战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直属部队，由现有的UNSC 特别行动部与斯巴达士兵组成。军情局也展开了新的行动：筹备资金，进行大量的侦察工作。隐形巡游舰被派往各地侦察圣约人的行动。

而哈尔茜博士的雷神锤计划终于见到了绿灯，进行得异常顺利。

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老实说，这种感觉存在已久。

这是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项工作的鼎盛阶段。她知道这是有风险的，像是在玩大满贯，赢的几率很小，然而回报也是极为丰厚。

计划的结果会是对圣约人作战的胜利，还是全体斯巴达的灭亡？

头顶上的全息投影晶体的温度高了起来，科塔娜出现在桌子上，双腿交叉，坐在那里——实际上她的屁股离桌面还有一厘米的距离，她是悬在半空中的。

科塔娜身材纤细。随着情绪和环境亮度的变化，她的皮肤呈现的颜色会毫不相同，从海蓝色到绛紫色不等。她一头短发，脸庞出奇地清丽，发亮的身体上闪烁、涌动着无数的数据。从一个适当的角度看她的话，你甚至能够透过这鬼魅般的身形看清里面的结构。

“早上好，博士，”科塔娜打了个招呼，“我已经读过会议报告——”

“——它被列为最高机密并只能用眼睛阅读的档案。”

“嗯……”科塔娜默声了，“我想我一定是没注意到。”她跳下桌子，围着博士转了一圈。

科塔娜身上有在军情局看来最不守规矩的软件程序，以及使用这些程序去破解一切的决心。这都是她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每当她烦躁的时候，总会把军情局的安令系统搞得一团糟……她经常烦躁。

“我认为你已经浏览过那些从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带回来的各种数据了呢。”哈尔茜说。

“我想我一定在哪儿看过了。”她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你的分析和结论是？”

“除了数据，还有很多线索值得思考。”她望向空中，似乎在读什么的样子。

“哦？”

“四年前，一个地质勘探小组在第四行星曾发现过一些类似的岩石标本——不过，这个资料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正确。地质学家认为那是早年陨石撞击行星后的遗留物，只在巨大的冲击坑里才有发现。计算表明这些冲击坑有六千年的历史——”科塔娜停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当然这些数据很可能因人为原因而不够准确。”

“没错。”博士干涩地回答。

“我已经，呃，我正在整理 UNSC 天文局的一些资料，在他们长年观察而建立起的观测数据库里，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离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四千光年远的位置有一个黑洞，有一股极强大的能量束传递信号反向散射着那正不停膨胀的天体上的物质——也就是说，当这道信号正不断加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经过黑洞的时候，被黑洞捕获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根据狭义相对论。这个信息残留在那里的部分一直都被冻结在黑洞视界①的边缘。”

“我认为你说得没错。”博士说。

“这段冻结的信号包含的符号与奥克坦纽斯座 σ 区第四行星上的矿物样品里的是相同的。”科塔娜叹了口气，“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法破译这段信息……到目前为止。”

“那么你的结论是？”

“缺乏足够的数据来下最终结论。”

“猜想一下呢？”

科塔娜扁了扁嘴。“有两种可能性：它来自圣约人的祖先或者是另一个智慧生命种族。”她板起脸，“假如这是另外一个种族的制品的话，那么圣约人的目的很可能是获取他们的科技。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会给 UNSC 特战部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我清楚这一点。”哈尔茜打断她的话——假如不加阻拦的话，科塔娜可是会唠叨上一整天的，“其中一个机会就是斯巴达II计划。”

科塔娜噌地转过身，睁圆了眼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科塔娜，”博士奇怪地望着她，“居然有我知道得比你多的事情发生？”

科塔娜的全息影像扭曲了，然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我原以为这是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计算一下概率给你看。”

“不用了，谢谢，科塔娜。”哈尔茜急忙婉言拒绝。

这让哈尔茜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比父母还要聪慧，如饥似渴地阅读，讨论，学习，并且总是希望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博学。

科塔娜很容易让哈尔茜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理由很简单。

科塔娜是个“聪慧”的人工智能，是一个高等的人工智能。坦白的说，用“聪慧”和“愚笨”来形容人工智能的水平不怎么恰当，因为所有的人工智能都非常有只会。但科塔娜更加特别。

那些所谓的“愚笨”的人工智能受动态记忆处理模型的限制，虽然在专业领域有着精湛的才能，但总是缺乏“创新性”。比如德雅，她非常专业，但是也有局限。

而像科塔娜这样聪慧的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上却不受限制。她的知识库和创新性可以不受限制地不断更新和增强。

然而她也会为自己的天赋付出代价。总有一天，她会成长到一个出现自我干扰的阶段。总有一天，她会把所有的能量和资源都花费在过度的思考上，就想一个人超负荷地用大脑思考，却忘了给自己的心脏和肺提供氧气一样。

如同和哈尔茜相处过的其他“聪慧”的人工智能一样，科塔娜应该会在七年之后“死去”。

但科塔娜的大脑却是哈尔茜遇到的人工智能当中独一无二的。人工智能的程序模型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那是先往人的大脑神经网络中输入电流，得到一个神经信号电流的传递路线，然后再用纳米超导材料把这个传递路线复制下来。这种科技会毁坏被当作复制模板的人脑，所以一般只能挑选一个已经死去的、生前愿意死后做人工智能原型模板的人，然后使用他的大脑创造人工智能的程序模型。科塔娜这个人工智能使用的大脑原型就是他们能挑选出来的最好的。担负的任务的成败和整批斯巴达们的生死息息相关。

在哈尔茜博士的坚持下，军情局小心翼翼地克隆了她自己的大脑，并往克隆大脑中输入记忆。二十个克隆大脑里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从字面上来说，科塔娜来自哈尔茜的大脑，就像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颅中出生的一样。

甚至可以说，科塔娜就是哈尔茜。

科塔娜紧张起来，好奇心也被调动了起来。“那么，雷神锤盔甲什么时候开始全面实战化。我又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快了，等系统做完最后的一些修正后。”科塔娜轻轻一“跃”，转身看着墙上的照片。她用指尖轻轻触摸着照片光滑的表面，“哪一个会是我的？”

“你想要哪一个？”

她立刻冲向照片堆正中间的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一个人。那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正在斯坦福斯司令面前立正站着，而司令则把 UNSC 的荣誉徽章佩戴到他原本就已经缀满奖章的胸膛上。

科塔娜用指尖勾勒着他的轮廓。“他看上去很严肃，”她轻轻地说，“眼睛那么深邃，就像原始野兽一般充满吸引力。你说呢，博士？”

哈尔茜博士涨红了脸，她当然也这么认为，科塔娜在很多方面都与她一致，除了一点：她没有像博士那样受到军队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而保留了人的本性。

“我想你最好另外选——”

科塔娜立刻回身望着她，扬起一条眉毛，一脸的嘲讽。“是你问我要哪一个……”

“不过随口问问罢了。我并没有给你自由选择‘载体’的权利，再说，还得考虑一下你和他之间神经系统的兼容度的问题。”

科塔娜眨了眨眼睛。“将他和我的神经系统调整一下，达到百分之二的吻合度。我们就能通过这个相同的新神经系统作为接口，毫无问题地相互融合。事实上——”她把视线投向远方，体表上的数据流变得更亮更快，“——我已经专门为此订制了一个接口缓冲区，那样

的话，就只需要零点零八个百分点的吻合度了。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契合了。

“事实上，”她羞怯地补充道，“我可以立下军令状。”

“我明白。”哈尔茜博士回答说。她站了起来，沉默着踱起步来。

她还在犹豫什么？融合会是天衣无缝的。可是科塔娜选上他会不会仅仅是因为他是博士最钟爱的斯巴达？这会带来麻烦么？谁来保护他更好一点儿呢？

哈尔茜博士走到照片前。科塔娜说：“他受到嘉奖，因为他曾经独自冲到圣约人的碉堡里，解决了二十个敌人，并且救出了被定向能武器炮台困住的一个陆战排。我读过这个报告，但我还是无法想像他是怎那么做到的。”

哈尔茜回头看向科塔娜，凝视着她半透明的双眸。“你读过他的资料？”

“我刚刚又读了一次。”

“那么你该知道在斯巴达小队当中，他不是最快，也不是最壮的。但毫无疑问，他是最勇敢的——或许说是最幸运的。而我的个人看法是，他是最出色的。”

“没错，我同意你的分析，博士。”科塔娜飘近她。

“那么你能保证在必要的时候让他牺牲生命吗——假如那是完成任务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博士平静地说，“你能否做到看着他死去？”

科塔娜愣了一下，她体表的那些符号都卡住不动了。最后她回答说：“我的最优级阿尔法指令是完成任务，斯巴达或者是我的生命只排在第二位。”

“很好，”哈尔茜博士坐了下来，“你可以选择他。”

科塔娜绽放出一丝笑容，身体也随之明亮耀眼起来。

“现在，”哈尔茜敲敲桌子提醒她，“告诉我你选择哪一艘飞船来完成这次任务。”

科塔娜摊开手心，露出一个精致玲珑的翠鸟形 UNSC 巡洋舰模型。

“秋之柱号。”科塔娜说。

哈尔茜博士向后一靠，双手交叉。舰队中的新式巡洋舰已经非常稀少，只有几艘残存……而且都退回到近地殖民区用于防御了。这艘破烂货却并不是它们中的一员。

“秋之柱号已经有四十五年船龄了，”科塔娜继续说，“翠鸟形飞船一向以小巧著称，即便是改造成巡洋舰，船体也不大。它几乎只有马拉松型巡洋舰的三分之一大小。

“翠鸟形飞船并不适于长期服役，实际上舰队一般都是拿它们当临时战斗军舰，凑合着用。秋之柱号在 2550 年的时候为了投入到在道拉达斯之的战斗而被重新组装过。马克 II 型聚变引擎所产生的动力只有如今核反应引擎的十分之一。就目前的标准来说，它的武装力量很弱。改装后，它才拥有了一台磁力加速炮和六个射手型导弹发射舱。”

“惟一特别的是它的骨架。”科塔娜像脱手套一般，随意地剥去全息模型的外壳，“这个结构的设计者是罗伯特·麦克利斯博士，于 2510 年参加建立了火星上的雷伊希-麦克利斯船坞。那时候，这种骨架复杂、蜂窝式的设计方案因耗资巨大而备受指责，建造了几艘船后，该方案就惨遭遗弃，束之高阁。然而，翠鸟形飞船有个外号叫‘打不死’。报告表明，即使在几乎所有的间隔舱的隔板都被击破、百分之九十的护甲被穿透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飞行。”

“它们的战斗记录呢？”哈尔茜博士提出。“没有。”科塔娜回答说，“它们机动性不好，在战斗中用处不大。可以说，它们在舰队中的存在简直是个笑话。”

“很好，”哈尔茜博士点头说，“我同意你的选择，马上开始改装工作。”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船长和船员。”

“没错，要个船长。”哈尔茜推了推眼镜，“我有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有优秀的战略天赋。我会给你他的资料，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她把文件交给科塔娜。

科塔娜微笑地看着文件，很快就敛起笑意。“他在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的行动居然是在飞船未装备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完成的？”

“他的飞船因为技术原因，来不及装载人工只能就离开了码头，我相信他并没有抵触人工智能的意图，实际上，战后他的第一个请求就是给易洛魁号装备一个人工智能。”

科塔娜还是半信半疑。

“最重要的是，他有这项任务最需要的素质，”博士最后说，“这个人能够保守秘密。”

第二十五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27 日 0800 时

波江座ε星系，舰队司等部军事基地，致远星

这是约翰第三次走进这间戒备森严的简报室。圆形房间里到处都萦绕着秘密的气氛，味道就和这里经常被讨论的那些高度机密一样。他每次到这里来，命运都会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次是他被征召加入斯巴达的时候，那简直像是上辈子的事了。他还记得哈尔茜博士那时看上去是多么年轻。第二次是他的斯巴达训练课程结业仪式上，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门德斯军士长。当时军士长就坐在他身旁——也就是他现在坐着的这个位子。

那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有种感觉，从今天起，一切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他周围坐着二十多个斯巴达：弗雷德、琳达、约书亚、詹姆斯，还有一些他已经几年没与之说过话了的同伴。十几年持续不断的战斗让这些斯巴达被分派到相隔数光年的不同战场，但他们始终团结如前。

哈尔茜博士和凯斯上校走进房间，斯巴达们站起来向他们敬礼。凯斯回礼后说：“稍息。”他护送哈尔茜走到讲台，然后坐到了一旁。

“晚上好，斯巴达们，”哈尔茜说，“请坐。”他们齐刷刷地坐下，动作整齐划一。

“今天在这里的人，”哈尔茜说，“是所有幸存的斯巴达——但有三人因所在的战场过于遥远，无法召回。在过去的十年中，只有三名斯巴达阵亡，一人重伤无法继续服役。你们是整个 UNSC 的部队中表现最优异的队伍。”她停下来，注视着他们，“又见到你们，我非常高兴。”

哈尔茜推了推眼镜，继续说：“斯坦福斯司令要我就下一次任务向你们作个简报。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请你们暂时先忘掉日常条例，可以在我的陈述过程中随时提问。好，我们的目标是：圣约人。”

他们头顶上的全息投影仪预热后，在哈尔茜博士的左侧投射出一列各种类型的圣约人舰船，包括轻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在她的右面则是圣约人各种族的图像，大概有真实大小的三分之一。一个咕噜人，一个豺狼人，还有约翰在第四行星上见到的“飘游”生物，以及那种身穿重甲的巨怪。

肾上腺素在约翰体能奔腾。他的理智知道这些只是全息图像……但长期战斗的本能，让他习惯于先杀死眼前出现的敌人，再考虑细节。

“我们对圣约人还知之甚少。”哈尔茜博士开始说，“它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思维方式仍是个谜，但我们的情报分析部门得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假设。”

她停顿片刻，继续说：“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下面的资料属于机密。”

“我们知道圣约人——这是根据它们对自己的称呼翻译过来的名字——是数个不同外星种族的联合体。我们相信它们社会内部存在某种阶级划分，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划分系统的具体细节。我们最合理的猜测是，圣约人习惯于征服并‘吸收’一个种族，将其力量收归己用。

“圣约人的科学与其说是发现和创造，不如说是模仿甚至抄袭，而且只是它们已经在圣约人社会中普及了的‘吸收文化’的一个副产品。但这并不表明它们缺乏智慧。在第一次遭遇战中，我们就发现它们会从我军废弃船只中搜集了计算机和其他网络部件，而且学习速度快得让人吃惊。

“在科尔司令到达丰饶星之前，圣约人就开始使用自编的、非常简单的骇客软件入侵我们飞船的人工智能系统。短短几周内，他们就基本掌握了我们的电脑系统以及我们的语言。而我们对圣约人计算机系统的破译工作如今还只是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而就连这样小小的成就也已经花费了我们十余年的艰苦努力。

“自那以后，圣约人入侵我们电脑系统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就是为什么科尔协议如此重要，并将任何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以叛国罪论处的原因。也许有一天，圣约人不再需要俘虏我们的飞船，就能盗取我们的导航数据库。”

士官长偷偷瞟了一眼凯斯上校。他手里拿着一个烟斗。这名 UNSC 军官点燃烟斗，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哈尔茜博士和那些圣约人舰船的图像。他轻轻摇了摇头。

“正如我之前所说，”哈尔茜继续说，“圣约人的社会是由遗传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同的几个种族融合而成的阶级社会。”她指了指咕噜人和豺狼人的图像，“这些有可能是它们的军队或战士阶级。由于它们一直是被当作消耗我方弹药的牺牲品，大规模地投入地面战场，所以可以推论它们并不属于上层阶级。另外，我们相信圣约人中还有一个‘种族’充当战地指挥官的角色，我们暂时称之为‘精英’。”

她走向飘游的多触手生物。“我们认为这是圣约人的科学家。”当她走近时，外星人的图像开始变化起来。画面再次显现出它拆卸一辆电动汽车的情景。约翰马上认出这段录像是他在战场上拍摄下来的……

哈尔茜又指着异常高大的异星人说，“这是在鲸鱼座 X 星系第四行星上拍摄的图像。这个重装甲战士所处的阶级地位显然比咕噜人和豺狼人都高。”这个巨大的异星人也在运动，仿佛正进行战斗。哈尔茜将图像定格。

她转过身走向讲台。“军情局推测，至少还存在另外两个阶级。一个是可以充当军队指挥官的‘精英’阶级，它们同时也可能是圣约人飞船的驾驶者。另外还应该有一个领导阶级。我们在一些被破译的圣约人通讯信息中看到过它们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她看了看自己眼镜上的数据屏幕，“啊，对，‘先知’。我们认为这些先知实际上就是领导阶级，在其他阶级眼中，它们有着近乎宗教式的崇高地位。”

哈尔茜摘下眼镜。“这就是召集你们来的原因。你们这次的任务将涉及这些所谓的‘先知’。整个任务的执行过程包括四个步骤：

“一，你们将和一艘圣约人飞船交火，将其重创，但不是摧毁。”她转头对凯斯说，“我将这一任务交给指挥能力超群的凯斯上校和一艘刚刚改造完毕的飞船，秋之柱号。”

凯斯上校冲她略一点头，若有所思地用烟斗嘴轻轻拍打着嘴唇。据士官长所知，迄今为止他们还未能俘获任何一艘圣约人飞船。他读过凯斯上校提交的第四行星战役中那次非常规战略行动的报告。他思索着夺取一艘圣约人飞船的可能性。即便对于斯巴达，这也会是异常困难的任务。

“二，斯巴达们将登上受重创的圣约人飞船，粉碎舰上人员的反抗，侵入它们的导航数据库。找到它们母星的位置——就像它们一直想通过我们的飞船找到地球一样。”

士官长举起手。“有什么问题，士官长？”

“夫人，会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和我们一起行动，去破解圣约人舰船电脑系统吗？”

“其实，”哈尔茜说着，移开看着约翰的视线，“我正要说到这点。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技术人员不会阻碍你。事实上，他们还会在战斗中发挥大作用。我很快就会向你证明这一点。”

和凯斯上校“胜利并非一切”的言论一样，哈尔茜博士的这个回答对约翰来说，就像个谜语。计算机技术人员怎么可能不在战斗中拖斯巴达的后腿呢？就算他们具备战斗素养，也会成为整个作战计划上的薄弱环节。如果他们不会战斗，那么斯巴达们就必须在极度危险的战斗区域被迫给这些“易碎物品”当保姆了。

“第三阶段，将被俘的圣约人飞船带回它们的母星。”

约翰脑海中与上浮现出几个问题。谁来驾驶外星飞船？会有人能解读圣约人飞船控制系统吗？既然 UNSC 从未俘获到圣约人飞船，那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大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还有，当进入它们的星系时，是否要向外发送圣约人飞艇识别码？或者说悄悄潜进去？

斯巴达们所受的训练告诉他们，当一个计划涉及到过多未知情报时，就应该中止这一行动，重新考虑它的可行性。不可解答的问题会导致阻碍，而阻碍意味着受伤、死亡乃至任务失败。

但他把这些疑问都暂时埋在心里，没有提出来。哈尔茜教授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四，你们将潜入并俘虏‘先知’，并将它们带回 UNSC 控制星区。”

士官长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对于圣约人控制的星域，他们一无所知。而圣约人的领导阶层人物——“先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

门德斯军士长曾告诉他要信任哈尔茜博士。约翰决定先听完所有细节再说。如果贸然发问，可能会影响哈尔茜的权威性。这是他最不希望在其他斯巴达们面前发生的事。

尽管如此，有件事他还是必须搞清。士官长再次举起手。

哈尔茜冲他点点头。

“哈尔茜博士，”他说，“您是说‘俘虏’圣约人领导阶层人物，而不是‘消灭’它们？”

“完全正确。”她回答，“我们对圣约人社会的评估报告表明，如果我们杀害一名领导阶级人物，势必会使战争升级。你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所俘虏的圣约人领导阶级人物的安全。你要将它们安全地带回 UNSC 指挥部，到时候我们可以用它们作筹码，进行停战谈判，也许甚至可以和圣约人缔结和平条约。”

和平？士官长咀嚼着这个陌生的词汇。这就是前些日子凯斯上校想说的吗？那个除了胜利和失败以外的第三种选择？没错，如果你选择不玩一个游戏，那就既不会胜利，也不会失败。

哈尔茜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我想你们中有些人已经对这一任务有所疑虑，但我以后会向你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详细解说任务。就我以及其他很多人看来，这场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我们最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到底有多糟。军情局预测，在几个月——最多一年——之后，圣约人将确定我们的近地殖民区所在的方位，并摧毁它们……然后向地球挺进。”

士官长早就听到过一些流言，但他听了就把它丢在一边，一点儿也不在意。如今从他信任的人口中听到这些话，真让他从头冷到脚。

“你们的任务是阻止这一悲剧发生的关键。”哈尔茜皱起眉，低下头，然后再次抬头注视他们说，“这次任务的风险非常大，未知因素太多，而我们又完全没有时间去收集必要的情报。我已经说服了太空司令部，不强制你们执行这个任务。现在斯坦福斯司令所需要的是，志愿者。”

士官长明白过来了。哈尔茜博士也并不确定这次任务到底是让他们死得其所还是随意浪费他们的生命。

他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与此同时，其他斯巴达也同样站了起来。

“好，”哈尔茜沉默片刻，拼命眨了几下眼睛，“非常好，谢谢你们。”

她走下讲台。“之后几天我将和你们进行单独谈话，布置任务。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将我们的电脑专家带上圣约人飞船……我还要给你们看一个可以将这一系列任务串成整体的关键环节：雷神锤。”

第二十六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29 日

波江座 ϵ 星系，UNSC 军事禁区 01478-B, 致远星

射击场上异乎寻常地安静。这里的空气本该充满嘈杂：自动武器开火时发出的时断时续的尖啸声，士兵进行战斗训练时急促的叫声，还有那些教官充满咒骂的呵斥声。约翰皱了皱眉，驾驶疣猪战车经过哨卡。

训练场上的寂静让他心中有些不安。

可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临时加派的警备人员。今天在门口巡逻的军警是平时的三倍。

约翰停好疣猪战车，走向一支三人组成的军警小队。“请问有何公干，长官？”领头的军警说。

约翰一言不发地递上他的文件——直接由最高层下达的命令书。那名军警明显紧张起来。“长官，我很抱歉。哈尔茜博士和其他人正在准备及恢复区等您。”

他扬手，向约翰敬礼，接着打了个手势，让大门打开。

在测绘图上，这个训练场被标注为“UNSC 军事禁区 01478-B”。不过在这早受训的士兵却给了它另一个名字——“炼狱”。约翰很熟悉这个营区，斯巴达们早期训练时，很大一部分的训练课程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这片场地被分为三个区域：障碍训练场，射击训练场，以及准备及恢复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准备及恢复区都是充当紧急救护站的

角色。约翰受训时，去过这个救护站不少次，也在里面待过不短的时间。

士官长快步走向一栋预制板建造的房屋。又有两个拿着 MA5B 突击步枪的军警重新检查了他的证件和命令书，这才放他进入。

“啊，你终于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快来，孩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最好跑着进来。”

约翰停住脚步。讲话的是个老人，至少六十多岁；他穿着随舰医生常穿的连身衣和自袍。没有军衔徽章，约翰想飘，内心升起一阵刺痛。有那么一会儿，他仿佛看到了他的同伴们——都非常年轻，他们又打又踢，将那些并非军队编制人员的训练教官们打到失去知觉。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中闪过，清晰如昔。

“您是谁，长官？”他谨慎地问道。

“我是一名 UNSC 的上校，孩子，”老人淡淡一笑说，“不过今天我没时间注意我的军容军貌，没有穿上制服。跟我来。”

他是一名上校，还给我下了新的命令。很好。“是，长官。”

穿着医官白色长袍的上校带着约翰走进准备及恢复区的医疗舱。“请把衣服脱掉。”他说。

约翰迅速脱下制服，将其整齐地叠放在旁边的盖尼式床①上。上校走到约翰背后，在他的脖子和后脑上涂抹着一种气味难闻、冰凉刺骨的液体。

过了一会儿，哈尔茜博士走进房间。“只要一会儿就好，士官长。我们要给你的本来已经很符合 UNSC 设置标准的神经系统进行一些升级。请你安静躺好。”

士官长照她的话做了。一名医务人员在他的脖子上喷了些麻醉药。约翰感到皮肤一阵刺痛，接着慢慢变冷，最终完全麻木了。他感到皮

肤被割开，一连串咋哒声在头颅中回荡，却又感觉是那么地遥不可及。接着是一道能量束，然后又是一次麻药喷雾。他眼前金星飞溅，感到整个房间都在旋转，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他感到视线变得模糊；赶紧迅速眨了几下眼，整个世界又恢复了正常。

“很好……手术完成。”哈尔茜博士说，“请跟我①盖尼式床，一种装有轮子的金属担架，用于搬运病人。来。”

约翰接过上校递来的一件纸质睡袍，穿上，跟着他走出房间。

训练场上有一栋临时搭建的圆顶指挥帐篷，它白色的预制板墙在轻风中微微颤动着。

十名军警拿着突击步枪，站立在帐篷周围。士官长注意到他们并非常规陆战队员。金色的彗星徽章象征着他们的身份——轨道空降突击队。是的，正是些“地狱空降者”。这是一支实力强大、纪律严明的队伍。约翰的脑海中闪过一段回忆：几名士兵——几名“地狱空降者”——的鲜血浸透了拳击台的垫子。

约翰一看到这些突击队员，就觉得肾上腺素在体内激荡。

哈尔茜博士走近门口的军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他们接过证件，又扫描了她的视网膜和声纹。接着对士官长进行了同样的检查。

他们确认了约翰的身份后，连忙向他敬礼——其实严格来讲他们没必要这么做，毕竟约翰现在没穿制服。

约翰礼貌地向他们回礼。

这些士兵一直巡视着四周，时刻保持警戒，仿佛下一刻这里就要发生什么突发事件似的。约翰愈发不安——很少有什么能让轨道空降突击队感到不安的。

哈尔茜博士领着士官长走进去。帐篷中央是一个平台，那上面有两根柱子，撑起一套雷神锤盔甲。士官长知道这不是他自己那套。他

那件盔甲经过这么多年战火的洗礼，合金外壳上早就布满划痕，原本闪亮的绿色也褪成青褐色。

可这套盔甲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损，整个表面都闪烁着金属的光泽。约翰注意到它的盔甲层略厚一点儿，而黑色内衬上的结构也更为复杂。核动力背包比原来大上一半，关节处布满了明亮发光的细小槽口。

“这才是真正的雷神锤盔甲。”哈尔茜博士轻声对他说，“你们之前所用的那套，从性能上讲只能算雷神锤盔甲的一个零头。而这套……”她转身面对士官长，“……拥有我所能期望的一切功能。穿上试试吧。”

士官长脱下睡袍，在两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穿上了这套盔甲。

他穿衣服时，哈尔茜移开了目光。

尽管这套装甲比他过去的那套更大、更重。但当他穿好，启动它之后，却马上觉得它变得如空气般轻盈。非常合身，生化层贴上他的皮肤，迅速升温，随即又慢慢冷却下来，直到与他的体温匹配。

“我们做了数百项技术改进，”她说，“我待会儿会把说明书给你。这其中有两项改进是对整个系统的重大改变。这可能需要你……去逐渐适应。”

哈尔茜说着，皱起眉头。约翰还从没见过她如此忧心忡忡。

“第一，”哈尔西说，“我们复制成功并改进了战争中豺狼人用来对付我们的能量盾发生器，你也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

这套盔甲有能量盾？士官长知道军情局一直在努力学习圣约人的科技，斯巴达们也一直遵守着尽可能收集圣约人科技装备的命令。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已经宣称在人工产生重力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不再使用自旋产生重力的老办法了。部分 UNSC 飞船已经进行过这种新的重力产生系统的安装、使用测试了。

而现在，雷神锤盔甲拥有了能量护盾。这又是一项令人震惊的突破。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没能破解圣约人的护盾技术。大部分科研人员在这项研究出成果之前就已经放弃，退出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哈尔茜有些担忧的原因——也许还有些技术缺陷没有解决。

哈尔茜博士冲技术人员点点头说：“开始吧。”

他们转身走到一座操控台前。一名相对他的职位显得过于年轻的男子戴上了带麦克风的耳机。

“好的，士官长”他的声音通过约翰头盔中的扬声器传了出来，“在你的头盔视屏上有个激活图标。同时，在头盔内十二点方向，还有一个切换到人工控制模式的开关。”

他拨动开关，但什么也没发生。

“请等一下，长官。我们必须先给这套盔甲充入激活能量，然后它就可以利用核动力背包提供的能量来运作了。请站在平台上，不要动。”

约翰走上之前摆放雷神锤盔甲的平台。那两根柱子开始闪亮，放射出耀眼的黄光，接着它们缓慢旋转起来。

士官长感到一股静电在他的四肢上游走。周围的光亮愈加强烈，他头盔上的防炫保护层自动调整到滤光模式。空气中充斥的电能加强了，他觉得皮肤上爬满了自由电子，同时还能嗅到臭氧的味道。

柱子旋转的速度逐渐减缓，也渐渐黯淡。

“现在请再按下激活按钮，士官长。”

约翰周围的空气噼啪直响，就好像它们正从雷神锤盔甲周围跳离开似的。不过约翰并没有看到像类似圣约人护盾那样的闪烁着银光的薄膜。护盾被激活了吗？

他伸手想摸摸胳膊，却在快接触到盔甲时遇到了阻力。护盾起作用了。

不知有多少次，他和他的队友不得不绞尽脑汁搞掉豺狼人的护盾。现在，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术。重新思考一切。

“它将提供完全的保护……”哈尔茜博士的声音传入头盔，
“……而且它抵挡攻击能量的能力远比你们带回来的圣约人护盾还要强。不过这个护盾主要集中在你的手臂、头、双腿、胸部和后背。你不必担心拿不住东西，或者丧失操作武器的能力。”

领头的技术人员激活了另一个控制系统，一连串数据出现在约翰的视屏上。“在视屏面板的上端有一段指示条，”他说，“就在生理监视数据和弹药计数器的右边。它可以提示你护盾所剩的能量。别让它完全消失，否则你就只能靠盔甲本身承受打击了。”

士官长走下平台。他刹住脚步，停了下来。他觉得行动起来的时候，脚底像抹了油似的，走在地上都有些不踏实的感觉。

“你可以调节靴底和手套内侧的护盾发射器来增强摩擦力。通常情况下，你可以将这些部位的护盾强度调到最小级别——只要时刻记着这里没有保护就好了。”

“明白，”约翰开始调试系统，“在无重力情况下，我应该将这些部位的护盾强度升到最大，是吧？”

“没错。”哈尔茜博士说。

“在护盾系统丧失能力前，它可以承受多大的打击？”

“这就是你今天要搞清的，士官长。我想你会发现我们为你准备了几项挑战，这可以确认这套盔甲的真实的抗打击能力。”

约翰点点头，他已经完全做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在此之前的几星期，他都在跃迁断层空间里旅行。他已经为这个测试准备了太长的时间。”

约翰拨开头盔护面镜，转头对哈尔茜说：“你刚才说这个系统有两项主要改进，对吗，博士？”

哈尔茜笑着点点头说：“是的，当然。我没忘记告诉你第二项。”她将手伸进袍子里，取出一个表面干净的立方体，“我猜你之前也见过这东西。这是人工智能的记忆处理芯片。”

“就像德雅那样的人工智能？”

“对，就像你之前的老师一样。但这个人工智能有点不同。我很荣幸地向你介绍科塔娜。”

士官长环视了一下四周，并没发现任何电脑控制界面或者全息投影仪。他看着哈尔茜，扬起一侧的眉毛。

“在你的装甲的反馈电路和内衬生化衣之间有一个新的夹层，”哈尔茜博士解释道，“这是备用的记忆处理器超导层。”

“它的制作材料和人工智能的核心部分相同？”

“对，”哈尔茜博士回答，“你的判断很准确。这套盔甲将携带科塔娜。雷神锤盔甲系统几乎拥有和舰载人工智能系统相同的能力。科塔娜可以帮你与盔甲协调，并在战斗中为你提供战术和战略情报。”

“我不是很明白。”

“科塔娜已经被内置了军情局所有的破译解码程序，”哈尔茜对他说，“而且她拥有一个特别的天赋：在空闲的时候改讲这些程序。同时她还安装有我们最好的圣约人语言翻译软件。设计科塔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侵入圣约人的电脑和通讯系统。在战场上，她可以截获并破译圣约人的点对点通讯信息，给你提供实时情报更新。”在未经侦

察过的地区提供情报支持。士官长很喜欢这个。这将大大提升斯巴达的战斗能力。

“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要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约人舰船的电脑专家啰？”士官长说。

“没错……而且比电脑专家更好，她的存在将使你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套盔甲。”

约翰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知道，在太空战中，人工智能们负责控制舰船的定点防御系统。“她也能控制雷神锤盔甲？”约翰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点。

“不，科塔娜的设计只是为了改善你和盔甲之间的协同问题，士官长。你会发现自己的反应时间有显著提高，她可以将你大脑运动区的皮层产生的冲动直接转化成动作——但她无法迫使你的大脑发出这些神经信号。”

“这个人工智能会存在于我的思维中？”这一定是他们对他的神经系统所作的“改进”了。

“你是在向我提问题，对吗？”哈尔茜说，“可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士官长。无法做出准确的回答。”

“我不太明白，博士。”

“什么是思维呢？是意图，是动机，还是情绪？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却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能让人类有思维。”她想了想，继续说，“我们以人类神经传送网络为模型制造了这些人工智能——只是把神经信号换成了电信号，因为我们只知道人的大脑的运转方式。但是，它是如何运转起来的？为什么会运转？我们还无法了解。科塔娜就存在于你的思维和这套盔甲之间，她可以识别你大脑中的化学电信号，并将这些信号通过植入你神经的那套东西传给盔甲。

“所以，在没有更好说法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么理解：科塔娜确实将‘存在于’你的思想中。”

“夫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这个人工智能，科塔娜，可能会与我接到的指令产生冲突。”

“这你不必担心，士官长。科塔娜拥有和你一样的参数设置。她会尽一切可能确保你完成任务。哪怕是牺牲她自己——甚至是你——也在所不辞。”

士官长深吸一口气，放心了。

“现在，请蹲下一点。我得把她的记忆处理模型放进你脖子下方的插槽。”

士官长蹲下身。他听到啾啾的响声，随后是一阵噼啪声，接着他感到一股冰凉的液体进入了自己的思维。一根刺扎进了前额，让他疼痛难忍，不过它很快就消失了。

“看来这儿没多大地方，”一个柔和的女性声音传来，“你好，士官长。”

这个人工智能有军衔吗？她肯定不算什么文官，可也不算是他的战友。他应该以对待其他 UNSC 设备的态度对待她吗？当然，他总是以应有的敬意对待这些装备。每次执行完任务，他都会擦拭、检查自己的每枝枪，每把刀。

你这样想可让我有点儿不安……他能听到科塔娜的声音从头盔的通讯器传出，不过又好像是来自他自己的大脑。“你好，科塔娜。”

“呃……我探测到高强度的脑皮层活动。你不是那种被高强度战事搞得只剩肌肉的战争机器人。”

“机器人？”士官长低声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可真是个有趣的词。”

哈尔茜博士饶有兴趣地看着士官长说：“请你原谅科塔娜。她只是太兴奋了，你得允许她有些怪癖。”

“是，夫人。”

“我想我们应该直接开始测试。要想让你们两个互相了解，没有比模拟战斗更好的方式了。”

“可没人跟我提过什么战斗。”科塔娜说。

“军情局的头儿给你们和新的雷神锤盔甲安排了一场测试，”哈尔茜博士说，“有些人觉得你们两个无法胜任我们预期的任务。”

“夫人！”士官长啪地立正站好。“我能胜任！”

“我相信你，士官长，可有些人……需要看到证明。”她注视着帐篷外面站着的陆战队员在预制板墙上投下的阴影，“我知道用不着别人提醒你做好准备……不过还是请你保持戒备。”

哈尔茜博士压低声调说：“我想有些军情局高层更愿意看到你在这场测试中失败，士官长。而且他们会做些手脚来确保这一点——无论你的表现有多出众。”

“我不会失败的，博士。”

忧虑的皱纹浮现在她的额头上，但很快就不见了。“我知道你不会。”

她退后几步，压低声音，用恶作剧的语气说：“士官长，等我离开后你数到十，然后，去障碍训练场。在最远端有一个铃铛，你的目标就是敲响它。”她顿了顿，继续说，“你有权消除任何妨碍完成这一任务的威胁。”

“明白，”士官长说。他已经受够了那些不确定因素了。现在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及确定的规则。

“要小心，士官长。”哈尔茜博士平静地说。她打了个手势，让那两个技术人员跟上她，转身走了出去。

士官长不明白为什么哈尔茜博士会觉得他正身处险地。不过，他也不需要理解这一点。他惟一需要了解的就是到底会遇到什么危险。

约翰知道如何处理危险。

“现在开始载入战斗程序。”科塔娜说，“启动电子侦察系统。神经传导能力提升至百分之八十五。我已经准备好了，正在待命，士官长。”

约翰听到帐篷周围传来一连串的金属撞击声。

“分析声音图谱，”科塔娜说，“数据吻合。识别为……”

“有人打开了 MA5B 突击步枪的枪栓。我很熟悉这声音。轨道空降突击队的标准配备武器。”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希望你能做好战斗计划。”

约翰戴好头盔，将盔甲的内环境密封好。“好了。”

“我猜你的计划里不包括傻站着挨枪子儿吧？”

“当然不。”

“那么，计划是什么？”科塔娜忧心忡忡地问。

“我要数到十。”

约翰听到科塔娜失望地叹了口气，而他自己也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士官长还从没见过这么机灵的人工智能。科塔娜听上去……更像个人类。

更糟糕的是，她很像个平民而不是军官。约翰需要花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一点。

几个黑影沿着帐篷外侧的围墙移动着。

八。

虽然还没上训练场，但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任务中的一大阻碍——他需要和自己的同僚战斗。但他把一切以“为什么”作为疑问词的问题抛在脑后。他受到了一个命令，并将服从它。何况他之前也不是没有与轨道空降突击队的队员交过手。

九。

三名士兵小心谨慎地进入了帐篷。他们身穿黑色盔甲，面孔隐藏在头盔之下，低身端着枪摸了进来。其中两人向左右散开，另外那个则据守中路。

十。

约翰身形一闪，快速移动起来。在这些士兵还没调整好准星时，他就冲下平台，落在他们中间。他就地一滚，靠近走右路的那名最先开枪的士兵，一把抓住他手中的枪。

士官长猛地一拽，就把枪夺了过来。那个人的肩关节瞬间脱臼，发出了很响的断裂声。这名受伤的空降兵身体失去平衡，向前仆倒。约翰翻转枪身，用坚硬的枪托砸在他的身上。空降兵的肋骨随之断裂，疼得他猛抽一口气，呻吟着倒在地上，随之失去了意识。

约翰转身面对左路的士兵，迅速端起枪瞄准他的头部。这个伞兵已进入了有效攻击范围。约翰还有很充裕的时间对付他——得到了科塔娜和改进了的神经系统后，在约翰看来，这个人动起来仿佛在做慢动作。太慢了。

士官长又一次抡起枪托。伞兵的头颅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强力打击袭中，整个人来了个侧空翻，然后摔在地板上。约翰扫了一眼这个男人，确定了他的身体状态休克，失去知觉，脊椎骨折。

伞兵二号出局。

剩下的枪手终于转过身来，开始向他射击。三发子弹被雷神锤盔甲的能量盾弹开，约翰看到视屏上的护盾能量指示条减少了一格。

在敌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约翰往旁一跨，用手里的步枪猛地一扫。伞兵大声尖叫起来，他的双腿完全不能支撑身体了，断裂的骨头甚至戳破了盔甲下面的军服。士官长用枪托敲在他的头盔上，结束了这场战斗。

约翰检查了一下枪的状况，很满意地发现它还可以使用。他从那三名士兵的腰包里找出弹夹，同时还发现领头的家伙身上带着一把锋利的格斗匕首。约翰把它也拿走了。

“你可以杀了他们，”科塔娜说，“为何不这么做呢？”

“我接到的命令只允许我‘消除威胁’。他们已经不再是什么威胁了。”

“喊，玩文字游戏。”科塔娜说，但听起来很开心，“我不是抱怨这个结果，不过……”她突然止住话头，“新的目标，运动追踪器上出现七个信号。我们被包围了。”

又是七名士兵。约翰现在就可以抢先开火，把他们全杀掉。在其他情况下，他肯定会采取这个方式，尽快消除威胁。不过现在他们手上的 MA5B 步枪对他来说并不能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且 UNSC 还需要每一名还活着的士兵去和圣约人战斗。

他大步走近帐篷中央的承重柱，猛地一拉，把它从地基中拽了出来。房顶垮了下来，约翰顺势划破顶棚，钻了出去。

外面有三名陆战队员，他们同时向他开火。士官长敏捷地跳向一侧，接着朝前冲去，用那根承重柱扫向他们的腿。他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接着是一阵阵的惨叫。

约翰转过身，看到帐篷已经完全垮掉。剩下的四个人现在已经看到他了。其中一个正伸手去摸腰上的手雷。其他三人则用手中的枪瞄准他。

士官长将手中的承重柱当作标枪，朝拿手雷的士兵掷去，嗖的一声，杆子正好戳在士兵胸口。

那枚已经拔掉保险栓的手雷落在地上。

士官长冲过去，一脚踢飞手雷。它飞过停车场，在空中爆炸，一时间烟雾升腾，碎片四溅。

剩下的三名陆战队员猛烈开火，一片弹雨洒向约翰。但这些子弹全都被能量盾弹开了。

随着每发子弹的撞击，护盾指示条闪烁着不断减少——持续不断的火力迅速消耗着它的能量。约翰矮下身子，就地一滚，闪开了一排迸射的子弹，随后冲向离他最近的陆战队员。

士官长朝这个战士的胸口大力一击，他的肋骨立时凹陷下去，一声未发地倒在地上，鲜血自口中流出。约翰扑过去，捡起他的枪，随即两次点射。

子弹撕裂了第二名士兵的双膝，他尖叫着扔下手中的枪。约翰飞起一脚，踢开他掉下的步枪。枪管随之扭曲，完全失去作用。

最后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士官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冲过去抓军士手中的枪，又一把揪下他身上的手雷带，接着朝他头盔上猛地一击。这名陆战队员应声倒地。

“任务时间已经过了二十二秒。”科塔娜提醒道，“不过严格说来，你比规定时间早开始了四十微秒。”

“我会记着这点的。”

士官长把步枪和手雷带背在肩上，朝营房能够掩护他的地方跑去。他沿着这些营房的墙根，向障碍训练场匍匐前进。没必要给狙击手当靶子……虽然测试一下这个护盾到底能反弹多大口径的子弹也是件蛮有趣的事。

不。这种想法是危险的。这个护盾很有用，但在交叉火力的攻击下，它的能量下降得很快。他是很强悍，但并非无敌。

约翰离开最后一座营房的时候，正好到达障碍训练场的起点附近。训练场的第一关是十英亩大、坎坷不平的砾石沙地。有时那些新兵不得不在教官的命令下，在进入场地之前脱掉靴子，这会很疼，但已经是训练场中最简单的部分了。

士官长向砾石地跑去。

“等等，”科塔娜说，“我在你的热能传感器上发现远处有些红外线信号。一种加密……解码中……对，就是它。这是一种‘莲花’反坦克雷的启动信号。他们在这儿埋了地雷。”

约翰猛地停住脚步。他以前也用过莲花反坦克雷，知道威力有多大。它的冲击波可以撕裂一辆坦克的装甲板，就像撕橘子皮一样简单。

这会极大地延缓他的速度。

不穿越训练场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接到了命令，不能作弊绕过去。约翰必须在这个测验中证明自己和科塔娜的能力。

“有什么主意吗？”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我呢。”科塔娜回答说，“找出一枚地雷，然后我就可以根据 UNSC 工程人员使用的标准随机模式，估算出其他地雷的大概位置。”

“明白。”

士官长抓起一颗手雷，拉开保险，数到三，之后将它扔到场地中央。手雷在地上跳了两下便爆炸了。振荡波在地面蔓延，引爆了两枚“莲花”雷。空中出现了两股砾石砂土形成的喷泉。爆炸震得约翰牙齿都快松动了。

约翰不知道这套盔甲能不能禁得起这种爆炸。不过，只要他还穿着这盔甲，就不想做这种测试。他将靴底的力场强度提高到最大。

科塔娜在他的头盔视屏上叠加了一层网格，她不断测算着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网格上的线条也随着不断闪烁。

“找到了！”她说。二十多个红圈出现在他的视屏上，“准确率百分之九十三。这是我的极限了。”

“永远不会有百分百。”士官长回答说。

他谨慎地小步走进砾石区。因为鞋底上的能量盾已经激活，他觉得像是像在抹了油的冰面上滑行。

约翰低下头，避开这许许多多的红点，挑选着前进路线。

即使科塔娜错了，他也可能连知道她错了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去见上帝了。

过了一段时间，士官长抬起头，发现砾石区已经快到尽头。他终于做到了。

“谢谢你，科塔娜。干得好。”

“不客气……”她的声音逐渐变小，“D波段发现变频无线电波。是从这个地区发送至‘漂亮孩子’空军基地的加密指令。他们还使用了私人暗语……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他们谈话的内容。不过无论他们在谈论什么，我都不喜欢。”

“继续监听。”

“我总是随时监听一切。”

约翰跑到训练场的第二关：剃刀区。这片泥泞湿地上架着一片锋利的铁丝网。新兵们必须在铁丝网下的泥浆中匍匐前进，同时还要留神教官们的橡胶弹。很多士兵都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从头顶上空一厘米处呼啸而过的子弹。

现在场地的两侧添了点儿新东西：三门支在三角架上的 30 毫米重型机炮。

“这些武器瞄准的目标是我们，士官长！”科塔娜喊道。

约翰可不想用实践来验证这些机枪有没有设定最小俯角，所以他打算一面爬过场地，一面让这些机炮发射的高速飞行的子弹吃掉他的护盾能量。

咔嗒一声，重型机炮的枪口开始转向他们。

约翰冲向最近的一门，用手中的枪开火，打断了为追踪系统提供能源的电线，接着将这一门机炮的枪口转向另外两门机枪。

他蹲在枪座上的防护板后，向旁边那门机炮倾泻火力。众所周知，重型机炮的准头很差，它们擅长的是用弹雨铺满天空。科塔娜将他头盗上的瞄准器调整到与机炮同步。在她的帮助下，约翰击中了旁边那门机炮的弹药箱。片刻之后，随着一片火光和烟尘，机炮哑了火，接着完全垮掉。

约翰蹲下身，拿出一枚手雷，扔向剩下的最远的那门自动机炮。手雷划过天空，就在机炮的正上方爆炸了。“机炮已被摧毁。”科塔娜报告道。

又有两枚手雷和三门自动机炮无法为 UNSC 服役了。约翰注意到护盾的力量下降了四分之一，正在缓慢地重新恢复。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被击中了。这实在有点儿粗心。

“看来你已经控制了局势。”科塔娜说，“我要离开一会儿，去检查点东西。”

“批准请求。”约翰说。

“我可不是在向你申请，士官长。”

头脑中那种冰凉液体的感觉消失了。士官长觉得有点儿空落落的。

他跑过这一区域，直接穿过铁丝网，仿佛它们只是些破烂绳子。

凉意再次涌入他的思维。

“我刚刚进入了卫星通讯系统，”她说，“我用他们的一颗卫星看了看这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有一架天鹰垂直起降飞机正从空军基地飞过来。”

约翰停下脚步。这种飞机配备有自动瞄准型机炮。但这套盔甲能承受住这样的空中打击吗？天鹰垂直起降飞机配有四管 50 毫米机关炮，和它比起来，刚才的重型机炮就跟土枪差不多。另外，天鹰上还配有用来摧毁坦克的毒蝎导弹。

结论是：他没法直接和这种东西抗衡。

士官长跑了起来，去寻找掩体。他冲进下一关：洛基柱林。

这是一片十米高的柱子森林，柱子随机分布。在这些柱子上面、下面以及周围都密布着陷阱：致昏雷、尖桩陷阱……所有教官们能想到的东西。这里是为了训练新兵们学会谨慎前进，同时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四周。

可士官长没时间搜寻陷阱。

他爬到第一根柱子顶端。接着跳到第二根柱子上，摇晃了几下重新找回平衡——然后是第三根。他的动作反应必须做到完美无缺。毕竟他和这套盔甲加在一起有半吨重，而脚下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直径十厘米的木棍。

“运动传感器发现有目标正在接近，”科塔娜警告说，“速度参数与天鹰垂直起降飞机吻合，士官长。”

约翰扭过头去——这个动作几乎让他丧失平衡，他只能不断前后摇晃以防止跌落。他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同时听到一阵遥远的雷鸣。

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已经可以辨认出机翼的形状了。而且他的热能传感器也辨识出飞机喷气口的热能。几秒钟后，天鹰机已经到达训练场上空，50毫米加农炮冒出了火光。

约翰跳下木桩。

一连串木桩折断，迸裂，甚至变成了纸浆，柱林现在就像一片疾风吹过的草地。

约翰团起身，在地上一滚，站起来，四处躲避着子弹。有几发子弹击中了他，能量盾的防护力迅速下降到一半。这种威力的子弹足以穿透他过去那套盔甲的外壳。

科塔娜说：“根据我的计算，在天鹰用最大过载转弯转向飞回来之前，我们有十一秒的时间。”

约翰站起身，在碎裂的木桩之间奔跑着。燃烧弹和声波弹不断在他周围爆炸，但他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多数的爆炸都没有伤到他。

“他们下次不会用机关炮了，”他说，“那东西搞不定我们——他们会尝试用导弹。”

“也许，”科塔娜建议说，“我们应该离开训练场，寻找更好的掩体。”

“不，我们一定要赢……而且是在遵守他们的规则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训练场的最后一关是开阔地。约翰可以看到远处挂在一个三角架上的铃铛。

他扭头向后望去。

天鹰机已经转过机身，向他笔直飞来。

如果不理会这架飞机，那么就算凭借提高了的行动速度，就算依靠雷神锤盔甲，他仍然无法及时碰到铃铛，无法活着达到那里。

他转身面对呼啸而来的垂直起降飞机。

“我需要你帮忙，科塔娜。”

“尽管说。”她轻声说道。士官长可以从人工智能的音调中感受到她的紧张。

“计算出毒蝎导弹的飞行速度。计算参数包括我的反应时间、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以及发射导弹时飞机与我之间的距离，然后告诉我需要侧移多少距离才能用我的左臂使导弹偏向。”

片刻之后，科塔娜说：“计算完毕。你确实是说‘偏向’吗？”

“毒蝎导弹配有运动追踪传感器，还有近炸引信。我没法甩开它，而且它也不可能射偏。留给我们的余地很小。”

天鹰机俯冲下来。“准备好，”科塔娜说，“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也是。”一道烟雾出现在垂直起降飞机左翼的尖端，一枚导弹喷射着炽焰，飞向约翰。

士官长看到导弹不断调整着自身的弹道，根据他的位置进行校准。一阵刺耳的声音在他的头盔中鸣响——导弹已经锁定了他。约翰关掉了一个控制器，声音消失了。导弹很快。比他都还要快十倍。

“现在！”科塔娜喊道。

约翰和盔甲的行动整齐划一。他调整肌肉组织，而雷神锤盔甲——在科塔娜的协调功能的帮助下——快速地带动他移动起来。其速度之快，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绷紧双腿，猛地跳开，拍起左臂横在胸前。

现在，他眼中惟一的物体就是导弹的弹头。周围的空气仿佛变得凝固起来。

他继续移动胳膊，手掌以肌肉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外一挥。

毒蝎导弹的尖头从他头旁边一厘米的地方飞了过去。

他抬起手——指尖刷过金属面，然后猛地将导弹向旁边一推。

天鹰机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毒蝎导弹爆炸了。

冲击波扑向约翰，把他震飞了足足六米。他在空中不断旋转，最终仰面朝天落在地上。

约翰眨了眨眼，却只看到深黑一片。已经死了吗？任务失败了吗？

显示屏上的护盾指示条的闪动非常微弱，显然其力量已经被完全耗尽。接着，指示条变成红色，缓慢地开始增长。鲜血溅在头盔内部，他觉得口中有点儿铜锈味。

约翰站起身，感到全身的肌肉都在抗拒大脑的指令。

“快跑！”科塔娜说，“趁他们飞回来查看之前快跑。”

士官长站起身，跑了起来。当他经过刚才面对导弹站立的地方时，看到了一个两米深的弹坑。

他觉得自己的脚筋仿佛已经撕裂了，但他没有降低奔跑的速度。他十七秒就跑完了五百米的距离，接着减速，最后停了下来。

约翰抓住铃挡上的绳索，摇了三下。这清脆的铃声是他听到过的最动听、最光荣的声音。

哈尔茜博士的声音通过通讯器在耳边响起。“测试结束。让你的人撤离，艾克森上校！我们赢了。干得漂亮，士官长。精彩绝伦！就待在那儿，我马上就派医疗组过去。”

“是，夫人。”约翰喘息着回答。

他抬头搜寻着天鹰机，但是没有找到。它已经飞走了。约翰跪在地上，让鲜血从鼻子和嘴里流出。他低头看着铃挡，然后笑了起来。

约翰认出了这个不锈钢铃挡的形状。这就是他当新兵的第一天敲响的那个铃挡。那一次，门德斯军士长教他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谢谢你，科塔娜。”他开口说，“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这些。”

“我很荣幸，士官长，”她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道，“你说得对，没有我的话你做不到。”

今天他学会了一种新的团队协作——与科塔娜的协作。哈尔茜博士给了他一件非凡的礼物。她送给他一件可以摧毁圣约人的武器。

第二十七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日 0400 时

UNSC 的秋之往号，波江座 ϵ 星系环绕轨道，致远星军事基地

科塔娜从不休息。尽管人工智能是基于人脑设计的，但它们从不需要睡眠，也不会做梦。哈尔茜博士本以为在自己处理其他机密计划时，检查秋之柱号的系统状况的任务就够科塔娜忙一阵的了。

博士错了。

尽管科塔娜对飞船独特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很感兴趣，但这项准备工作只占用了她强大处理能力的一个零头而已。

她通过摄像头看到凯斯上校正坐着巡游艇向秋之柱号驶来，日吉和子少尉走到停泊舱去迎接他。

凯斯上校通过 C 段甲板的通讯器对她说：“科塔娜，现有的能源足以发动飞船了吗？我们该出发了。”

她计算出剩余的反应堆运转时间，接着做出调整，使反应更加强烈。“引擎最终调整至 0 级循环。”科塔娜回答，“操作正常，各参数在常规范围内。百分之三十的能源供应至引擎系统，长官。”

“其他系统状况如何？”

“武器系统检查开始。导航系统的节点运算工作正常。继续进行系统扫描，我会进行三重检查的，上校。”

“很好，如果有任何异常情况，通知我。”

“是，上校。”科塔娜回答。

通讯就此结束。她继续依照命令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不过还有些更重要的事需要考虑，那就是：一次对军情局数据库的小小侦察活动……一次小小的复仇。

她谨慎地调整运算处理能力，小心翼翼地探测着进入致远星周围的通讯卫星系统的信号。找到了。一个与卫星网络同步协调的 PING 命令程序①。科塔娜向这个信号发出一个与之频率谐振的载波，随之进入卫星系统。

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办好了再说。现在，她有两个小问题需要处理。

当她和士官长在障碍训练场战斗时，她就已经盗取了通讯卫星观测站 419 号的控制权，并使用其在行星轨道上对训练场实施监视。

她再次进入留在这个观测站网络系统里的后门，重写了这颗卫星的推进操控子程序。如果以后有人进行系统检查和分析，他会认为卫星仅仅是因为系统错误而随机移动了，而不是有人有计划地进入了这一观测位置。

修改完毕后，她退了出来，但保留了那个后门。也许以后还用得到它。

另一个需要她处理的小问题是艾克森上校——这个试图除掉她和士官长的人。科塔娜重读了一遍哈尔茜博士所提出的关于雷神锤 II 盔甲障碍训练测试程序的建议书。她建议使用橡胶弹，但从没提到一个排的轨道空降突击队、重型机炮、莲花反坦克雷……当然更没有空中打击。

那些都是上校干的。他现在是一个需要配平的方程式，就让她来“配平”他吧，用哈尔茜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报答报答他”。

她链入了 UNSC 在致远星上的人事管理数据库。负责这里的军情局人工智能叫做贝奥武甫，他认识科塔娜……也知道不能让她进入。贝奥武甫是个做事一丝不苟、条理清晰的妄想狂。就她个人来说，科塔娜无法控制自己不对这家伙产生好感。但对于她的解码入侵能力来说，贝奥武甫和一股的账号登录程序也没什么差别。

科塔娜迅速向负责处理住宅调动请求的网络终端发送了一系列谓求。这个本来少有人问津的网络终端瞬间就被每分钟十亿次的访问弄死机了。

网络系统试图对这一终端进行恢复，这导致了所有其它终端反应延迟，其中也包括十七号终端——人事记录网络终端。她钻进去，在里面插入一个“楔子”，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输入信号的子程序，但它可以解除任何握手协议②。

她溜进了人事记录网络。

上校的人事记录让人印象深刻。三次从与圣约人的战斗中生还。战争早期，他得到提升，并志愿参加了十几次秘密行动。不过近些年来，他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政治而不是战争。他曾数次为他的特种兵计划申请增拨经费。

他想除掉士官长，这并不奇怪。斯巴达Ⅱ计划和雷神锤计划是他的直接竞争对手。更糟的是，在他失败的地方，斯巴达们却不断取得成功。

即使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说，艾克森的行为都是叛国。但科塔娜并不准备向军情局审查委员会揭穿这一切。不管上校的作法如何，在这场战争中 UNSC 仍然需要他，以及他的特种兵们。

当然，正义还是要伸张的。

在军情局的数据库中，科塔娜伪装成一个例行的信用监察程序，进入了上校的银行账号。她从里面调出一大笔钱，汇到了吉尔伽美什星上的一个妓院的账号里并确认这项汇款的银行查询单附件马上会被送往上校家中。艾克森是个已婚男人……他的妻子应该会在家里收到它。

她又进入上校的私人 E-mail 信箱，向人事部门发送了一封申请信，主题是请求调往前线地区。最后，她在信箱里插入了一条“幽灵”记录，这种电子签名能让别人都以为这份申请邮件的源头是艾克森的个人掌上电脑。

等艾克森从家里那堆麻烦里脱身时，他会被再次调任到战地职位……回到属于他的战场上，再次与圣约人战斗。

这些小问题处理完毕后，科塔娜重新检查了一遍秋之柱号的反应堆，彻底的检查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她调整了磁场强度，同时检查引擎输出力，看有没有不稳定的情况。她又将武器系统彻底检查了三次，接着又开始进行她自己的搜寻、检查项目。

科塔娜想起今天早晨士官长在障碍训练场上的表现有多么出色。他比自己期望的还要优秀，比她从哈尔茜 ①PING 命令程序，一个在网络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实用程序，用于确定本地主机走否能与另一台主机交换（发送与接收）数据包。 ②握手协议，一种网络中通信双方的协议，作用在于控制数据的传输速度。简单地说，如果一万选出的数据的速度超过另一方所能处理的速度，接收方便会要求传送方暂停送出数据。博士那里和新闻报到中得知的还要优秀得多。

他充满智慧……虽然并非无所畏惧，但至少比她见过的所有人更接近这一点。他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的反应时间是常人的六分之一。不止这些，科塔娜还感觉到他具有一种特别的——她搜索着自己的词汇库，寻找出合适的说法——高贵气质。他将任务、责任和荣誉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科塔娜又看了一遍他的服役记录。约翰曾与圣约人在地面上有二百零七场交锋。除了战俘奖章之外，得到了 UNSC 所有重要的荣誉勋章。

他的履历有些缺失。当然让一个人的履历缺失是军情局惯有的“绅士行为”……但很奇怪的是，他服役前的所有记录都被抹去了。

科塔娜不会为一个小小的记录缺失而停卜探究的脚步。她找到了要求抹除档案的命令来源：第三区，哈尔茜博士的小组。真奇怪。

她沿着命令路径查下去，途中突破了几道反骇客入侵程序设下的关卡。这些程序开始搜索她的信号源。

科塔娜将信号源屏蔽，但那些程序马上又开始搜索这道屏蔽命令的源头。

这是个非常棒的反入侵软件，比军情局的那些愚蠢的程序强得多。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她倒是很乐意接受挑战。不过现在可不行，科塔娜从数据库撤出来，开始寻找另一条可以进入军情局第三区的未设防的路径。

科塔娜聆听着军情局安全网络表层的嘈杂拥堵的数据流。今天的数据包数量不同寻常：大量的质询和加密信息从军情局发出。当它们从她旁边流过时，科塔娜破解了它们的密码，偷偷看了看。这都是些舰船调动出航的命令。他们一定是在调集军力以对远地殖民区进行搜索，寻找圣约人的踪迹。她看到几艘停泊在致远星的太空港中的飞船——根据军情局任务的特殊性，这些船都被乔装成民用舰只。它们的名字也常见而可爱：苹果蜂号，圆周号还有百灵鸟号。

她找到了一些有用的情报：哈尔茜博士刚刚进入她的实验室，现在正在 3 号检查点，她输入了声纹并接受了视网膜扫描，等待着系统的回应。

科塔娜切入那里的验证系统，抹除了给博士的反馈信号。验证系统恢复到原始设置状态。“请重新扫描视网膜，哈尔茜博士，”系统要求博士，“同时用正常声音重复今天的安全密码。”

趁哈尔茜还没重新输入之前，科塔娜向系统发送出自己备份的哈尔茜博士的视网膜及声纹扫描档案。她很早以前就备份了这此数据，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区验证系统在科塔娜面前敞开了大门。她只比哈尔茜早了一秒种。

她像一道闪电一样钻进第三区的网络系统。她搜索着，很快就发现了想要的东西。不到七十微妙她就将每一份有关斯巴达 117 的档案拷贝入了自己的目录中。

接着，科塔娜从第三区——即军情局——的数据库中退出，将她进行的这一系列查询操作的路径全部指向留在艾克森邮箱里的“幽灵”。

她切断与网络系统的所有链接，退回秋之柱号。迅速检查了一遍反应堆——很好，操作参数一切正常。科塔娜随即给舰桥上的霍尔少尉发出了完成任务的报告。

然后，科塔娜打开士官长的完整履历，从后向前仔细查看着：他在障碍训练中的表现数据，然后是他向军情局首脑们作的汇报。

她看到圣约人从第四行星上发出的信号时，停下来思虑了片刻，试图破译出这个信号。符号看上去非常熟悉，让人心痒难耐。她尝试了所有标准翻译软件的运算规则及其一切变式，都毫无结果。这很奇怪，她决定先把它放到一边，以后再来解决。

科塔娜继续查看士官长的档案。她发现了约翰和其他斯巴达所经历的生物强化手术，那些粗暴的训练和指导，还有他是怎么在六岁时被征召的——军情局甚至不惜用一个克隆体将他替换。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哈尔茜博士授权的。

科塔娜足足用了三个运算周期，才让这些资料通过了她的道德子程序——但并非理解领会，只是生吞了下去。哈尔茜博士，这个那么关心斯巴达的人，怎么会对他们做出这种事呢？

她当然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必须做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护UNSC免受叛军和圣约人的侵袭。

哈尔茜是个怪物吗？还是说她只是为了保护人类，做了必须要做的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科塔娜删除掉这些偷来的文件。无所谓，无论约翰过去曾经历过什么……那都已经过去。他现在由科塔娜照顾。她会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保护他不再受到伤害——只要不会危及他们的任务就行。

第二十八章

军历 2550 年 8 月 30 号 0400 时

UNSC 秋之柱号，波江座 ϵ 星区轨道，致远星战区

凯斯开动了终曲号巡游艇的推进器。这架小巧的飞行器打了个转，秋之柱号便进入了上校的视野之中。

一般来说，上校是不需要亲自驾驶巡游艇从太空港飞到飞船附近登船的，但凯斯坚持要这么做。所有未授权的人员只被允许通过秋之柱号边上一条狭窄的通道上登船，而他打算在接受这艘飞船的控制权前好好看看她的外观。

打远处看，秋之柱号很容易会被当作是一艘加长了的护卫舰。随着巡游艇的飞近，很多细节逐渐将这艘飞般的真实身份和实际年龄暴露出来：外壳上数条深深的凹陷和划痕，引擎挡流板已经熏得乌黑，船两侧的紧急推进器也没有了。

他怎么会答应哈尔茜博士的委任？

他飞到距离飞船一百米的地方，然后绕向右舷。这一侧的巡游艇停泊舱已经被封死了，焊接在入口闸门外的金属板上涂满了红色或者黄色的警告标示。

他接近到离船十米的地方，看出封住出口的并不是一块实心的金属板，而是装有重型武器的装甲舱门……几乎全是A级钛合金的。射手型导弹发射舱布满了整个舱门。凯斯数了数：三十个直射，十个俯射。每一个发射舱都装有十余枚导弹。秋之柱号的秘密军械库可不亚于一艘真正的巡洋舰上所有的呀。

凯斯上校飞到船尾，留意到隐藏在那里的用来防御敌军战斗机的50毫米全自动炮。

腹部还有个突起——这是秋之柱号上惟一门磁力加速炮的加速系统的一部分。个头不大，让人觉得威力有限。但是他的判断很可能是与真实情况刚好相反，也许这门磁力加速炮跟秋之柱号其他部分的武器一样，它的威力要远超出外观上的弱小。

希望如此。

他重新飞到左舷，来到那一个未被封闭的停泊舱附近，慢慢地进入入口。他注意到停泊舱里停着三艘长剑型截击机和两艘鹈鹕运兵船。其中一艘运兵船加固了两层装甲，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托运的货物一样。运兵船的船首装有锯齿形的撞角①。

他启动自动降落系统，然后关闭人工控制系统。一会儿工夫，巡游艇开始下降，降落在气闸门附近。凯斯上校拎起他的行李袋，步出巡游艇。

日吉和子少尉在那里迎接他。“欢迎登船，上校。”她敬了个礼。

他回了礼。“你觉得她①怎么样，少尉。”

她张大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她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上校。”她一直紧绷的脸也流露出一丝笑意，“他们把她变成了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已经看见他们是怎么对付我的停泊舱的了。”上校的声音听上去不免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那不过是个开头呢，我可以带你把这里看个够。”

“稍等一下。”他停了一下说，“我们先得办一件事，少尉。”他打开内部通讯频道，“洛弗尔少尉，把航向转向星系边缘，另外给秋之柱号设定一个加速矢量，我们一到那儿就要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长官，”洛弗尔回答说，“我们的引擎还在试航阶段。”

“科塔娜在吗？”凯斯问了一声，“我们有足够的能量来开动飞船吗？我打算立刻动身。”

“引擎最后的试航已经到 0 级循环，”她回答说，“在参数处于常规范围内的情况下启动没有问题。调用百分之三十的能量给引擎，长官。”

“其他系统的状态呢？”

“武器系统检查已初始化，导航系统一切正常。正在进行全面的系统检查 and 三重检查，上校。”

“很好，一旦有异常情况请立即通知我。”上校满意地说。

“没问题，长官。”她回答说。

“我们终于有了人工智能。”他冲着日吉和子少尉说。

“可不止呢，长官，”日吉和子回答说，“科塔娜负责全面检查以及监察飞船改装后的运转情况，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备用的人工智能来负责定点防御。”

“真的？”凯斯惊讶万分，现在一艘飞船能拥有一个人工智能已经够幸运的了，同时拥有两个简直是史无前例。

“没错，长官。一旦科塔娜全身心去处理她的事务时，我会启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

凯斯上校在哈尔茜博士的办公室见过科塔娜。虽然每个人工智能看上去都是那样地光彩耀眼，但科塔娜却出类拔萃。凯斯上校向她提的数个航行难题，她都一一解出，甚至还提醒了凯斯一些他自己都没有留意到的问题。她似乎有些兴奋过头了，然而那总不会是坏事儿。

日吉和子少尉带着他来到电梯前面，按下了前去 D 层甲板的按钮。

“刚开始的时候，”她说，“我比较担心甲板上的武器装备部署情况。一发穿甲弹就能把这里变成焰火表演场。毕竟这艘飞船没有太

多剩余的空间——到处都是支架、蜂窝结构的A级钛合金甲板和紧急液压装置。长官，这飞船的抗打击能力强得惊人。”

“我希望我们不会面临必须测试她这一方面功能的情况。”凯斯卜校摸了摸口袋里的烟斗。

“那当然，长官。”

电梯穿过飞船产生自旋重力的部分——这里反而没有重力，一阵失重感涌上凯斯上校全身，他不禁感到一阵晕眩，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扶梯。

门打开了，他们步入如同一个巨大洞穴般的引擎舱。四层楼房那么高的天花板让这个房间成为飞船最大①撞角，船首金属撞角，战舰船头上的凸出物，用于撞击敌船或切入敌船。②指秋之柱号飞船。的一个舱室。室内天桥和平台交叉纵横。

“这是新反应堆。”日吉和子指给他看。

这套装备位于一层不含铁的陶土和含铅水晶的包围之内。主反应堆似乎处在两个较小的反应堆当中。技术员们在房间里四周飘浮，记录着数据或是监视着墙上的监控台。

“这种设计我可不怎么熟悉，少尉。”

“这是最新的反应堆技术。秋之柱号是目前为止第一艘采用这种技术的飞船。两个小的聚变反应堆为主反应堆增压，增强它的动力。叠加的磁场可以瞬间增加百分之三百的推进力。”

凯斯上校不由得轻声吹了个口哨表示赞叹，然后打量了一下房间。
“我似乎没有看见什么冷却管。”

“确实没有，长官。这个反应堆使用了在激光诱导作用下接近绝对零度的离子冷却剂来散热。引擎开得越大，我们就越有足够的冷冻剂来冷却系统。这种设计的效率极高。”

两个小反应堆启动了，凯斯上校感到房间温度骤然上升，又骤然下降。凯斯取出烟斗，轻轻敲击着掌心。他得重新考虑以往的战略了。这种新型引擎让他在战斗中有更多的选择。

“还有很多可看的，长官。”

日吉和子少尉带他回到电梯。“我们有四十门 50 毫米机关炮进行定点防御，几乎能顾及到各个方向。”

“哪儿才是我们主要防御方向？”

“船首下部，”她说，“磁力加速装置所在的一个长条形区域。那里没多少武器，主要作用就是利用磁化装置快速给武器充能。”

“给我讲讲那台磁力加速炮，它看上去有点儿不中用。”

“它发射的是一种特制的炮弹，亚铁弹芯，炮弹外面还包有一层特殊的碳钨外壳。炮弹击中目标后就会爆裂，就和突击步枪的爆裂弹一样。”她一口气说得太快，不由得停下来大大地喘了口气，“这门炮的整个炮膛都有磁场充能器，能迅速增加炮膛磁能。在充能器帮助下，我们一次可以射出三枚炮弹。”

这用来对付圣约人的能量盾非常有效。第一发，或者是前两发可以用来抵消他们的能量盾，而最后一发直接给它们来个迎面一拳。

“我想听听你的评价，少尉。”

“我得套用洛弗尔少尉的话，就是‘我想我真的是爱上她了’。”

凯斯上校点点头。“我看见有几艘截击机和鹈鹕运兵船停在停泊舱。”

“没错，长官，其中一艘长剑截击机装备了湿婆神式核弹，可被远程遥控。另外我们甲板上还有三枚哈瓦克战术核弹。”

“很好，”凯斯上校点点头，“那么那些鹈鹕运兵船呢？我看见有一艘的装甲特别厚。”

“斯巴达们干的，似乎把那艘船变成了战斗机。”

“斯巴达？”凯斯有点儿惊讶，“他们已经到了？”

“没错，长官。在我们之前到的。”

“带我去他们那儿。”

“好的，长官。”少尉停住电梯，然后按下了去 C 层甲板的按钮。

二十五年前凯斯上校曾帮助哈尔茜博士挑选斯巴达候选人。她当时曾说过这些人没准是今后 UNSC 惟一的救星。当时他以为博士不过是在唬人，然而今天看来，她当时说得不假。但那并不等于说当时的做法就是对的。到今天为止，诱拐儿童的负罪感还在折磨着他。

电梯门打开了，原来的贮藏室现在变成了斯巴达们的兵营。每一个都穿着雷神锤盔甲，让凯斯心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们本是人类，看起来却半像机械，半像泰坦巨人。

舱室里面一片忙碌的景象：斯巴达们或是卸下装备，或是细细地擦拭枪械，还有一对在练习空手搏斗。凯斯上校的眼睛几乎跟不上他们疾如闪电的动作，进攻、格斗或是反击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凯斯上校和 UNSC 里的每个人一样，早就看过他们的相关报到，听过关于他们的很多传言——斯巴达们被看作神。他们被当作是超人类战士，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这也是实情，他看过哈尔茜博士给他的实战记录。

看到这些斯巴达和这艘改造过的秋之柱号，凯斯开始相信哈尔茜博士的计划也许真有可能实现。

“上校来了！”其中一个斯巴达喊道。

每个人都立刻停下来，立正。

“稍息，不必拘束，继续你们刚才在做的事。”

斯巴达们略为放松。其中一个大踏步走向他。

“斯巴达士官长 117 向您报到，长官。”巨人停下来，一时间，凯斯感觉这个斯巴达很不安的样子，“长官，我很遗憾没有向您报到就直接来了。斯坦福斯司令坚持让我们断开通讯频道和所有与计算机网络之间的链接。”

凯斯上校留意到斯巴达们的头盔启动了反光面，这样无法看清面板后面他们的表情。

“没关系，士官长。我只想向你们表示一下致敬。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请立刻通知我。”

“没问题，长官。”士官长回答说。

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凯斯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他就像是闯入了一个秘密社团的大本营。“很好，士官长。有事来舰桥找我。”

“遵命。”士官长敬礼说。

凯斯上校回了礼，然后和少尉一起离开了。

电梯门闭合后，日吉和子少尉忍不住开口。“我想问——我绝对没有任何冒犯斯巴达的意思——您有没有觉得他们……非常奇怪？”

“奇怪？当然，少尉。我想假如你亲眼看见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一场战斗后，可能只会觉得他们只是有一点儿奇怪。”

“有人说这件盔甲里的已经不是人类了，是机器。”

“他们是人类。”凯斯回答说。

电梯门打开，凯斯走进他的舰桥。这要比他预料中的小得多，指挥椅和其他座位之间只有一米的间距。显示屏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但这里依然还有一面巨大的、展示着前方星空全景的落地窗。

“系统状态报告。”凯斯上校下令说。

多米尼克少尉首先回答：“通讯系统通畅，长官。密切注意着与致远星舰队司令部的信息通道，没有新的指令。”多米尼克少尉剪短了头发，左手手腕上也刻了新的刺青：贝索函数的图示形式。

“对反应堆的全面检查完成百分之八十，”霍尔少尉汇报说，“氧气供应、动力输出、自旋重力和压力均正常，长官。”她微笑着，但不是往日那种敷衍的笑容。她内心确实很快乐。

日吉和子少尉坐到位置上，伸手把头发绾了个结。“武器系统没有问题，长官。磁力加速炮处于电能充足状态，无需充能。”

洛弗尔少尉最后一个报告。“导航器与感应系统已联机，一切正常。随时候命。”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自己的工作屏幕。

科塔娜的一个小小的全息影像出现在人工智能台上。“引擎运转稳定，上校。所有人员在岗。你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能量来开动飞船。肖一藤川跃迁空间生成器已与飞船系统联机……你可以随时带我们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非常好。”他回答说。

凯斯观察了一下他的船员们，非常高兴看见他们已经从上一次的战斗中恢复过来，再也没有疲惫、憔悴或是神经兮兮的表情。

很好，我需要他们以最振奋的精神来应付之后的一切。

船员们并不太清楚这次任务是什么。凯斯坚持不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的命令是：去获取圣约人的科技，捕获一艘圣约人飞船并且将之完好无损地带回家。

他们不知道的是太空司令部在此次冒险行动中所赌下的筹码是什么。“接近致远星系边缘，”洛弗尔少尉报告说，“准备生成跃迁断层——”

“上校！”多米尼克少尉焦急地喊道，“阿尔法优先频道传来致远星军事堡垒指挥总部的消息……长官，他们遭到圣约人的袭击！”

第五部分 致远星

第二十九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29 日 0000 时

窄带点对点传输：来源未知；

接收方：第三区，Ω安全天线阵列，波江座ε星系 UNSC 指挥部，致远星军事基地

PLNB 优先通讯 XX087R-XX

加密方案：迦玛方案

公共密钥：N/A

来自：代号“挖煤工”

发至：代号“外科医师”主题：进度报告 / 皮下注射计划

密级：最高机密〔第三区X光指令〕

/ 文件提取重组完毕 /

/ 文件头 /

空港停泊修理站。圆周号轻巡洋舰正在进行最后的秘密升级。船坞记录已经修改。

人工智能探寻到查询信号。行动有被发现的危险。

根据意外情况处理计划（代号“探戈”）：抹去飞船注册号码：实施与停泊港电脑网络的硬件隔离；启动反侵入软件；载入阿尔法安全协议。

长官，正如您所要求的一样。不必担心——在空间站的电脑记录中，圆周号从未存在过。

/ 文件结束 /

/ 变码一销毁程序启动 /

按“回车键”继续。

第三十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号 0447 时

遥感太空站费米号，波江座ε星系边缘地带

麦克罗伯站长踏入遥感太空站费米号中心。值班军官比尔·史崔特和大卫·布赖特宁——都是中尉——起身立正，向他敬礼。

他无声地回礼。

占据整扇墙壁的监视器显示着最后一次空间探测器送回的数据：多维空间图表，经过色彩处理的星空图像，以及经过断层空间的所有物体列表。一些新来的军官觉得这些图像挺“漂亮”的。

而对麦克罗伯站长来说，上面任何一个斑点都代表着危险。多维空间里隐藏了太多的东西：海盗船、黑市商人……以及圣约人。

麦克罗伯检查了他们的值班工作情况。他进行了两重检查，确认所有的程序和硬件都按照 UNSC 的标准进行。他的手指在键盘和监视屏上移动，确定上面一尘不染。遥感站的运行状态是第一流的。

想想他们保卫的东西吧。致远星。除了完美的工作之外，其他的一律不可接受。他得让他的部下们也知道这一点。

“继续执行勤务。”他说。

自从奥坎坦纽斯座 δ 星系的战斗之后，舰队司令部进行了人员调动，把最精锐的人员派往遥感太空站。麦克罗伯被从近地殖民地边缘的约克要塞中抽调过来。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他帮助下属们飞快地提高对空间探测器数据的解读能力。

“下一批空间探测器发射就绪，”史崔特少尉说，“线性加速器和跃迁断层生成器就绪。”

“设置成三十秒后往返循环。”麦克罗伯站长下令说。

“遵命，长官。空间探测器发射完毕。已经加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舰队司令部可不想见到有任何东西来攻击致远星军区。这是 UNSC 的军事指挥中心。假如真有任何东西来攻击它，战斗进行的时间会很短。轨道上布置了二十门超级磁力加速炮。他们能将三千吨重的炮弹以接近光速的十分之四的速度发射，瞄准的精确度也高得很。万一连这都阻挡不了圣约人的话，那么还有随时都能赶到这里的一百余艘飞船来对付它们。

然而麦克罗伯站长知道，以前也曾有一个军事基地自以为坚不可摧，结果它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可不希望致远星变成另一个珍珠港。

“空间探测器即将返回。”布赖特宁少尉汇报说“ α 空间探测器即将返回常规空间。三秒……二秒……一秒。扇形扫描。在撤离点负四万三千公里处获得信号。”

“处理信号，并且发射回收标靶，少尉。”

“遵命，长官。自动追踪信号——”少尉瞥了一眼显示器，“长官，你能来看看这个么？”

“显示到屏幕上。”

雷达信号和中子显象仪上的图像出现在屏幕上——占据了整个屏幕。麦克罗伯站长从没在跃迁断层空间见过这个。

“确定数据流没有损害，是原始数据，”站长下令说，“我估计这家伙得有三千公里的直径。”

“确定数据……它的直径为三千两百公里，长官。信号并不完整。等 β 空间探测器回来，我们可以获得它的轨道。”

这么大的物体在跃迁断层空间里航行算是件稀罕事。偶尔会有流星或是彗星会跑进来——天文学家们至今也没搞明白它们是如何跑进

那个非常规空间的。然而那些天体和眼下这个也不一样。至少，自从

“我的天。”麦克罗伯喃喃地说。

自从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一役之后。

“别再等 β 空间探测器了，”麦克罗伯站长厉声说，“执行科尔协议，史崔特少尉。清除导航数据库，我说的是立刻。布赖特宁少尉，立刻打开反应堆的内部保险阀。”

他的下属们迟疑了一下，立刻明白了眼下的处境，急忙行动起来。

“开始执行病毒文件清除程序，”史崔特少尉喊道，“主存和缓存数据全部清空。”然后他脸色发白地转过身，“长官，科学数据库因维修而正处于离线状态，里而所有的 UNSC 天文日志记录。”

“包括每个星球一光年内的导航数据。”站长低声说，“还包括太阳系的。少尉，你派个人去那儿，我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哪怕是用铁锤来砸烂它，都要确定数据被完全毁灭。”

“遵命，长官。”史崔特打开通讯频道，开始疯狂地下达命令。

“保险阀红色警报。”布赖特宁少尉报告说，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 β 空间探测器返回中，四秒……三秒……二秒……一秒。距离目标十二万公里。信号非常微弱。空间探测器似乎出故障了。正在试图整理信号。”

“这会儿出故障未免也太巧合了吧。史崔特，用阿尔法频道接通舰队司令部！压缩并传输太空站日志。”

“遵命，”他的手指紧张地敲击着键盘，但不时地出错，只得重新修改命令，“日志已发送。”

“收到 β 空间探测器信号，”布赖特宁少尉说，“正在计算物体的运动轨道。”

那东西接近了。它的边缘有点儿异样，是球形或针形的突起。

麦克罗伯站长不安地转动身子，捏紧拳头。

“它将经过致远星系，”布赖特宁少尉说，“十七秒之后到达致远星星系边缘零点四一位置的恒星的日冕层。”他吸了口气，“长官，它距离我们只有一光秒了。”

史崔特少尉啪地站了起来，椅子被撞翻，直滚到站长边上。站长扶起椅子。“坐下，少尉。我们要做件事了。调整望远镜，查看那个区域。”

史崔特少尉回头看看站长坚毅的身影，深吸了口气。“遵命，长官。”他坐了卜来，“调整望远镜方向中。”

“ γ 间探测器返回中，三秒……二秒……一秒。”布赖特宁少尉迟疑了一下，“没有信号，长官。扫描中。有四秒的延时。空间探测器可能暂时被转移到其他维度去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站长阴沉着脸说。

史崔特少尉报告说：“望远镜现在瞄准了目标。图像已显现在主屏幕上。”

致远星系边缘闪现出无数的小绿点。它们聚拢在一起，向前涌动，就像是一锅沸腾的液体。它们附近的太空因此开始扭曲并且变得模糊不清，几乎有半数以上的星辰的光芒被掩盖了。

“雷达探测到目标。”布赖特宁少尉报告说，“超过三百个的大型物体。”他的手指开始颤抖，“长官，轮廓与已知的圣约人战舰相符。”

“它们开始加速，”史崔特少尉声音低沉，“直冲着我们过来了。”

“与舰队司令部的通讯网络被屏蔽了，”布赖特宁少尉的手开始颤抖，“我们的联系被切断了。”

麦克罗伯站长依然笔直地站着。“天文日志记录呢？”

“长官，他们还在试图停止科学数据库的维修程序，这得花点儿时间。”

“那么我们的选择就不多了。”麦克罗伯轻轻地说。

他把手放在布赖特宁少尉的肩膀上。“没事儿，少尉。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已经尽到责任。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他把手掌印在控制台上。站长解除了反应堆的保险阀，把全部储备箱中的氦气充入聚变室。麦克罗伯站长说：“只能执行最后的指令了。”

第三十一章

军历 2525 年 8 月 30 日 0519 时

UNSC 秋之柱号，波江座 ϵ 星系边缘

出问题了。

约翰先是感觉到胃部一阵不适：轻微的横向加速度。这加速度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不得不抱住双腿。显然，秋之柱号正在转向。

船舱中所有的斯巴达都感到了异常。他们正从货箱中搬运装备，为低温睡眠航程准备制冷管，现在却都把这些手里的活儿放下了。

横向的移动逐渐减慢，最终停止了。秋之柱号的引擎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贯穿了整架飞船。

凯丽走过来对他说：“长官，我想飞船正在加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吧？”

“我也这么认为。让弗雷德和约书亚继续准备好制冷管。琳达带一队人警戒我们的武器装备。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长官。，

士官长走向通讯器。他痛恨待在飞船里。失去控制的感觉让人烦躁不安。在这儿，斯巴达们和货物没什么区别。

还没走到通讯器前，约翰就犹豫起来。如果凯斯上校正在进行一个迷惑敌军或是发动进攻的计划，那他现在最不希望的就是被打扰。

约翰按下按钮。“科塔娜，我们改变了航线。出了什么问题吗？”

还没等科塔娜回答，凯斯上校的声音就从通讯器里传出：“凯斯上校呼叫斯巴达 117。”

约翰赶忙回答：“斯巴达 117 在此候命，长官。”

“计划有变。”凯斯沉默了很久，才继续说，“当面说解释起来比较容易。我现在过去向你作详细说明完毕。”

约翰转过身，其他斯巴达迅速地执行着刚才他下达的命令。那些没有具体任务的人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武器，维护他们的战斗装备。

他们都听到了凯斯走米的声音。新型盔甲上的声沓采集装置可以辨识出一百米外的低语声。

不用多说，斯巴达们也知道有麻烦了。

约翰打开了通讯器旁边的显示屏。前甲板的摄像头显示出他们确实已经转向，飞船正掉头向回开。

是这艘船出了什么故障吗？不，如果是这种事，凯斯上校没必要过来当面跟他解释。肯定是出现了什么岔子。

电梯的门向两侧滑开，凯斯上校走了出来。

“长官！”士官长高声喊道。

斯巴达们全部立正行礼。

“稍息。”凯斯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暗示出，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他的拇指抚摸着那只古旧的烟斗。

“出了个很严重的问题。”他扫了一眼其他斯巴达，低声对约翰说，“我们私下谈谈。”接着他便走到通讯器前。

“长官，”约翰说，“除非你离开这层甲板，否则斯巴达们可以听到你我的任何对话。”

凯斯看着斯巴达们，皱起眉头。“我明白了。好吧，其实你的队员最好也听听。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找到致远星的——它们至少放过了十几个近地殖民星球，直接来到这里。现在探究原因已毫无意义了。总之，它们已经来了。而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了。”

“长官，它们是指……”

“圣约人。”凯瀚转头冲着通讯器说，“科塔娜，显示上一条阿尔法优先级通讯。”

一份公报出现在屏幕上，士官长读了起来。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阿尔法化优先级通讯 045927Z-83

加密方案：红色方案

公共密钥：文件 / 亡命一搏戈一 β -5/

来自：罗兰·弗里蒙特司令，太空司令部指挥官，舰队司令部一区指挥官 / (UNSC 服役号：00745-16778-HS)

发至：致远星系、耶利哥星系、坦塔罗斯星系所有战舰

主题：即刻召回

密级：保密〔BGX 指令〕

/ 文件头 /

致远里星系边缘相对坐标系 030 发现圣约人舰船。

所有 UNSC 战舰中止一切活动，以最快速度到集结点祖鲁进行整编。

所有战舰准备立即执行科尔协议。

/ 文件结束 /

“科塔娜已经通过秋之柱号上的传感器捕捉到圣约人舰船的信号。”凯斯说，“由于受到干扰，她无法确定具体数目，但至少有一百艘的圣约人舰船正向致远星靠近。我们必须赶回去。根据这一命令，我们只能取消军情局下达的那个任务。”

“长官，取消？”约翰还从没放弃过任何一个任务。

“致远星是我们的战略总部，也是我们最大的飞船制造基地，士官长。如果它沦陷了，那么哈尔茜博士关于‘人类只剩几个月时间’的预言将缩减到几周。”

士官长通常不会反驳上级军官，但这一次，责任驱使他这么做。“长官，这两个任务并不矛盾。”

凯斯点起烟斗——这至少违反了三项禁止在 UNSC 飞船上点燃易燃品的规定。他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看着升腾的烟雾。“你想到了什么，士官长。”

“一百艘异族飞船，长官。在致远星轨道防御系统和我军舰队的夹击下，几乎可以肯定，会有敌舰遭到重创，那么我的小队就可以登陆其中一艘，并将其俘虏。”

凯斯仔细思考着这个提议的可能性。“那里还会有上百艘相互攻击的飞船。空间里也会充满导弹、核武器……还有圣约人的等离子鱼雷。”

“只需要将飞船停在距离战场足够近的地方，”士官长说，“如果您能在它们的护盾上打个洞，然后拖延足够的时间让斯巴达们登上飞船。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好了。”

凯斯咬着烟斗想了想，接着把烟斗放下说：“你的计划有一个操作上的困难。现在秋之柱号的整备工作由科塔娜负责，科塔娜将跟随你们行动。当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人工智能，可如果等他这个人工智能被激活，接管这艘飞船——那时，恐怕这场遭遇战已经结束了。”

“我明白，长官。”

凯斯盯着士官长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如果我们发现一艘受到重创的圣约人舰船，如果我们离它够近，如果我们接近它时还没被轰炸成宇宙粒子，那么我将把科塔娜传送给你。没有人工智能辅助的战斗，我也试过。”凯斯脸上闪过一丝疲惫的微笑，随即消失了。

“是，长官！”

“我们将在二十分钟后到达祖鲁集结点。士官长，让你的小队做好准备……无论情况如何。”

“是，长官！”约翰向他立正行礼。

凯斯回礼后走进电梯。他叼着烟斗，慢慢摇了摇头。

士官长转过身面对自己的队员。他们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

“你们都听到了。就是这样。弗雷德，詹姆斯，我要你们改装一艘鹈鹕运兵船。把所有的 C-12 烈性炸药都搞来，在它的鼻子上加个撞角。如果凯斯上校搞掉了一艘圣约人舰船的护盾，我们可能需要直接撞进它的外壳。”

弗雷德和约翰回答道：“明白，长官。”

“琳达，带一个小队，打开所有军情局给我们准备的货箱，把里面的装备尽快分发下去。确保每个人都配备一个小型推进器、足够的弹药和手雷，还有多联装火箭发射器——假如有的话。如果我们登上敌舰，可能会遇到那些大个子的圣约人，这次我需要有足够的火力干掉它们。”

“是，长官！”

斯巴达们开始迅速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好准备。

士官长走近凯丽。他通过一条私人频道对她说：“载货清单上标明十三号货箱里有三颗哈沃克核雷。你拿上它们，我会带着启动匙。”

“明白。”凯丽回答道，但她没有马上去执行任务。

士官长没法看到她的脸，但他太了解凯丽了。从她肩膀微微下沉的动作，约翰就能看出她在担心。

“长官，我知道这次的任务很艰巨，但……你有没有觉得这就像一次门德兹军士长主持的训练任务？似乎有个‘惊喜，在等着我们……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的行动，你有这个感觉吗？”

“没错，”约翰回答，“我正等着它呢。”

第三十二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日 0534 时

UNSC 秋之柱号，波江座 ϵ 星系

秋之柱号突然启动船侧的紧急推动器，一下子偏离了那颗小行星十米左右——

——圣约人的等离子能量束可没这本事，所以它直接打中了这颗城市一般大小的岩石，铁锰熔浆顿时在太空中四处飞溅。

九架被军情局称为“六翼天使①”的形似泪珠的圣约人战斗机也避开了其他的小行星，第十艘则没那么好运气。它直挺挺地撞上了一颗小行星，马上从屏幕上消失了。

但另一架战斗机立刻加速飞向秋之柱，同时向它发射等离子能量束。

“科塔娜，”凯斯上校说，“打开我们的定点防御系统。”

秋之柱号的 50 毫米加农炮闪了一下，把那架战斗机的护盾撕开了一个缺口。

“已经交上火了，上校。”科塔娜镇定自若地回答。

“洛弗尔少尉，”凯斯上校下令，“停止引擎，船体水平转一百八十度。日吉和子少尉，准备好磁力加速炮，并且给编号 A1 到 A7 的导弹发射舱填充射手型导弹。我需要一个开火方案，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导弹和第三发磁力加速炮弹同时击中目标的方案。”

“完成，长官。”

“遵命，长官。引擎已全部关闭，正在转体。大家抓紧。”

秋之柱号的引擎熄灭了，姿势调整器开始轰鸣，牵动飞船转过身，正面对着真正的威胁——圣约人的航母。

这庞然大物在秋之柱号后面紧追不舍，不但派出了战斗机群，还发射了两发离子弹——它们没能打中秋之柱号，但打中了两颗小行星，所以让凯斯上校在飞入行星带的时候稍微感到了一点晃动。

科塔娜控制起这笨重的秋之柱号就像驾驶一艘游艇似的轻松。飞船敏捷地在岩石中穿梭，利用这些小行星作掩护，避开了等离子能量束。

但是，二十秒后，秋之柱号将穿出小行星带。

“开火方案传送至各系统，长官。”日吉和子少尉说，“磁力加速炮预热完毕，导弹保险设置解除。随时等待发射。”

“你自己决定发射时间，少尉。”

轰鸣声卷过整个机舱，大批射手型导弹飞向敌军的航母。

“磁力加速炮预热完毕。”日吉和子少尉说，“加速器就绪。八秒之后发射，长官。”

“我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你设定的轨道。”科塔娜插了进来，“圣约人的战斗机将火力集中瞄准了我们的腹部。上校，可以么？”

“可以。”

“射击方案修正完毕，”科塔娜说，“执行。”

科塔娜启动了推进器，让秋之柱号翻了个身——将飞船上的 50 毫米加农炮对准了下面的“六翼天使”战斗机。

压倒性的火力粉碎了战斗机的护盾——成千枚炮弹呼啸着击穿了它们的装甲，这些战斗机被撕裂开来。九个火团散落开来，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

“敌人的战斗机被击落。”科塔娜说，“飞船进入开火点。”

“科塔娜。给我一个倒计时表，日吉和子少尉，听我指令开火。”凯斯上校说。

“随时待命，长官。”

科塔娜点点头——舰桥上有一个她的小小的全息投影影像。她点点头，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倒计时表，上面的数字开始飞快地变化。

凯斯紧紧地抓住扶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倒计时表，三秒，二秒，一秒……“发射。”

“开火。”日吉和子少尉几乎是同时回答。

三道闪电划过显示屏，间距很短，几乎难以将它们①六翼天使，中世纪基督教神话中九级天使中地位最高者。分辨开。三发炽热的炮弹穿过了秋之柱号和航母之间的黑幕。

而航母的一侧也开始闪起为等离子炮充能的亮光。

射手型导弹闪亮的身体消失在远方，圣约人的等离子武器一下子融化了三分之一的来袭导弹。

突然，秋之柱号一个右转，然后又来了个俯冲。

凯斯上校骤然间失重，片刻之后笨拙地落到甲板上。从显示器上可以看到，一颗小行星的岩石表面出现在他们的舷窗摄像机的面前——离飞船只有咫尺之距——然后马上消失了。他们躲过了这颗岩石。

凯斯上校不由得为自己没时间唤醒飞船上的那另一个人工智能而感到一阵庆幸。科塔娜干得棒极了。

三连发的磁力加速炮弹都击中了航母。它的护盾闪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然后消失了。第三发磁力加速炮从侧面刺入飞船，一直贯穿下去，几乎到它的尾部才停了下来。

航母打了个旋，它的护盾挣扎了一下，努力想再积蓄起力量保护航母，然而百余枚射手型导弹呼啸而至，把航母的船壳炸得就跟放焰火似的。

航母开始倾斜，摘上了秋之柱号刚刚避开的那颗小行星。它的船壳开始断裂，内部迸发出无数团火光。

凯斯上校舒了口气。一场胜利。

而斯巴达们不会把这艘飞船带到圣约人的地盘上去。它哪儿都去不了了。

“科塔娜，给这颗小行星和击毁的飞船作个标记。我们之后可能还有机会搜一下。”

“遵命，长官。”

“洛弗尔少尉，掉转船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祖鲁集结地。”

洛弗尔少尉开动推进器，让秋之柱号转向，在常规空间中朝致远星星系前进。引擎的加速让甲板剧烈地振动起来。

“最快二十分钟后到达。”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战斗很可能已经结束了。所以凯斯上校很希望秋之柱号能够像圣约人飞船一样，快速而准确地穿越跃迁断层空间，实现短距离的跃迁。刚才那艘航母舰就实现了一次短距离的跃迁，它出现在常规空间时，距离秋之柱号不过一公里。假如他的飞船也能这样精准地进行短距离跃迁的话，现在就已经出现在集结地，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了。然而以人类飞船的跃迁能力来说，在星系内跃迁无疑是极端愚蠢的，跃迁目标与实际的差距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从理论上说，等他们从跃迁断层空间进入常规空间时，出口处很可能就在致远星恒星的内部。

“科塔娜，以最大倍率放大前部摄像机的图像。”

“遵命，长官。”

最前面的显示屏的画面开始放大，最后，致远星成为了显示屏上最大的物体。

离行星两万公里处，百余艘 UNSC 飞船已经集结在祖鲁集结地：驱逐舰，护卫舰，三艘巡洋舰，两艘航母，以及作掩护用的三个太空修理站……看来这些修理站又要充当牺牲者了。

“又有五十二艘 UNSC 战舰抵达了祖鲁集结地。”科塔娜汇报说。

“切换到第四区域，科塔娜，让我看看圣约人舰队的兵力。”

图像切换到逼近的圣约人舰队上面。太多了，凯斯无法数清。

“有多少？”

“我的计算结果是三百一十四艘，上校。”科塔娜回答说。

凯斯上校死死地盯着这些飞船。UNSC 的舰队只有在占绝对的兵力优势（三对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战胜圣约人舰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星系外太空轨道上的那排磁力加速炮。这是 UNSC 最强大的非核能武器。有人称之为超级磁力加速炮或者是“大棒槌”。

它们的线性加速器足有一艘巡洋舰那么大，能够高速发射重三千吨的炮弹，并且可以在五秒之内补充炮弹。他们直接从行星上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得到能量。

“缩小图像，科塔娜。显示整个战场。”

圣约人舰队笔直地冲着致远星而来。集结地的飞船开始发射磁力加速炮和导弹，轨道上的超级大炮也开始开火——二十道白热的炮弹掠过太空。

圣约人舰队向轨道炮台发射出无数道离子束作为回应。太空中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太阳耀斑似的火花。致命的金属弹和等离子能量束互相交错着，掠过星空。

三个太空维修站开始移动，用巨大的身躯抵挡住了扑面而来的火焰。

一发等离子能量束击中了一个太空站的边缘——它的表面升起一片火海。很快，更多的等离子能量束射中了它，没多久，维修站就开始融化、汽化。金属闪现出红光，白炽化，然后变为青白色。

另外两座太空站也替轨道炮台做了炮灰，替它们接下了来袭的炮火。承受了几十道等离子能量束之后，原来三座太空站所处的位置就只剩下一团金属离子云。

它们完全地汽化了。

最后一束等离子光束击中离子云——云团吸收了能量，呈现一种地狱般的橘红色。

几乎在同一时刻，人类舰队齐射的导弹和超级磁力加速炮弹也击中了圣约人的飞船。

通常飞船发射的磁力加速炮只能抵消掉圣约人舰船的能量盾，要摧毁它们的飞船往往需要两发或者更多的炮弹才行。

然而超级磁力加速炮就不一样了。它的一发炮弹击中圣约人的舰船之后，能量盾立刻消失，残余的冲击力还能尽数击在飞船的船壳上——船壳瞬间就裂成了无数的碎片。

四枚核雷也飞入了圣约人的舰队阵形之中，一批护盾能盈已消失的飞船表面泛过一阵白光，被毁灭了。

但也有飞船躲过这一劫，它们的护盾闪耀过一阵明亮的白光，船体毫无损伤。

它们继续朝致远星系前进，大约三分之一的飞船停止了前进，只余下一具具被超级磁力加速炮击毁的船体残骸。

圣约人飞船的船体侧面闪过白光，它们开火了。致命的等离子能量束掠过太空，直奔 UNSC 的舰队而去。

圣约人舰队当中有一艘体型硕大的飞船，体积抵得上三艘 UNSC 巡洋舰。它的船首闪过一道蓝光，顷刻间三艘 UNSC 飞船就爆炸了。

“科塔娜……那是什么该死的东西？”凯斯上校咆哮着说，“洛弗尔少尉，将马力开到最大。”

“以百分之三百一十的速度前进，预计十四分钟后到达。”

“进行数字强化清晰度处理。重放录像。”科塔娜说。

她先把那艘圣约人飞船当作主要的显示对象，重放了它开火的那一幕。飞船射出的光束看起来很像等离子能量束，但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能量束的银白色，那颜色跟它们的能量盾被击中时呈现的颜色相差无几。

科塔娜又显示出被击中的牛头怪号。细针般粗细的射线穿过飞船上邻近聚变反应堆的 A 层甲板。科塔娜一次次地慢镜头重放这一幕，可以清楚地看见射线一直穿透了整艘飞船，最后从引擎边上的 H 甲板穿了出去。

“它竟然刺穿了所有的甲板和两层的护甲。”凯斯上校喃喃地说。

射线沿着牛头怪号横向移动着，切出一道十米宽的口子。

“它切过了牛头怪号的反应堆。”科塔娜说。

“一种新型武器，”凯斯说，“比等离子能量束还要快，还要致命。”

这艘圣约人的大型舰船改变了航线，不再继续前进，也许它觉得冒险前进并不值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凯斯见到它停止前进，心里不由轻松起来。

UNSC 的舰队渐渐失去队形，有几艘还坚持发射导弹来阻止其他圣约人舰队发射的等离子鱼雷，但显然，这些带有高能炸弹的导弹对于这种超高能的等离子武器无能为力。五十艘 UNSC 舰船就像萤火虫一般闪了一下，然后化为一团大火，继而爆炸，坠向行星。

轨道上的超级磁力加速炮台开火了——有十六发命中，也就是说十六艘圣约人舰船被炸成了碎片。

圣约人舰队分成两个战斗群，一群打击已不成队形的 UNSC 舰队，另一群继续朝着致远星前进，试图找到合适的位置，找到掩护，好对付轨道磁力加速炮。

他们的等离子炮开始充能。

轨道上的超级磁力加速炮再度开火，击中了十八艘前进的圣约人舰船，轻松地揍扁了它们——发射出的超重炮弹反而驱散了金属离子云，现在圣约人飞船没有了离子云的遮挡，完全暴露在 UNSC 舰队的火力打击之下。

超级磁力加速炮再一次开火。

与此同时，离子束也从圣约人飞船上发射了出来。

超级磁力加速炮确实将余下的圣约人飞船击垮了，但它们在毁灭之前已经发射了等离子能量束，一阵火光飞溅和金属熔浆的喷射之后，十五门轨道磁力加速炮完好无损，而另外五门已经化为气体。

追赶 UNSC 舰队的圣约人飞船立刻掉转船头，火速撤离。UNSC 舰队也没有去追赶它们。

“有指令传来，长官。”多米尼克少尉说，“要求我们后退，以便重新编排队形。”

凯斯上校点点头。“科塔娜，能否帮我估算一下这次战斗中舰队的受创程度和伤亡人数？”

她那小小的全息投影影像出现了。“没问题，上校，”她扬起一道眉毛，看着他，“不过你确定要听这个坏消息？”

阵亡估算表出现在屏幕上。

他们代价惨重。舰队剩下不到二十艘飞船。几乎有一百艘飞船在这场战斗之后，死寂地飘浮在太空中。

凯斯上校感到自己呼吸困难。他深深地呼了口气。“就差一点儿。”他低低地说。

“伤亡本该更严重。”科塔娜也放低了声音。

他看着撤退的圣约人舰队。又一次胜利——取得得太容易了。不对……可以用任何词来形容 UNSC 的这场战斗，但绝不会是“容易”。无论如何，圣约人舰队的此次撤退比以前任何一次遭遇战中的撤退都要早。这些怪物们一旦打起仗来，罕有后退的。

除了奥克坦纽斯座 δ 星系第四行星的那次战争，他突然想到。

“科塔娜。”他顿时大喊，“扫描致远星的两极，过滤磁场的干扰。”

屏幕切换到致远星的北极，数百艘圣约人的登陆飞船映入他们的眼帘。

“立即接通舰队司令部，”他冲着多米尼克少尉喊道，“同时把这个消息转发过去。”

“遵命，长官。”多米尼克少尉回答说，“接通。”

“通知他们致远星已遭入侵，两极都有圣约人登陆飞船。”

多米尼克少尉发送了消息，然后听了一会儿耳机，报告说：“消息已经被接收，长官。”

超级磁力加速炮掉转方向，开火——数十艘登陆飞船立刻被摧毁，破碎的外壳却依然因为惯性而以极高的速度向行星飞去。

余下的登陆飞船立刻分成两队，同时向两极区域降落。导弹和磁力加速炮台朝着它们频频开火，很快，成千上万块碎片就像流星雨般纷纷坠落地面。

但更多的已经成功着陆，凯斯悲哀地想，致远星已经被成功地入侵。

“来自行星上舰队司令部的求救信号，长官。”多米尼克少尉呼吸紧张地说。

“播放。”凯斯上校说。

“它们数量成千上万：咕噜人、豺狼人以及精英战士。”一阵静电的噪音，“它们还有坦克和飞机。上帝！它们突破了防线。后撤！后撤！如果有人还能听见的话，听着：圣约人军队已开始地面入侵。大量士兵行进至军械库附近……它们——”之后便再听不见任何话语，扬声器中传出了白噪音^①。凯斯上校听见尖叫声，骨头断裂的声音，以及一饮爆炸。信号就此中断。

“长官！”霍尔少尉叫起来：“圣约人舰队改变了航向……他们掉头了。”她猛然回身面对上校，“它们要进行第二次攻击。”

凯斯上校挺直身，抚平制服。“很好，”他尽可能以最平静的口吻对船员们说，“看来我们还来得及赶上。”

洛弗尔少尉点点头。“长官，预计五分钟之后到达祖鲁集结地。”

“解除所有的保险阀，”凯斯上校说，“将我们那些远程控制的长剑型截击机送入发射舱，随时准备射出飞船，然后确定磁力加速炮的充能器和推动器都已经预热完毕。”他掏出烟斗，点上，抽了一口。

毫无疑问，圣约人的目标是那些轨道上的炮台。之前的自杀性攻击又是一次幌子，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是地面部队，假如他们的部队攻陷了聚变发电站，那么那些炮台就不过是一些高高飘在行星上空的玩具。

“真是糟糕。”他轻声对自己说。

科塔娜出现在导航控制台附近。“凯斯上校，我接收到另外一个危急信号。来自致远星太空港的人工智能如果你觉得这个消息——”她指了指屏幕上渐渐逼近的圣约人舰队，“——糟糕的话，那么听一下这个更糟糕。”

第三十三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日 0558 时

UNSC 秋之柱号，波江星系

任务又遇到了另一个阻碍。

士官长从没想过任务会失败。他必须成功。失败意味着死亡，不止是他的，还包括所有斯巴达……和全体人类的死亡。

他站在货舱的显示屏前，重新阅读着凯斯上校传来的阿尔法口优先级通讯信号。

阿尔法优先通讯

来自：致远星太空港航信士官人工智能—8575〔又名多普勒〕

发至：联合国太空司令部 /

/三重加密加时戳公共密钥：红穿红穿红/

/文件头/

请求立即采取行动

情况：发现致远星文件档案网络防火遭到到圣约人数据侵入包的渗透。反入侵软件启动。判定：阻止渗透可能性 99.9%。

情况：三重屏蔽规程初始化后发现，轻巡洋舰圆周号/Γ—9 停泊舱/被隔离在致远星军事堡垒文件档案网络之外。

情况：在跃迁断层空间发现圣约人飞船，航线与Г-9停泊舱相交。

结论：圣约人已发现圆周号上存在不受保护的导航数据。

结论：科尔协议未被执行

请求立即采取行动

/文件结束/

他重放了一遍来自致远星军事堡垒指挥总部的危急信号。

“它们突破了防线。后撤！后撤！如果有人还能听见的话，听着：圣约人军队已开始地面入侵。大量士兵行进至军械库附近……它们——”

士官长将这条通讯信号复制下来，通过小队的通讯①白噪音，音响或电力噪音，在给定波段内所有频率上其强度都一样。频道发给他的队员。他们也有权知道这一切。

圣约人发动地面入侵只可能有一个目的：毁掉行星防御系统的能源供应基地。如果它们成功了，致远星就会沦陷。

圣约人夺取圆周号也只可能有一个目的：盗取存储在飞船中的导航数据库，找到每一个人类殖民星球的位置——当然也包括地球。

凯斯上校出现在屏幕上。他的一只手里拿着烟斗，由于攥得太过用力，关节都已发白。“士官长，我想圣约人会利用跃迁断层空间精确地跳跃到太空港附近。它们会尽量在被超级磁力加速炮毁灭之前，向行星表面投下地面部队。阻止它们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士官长。我……乐意接受任何建议。”

“我们可以搞定。”约翰回答道。凯斯上校睁大眼睛，身子往指挥椅前倾，“你说真的吗，士官长？”

“千真万确，长官。斯巴达就是受训来执行艰巨任务的。我会分派我的队员们，来处理好这件事。首先，会有三名斯巴达回到太空港，以确保导航数据不会落到圣约人手中。其余的人将投入地面战场，击退入侵之敌。”

凯斯沉思片刻说：“不，士官长，这太冒险了。我们必须保证不让圣约人拿到导航数据。我们使用一颗核雷好了，将之安装在太空港的绕地轨道附近，再引爆它。”

“长官，电磁脉冲会烧毁轨道上那些炮台的超导线圈。但如果你用秋之住号上的常规武器摧毁太空港，就无法彻底销毁导航数据库。只要圣约人搜索残骸，它们就能得到这些数据。”

“是的。”凯斯一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用烟斗轻拍自己的面颊，“好，士官长。我们就按你说的办。我会调整航线，从太空站上方经过。让你的斯巴达随时待命，并准备好两艘运兵船。我将在——”他询问了一下科塔娜，接着说，“——，五分钟内让你们出发。”

“是，上校。我们会准备好的。”

“祝你们好运。”凯斯上校说完，就关掉了通讯显示屏。

好运，士官长从来就不缺运气。但这次他所需要的运气比过去得多。

约翰转头面对斯巴达们……他的斯巴达们。所有人都站得笔直，等待他的命令。

凯丽走上前。“士官长，我请求负责太空任务。”

“否决，”约翰说，“我亲自负责这部分。”他很欣赏凯丽的自告奋勇——太空任务要比地面任务危险十倍。

圣约人兵力将是他们的十倍，或者更多，但斯巴达们早就习惯了和数目庞大的敌人战斗。在地面上，他们总能获胜。

但回收圆周号数据库的任务，则要在真空和零重力的条件下执行——而且他们可能需要经过一艘圣约人战舰，穿越敌人的枪林弹雨才能抵达目标。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的战斗环境。

“琳达，詹姆斯，”他说，“你们跟着我。弗雷德，你担任红组队长，负责地面任务的能术指挥。”

“长官！”弗雷德高声喊道，“明白，长官。”

“现在做好准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话音未落，士官长立即就后悔说了这么不吉利的话。

众人沉默片刻，凯丽大声说：“立正！”斯巴达们啪地一下立正站好，向士官长行了个军礼，动作刚劲有力。

约翰也挺胸抬头，向他们回礼。这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骄傲之情。

斯巴达们迅速散开，整理自己的装备，跑向运兵船所在的舱室。约翰目送他们离开。

这个任务正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的。这将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但他知道，这也可能是他们的最后时刻。

门德斯军士长曾说过，作为指挥官总会遇到必须要求下属牺牲生命的时刻。约翰知道今天他会失去一些同伴——但他们的牺牲是否能换来战斗的胜利？大家会不会白白牺牲呢？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已做好准备。

约翰点燃推进器，让鹈鹕运兵船一百八十度转弯。他让引擎全力运转，以抵消向前的惯性。他们脱离秋之柱号时，那飞船的航速是三分之一全速。

从这里到太空站的停泊港只有一万公里，所以他们现在必须利用每一毫米的距离来减速。

士官长驾驶着专为斯巴达准备的改良型鹈鹕运兵船，船上还携带着爆破物。太空站现在肯定是密闭的——每一扇气闸门都处于密封状态。他们必须炸出一条路来。

约翰向后看了一眼，琳达正检查着她随身携带的三枝改装过的狙击步枪中的一枝，詹姆斯则在检查小型推进器。

他选择琳达，是因为在斯巴达中没有别人比她更擅长远距离战斗。而这正是约翰现在想干的：远距离战斗。在零重力下和成群的圣约人部队进行近战的后果是……就算他的运气再好再多，也有用光的时候。

约翰选择詹姆斯是因为他从不放弃。在第四行星的战斗中，虽然手被灼伤了，詹姆斯仍忍住伤痛——起码克取了很长一段时间——帮他们除掉了圣约人的巨怪。在这次任务中，士官长需要的就是这种永不放弃的毅力。

他远远望向这艘鹈鹕运兵船的前方。另一艘运兵船正在点火，朝致远星疾飞而去。

凯丽、弗雷德、约书亚……所有的人。他真希望能分身，在地面任务中和它们并肩战斗。

雷达屏幕闪过一道迫近警报：鹈鹕运兵船距离停泊港只有一千公里了。

士官长又在推进器的操作界面上点击了几下，校准了航线，接着将迫近警报器设置静音模式。

但警报声马上又重新想起。奇怪。他又向静音按钮伸出收取——却又停在半空。他发现运兵船周围的空间开始异变。绿光不断出现，先是一个小点，接着不断扩大，变成了黑色太空中的一片淤青。这些污点不断膨胀、收缩，连星光都因之扭曲。

一个跃迁断层空间出口。

士官长关掉鹈鹕运兵船的引擎，开始减速以避免撞击。

一艘圣约人护卫舰在运兵船前方一公里处出现，它的舰首填满了整个显示屏。

第三十四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日 0626 时

UNSC 鹈鹕运兵船，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 F 太空站附近

“准备转向！”士官长高声叫道。

琳达和詹姆斯冲向各自的座椅，系好安全带。“准备完毕！”琳达说。

约翰关闭了鹈鹕运兵船的推进器，接着来了一次短促的转向喷射。所有队员在座椅上猛地向前一冲。加速度消失。约翰随即迅速地关闭了引擎。

这艘瘦小的鹈鹕运兵船正面对着圣约人护卫舰，与之相距一公里。异族飞船的战斗机发射舱和等离子武器发射器在运兵船的显示屏上异常清晰：凭借这些火力，它可以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把这艘运兵船，连带里面的斯巴达全部汽化。

约翰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用铁砧 II 型高爆导弹和机关炮向它开火——但他控制住了正伸向发射器的手。

这只会吸引它们的注意……而这正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此时此刻，异族飞船还没发现它们——也许是因为约翰已经关掉了鹈鹕飞船的引擎。这艘敌人的飞船正像死物一般飘游在虚空中——没有灯光，没有发射出单座战机，没有为等离子炮充能。

运兵船继续向太空港飞去，惯性正帮他们拉开与圣约人护卫舰的距离。

异族飞船周围的空间再次沸腾分裂，又有两艘圣约人战舰出现了。

它们同样没有理睬运兵船。难道说它太小了不值得费心？约翰没有多想。他的好运似乎还在。

他看了一下雷达显示器，距离太空站还有三十公里。他启动引擎，开始减速。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然他们就要撞上太空站。

二十公里。

轰鸣声响彻飞船。他们不断减速——但这还不够。

十公里。

“抓紧！”他对琳达和詹姆斯说。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士官长在座椅上猛烈摇摆。幸好有安全带帮他固定了身体。

约翰眨眨眼……看到的只有黑暗，视野中空无一物。他注意到护盾的指示条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正缓慢填充。驾驶座前面的所有仪表和显示屏都支离破碎了。

士官长晃晃脑袋，赶走了眩晕感，接着站起身朝后方走去。

运兵船内一片狼藉。所有固定好的东西都松动了。弹药箱已经破碎，各类装备飘在空中，到处都是。冷却剂泄漏了，形成了很多黑色的液珠。失重状态下的船舱就像个雪景球玩具。

詹姆斯和琳达也飘在空中，正缓慢移动着。

“有人受伤吗？”约翰问。

“我没有。”琳达回答。“我也是。”詹姆斯说，“我是说，没有。我很好，长官。我们是迫降了，还是被圣约人打中了？”

约翰说：“如果是圣约人干的，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说话了。带好所有你们能搞到的装备，到外面去，要快！”

他拿起一枝步枪和一个轮发式多联装火箭发射器。接着他找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千克的 C-12 炸药、起爆器，还有一枚莲花反坦克雷。这些会派上用场的。他又找到了五个完好的弹夹，但却没发现自己的小型推进器。看来他不能指望这东西了。

“没时间了，”约翰说，“我们待在这里简直就是束手待毙，太危险了。赶快从侧舱门出去。”

琳达首先走了出去。她环顾四周，确认附近没有圣约人的伏兵，这才招呼剩下的两个人出来。

约翰和詹姆斯离开船舱，在零重力下，攀附着船壳向飞船首尾两侧移动。

「空港是个直径三公里的环。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是灰暗的金属围成的圆弧。在它的外壳上安装着通讯天线和一些导管——没有可靠的掩体。空港的舱门密封得严严实实。整个太空站并没有自旋装置。看来这里的人工智能发现导航数据库存在安全隐患后，就关闭了自旋系统。

士官长经过鹈鹕运兵船的船尾时，不禁皱起眉头。运兵船的引擎已经毁坏。后部完全扭曲变形，飞船插在太空站上，形成一个仰角。而安装着 c-12 炸药，本准备用来突破圣约人舰船外壳的船首，则倾斜着指向黑暗的太空。

士官长扶着飞船外壳，慢慢地坠向太空站。

“蓝二，”他说，“检查一下那些爆炸物。”他用手指了指舰首，这个动作让他旋转起来。

“是，长官。”詹姆斯打开小型推进器，向舰首飞去。

斯巴达们曾受训在零重力状态下战斗。这不容易。在那种环境下，最微小的动作也会让你旋转起来，失去控制。

一道光打在太空港外壳上，反射过来。士官长抬起头，发现圣的人飞船开始移动。蓝色的激光束不断闪烁，红色的光点正在船侧弧线上聚集。飞船的引擎喷出火光，飞船正向太空站靠近。

片刻之后，一道光划过约翰的视野。圣约人护卫舰的护盾闪着白光，这艘飞船瞬间就化成了一团金属碎片。

轨道炮台已经向这些圣约人舰船开火了。

它们是在自杀。圣约人飞船为何会认为自己能够承受这种火力？

“蓝一，”约翰说，“用你的瞄准镜看看这些船。”

琳达飘向士官长。她举起狙击枪，指向圣约人战舰。“发现目标。”她说飘，开始扣动扳机。

士官长放大了瞄准镜的倍率，看到剩下的两艘飞船发射出十几枚东西。这些东西拖着尾烟向斯巴达们直扑过来。约翰将瞄准镜再放至最大倍数。那些光点似乎是背着小型推进器的人……

不，它们决不是人。

这些怪物脑袋很长。即使相距如此遥远，约翰也能透过它们的头盔看到鳌鱼般的尖牙利齿。当它们撞到遍布空中的飞船碎片时，身上的盔甲不断闪耀着光芒，显然它们配有能量盾。

这一定就是精英阶级的战士。哈尔茜博士曾提到过它们。这就是圣约人最强的战士吗？斯巴达们会找到答案。

琳达向一个来袭的异星人射击。它身体周围闪过一道亮光，子弹被弹开了。她没有停顿，连续向这怪物发射了四发子弹，都精确地击中了颈部。它的护盾不断闪烁，但终于最后一颗子弹穿透了阻隔。黑色污血从伤口流出，这怪物在太空中痛苦地扭动着。

其他异星人发现了斯巴达。它们加速朝他们飞了过来，同时用手中的等离子步枪和针弹枪不停开火。

“隐蔽。”约翰说，一扭身，来到运兵船的另一侧。

琳达紧随其后。他们旁边的船壳闪起团团火焰，熔化的金属四处飞溅。晶体状的针弹被他们的护盾弹飞。

“蓝二，”士官长说，“我说过撤退！”

詹姆斯几乎就要拆下舰首的炸药了，但数枚针弹击中了他。有一个正好扎进他的小型推进器，就嵌在那里。转瞬之后……推进器爆炸了。

气流从背包里喷薄而出。这不受控制的动力使得詹姆斯在失重状态下不断旋转。他撞向太空站，又弹了回来，接着就像火箭一样向虚空飞去，一圈又一圈地翻着跟头，完全无法控制航路。

“蓝二，快回来！”约翰冲通讯器大声叫着。

“无……控制……”詹姆斯的声音被静电噪音所掩盖，“它们……到处……”噪音更加嘈杂，接着通讯中断了。

士官长眼看着同伴坠向遥远的黑暗之中。詹姆斯所受的一切训练，超人的力量和反应能力，还有无比的决心……此时在残酷的物理法则下全然无用。

他不知道詹姆斯是否已经死去。但这一刻他必须做出最坏的假设，将注意力集中起来。他还有任务要去完成。如果他能活着回去，一定会要求这一地区的每一艘 UNSC 战舰展开搜寻救援行动。

琳达脱下她的小型推进器。

异星人们猛烈的火力停止了。圣约人向太空站发射出登陆舱，每艘登陆舱之间的间隔大约为三百米。

一个登陆舱就落在离他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它的舱壁像花瓣一样张开。穿着黑蓝相间的太空服的豺狼人冲了出来。它们的靴子牢固地吸附在太空港外壳上。

“找条路杀进去，蓝一。”

“明白。”琳达说。

她瞄准了异星人身上投有被能量盾覆盖的地方：靴子、头顶、指尖。三名豺狼人的太空服被琳达的子弹撕裂，它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剩下的异星人尖叫着缩回登陆舱。

士官长背靠运兵船，小心地进行点射。失重的环境下，他瞄准时碰到了不少麻烦。

一名豺狼人从掩体中跳了出来——向斯巴达冲过来。

约翰将步枪调成全自动模式，连续不断的子弹刺穿了它的护盾，将这个异星人从太空站上击飞。他射光了这一匣子弹，重新上好，接着掏出一颗手雷。他拉下保险栓，把它扔了出去。

手雷沿着一条平直的轨迹飞行，撞到登陆舱的内壁，然后弹了一下，进去了。它爆炸了。一道光闪过，蓝色的血水喷出，瞬间就因进入真空而冻结了。爆炸在敌人没有护盾保护的一侧爆炸了。

“蓝一，检查那个登陆艇。我会掩护你。”他端起手中的步枪说。

“是。”琳达抓住一根铺在外壁上的管子，用手将自己拉了过去。等她进入登陆舱后，给约翰的头盔显示屏发了一个绿灯信号。

士官长匍匐前进到鹈鹕运兵船的舰首。他探出头去，发现这个太空站已经布满圣约人部队：一百多个豺狼人，还有至少六名精英战士。它们正朝着鹈鹕运兵船的方向慢慢靠近。

“来试试吧。”约翰低声说。

他从弹药带里取出两枚手雷，塞进舰首的 C-12 炸药包里。接着，他用力一推，让自己向后，朝队友方向飞去。

琳达抓住了他，并将他拉进登陆舱里。十几个豺狼人的残骸遍布各处。

“我给你找了个新目标。”约翰对她说，“那两颗手雷。瞄准它们，等我的命令。”

琳达将狙击枪架在登陆舱打开的外壁上，瞄准好目标。

豺狼人围向运兵船，同时还有一名精英战士也驾驶着某种飞行器朝运兵船飞去。它打了个手势，命令豺狼人开始搜查飞船。

“开火。”约翰说。

琳达射出一发子弹。手雷爆炸了，连锁反应也引爆了二十公斤的C-12炸药。

一股气浪向约翰袭来，让他向后飞去，撞上登陆舱的后壁。尽管距离起爆点有二十米远，但登陆舱的外壳还是扭曲变形了。

他望了出去。

之前鹈鹕运兵船所在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大洞。如果还有东西幸存，它现在也肯定已经飞在太空中了。

“我们找到进去的路了。”约翰说。

琳达点点头。

太空站的下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更多的圣约人登陆舱。士官长看到数百名豺狼人以及精英战士正向这边靠近。

“赶快走，蓝一。”

他们冲向那个大洞。爆炸掀翻了五层甲板，留下一条像是被狗啃出的通道，空气正从这里不断往外泄漏。

约翰在视屏上调出太空站的蓝图。“这里，”他指着下面的第二层甲板说，“B层。离左舷三百米处就是九号泊位，圆周号应该在这儿。”

他们钻进大洞，来到B层甲板的走廊。太空站的应急照明灯已经点亮，给整个通道涂上了黯淡的红色光影。

约翰停住脚步，同时示意琳达也停下。他取出莲花反坦克雷，女装在甲板上，将灵敏度设到最大，并启动了它的引爆探测器。无论什么东西想要跟踪他们，都会得到一个意外的礼物。

约翰和琳达抓住扶栏，将自己拉过弧形走廊。

在他们前方不远处，自动武器射击时的火光不断闪现。

“蓝一，”约翰说，“前方，十米——有一扇压力门打开了。”

他们迅速占据大门两侧的位置。约翰伸出一只探头。这个停泊舱的两层甲板上停泊着十几艘飞船。士官长看到有几艘损坏的鹈鹕运兵船，一个太空站服务机器人。而在十一号泊位，一艘形态优雅的民用飞船就吊在巨大的挂钩上。舰首那里本该徐写船名的地方，只有一个简单的圆圈。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目标了。

在它后方的两个泊位中，四名身穿太空服的陆战队员被等离子炮和针弹枪的猛烈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约翰转过探头的角度，看到前方有三十多个豺狼人，正在能量盾的掩护下慢慢向前推进。

陆战队员们扔出几枚手雷。那些异星人尖叫着寻找掩护，迅速打开身体的护盾。

三次“爆炸”在真空中发生了——但是没有声音也没有一个异星人倒下。

另一阵爆炸在甲板蔓延。这是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强大的震动透过装甲，撼摇着约翰的骨骼。莲花反坦克雷已经爆炸了。

外面的圣约人军队很快就会进来，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约翰端起步枪。

“蓝一，干掉这些怪物。我得杀到圆周号那里去。”

琳达用左手扶住压力门的边缘，将狙击枪的枪口探了出去，右手扣住扳机。

“这儿东西可真不少，”她说“估计要花上几秒钟。”

约翰的运动传感器上闪现出一个信号，可马上又消失了。他转过身举起步枪。什么都没有。“蓝一，坚持住。我要检查一下六点方向。”

琳达的确认指示灯在他的显示屏上闪烁着。

约翰小心地向后走了十米。传感器上没有信号。通道中只有黯淡红光和物体投下的阴影……但有一个影子正在移动。

转瞬之后它就显形了，黑色的形体从黑暗中走出。它比约翰还要高上一米，穿的蓝色盔甲和以前在那艘圣约人飞船里遇见的战士身上穿的一样。它的头盔很长，头盔后面一排排尖利的牙齿闪着微光。它看起来仿佛在冲约翰笑。

这个精英战士举起离子手枪。

在这个距离，没有任何生物能够躲开这一击——离子流瞬间就可以切开约翰正缓慢充能的护盾。而他手中的步枪，却无法割开异星人的能量盾。只要一次交火这怪物就能轻松获胜。

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他需要改变局势。

约翰猛地一推墙壁，飞向异星人，在它有机会开枪前就撞了上去。

他们一起向后飞去，撞上一面隔墙。约翰看到异星人的护盾闪耀了几下，随即消失了。

他用力砸向握着那把等离子炮的手。

异星人张大嘴，嚎叫着扔掉武器。可在真空中，约翰无法听到它发出的声音。

它一脚踢向约翰腹部。护盾承受了这次攻击，但他无可避免地向后翻滚。约翰用手一拍顶壁，稳住身体，接着向下冲去，躲开了精英战士的紧跟而来的攻击。

约翰试图抓住异星人，但不断衰竭又不断充能的护盾总是让他们相互撞开。没办法抓住它。

他们在通道里不断反弹。约翰用脚钩住扶栏，一阵刺骨的疼痛从腿上传来，但总算是停止了惯性。

精英战士推开他，抓住对面的扶栏。接着，它转过身，再次向约翰冲了过来。

士官长不去管腿上的剧痛。同样一蹬墙壁，扑向异星人。他们撞在一起，士官长用双拳向异星人击去，但都被它的护盾弹开了。

精英抓住他，用力一扔。他们扭打在一起，向墙壁撞去。

约翰被按在墙上。太好了——他终于找到了借力点。约翰挥起拳头，用尽全身的力量，捶向异星人腹部。它的护盾闪着，发出噼啪声，一部分冲击力让它迅速向后飞去。

它的手摸到了刚才被砸落的等离子炮。

精英迅速恢复平衡，将枪口指向约翰。

士官长跳起来，抓住它的手腕。他锁住盔甲手套上的所有关节——现在手套就像钳子一样死死扣住了异星人。

他们扭打着。枪口一会儿指向异星人，一会儿又向约翰方向移动。

这个怪物和士官长一样强壮。

他们不断在走廊的四壁上撞击着。势均力敌。

约翰努力维持着僵局：手枪在他们身体之间。现在开枪，他们两个人都会被击中。在这种距离，只需要一次射击就能让他们的护盾崩溃，把他们烤熟。

约翰用手肘顺着外星人的胳膊向上，然后猛击它的脑袋。一刹那间，它被打得一阵眩晕，力量明显减弱。

约翰转过枪口，对准它的脸，按下扳机。等离子能量束冲向异星人，它的护盾闪耀不断，接着亮了几下，完全消失了。

能量波也撞击着约翰，他的护盾一下少了四分之一的能量。装甲内层的温度已经达到危险级别。

但至少精英的护盾已经完蛋了。

他没有等待手枪再次充能，就用左手抓住怪物，右手一个上勾拳击中它的头颅，接着又是两下肘击，打在它的胸口和喉咙，最后冲头盔发动了快速的三连击。它的面罩碎裂了，空气从里面“嘶嘶”地溢出。

士官长推开它，自己向后飞去，又开了一枪。光束正中外星人的面部。

它在空中挣扎着，接着全身抽搐几下，就静止不动了。约翰又开了一枪，确保它已经死了。

突然，运动传感器捕捉到数个正从走廊不断接近的目标——四十米开外，移动速度很快。

约翰转身，迅速回到蓝一身边。

琳达还待在那里，以极高的精确度不断射击那些豺狼人。

“更多敌人正在靠近。”约翰对他说。

“已经有援兵到达了。”琳达报告说，至少二十个。它们也在不断学，现在已经知道用护盾相互叠加，为彼此作掩护了——很难找到有效的攻击点。”

一阵噪声在约翰的通讯器响起，接着传来男子的声音。“士官长，我是凯斯上校。你拿到导航数据库了吗？”上校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

“还没有，长官。我们正在靠近目标。”

“我们正回航来接你们。预计五分钟后到达。尽快摧毁圆周号的数据库，离开那里。如果你无法完成任务……我会用秋之柱号的武器摧毁太空站。我们快没时间了。”

“明白，长官。”

通讯频道关闭了。

凯斯上校错了。他们并不是快没时间……而是已经没有了。

第三十五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日 0616 时

UNSC 秋之柱号，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 F 太空站

秋之柱号刚刚将鹈鹕运兵船发射出去，原有计划就开始走向失败了。

“转向二七零。”凯斯上校向洛弗尔少尉下达命令。

“是，长官。”洛弗尔说。

“霍尔少尉，报告运兵船轨道。”

“鹈鹕一号已在Γ太空站着陆，”洛弗尔说，“鹈鹕二号正在进入行星大气层，预计将降落在舰队司令部外围五乘五的区域内。”

“上校，”科塔娜插话进来说，“后方出现空间扭曲。”

屏幕马上切换到后方摄像头拍下的画面。黑暗的宇宙中漾起了很多绿色的光点，远处的星光因之扭曲。一艘圣约人护卫舰出现了。

“多米尼克少尉，”凯斯上校喊道，“通知舰队司令部我们的后院来了不速之客。我建议他们尽快重新进行轨道炮定位。洛弗尔少尉，掉转船头，给我最大引擎输出力。日吉和子少尉，准备发射磁力加速炮，编号B1到B7的发射舱装填射手型导弹。”

舰桥成员们迅速开始行动。

秋之柱号旋转着，它的引擎放射出光芒。然后，飞船慢慢停了下来，接着向刚刚出现的圣约人护卫舰飞去。“长官，”科塔娜说，“空间扭曲程度以指数级增长。”又有两艘圣约人护卫舰出现在第一艘飞船的两侧。

它们刚刚离开跃迁断层空间，一道白色的火焰就划过黑暗向它们扑了过去：一门超级磁力加速炮早已瞄准了它们。这艘圣约人飞船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它的护盾闪着光斑，飞船外壳随后爆裂了。

“它们没有能源，”凯斯上校说，“没有灯光，等离子炮没有充能，没有激光。它们在干什么？”

“也许，”科塔娜说，“它们进行精确跃迁需要动用全部能源。”

“一个弱点？”凯斯上校沉吟着。

“不会持续太久，”科塔娜回答道，“圣约人飞船的能量水平正在向上攀升。”

剩下的两艘圣约人战舰启动了能源——灯光霍地一下亮起来，引擎开始启动，红色的光斑出现在飞船侧翼的弧线上。

“敌舰进入最佳射击距离。”日吉和子报告说，

“已经计算出针对所有敌舰的射击轨道，上校。”

“用磁力加速炮瞄准左舷的敌舰，日吉和子少尉射手型导弹锁定右舷的目标。希望我们能吸引它们的火力。”

日吉和子少尉快速键入命令。“准备好了，长官。”

“开火。”

秋之柱号的磁力加速炮来了个三连射。炮弹从下甲板呼啸而山，如电闪雷鸣。射手型导弹穿过虚空，飞向右舷圣约人战舰。

敌舰开火……不过并不是攻击秋之柱号。只见两枚等离子能量束向距离它们最近的两个轨道 MAC 炮台飞去。

秋之柱号的磁力加速炮击中了圣约人飞船。一次，两次。它的护盾陡然变亮，随即黯淡下去。第三枚炮弹结结实实地打在船体后部，洞穿而过——让这艘飞船旋转起来。

轨道磁力加速炮再度开火。一道白光闪过，左舷的敌舰被击破。转瞬之后，右舷的圣约人飞船也爆炸了。

但它们的等离子弹继续冲向既定目标，击中了两个轨道防御平台中的一个。那上面的磁力加速炮迅速融化瓦解，变成了许许多多液态小球，飘游在空间中。

还剩十三门炮，凯斯中校想着。不是个吉利的数字。

“多米尼克少尉，”他说，“向舰队司令部发出请求，让他们把所有已经抵达星系的战舰调去守卫我们的轨道炮台。同时告诉他们圣约人飞船经过精确跃迁后，进入常规空间后会‘死’那么几秒钟。”

“明白，长官。”多米尼克说道，“信息已经发送。”

“日吉和子少尉，”凯斯上校说，“向所有我们发射出去的射手型导弹发送自毁信息，使用加密编码。”

“是，长官。”

“等等，”凯斯忽然说道——有什么事不对头，“霍尔少尉，扫描这一区域，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扫描中，长官，”她说，“这里有数百万飞船外壳碎片。雷达失去作用。热能传感器也一样——外面的一切都热得发烫。”她突然停下来，探身靠近显示屏，一缕金发散落在脸颊旁边，但她并没理会，“有物体在向「太空站」移动，长官。是登陆舱！”

“日吉和子少尉，”凯斯说，“重新设置射手型导弹的攻击目标。新目标出现——与霍尔少尉连线以获取坐标。”

“是，上校。”他们一起回答。

“转移目标，分散注意力，声东击西，”凯斯说道，“圣约人的战术意图非常明显。”

远方的虚空中闪现起上百个光点。

“在轨道炮台的有效射程外，发现活动迹象。”科塔娜说。

“显示出来。”凯斯上校说。

他之前见到的那艘巨型圣约人战舰又回来了。它发射出耀眼的蓝白光束，光束犹如划过黑暗的一杆投枪，击中了十万公里外的驱逐舰希罗多德号。光束从头到尾贯穿飞船，将它割开。

“天啊。”洛弗尔少尉低声喊道。

轨道炮台发起新一轮攻击，向这艘巨舰打了一次齐射……但距离太远了。这艘战舰轻松地躲开了炮弹。超级磁力加速炮没命中目标。

又是一道光束闪出。另一艘飞船——航母武藏号——为了掩护轨道炮，舰身中部被打中，断裂开来。它的引擎还在猛烈运转，后半部分船体仍在继续前进着。

“它们想从远距离狙击我们的战舰，”凯斯说，“让我们没有力量防卫致远星。”他取出烟斗，轻轻拍打着手掌，“洛弗尔少尉，计算一条截击路线。引擎调至最大输出力。我们得去干掉那艘船。

“长官？”洛弗尔坐直身体说，“是，长官，正在调整航线。”科塔娜出现在全息影像显示台上，“我猜你又想出一个精彩绝伦的战术来规避敌舰了，上校。”

“我想的是直冲过去，科塔娜……由你来担任驾驶。”

“直冲？你在开玩笑。”各种逻辑符号浮现在她的体表。

“涉及航向时，我从不开玩笑，”凯斯上校说，

“你要监视敌舰的能源状况。当你发现它们的反应堆开始增能，出现粒子发射现象——或是别的什么——你就启动我们的应急推进器，闪开它们的攻击。

科塔娜点点头。我会尽力，”她说，“它们的光弹绝对是以光速前进。不会有太多时间躲——”

他们的左舷船壳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凯斯上校摔倒了，跌坐在地。蓝白光束在左舷的显示屏上一闪。

“躲过一发。”科塔娜报告道。

凯斯站起身，整理好身上的制服。“日吉和子少尉，准备磁力加速炮。编号 C1 到 E7 的发射舱装填射手型导弹。给我一个配合磁力加速炮的射击方案。”

日吉和子少尉扬起眉毛。她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这个方案意味着向单一目标发射超过五百枚的导弹。“方案上载完毕，长官。发射准备完毕。”

“距离，霍尔少尉？”

“正在进入磁力加速炮最大射距，长官，4 秒……3 秒……”

一声爆炸从秋之柱号右舷传来，飞船一阵晃动。凯斯这次稳住了身体。

“导弹已经发射，长官。等待与磁力加速炮协同。”

蓝色闪光从显示屏上席卷而过。沉闷的撞击声划过飞船。秋之柱号向左舷倾斜，随即旋转起来。

“我们中弹了！”霍尔少尉说，“C，E，E 甲板二到二十七区减压。空气泄漏。反应堆受损，长官。”她又全神听着头戴式耳机里传出的系统报告，“无法得到底层甲板的准确报告。我们正在丧失动力。”

“封闭那些区域。日吉和子少尉，我们还能控制磁力加速炮吗？”

“可以。”

“那么开始射击，少尉。”

磁力加速炮射击时，秋之柱号随之晃动起来。爆炸声和金属变形所发出的吱嘎声从飞船受损的外壳传来。三枚一组的炮弹出现在显示屏上，追赶在射手型导弹之后，飞向它们共同的目标。

第一枚磁力加速炮弹打在圣约人飞船上，在护盾上搅起波澜。第二枚、第三枚也随之撞了上去，接下来是超过五百枚的导弹沿着它的船身不断爆炸。星星点点的火光布满这艘巨大的飞船，它的护盾亮度激增，有如坚固的银盾，接着黯淡消失了。十几枚导弹在船体上爆炸开来，撕裂了青色的装甲。

“目标受损极小，长官。”霍尔少尉报告道。

“但我们搞掉了它的护盾，”凯斯上校说，“我们能击伤它。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日吉和子少尉，准备再次发射。同样的射击方案。霍尔少尉，让我们的远程操控驾驶的长剑截击机升空，给它装上湿婆神式核弹。科塔娜，由你来控制它。”

科塔娜用脚尖点击着“地面”说：“长剑已出发你想让我把它停在哪儿？”

“切入圣约人战舰的飞行轨道。”凯斯告诉她。

“长官，”日吉和子少尉高声叫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能量给磁力加速炮充能。”

“知道了，”凯斯上校说，“把供给引擎的全部能量调给磁力加速炮。”

“请允许我指出，”科塔娜抱着胳膊说，“如果你现在关掉引擎的话，当湿婆神式核弹击中圣约人飞船时，我们会处在核爆的范围内。”

“我知道，”凯斯上校说，“照我说的做。”

“充能百分之七十五，”日吉和子少尉说，“八十五，九十五，一百！长官。射击准备完成。”

“开火。”凯斯命令道。

“导弹发射……”

圣约人飞船射出一道蓝白色的光束，刺向秋之柱号。光束击中目标，穿透了船身外壳。爆炸将秋之柱号推出原有的轨道，翻滚起来。随着这阵翻滚，圣约人的能量光束在船体上刻下一个螺旋花纹，割裂装甲，深深刺入飞船内部。

当光束划过左舷射手型导弹发射舱时，秋之柱号强烈地震动起来。那些导弹都在发射舱中爆炸了。凯斯身下的甲板猛地一震，几乎把他从指挥席上甩了出去。

他系紧安全带，面色阴沉地盯着战术显示屏。“受损报告！”凯斯高喊着，他声音尖利，可以和不断从扬声器中传出的数十种危险警报媲美。

科塔娜调出飞船的全息图，用闪烁的红光标出受损区域。“导弹发射舱和贮藏库受损——所有甲板，所有区域都有火情。主聚变室受损。”秋之柱号完全失去控制，不断旋转着。

“科塔娜，帮我们保持船体平衡。我们需要发射炮弹！”

“是，上校，”她的身体变成了一堆模糊不清的数学符号，“飞船现在的轨迹极度混乱，”她说，“空气仍在流失。稳住。就是这样。好了。”

秋之柱号进入稳定状态，圣约人飞船重新出现在主屏幕正中。近距离看，凯斯上校终于可以看到这艘飞船是多么巨大——至少是普通巡洋舰的三倍。顶部甲板上安装着一个发射舱，它不断转动着，跟踪着秋之柱号，发射舱中的炮口随之转向。炮口开始闪出白色的电光，为下一次致命的攻击集聚能量。

“准备好就马上发射，日吉和子少尉。”凯斯上校命令道。

“开火！”船身内一阵雷鸣，“磁力加速炮弹射出。”

这些炮弹正中圣约人飞船，射手型导弹也随之扑了上去……但只有少数导弹能打击船体，因为护盾只被 MAC 炮撕裂了几处口子。

“科塔娜，把我们的长剑迫降到那个杂种上。核爆计时器设定为十五秒。”

加力助推器点火，”科塔娜回答道，“撞击倒计时，三……二……一。它到了，长官。”

秋之柱号加快速度，与圣约人舰船擦身而过。

“霍尔少尉，将所有可控能量调至引擎。”

“第二反应堆重新启动，长官。这能给我们百分之十五的输出力。”

“将后方摄像器的画面显示到中央屏幕上。”凯斯上校命令道。

圣约人飞船缓慢转向秋之柱号，它的炮塔也在迫踪着他们的位置。凯斯生平第一次祈祷圣约人飞船的能量盾可以坚持住，不消失。

这艘巨舰突然变成一道炫目的白光，外围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当湿婆神式核弹在它的护盾内爆炸时，起爆点附近的护盾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冲击波在里面急冲猛突，把护盾撞成了不规则的形状，接着分三个方向从里面射出来。雷电和等离子能量束在空中翻滚……但完全没有碰到秋之柱号。

亮光逐渐淡去，圣约人旗舰已经消失无踪。

凯斯上校抽了口烟斗，又把它放下。也许他们现在有机会重新集结剩余的 UNSC 舰队，来保卫致远星了。

“祝贺你，上校。”科塔娜说，“我自己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谢谢你，科塔娜。这附近有星球吗？”

“加百列座 β 星系。”，她说，“距离一千四百万公里，可以说就在隔壁。”

“好。洛弗尔少尉，设计一条航线，让行星的引力帮我们返回致远星。”

“长官。”多米尼克少尉插话进来，“致远星来电。是斯巴达们。”

“传过来，少尉。”

首先传出的是一阵静电噪音，接着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糟糕。放弃七号反应堆。我们撤退。也许可以保住三号。现在我去对付它们的冲锋！”一连串爆炸声响过……还有很多白噪声，接着男子又开始说，“向秋之柱号建议，地面反应堆正被破坏。轨道炮台情况危急。我们没有办法。数量太多。我们也许只能动用核——”接着静电噪声将声音完全掩盖了。

“上校，”科塔娜说，“你应该看看这个。”

她将一幅星系战术地图显示在主屏幕上。很多细小的红色三角形标志在星系边缘闪烁。数十艘圣约人飞船正从跃迁断层空间进入星系。

“长官，”她说，“如果致远星的轨道炮台失去作用……”

“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圣约人了。”他说出这个结论。

凯斯上校转头对多米尼克说：“给斯巴达们发讯，让他们尽快撤离。过几分钟致远星将变得极度危险。”

他深吸口气，继续说：“然后，通过加密频道联系士官长，希望他能给我们点儿好消息。”

第三十六章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号 0637 时

波江座 ϵ 星系，致远星伽玛空间站

“探测到多个信号，”士官长说，“在我们周围。”探测器显示士官长和蓝一后面的小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信号点，他们前面的九号停泊舱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号点都带有敌意，四个陆战队员的标记出现在他的显示屏上：约翰逊中士、士兵奥布赖恩、士兵比森提和士兵杰肯斯。

士官长向他们开启了一个频道：“听着，陆战队员们。你们的火力太分散了。集中射击，一起瞄准一个豺狼人——否则你们就是在浪费子弹。”

“士官长么？”约翰逊中士惊异地喊道，“遵命，长官。”

“蓝一，”士官长说，“我准备进去了。我们得像打开罐头一样打开圆周号。”他朝着边上得鹈鹕运兵船点点头，“往顶上丢些手雷。”

“明白，”她回答说，“我会掩护你的，长官。”她抓起两颗手雷，打开气压门，将其中一个扔向豺狼人后方。

士官长推了一下墙，借力进入零重力的停泊舱。手雷在豺狼人当中爆炸，顿时蓝色的血浆溅满了它们的盾牌和甲板。

士官长猫身钻进鹈鹕运兵船，推开侧面的舱门爬了进去。他潜入驾驶舱，卸下制动阀，然后启动了推进器。

鹈鹕运兵船腾空而起。

士官长用频道呼叫说：“蓝一和陆战队员们，在我的掩护下前进。”他驾驶着鹈鹕运兵船冲入停泊舱正中。一大群豺狼人立刻拥入蓝一刚刚才离开的通道。

士官长开动飞艇上的全自动炮——把豺狼人连同护盾在内削成千百块。一时间残缺的躯干四处横飞，污血在零重力下四处飘散开来。

“士官长，”琳达报告说，“我观察到四面八方拥来数千个信号点。整个空间站都是。”

士官长打开鹈鹕机后舱门。“先进来。”他说。蓝一和陆战队员们纷纷跳了进去。陆战队员们打量着他们两人的雷神锤盔甲。

士官长让飞船面向圆周号，然后把全自动炮对准了那船的前视窗，开火。子弹将窗户射得千疮百孔，然后又发射了一枚铁砧 II 型高爆导弹。它穿透了圆周号的船首，完全将飞船炸了开来。

“你替我驾驶。”他告诉蓝一。他溜出侧舱门，随即跃到圆周号上面。这艘飞船的驾驶舱几乎已经是一堆废铁，他进入第一层甲板来到电脑控制面板前，找到导航核心数据库：一块拇指那么大的记忆水晶。这个小玩意儿惹的麻烦可不小。

他用突击步枪开了三枪，将它击成碎片。

“任务完成。”难得在那么多糟糕事中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下圣约人就没法找到地球的位置了……至少今天是不可能了。

他离开圆周号，发现豺狼人出现在停泊舱顶层的甲板上。他的感应器立刻显示：遭遇大量的敌人。

他跳回鹈鹕运兵船，把自己绑在驾驶舱位置，然后掉转船头对向大门。

“蓝一，给守门的人工智能发送打开大门的信号。”

“信号已经发送。”她回答说，“没有回应，长官。”她仔细看了一下，“大门有手工开启装置。”她开始飘向后舱门，“我来搞定，长官。这回该轮到我了，掩护我。”

“收到，蓝一。低下头，我来吸引他们的火力。”

她一用力，弹出了后舱门。

士官长按动推进器，飞船高高升起——到达了第二层甲板。上面的甲板是机械舱，各种未安装完成的机械部件闪闪发亮。还有百来个豺狼人和一批精英战士在恭候他们。

它们马上开火，等离子能量束在鹈鹕运兵船外壳上划出道道熔痕。

士官长用飞船上的机炮向那些敌人猛烈扫射，同时发射导弹。异星人的能量盾很快被打掉，凶猛的火力将它们扫得落花流水，蓝色、绿色的血块四处飞溅，然后迅速在冰冷的真空中冻结。

他打开顶部推进器，立刻沉到下层甲板——利用一个舱位作掩护。

蓝一打开了手动阀，外大门缓慢地打开，露出外面的亿万点繁星。“现在毫无障碍了，士官长，我们可以回——”

一个新的接敌信号出现在鹈鹕运兵船的屏幕上——就在琳达身后。要立刻警告她——

一道离子束击中她的后背，另一束来自上层甲板的光束在她前面炸开。她跪倒在地——护盾闪了一下消失了。又有两道等离子束同时命中了她的胸口，接着第三束命中了头盔。

“不！”士官长发疯似的大叫起来。每一束都像是直接打在他自己身上一样。

他立刻开动飞船，挡在她前面，离子束打在船壳上，融化着它的外壳。

“抬她进来！”他对陆战队员大吼。

他们立刻跳了出去，抓住琳达和她冒烟的盔甲，把她推进飞船。

士官长关闭了舱门，然后开足马力，飞快地窜入外太空。

“你会驾驶这艘飞船吗？”他问中士。

“没问题，长官。”约翰逊回答说。

“你来驾驶。”

士官长贴近琳达，屈膝跪在她身边。她的盔甲有好几处已经融化了，紧紧地贴在她身上。里面能看见少许炭化的骨骼。头盔里面的生命信号已经非常微弱。

“你完成任务了？”她微微地说，“破坏数据库的任务。”

“是的，我们做到了。”

“很好。”她捏紧他的手腕，吐出最后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合上眼睛。

生命信号消失了。

约翰抓紧她的手腕，然后木然地松开。“没错，他苦涩地说，“我们赢了。”

“士官长，”凯斯的声音从频道传来，“秋之柱号会在一分钟之后到达集合地。”

“我们准备就绪，长官。”他回答说，然后把琳达的手贴在胸口，“我准备就绪。”

士官长刚刚登入秋之柱号，就感到巡洋舰的加速。

他一阵快跑，把琳达的尸体放入冷冻舱，然后立刻将其低温冷冻起来。临床判断她已经死了——这毫无疑问，然而假如他们能够带她去舰队的医院的话，也许还有可能救活。伤口足以致命，但她毕竟是一个斯巴达。

医疗检测器打算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约翰一口回拒，立刻乘坐电梯去舰桥向上校报告。

一踏入电梯，约翰就感觉到飞船向左加速，然后是右方。这是在撤退。

电梯门打开，约翰走进舰桥。

他飞快地向上校敬了个礼。“向您报告，长官。”

凯斯上校回过头，一脸惊讶的神色，也许是因为见到他回来，也许是因为见到他盔甲的模样——上面到处是焦痕、凹坑以及外星人的血迹。

上校回礼说，“已经毁掉导航数据库了吗？”

“长官，我不会在任务没完成的情况下离开的。”

“那当然，士官长。非常好。”

“长官，我请求你能否在这片区域扫描一下求救信号？”士官长瞥了一眼主屏幕——满目皆是圣约人和 UNSC 进行局部战斗的混乱场面，“我在太空站附近丢失了一名兄弟。他也许还在那里飘游着……在某个地方。”

“霍尔少尉。”上校立刻喊了一句。

“正在扫描。”少尉回答说，然而片刻之后摇了摇头。

“明白了”他回答说。也许还有比这种死法更痛苦的死亡方式……但那并不是他部下斯巴达们要的：无助的飘游，渐渐地窒息，慢慢地冻僵——死在无法与之搏斗的敌人面前。

“长官，”士官长说，“秋之柱号什么时候跟我的地面部队会合？”

凯斯上校避开他的目光，看向无尽的宇宙。“我们不会去接应他们了。”他平静地说，“他们被无数的圣约人部队淹没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高空轨道上来。我们已经失去和他们的联系。”

士官长向前踏了一步。“我请求乘登陆飞船去营救他们。”

“拒绝请求。士官长，我们依然有任务要完成。我们无法在这个地区待太久。多米尼克少尉，在主屏幕上打开尾部摄像机。”

圣约人舰队以五艘飞船为一个编队，从致远星系杀了过来，在它们的前面是四处逃散的 UNSC 飞船——还能够动弹的。速度不及圣约人舰队的飞船很快被等离子束打烂了。

这一次圣约人将要熔融一个星球——而他的手足还在那个星球上。

他想要去阻止它们……去救出他的队友。然而：他不能去。

上校转过身，走到他身边。“哈尔茜博士的任务，”他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更加重要。也许这是惟一有可能拯救地球的计划。我们得全力以赴。”

三十余艘圣约人飞船飞近Γ空间站，靠近轨道防御平台。他们开始轰炸轨道炮台，UNSC军队最强有力的武器。炮台开始融化，随即汽化。

士官长捏紧拳头：上校说得没错，现在能做的只有完成他们本来要去完成的任务。

凯斯上校突然喊道：“洛弗尔少尉，最大加速度前进。越早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越好。”

科塔娜插进来。“打扰一下，上校。有六艘圣约人护卫舰挡在我们的航线上。”

“继续撤离，科塔娜。准备跃迁断层生成器，给我一个适宜的随机生成的航线。”

“遵命，长官。”她的立体身躯表面又开始流动着导航信号。

士官长继续看着圣约人舰队向他们靠近。

他是最后一个活下来的斯巴达吗？没有了队友们，他宁愿去死。但是他还有个任务：打败圣约人，为牺牲的队友报仇雪恨。

“按照科尔协议，随机生成航线。”科塔娜说。

士官长看着她半透明的身躯。她像极了年轻时的哈尔茜博士。细微的小点——1或者0——在她的脖子、手臂以及腿上流转。她的思想就像是她的外套。这些字符同时也出现在洛弗尔少尉的导航台上。

在符号和数字在导航台上滚动的时候，他摇了摇头。

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航线和速率在屏幕上舞动着——让他觉得一阵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无法回忆起来。

“有什么意见么？士官长。”科塔娜问他。

“这些符号……我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没事儿。”

科塔娜的眼睛似乎望向远方，而那些符号在她体内立刻变换，重新排列起来。

士官长见到圣约人舰队围绕在致远星旁边，就像一群凶猛的鲎鱼。第一轮齐发的火力朝行星表面倾泻过去。

“跃迁开始，洛弗尔少尉。”凯斯上校说，“让我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约翰回忆起门德兹军士长的话——他们需要为明天的战斗而活着。他还活着，而且在他面前还有更多的战斗。他会赢得这次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第六部分 光 晕

尾 声

军历 2552 年 8 月 30 日 0647 时

UNSC 秋之柱号，波江座 ϵ 星系边缘

秋之柱号加速驶离致远星，科塔娜不断用飞船上的自动机关炮射击着那些烦扰他们的“六翼天使”战斗机。好几艘圣约人护卫舰就咬在后面。她启动应急推进器，躲过一轮能量束的袭击。

科塔娜将受损的备用反应堆能量输出值提高到了危险的级别。他们必须在激活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之前继续提速，否则跃迁就会失败。

她重新验证了一下自己的计算。根据科尔协议，他们的跃迁目标必须远离地球……但也不能随便找一条完全随机的航向。

士官长说他认出了导航显示屏上简单的导航符号，他说的是真的。

科塔娜进入了斯巴达们的任务记录数据库。她仔细审阅着这些数据，并将其存入自己存储器里一个备用的长期有效的缓存区。当她重新阅读斯巴达 117 的任务报告时，科塔娜发现 2525 年他曾在一艘圣约人飞船上看到过类似的符号。而且这些符号和他从第四行星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取得的岩石标本上的符号也很相似。军情局报告说，岩石上的符号完全无法用现有的密码分析学破译。

凯斯命令她找出这些数据中之间的关联，来设计航线。科塔娜将这些异星人的符号载入，并没有将它们与字母表和象形文字进行比对，而是将其与星图比对。

她发现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相似性——当然，也有大量不同。科塔娜重新对这些符号进行了分析，这次她考虑到了上千年来所有恒星的位置的偏移变化。

十分之一秒后，她得到了结果：与星图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二的吻合度。

有趣。也许那些石头上的标记就是导航符号，尽管它极不寻常。这些些精美如油画、优雅如汉字书法的符号。

第四行星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圣约人展开一场全面攻势？无论是什么……科塔娜都对此很感兴趣。

她将新的导航坐标与她接到的指示进行对比，结果令人满意。新的航线并不违背科尔协议。很好。

那些圣约人护卫舰再次向秋之柱号发射等离子能量束。

她将新的导航坐标输入飞船控制系统，同时将推演结果所用的逻辑规则存入她的高度机密的缓存区。“接近饱和速度，”她对凯斯上校说，“启动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新航线确认。”

圣约人护卫舰也加快到脱离常规空间的速度。他们试图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继续追击秋之柱号。该死。

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在常轨空间中撕出一个口子。秋之柱号四周闪起一阵光亮，接着便从常规空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航程中，科塔娜有很多时间思考。大部分船员都被冷冻休眠在低温舱里。只有一些工程师被挑选出来修理主反应堆。这是徒劳无益的……科塔娜对反应堆的受损情况很清楚，修理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她还是调配了一些运算资源给他们，帮他们重建了对流感应线圈。

致远星沦陷时，哈尔茜博士在那儿吗？科塔娜感到一种强烈的哀痛。也许她已经逃离了致远星。这个可能性很低……但博士之前也曾作为一名幸存者，从圣约人的魔爪中逃脱过。

科塔娜运行了一遍自诊断程序。她自身的阿尔法级别命令未受损害。她所设定的航线没有危及到主要任务。但不幸的是，他们抵达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圣约人飞船……无论他们抵达的到底是什么地方。

圣约人战舰跟着他们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但在这个难以捉摸的空间维中，它们总是比 UNSC 飞船更快，也更精确。

凯斯上校和士官长也许有机会重创并俘获一艘圣约人舰船。迄今为止，他们的“好运”一直在挑战一切的可能性和统计学变量。她希望他们拥有的好运气能使他们对这些概率的忤逆继续获得成功。

“凯斯上校？醒醒，长官，”科塔娜说，“我们将在三小时后进入常轨空间。”凯斯上校从冷冻舱中坐起来。他舔了舔嘴唇，又干呕了几下，才开口说：“我恨这玩意儿。”

“吸入用表面活性剂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长官。请让这些蛋白质复合物从咽喉进入口腔，再吞咽下去。”

凯斯上校抬腿迈出冷冻舱。他咳了几声，将黏液吐在地板上。“科塔娜，如果你尝过这玩意儿，就不会这么说了。飞船状况如何？”

“二号反应堆完全修复。”她回答道，“一号、三号反应堆仍无法运转。我们现在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能源。射手型导弹编号 I 列到 J 列的发射舱可以使用。自动机关炮存弹量百分之十。我们仅存的两枚湿婆神式核弹完好无损。”她停下来，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磁力加速炮，“磁力加速炮已消磁。我们无法使用这个系统了，长官。”

“真是个好消息，”凯斯呻吟道，“继续。”

“舰体破损已修补完毕——但十一、十二、十三号甲板主体已被完全摧毁，其中包括斯巴达们的武器贮藏箱。”

“还有步兵武器剩下吗？”凯斯问，“我们可能需要赶走一些强行登舰的敌人。”

“是的，上校。我们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标准陆战队武器。你要看一下清单吗？”

“以后吧。船员们怎么样？”

“全体船员状态正常。斯巴达 117 和其他陆战队员及警卫人员一样仍在休眠。我正在唤醒所有关键位置的舰桥人员。”

“圣约人怎么样？”

“如果它们能追踪这艘船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了，长官。”

“很好。我会在十分钟后到舰桥去。”他从冷冻舱中站了起来，喃喃说道，“我已经太老了，禁不起这么冻，更别说以光速穿越宇宙了。”

科塔娜检查了苏醒船员的身体状况。多米尼克少尉有点儿心律不齐，她很快就治愈了这个毛病，其他人的状况都很正常。

上校和船员们都来到舰桥，各就各位。他们等待着。

“五分钟后进入常规空间，长官。”科塔娜宣布道。

科塔娜知道他们都能看到倒计时计时器，但她也注意到她平和的声音可以对船员们的紧张状态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他们的反应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大致如此。有时人类的缺陷会使计算结果产生令人恼火的误差。

她又检查了一遍每个还运转正常的系统。秋之柱号在致远星受到极大创伤。它现在还没散架就已经是奇迹了。

“三十秒后进入常规空间。”她对凯斯上校说。

“科塔娜，关闭所有系统。当我们进入常规空间时，我不希望惹人注意。如果圣约人真的跟着我们——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躲起来。

“是，长官。正在关闭。

显示屏陆续被绿光覆盖，点点繁星进入他们的视线。一颗巨大的紫色气态行星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屏幕空间。

凯斯上校说：“洛弗尔少尉，助推器点火，让我们进入那颗行星的公转轨道。”

“是，长官。”洛弗尔说。

秋之柱号静静地进入那颗行星的卫星的引力范围。

科塔娜用雷达对前方进行扫描，那片阴影中有个东西。

当飞船绕到气态巨星的阴影面时，这东西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它是个环形物体……巨大无比。

“科塔娜，”凯斯轻声说，“那是什么？”

科塔娜注意到所有舰桥船员的脉搏和呼吸都出现了突然的峰值……尤其是上校。

这个东西安静地在天空转动。外层是灰色的金属，反射着明亮的星光。从这个距离望去，它的表面似乎深深蚀刻着华美的几何图案。

“这有可能是自然现象造成的吗？”多米尼克问道。

“不知道。”科塔娜回答。

她激活了飞船的远距离检测仪。科塔娜的全息影像皱了皱眉。对于战斗需要来说，秋之柱号的扫描系统非常有效……但要对这种物体进行分析，它就像是块石制工具一样简陋。科塔娜将辅助系统的能源抽调出来投入扫描任务中。

显示屏上逐渐显出它的轮廓。

“这个环的直径有一万公里，”科塔娜说，“厚度有二十二点三公里。光谱分析还没有结果，但得到的图案和任何已知的圣约人所制成的物质都不吻合，长官。”

她顿了顿，将所有远距离检测仪对准巨环。片刻之后，这个物体的近景图像出现在显示屏上。

凯斯轻轻吹了声口哨。

它的内层是由绿色、蓝色和棕色的地区拼嵌而成——毫无人烟的沙漠、丛林、冰原和宽广的海洋。朵朵白云在陆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这个环旋转着，不一会儿就将另外一幅全新的景观展示在他们眼前：一团巨大的暴风在难以想像的广阔水面上形成了。

科塔娜研究着这个巨环，无数方程式疯狂地在她的体内运转。她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这些数据——它的旋转速度和预估质量。不太正常。她又运行了一系列主动和被动扫描程序……终于发现了一些东西。

“上校，”科塔娜说，“这个物体完全是人工制造的。有个重力场在控制巨环的自旋，并保证大气层存在。从这个距离，靠这些设备，我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但可以说这个环似乎有氮氧大气层和与地球引力相近的重力。”

“如果它是人造的，那建造它的到底是什么人……上帝啊，它本身到底又是什么东西？”

科塔娜足足用了三秒钟来运算这个问题，最后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长官。”

凯斯上校拿出烟斗，点燃，抽了一口。他看着升腾的烟圈，思索著。“我们最好把它搞清楚。”

遥远的未来，人类进入了宇宙时代。由于人口过剩等问题，地球上的居民不得不前往宇宙深处开拓新的殖民地。随着超光速引擎投入了实际应用，跨越星际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人们终于可以自由来往于星际间。

依照太空史诗的惯例，通常这时候就该有一帮强大而极具威胁的外星入侵者闪亮登台了。在《光晕》中，圣约人（Covenant），出演了这个任重道远的角色。圣约人其实是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建立起的庞大团体，包括了许多外星种族，他们宣称人类对天神有侮辱轻蔑之意，亵渎了其信仰，于是悍然发动了针对人类的全面战争。

战争，由此开始。

《光晕》（HALO），由此开始。